武俠世界



$2.00

767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無音奇簫

馬雲·著



一支鋼製的古簫無意中被人發現，但奇怪的是它無法吹奏出音响來，爲甚麼？沒有人知道。當有人知道其中奧妙時，已經太遲了，因爲一場驚天動地的災難就發生在眼前！

「無音奇簫」是鐵拐俠盜故事中的新創作，是期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無音奇簫（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失學失業　彷徨歧途
貧窟藏珍　虎穴擒兇
奇簫怪譜　無音色响
寂寂無聞　驚天動地……………………馬　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羯鼓天戈（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難忘山海誓　虎穴鬥羣英……………………高　皐　48

水吟劍（兩期完俠情創作故事）◀上▶
比武傳衣鉢　勾心奪嬌娃……………………雲北飛　67

素手飈香（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三）
志切報夫仇　捨身投死窟……………………臥龍生　8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紅　鏢
一錯終身恨　再生滿腔仇……………………倪　匡　41

刀　客
刀出頭顱飛　棍擣屍體橫……………………慕容美　55

長　嘯
爲情闖大禍　請救謁天仙……………………蕭　逸　61

朱唇令
魔舞風雷起　鳳噦雨雲收……………………諸葛青雲　71

無影毒神
南疆風雲湧　沙谷血腥聞……………………蕭　塞　79

離魂俠　◀大結局▶
揭奸蒙赦慶重生……………………秦　紅　93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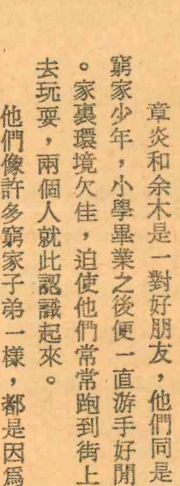
第7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黃鳴·圖

無音奇簫



失學失業 彷徨歧途

章炎和余木是一對好朋友，他們同是窮家少年，小學畢業之後便一直游手好閒。家裏環境欠佳，迫使他們常常跑到街上去玩耍，兩個人就此認識起來。

他們像許多窮家子弟一樣，都是因爲家境清貧，無法再升學，想找事做又未够年齡，才迫不得已地變得吊兒琅璫的隨街遊蕩！

有人說這地方政府只懂得賺錢，他們的處境彷彿租來一間店子做生意，見一日做一日，要他們處處爲市民設想那簡直是發夢！

也許是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太多了，於是他們又施行了一連串的德政！

這些所謂「德政」包括小學免費教育以及童工條例在內。

不錯，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執政者已經明白到：教育影响人類的思想！若要國富民强，必須對每一個國民施行强迫教育！

但是本故事所指的那個政府只曉得做一些表面工夫，所謂「免費小學教育」，既非强迫，亦不健全，凡是讀過政府免費小學的學生都可以作証！他們的管教最差，師資最糟！

所謂「最糟」，並非說他們受訓不足，或者待遇奇低，相反，這輩公立小學的教師們都是高薪階級，不知羨煞幾許私立的教師們！

但是不幸的是：他們似乎並未了解到教育下一代的神聖天職，只知道「爭取更高的薪酬而奮鬥」！於是上課時偷閱「致富之道」以及收聽「股市行情報導」，已經不是新聞了！

加上「這是免費的」，「這是政府施捨貧家子弟的」……等等念頭在作祟，那些「爲人師表」者，就有大條道理得過且過！試問如此這般教育出來的下一代，又能學到了一些甚麼？

當然，凡事不能「一竹竿打盡一船人」，但事實凡是公立小學出來的學生，水準之差，令人驚奇！這責任由誰去負？

好了，等到這輩子弟讀完了小學之後，做家長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子弟繼續升上中學，但是中學學位不足，政府只有每年來一次「會考」。

這種現代的「考狀元」式考試是好是壞，我們姑且不談，總之一個少年人讀完小學階段之後，除非有辦法升上中學，否則就只有歎在家裏，因爲政府的童工條例足以令到廠家們不敢僱用這輩少年人。

請想想吧！既是家貧，自然是環境欠佳，要不是住在徙置區，便是住在廉租屋，在那丁方之地，對一個少年人來說，叫他們如何可以安坐家中？

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被迫到外面去，遊遊蕩蕩又過了一天，而身爲家長的，爲了生活，明知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但也無可奈何，惟有讓他們自由發展！

回頭再說所謂「童工條例」吧，表面

看來這確是政府的「德政」之一。可不是嗎？這辦法就像硬性規定工人要有四天有薪假期一樣，驟然看來倒是我們的政府對勞工階級關心非常，未足年齡不准工作，看來又好像是防止一些家長存心迫使他們的子弟「棄學做工」，可謂體貼之至！

假如政府眞有這份「善心」，爲甚麼不强迫每一個適齡少年入學？爲甚麼不多化一些錢栽培下一代，由小學以至中學均免費？

假如政府規定每個學生均可接受中小學的免費教育，那時才實行「童工條例」是非常合理而又十分善意的，但是像現在這樣，那輩十餘歲的少年人小學畢業之後，既無書讀，又沒有工作可做，請問他們該做一些甚麼好？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走上歧途！

偶然聽起來也許有人以爲這批評未免太誇大了，但是如果深入細心分析一下，就會明白，目前社會上的混亂與不安，的而且確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十餘歲的小學畢業生，不錯，要做事也不知道該做一些甚麼才好。但是同樣的道理，他們既無書可讀，無工可做，整日三五成羣的湊在一起，試問他們又能做出一些甚麼正經事情來？

被人利用去犯罪，黑社會踢他們入會，建幇結黨，三五成羣遊蕩打架生事……等等，差不多清一色是這輩青少年去做。

社會上的誘惑太多了，家長們爲了找生活而管教不周，還有黑社會的無孔不入等等，都是導致他們走上歧途的主要原因。但是追源禍始，歸根究底還是政府的基本政策錯誤所致！

如果他們不唯利是圖，如果他們不抱住「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的心理，如果他們肯眞眞正正爲我們的下一代設想的話。事在人爲，相信眼前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大爲改觀的。

不幸的是：一個彷徨的孩子，偏偏寄養於一戶貧窮人家的家中，於是這個無父無母的可憐孤兒，除了被養父母利用去賺錢之外，還能做一些甚麼？

余木就是如此這般一個孩子，他的養父養母對他從未關心過，反而章炎這朋友對他倒不錯，有時會悄悄回家中帶些吃的給他。

現在章炎又跳跳蹦蹦地，從家中拿了一個麵包出來，分了一半給余木。

余木一邊吃着麵包一邊說道：「你對我眞好，今天我實在吃不飽。」

「爲甚麼？」章炎瞪住他：「你阿嬸沒有煑飯嗎？」

「沒有，打牌去了，我只吃了半碗冷飯。」余木一次過把吃剩的麵包塞進口中去。

章炎那半邊麵包只吃了一口，便隨手遞給余木：「爲甚麼你不早點說？我已經吃了午飯，一點不餓，你把它吃了吧！」

余木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是他實在餓了，於是老實不客氣地接過了那半邊麵包，塞進口裏去！

是下午三四點之間，烈日當空，炎夏的天氣令到街上走過的狗兒也不斷吐出舌頭來。余木吃過了麵包之後也感到口渴難耐，跑到街口的公用自來水喉旁邊，張開

咀巴喝生水！

「這些水未煑沸，會令你生病的，你不怕嗎？」章炎在旁關心地說。

余木一連喝了幾口自來水之後，還用雙手承接了一些潑在面上，頓然感到無限涼快！

「我喝慣了，有甚麼可怕？」余木滿不在乎地說，「別說這炎熱天氣，卽使多天我也不怕。」

章炎道：「爲甚麼你不返家裏喝煑過的水？」

「這個時候阿嬸正在打牌，我才不敢返去，萬一她湊巧輸了，一定乘機拿我出氣的。」

余木自小叫慣了他的養父做「阿叔」，稱養母爲「阿嬸」。

二個少年朋友正在談話間，那邊突然响起了一陣急促步履聲！

有兩個年紀比他們稍大的少年人匆匆忙忙地奔進一幢徙置大厦去！

一名警員追踪而至，但他顯然看不見剛才二名少年逃到那大厦裏去，因此氣喘喘地問：「看見有人逃過這裏嗎？」

「是不是兩個十五六歲的？」章炎說，「他們逃進那兒去了！」

警員於是衝進那幢大厦裏去！

余木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大概又是打刼吧！」章炎說。

不久之後，那名警員滿頭大汗地由裏面出來，又遇見了二名少年人。他生氣地盯住章炎：「他媽的！你敢對我說謊？那兩個阿飛根本不在裏面！」

章炎一向很敬仰警察，想不到現在出現眼前的警察如此對待他！

他呆了一呆：「我沒有說謊，是眞的，他們逃到裏面去了！」

那名警員狠狠地瞪住章炎，余木眞的担心他會動手打自己的好朋友，因此忙說道：「這裏的大厦都是四通八達的，他們可能逃到另一座去了。我可以作証，我的朋友不會騙你，那二個阿飛眞的逃到裏面去了。」

警員這才悻悻然離去！

章炎和余木呆了好一會兒，他們以爲一場風波已經過去，想不到就當他們繞過那座大厦，想返家去的時候，在一處彎角地方突然有二名阿飛攔住他們的去路。其中一個還手持利刀！

章炎和余木大吃一驚！他們當然認識，這兩個正是剛才警察要追捕的人！

「好傢伙！竟想帮住警察趕絕我們嗎？」持刀的阿飛把刀子幌了幌，目露凶光地說：「老子今天要宰了你！」

章炎和余木二人嚇得退縮一角！

另一個阿飛在旁做好做歹的說：「喬治，慢着！我有個好主意！」

那個穿紅色T恤的阿飛原來叫喬治，看他的樣子不像那麼兇的，長髮，有鬍子，面色有些蒼白！也一邊監視章炎和余木二人，一邊問道：「你有甚麼好主意？臭飛。」

那個叫臭飛的阿飛說：「給他們一個機會吧！」

「他媽的，剛才我們差點給警察抓去，也是因爲他們，這口氣叫我如何下得了？」喬治說。

「聽我的。」臭飛把喬治推開，走過來對章炎和余木二人說：「兄弟，你們太多事了，本來照我們一向的規矩，每人剌一刀是起碼的懲罰。但是，現在我給你求個情，讓你們贖罪，你們有錢嗎？」

章炎和余木相顧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搖搖頭！

喬治持刀又要撲上來，聲勢洶洶的，但給「臭飛」用手格開！

臭飛說：「你們身上雖然沒有，但家中一定有的。好吧！留下一個，另一個回去想辦法拿五十元來，否則你們就要吃刀子！」

章炎吶吶地說：「我那裏有五十元那麼多？」

「你有多少？」臭飛問。

「十元八塊也許會有的。」章炎說。

「十元八塊太少了。」臭飛說，「最少也要四十元，否則，嘿！你小心啊！」

那個持刀阿飛也做了一個手勢！然後狠狠地說：「今晚黃昏時候，就在這裏等我們吧！」

臭飛又說：「千萬不要報警，否則，我們會加倍對付你……」

那個喬治的阿飛說：「還有你的家人。明白嗎？」

那個叫「臭飛」的又重覆地提醒他們：「別忘記，不准報警，也不准告訴你家裏的人，今晚八點鐘正，在這裏交錢給我們！」

說完，他們便匆匆離去！

章炎和余木二人獃了一陣。好一會兒，余木才怔怔地說：「怎麼辦呢？」

章炎說道：「是我不好，我不該多咀的。」

「報警好嗎？」余木說，「他們是壞人，警方一定不會放過他們！」

「沒有用的，你沒有看見嗎？剛才那傢伙只得一副兇相，二人明明躲在這裏，他居然找不到，還要臭罵我們一頓！如果報警，只怕弄巧反拙呢！」

余木嘆着氣！他們只有十三四歲，頭腦簡單，難怪目睹剛才那個警員的粗野態度之後，對所有警方人員似乎都失却了信心，這就是「害羣之馬」之累！

其實對警方失了信心的，又何止二名無知少年？許多市民也是一樣。因此街頭巷尾儘管設置了不少臨時報案中心，到頭來刼殺案還多似牛毛，匪徒們固然不把警察放在眼內，市民更覺得他們等同虛設！

二名少年人商量良久，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余木返到家中，他的養娘阿嬸剛打完牌，正在到處找他！

可能是輸掉了不少錢，所以見面後一把揪住他：「你這殺千刀！跑到那裏去了？嘿！我找了你老半天也不見人面！」

話猶未完，鞭如雨下，打得余木殺豬般叫！

「你瞧碗不洗，地不掃！到處一片骯髒！」余木的阿嬸聲大夾惡的說：「你只懂得吃！懂得玩！一些用處也沒有！」

余木只有哭，根本不敢反駁半句！憑過去的經驗，只要他開口反駁一句，鞭子起碼多打十多下，所以他只有啞忍！

其實他是個好孩子，在家裏還做了不少家務，例如洗碗掃地等等。但是，每當他的阿嬸在家與鄰居竹戰時，他就避之則吉。

原來他的養娘不但爲人迷信，脾氣也十分的暴躁！動輒便拿他出氣！

假如當她正在賭博時，余木只要拿出掃把來，也會給她臭罵一頓，因爲她認爲這是不吉之兆！萬一當天那場牌輸了她的錢，那麼余木的處境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至於他的養父，日間在外工作，非至晚上不會回來。返家之後又是喝得醉醺醺的，對他更加不會多看一眼！

現在余木只有抹了一把眼淚，忍着肌膚上所受的痛楚，打掃地方，洗乾凈碗碗碟碟之後，便開始洗米煑飯！

他一邊工作，一邊在暗自想，想着今晚八點正那二名阿飛是否會捲土重來，也想着他自己今後的命運！

余木覺得自己逐漸長大了，要不是年前受到童工條例的限制，這個時候也許正在外面工作。能够賺到多少錢是另一回事，不必再留在家中受盡養娘的悶氣！

他越想越覺得自己不該再在這個家庭獃下去，於是他私心底下作出了個決定！

晚飯之後，他很快便把自己應做的工作做完。他的養娘剛放下飯碗，就跑到鄰居去打牌，至於他的養父則喝得爛醉如泥的，倒在床上睡去！

這的確是個好機會，余木覺得絕難放過！

還未到七點半，章炎已在門外吹口哨——這是他們約好的「暗號」！

余木隔着鐵閘對他低聲說：「到下面等我一分鐘，我就下來！」

章炎只以爲像平時一樣，也許他的養父母在着，不准他出去，於是到下面空地上去等他！

果然不到三分鐘，余木已經下來了。但是，章炎看見他的樣子却呆了一陣！

「你幹嗎打扮得如此整齊？」章炎怔怔地問。

「章炎，別問這許多，先告訴我，你那四十元籌妥了嗎？」余木反問道。

「還沒有湊足四十元，只有十五元，這些錢，我本來準備儲足二十元時，買隻模型船跟你一起玩的，但是，我想過了，如果不給他們，只怕以後還有麻煩。因爲他們一定知道我們住在這裏，遲早也會找到來的。」

「你說得不錯，他們除了好事之外，甚麼事也敢做。章炎，我這裏給你二十五元，讓你凑足四十元給他們吧！」余木果然把二十五元交到章炎手上！

章炎差點不敢相信！因爲他們既是好朋友，章炎固然了解對方的處境。平時莫說二十五元那麼多，二元五角余木也拿不出來！

因此，章炎目瞪口呆的，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

「拿着吧！這是我在養父口袋裏拿的！」余木很坦白地對他的好友說。

豈料不說此話猶自可，章炎一聽了這話登時嚇得差點把那些錢掉在地上！

「你……你說甚麼？」章炎以爲聽錯了，他不相信余木是個這麼樣的人。

但是余木道：「我有件事不妨告訴你，我要離開這個家！」

章炎又是一怔！他吶吶地問：「你要到那裏去？爲甚麼你要這樣？」

「我也不知道！」余木嘆氣說，「也許我可以在外面找到一些工作，這樣總好過獃在家裏捱罵！再說，我們都逐漸長大了，既然沒有書讀，也該出去工作啊！你說是嗎？」

「但是，如果你阿叔，阿嬸……」

「我簡單地寫了一張字條留在養父的口袋中，然後取了他數十元，一則爲了帮你，二則我出去一下子未必就可以找到工作做，搭車吃飯總少不了錢的。」

「余木，你對我眞好！」章炎哽咽着，淚水差些兒就流了出來，「但是，你一個人在外面，萬一有甚麼事，有誰來照顧你？」

「人總要自立的，我會自己照顧我自己！」

「不如我也跟你一齊走好嗎？反正我一個人留下來，也沒有甚麼意思了！」

「你千萬別這樣想，你怎麼像我？你有父母——親生的父母，他們都那麼愛護你，你何必走？只要有機會，你可以再升學，或者找工作做！」余木拍拍他的肩膊，「我一有時間，會回來探望你的！」

章炎明知他說謊，他不會回來的。因爲他的養娘那麼兇，怎可以放過他？他既然存心出走，又怎麼會送回來讓養娘揍他一頓？

但是，看來余木的確下了很大的決心，否則他怎麼拿了養父的錢，還帶走了一些衣物呢？

在這一剎那間，章炎本來有許多話要說的，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時間越來越接近八時正，余木終於默默地走了！

這對少年朋友只黯然說了一句「再見」，便在默默無言中分手！

章炎口裏說「再見」，其實心裏也在懷疑，到底何時才可以再見？

余木但感前途茫茫，這世界雖大，但是何處是他棲身的地方？

他漫無目的地走，甚至今天晚上該在甚麼地方渡過一宵？他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錯了。總之，他覺得留在這個家庭裏面是沒有前途的，倒不如出去闖闖，也許還有些機會。雖然他也知道這是相當危險的事，也得試一試！

本來他想陪着他的好朋友章炎等到那二名阿飛來了之後才走的，但是，他又担心他的養父母發覺他失踪而找到來！所以他只好匆匆離去！

余木的內心既感彷徨，又覺得輕鬆，感到彷徨，是由於前途茫茫，輕鬆則是擺脫了多年來的壓迫！

來到大街上面，人來人往，熱鬧非常。尤其是華燈初上之際，更加令人目迷五色！

他很少有機會像今晚這樣，到處閒蕩。因此，他有如劉姥姥初入大觀園一樣，東張西望，遊遍了各大百貨公司。直至行到雙足發軟，才想到住宿問題！

是的，今晚在甚麼地方渡過漫漫長夜？的確令到他大費躊躇！

他身上只有三十多元，當然不可能住

公寓或旅店，因爲他不知道還要等到甚麼時候才可以找到工作做！他須要吃飯的。

終於，他睡在人家一處梯間。

這兒梯間是相當理想的，一則是舊樓的關係，地方頗寬濶，二則沒有樓梯燈，不會太過惹人注意。但是，街燈却由通風窗折射入來，不致整晚處於黑暗中。

余木滿以爲過了今晚再說。明天只要天一亮，他就會四處去找工作！

但是，就當他剛剛睡着的時候，突然給人踢醒了。他還以爲自己在發噩夢！

一個男子看來大約四十歲左右，他攬着一大叠的報紙，盯住余木：「你在這裏幹嗎？」

余木看他不可能是警察，道：「你是甚麼人？我在這裏睡覺關你甚麼事呢？」

「他媽的！這兒是老子的地盆，你怎可以客家佔地主？我看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余木摸摸臀部，剛才被踢過的地方仍在隱隱作痛，心裏實在生氣！再看看這傢伙的態度也太過欺人太甚，便忍不住說：「大家都無須付租的，誰睡在這裏不是一樣嗎？」豈料此語一說，登時氣得那中年人七竅生烟，怒吼一聲，把手中一叠舊報紙朝着余木摔過來。余木矮身避過，又給對方飛起一脚，踢得他滾下梯間。他完全想不到對方如此兇狠，更想不到對方如此蠻不講理。

梯間沒有燈光，只靠街燈由梯間彎角處的通風小窗折射入來的光綫，余木僅可知道對方是個中年男子而已！

余木急忙伸手想抓住梯間的扶手，但是由於光綫不足，一下摸空了，眼看就要直滾下樓梯下面去，雖不致跌死，只怕重傷總是難免的事！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突然奇跡地有人由下面上來，伸出雙手及時把他扶住！讓他不致直滾落梯間下面去！

余木呆了一呆！

他來不及查究誰救了他一命，因爲那個中年人又聲勢洶洶地撲了過來！余木還想不出如何還手，對方已揮拳相向！

「白粉雄！你瘋了嗎？快住手！」及時喝了一聲的人正是把余木扶住的人！

那中年人果然呆在一旁不敢再進攻！

余木雖然不知此人是誰，但顯然他們之間是互相認識的。

「他媽的！剛才要不是老子眼快手急，你很可能已鬧出人命來了！」由樓下上來的人責駡着說，「到底發生了甚麼？」

中年人吶吶地說：「他佔了我睡覺的地方。大哥成，你也知道我在這裏睡了一年有多啦！」

大哥成回頭瞪住余木：「你是幹甚麼的？」

「我沒有事做。」余木說，「要是有事可做，我就不必到處流浪了。」

大哥成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又問：「你的家住在那裏？」

「我沒有家。」余木說，「所以我沒有地方睡覺，想不到睡在這裏也不可。」

「傻瓜，這是免費客棧，人家佔用了，便是人家的地盆，你怎麼可以後來居上？」大哥成拍拍余木的肩膊：「來吧！跟我到天台上面去我給你安排一下。」

余木果然跟了他上天台。

天台上面，木屋林立。有些還有燈光透出，但很沉靜。大哥成把余木帶到其中一間木屋去！這些木屋矮得可憐，稍不小心就會碰到頭上起瘤。

余木四下裏打量一遍，只見這裏面丁方只有數呎地方。幾個大小木箱，分別被放置在各處，這就是「傢俬」了。有些被用作枱，有些被當作椅子和睡床！

大哥成亮了燈，說道：「看你不似是個流浪漢，怎會跑到這種地方來？」

「……」余木怔了一怔！

大哥成目光如炬地盯住他！又笑道：「背棄家庭，要不是爲了會考不及格，大概就是逃避甚麼！對嗎？」

「不瞞你說，我沒有父母。」余木覺得對方沒有惡意，剛才還是他替自己解圍的，何不說個明白？他又說道：「我養父母對我不好。所以我想出來碰碰機會！」

「有志氣！」大哥成拍着他的肩膊說，「機會是須要有勇氣的人自己去找的，我頂喜歡你這種青年人！」

其實余木只有十三四歲，只因爲他生得較高大，大哥成才稱他是個青年人。

余木用感激的目光瞪住他：「謝謝你救了我，我該怎樣稱呼你？」

「你叫甚麼名字？」

「余木。」

「叫我成哥吧，我年紀比你大！」

「成哥，我可以在這裏睡一晚嗎？」

「當然可以。」大哥成說，「明天我可以帶你出去找工作。」

於是大哥成把幾個木箱凑在一起，讓余木睡在上面。那一晚，他們談得非常投機，一直談到深夜才分別睡去！

×　　×

章炎自從余木走後，他變得非常孤單寂寞！有時他會跑到附近的球場去，但是不知怎的，那班青少年總是與他格格不相入。有一次他還給一班青年人圍毆，差點把他打個半死！

他不敢報警，甚至只對家人扯謊說：這是跌倒摔傷的。此後他不敢再到球場去了。他悶得發慌，有時想起余木，眞後悔不跟他一齊走！

章炎比較余木幸運的，就是他有父母——親生的父母。但是，由於父母須要出外工作，他缺乏的就是父母對他的照顧和愛護！這天黃昏，他正在空地上走過之際，突然有人叫住他！他呆了一呆！

黑暗中有人走過來，他並非別人，正是他日夕盼望見到的好朋友余木！

他在驚喜交集中給余木拉到一旁，目的顯然是要避過隣居們的注意！

「想不到又見到你！」章炎瞪住余木，好一會兒才怔怔地說：「你好嗎？」

「好不好我還不知道，總之，我已經有了工作，而且很安定！」余木又問：「阿叔阿嬸有沒有找過我？」

「有的，他們向我查問過你的下落，我只好一切推說不知。」

「好極了，這是最好的辦法，他們有報警嗎？」

「相信沒有。我聽你阿嬸對人說，反正你留在家裏只有吃枉米，倒不如讓你走。報警很麻煩，所以他們也省得到警局去走動！」

余木嘆口氣！喃喃地說：「我還以爲他們會很懷念我，想不到他們會這樣。」

余木又問章炎：「那二名阿飛有沒有麻煩你？」

「別提了！」章炎說，「我以爲他們取去那四十元之後便一了百了，想不到他們來完一次又一次，我給他們吸乾了！」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斷向你要錢，是嗎？」

「是的，有時十元八塊也要，有時二十三十，總之，給他們煩死了！」

余木道：「你那裏有這許多錢？」

「有時偷母親的。」

「這不是辦法啊！」

「但是，如果不給他們，他們又要打又要殺，叫我如何吃得消？」章炎嘆氣道：「我本來想報警，但又怕數罪俱發，父母不原諒我，那時更糟糕了！」

余木說：「以後你不必再給他們一分錢。如果他們再來，約好他們，讓我來對付他們好了！」

「你有辦法？」

「也許有的！」余木拉着好朋友的手臂，「來吧！我們先找個地方喝杯茶，慢慢的談談！」

章炎跟他併肩走着，問道：「這些日子以來，你到底去做些什麼？余木。」

「有得吃，有得住之外，沒有人敢再欺負我，你猜我幹的是什麼工作？」

章炎想了想：「是不是警察？」

「不！我還未够年齡當警察。」余木又說：「其實我們與警方對立！」

章炎呆了一呆！他恍然大悟地說：「難道是非法勾當麼？」

「別大驚小怪！其實你不難想像得到：我只是個小學生，從未學過一樣專門技能，試問能够做一些甚麼呢？大哥成說得對了，人總是要生活，要自立的，我覺得這裏的確是個冒險家的樂園。」

「你到底走私還是販毒？」

「我不能說得太多了，總之我現在生活得很不錯！」

余木這時又掏出一包香烟來，遞了一支過去：「抽一支試試吧！」

章炎又是一呆：「你學會抽香烟？」

「何必大驚小怪的？」余木自己燃着了一支，「像我們這樣出來混，咀角如果沒有一支香烟，才不像樣呢。不過，你不抽我也不勉强！」

章炎幾乎不敢相信，不見了個多兩個月，余木完全判若二人！他雖然也多少知道了那些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眼看自己的好朋友衣着光鮮，口袋裏藏了不少鈔票，心裏實在也有點羨慕！

余木知道章炎現在心裏想些甚麼，他說：「章炎，要錢嗎？」

「你給我？」

「是的，你要多少？」

「不！」章炎苦笑道：「我還欠你二十五元呢，記得嗎？」

余木笑道：「那是小意思，目前對我來說，二三十元已經不算得是怎麼一回事了。如果你須要的話，儘管開聲吧！一二百元我可以立刻給你。不過，你可不能給那二名臭飛，那兩個傢伙由我來對付！」

「錢，我不要了！」章炎說，「但是，那二名臭飛遲早會再來找我。你說你可以對付他，到底用甚麼辦法？」

二人邊談邊行，不經不覺已行到一家餐室門口外面。

余木拖住章炎想走入去，章炎突然躊躇起來，余木很快就發覺餐室之內當時正有人出來，他們彼此都看見了。

對方並非別人，正是上次余木也見過的「臭飛」和喬治他們。

章炎想避過他們的視綫，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余木胸有成竹，低聲安慰着他的好朋友：「別慌張，只要記住說沒有錢就行！我會應付他……」

話未說完，二名阿飛已經由裏面出來，樣子兇惡地瞪住二人：「又是你們！嘿！好極了，老子想找你們，尤其是你——」他指住余木：「你一直沒有給我們保護費，今晚我們不會放過你呢！」

余木態度冷靜地說：「我眞想找人保護我，可惜現在我身上不名一文，遲一小時左右可以嗎？」

二名阿飛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作勢說：「好吧，讓你有個機會，一小時後，就在這間餐室見面，到時不要少過五十元。明白嗎？否則，嘿！小心啊！」

余木千依百順地，唯唯諾諾！

二名阿飛好不威風地走了。章炎担心地說：「你用甚麼方法對付他們？」二人邊說邊走進了餐室裏去！

余木只叫章炎坐到卡位裏去，他獨個兒到櫃面去打電話。

章炎知道余木身上有錢，叫了一些東西吃喝！

不久余木回來了。他說：「隨便叫些貴的東西吃，我做東道，不要客氣！」

「你打電話給誰？」章炎急不及待地問。

余木神秘地笑了笑：「你很快就知道了，何必多問呢？」

章炎不知道他的好朋友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是，他看見余木那麼有把握的神態，總算較爲安心了許多！

二人所叫的飲料送來了。余木說道：「我現在才發覺，這個世界有時眞難說，你不欺負別人，別人就會欺負你。如果你沒有後台，想找個地方立足也難。章炎，你還有意思出來外面混麼？」

章炎怔了一怔：「你不是反對我離家外出的嗎？」

「我不是鼓勵你離家外出，只是提醒你，如果你眞有那麼一天，不妨找我！」

「我到那兒去找你？」

「你可以抄下一個電話號碼，那是我們的總部。」

章炎果然記下了那個電話號碼，他又問：「我該找誰呢？」

「當然是找我！」

「我的意思是：你在外面，叫甚麼名字？」

「男人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到任何地方也是叫余木的。」

章炎道：「余木，不要怪我多咀，我覺得你可能是加入了黑社會，對嗎？」

「什麼社會也是一樣的，章炎，別太認眞吧！我覺得除非你不想出來掙扎，否

則，你必須立下一個目標，然後朝着那個目標去做。」余木又說：「我們只讀過小學，沒有專門技能，又沒有親友提携，想出去做學徒嗎？記得年前我和你都去試過了，沒有足够的年齡，人家都不敢收容。還好這一次給我闖出了一條路，我會照我理想去做的！」

章炎不知道他的「目標」是甚麼，但是聽他的口氣，可能「胸懷大志」！

半小時左右，有數名十多二十歲的青年人進來餐室之內。

章炎正担心他們不知是何方神聖，余木竟然跟他們互相招呼起來！

原來余木剛才打電話就是召來這班人。他們都擠到這卡座裏來，叫了一些飲品，然後一邊聽余木的投訴。他們是同一組織裏的人。

為數約七名青年人，個個都身懷武器，一看就知道他們並非善類——其中六個坐到另一桌去，只留下像是領隊的人跟余木一起！

這領隊的也只不過二十歲左右，他生得高大强壯，樣子却是兇神惡煞的。余木叫他做高大水。

高大水說：「放心吧！一切交給我，大哥成吩咐下來的事，我們一定辦妥。」

大哥成正是救過余木的人，這班青年打手就是屬於同一組織的成員！

高大水喝完最後一口汽水，坐到另一桌去了。表面看來，他們好像互不相識似的，余木透過大哥成召來的七名打手，分別盤踞了三張桌子。

章炎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但看來他們佈下了陣勢，只等那二名阿飛出現這餐室中。

餐室老闆也逐漸發覺情形有些不大對勁，首先是七個人擠在一起，然後分坐二桌，最後更分成三桌，現在連同余木和章炎等總共已是四桌。

但在這個都市的人，都了解到阿飛輩集體毆鬥是多麼殘酷的事，因此，他悄悄搖了一個電話，準備偷偷地通知警方！

但是，他只撥了兩個號碼，高大水已一手將聽筒奪了過來，放回電話機上！他神出鬼沒，令到那個餐室老闆呆了一陣！

「找警察幹嗎？」高大水顯然是個具有高度警覺性的人物。

餐室老闆愕然！好一會才說：「你們想在這裏鬧事嗎？」

「誰說我們鬧事？」高大水冷冷地笑了笑，「你再妄動，那時才眞有事呢！」

余木已經發覺了，他也走過來，對那餐室老闆道：「放心吧！不會有事的，如果令你有損失，我們會負責賠給你！」

餐室老闆不是小孩子，怎會相信他們賠償？不過，目前他所處的形勢惡劣，只好靜觀其變！

不久，那二名阿飛又來了！

他們顯然還不知道大難臨頭，作威作福地朝住余木和章炎所坐的桌子走過來！

高大水等人已經發現了他們，七名打手都作好了準備！

章炎一直有如坐在針毡之上，渾身不安！反觀余木，他却表現得非常冷靜。

那個叫「臭飛」的青年咬住一口香烟走到他們的卡位來，叉着腰問：「錢帶來了沒有？」

余木還未答話，高大水已一個箭步奪到他的身旁，冷冷地說：「要錢嗎？」

臭飛呆了一呆：「你是什麼人？」

喬治看得形勢不對，正待動手，有二名打手已分別竄到他的兩旁，其中一個提出警告：「小子別動！你只要動一動，就會被我們的弟兄拆骨剝皮！」

二人四處打量一遍，但見高大水帶來的人，個個亮出武器——西瓜刀，鐵尺鐵鍊等，分別守住餐室前後出路。人客們早已看出勢色不對，紛紛結賬離去！

高大水一手把臭飛咀角的香烟拔去，摔向他的肩膊上，站在附近的人都可以嗅到一陣燒焦布類的氣味，臭飛的皮膚更是隱隱作痛！他忍不住反手就是一拳，揮擊向高大水！

但是，高大水既是存心作弄，自然是早有預備，只見他輕巧地一閃，連消帶打，直擊向他的小腹部份。臭飛登時痛得彎下腰來，高大水膝頭往上一撞，撞正了他的下頷！

臭飛「喲」的一聲，人已往後仰倒下去！

喬治根本沒有機會反抗，已被身旁二人制服！

高大水一手由地上把臭飛的長髮揪住：「說說你的來頭吧！小子！」

臭飛道：「旺相堂的！」

「那你小心聽着吧！老子是義勇幇的！」高大水說，「以後出來混，也該帶眼識人了！」

「我們河水不犯井水，何必如此？」臭飛說。

高大水道：「你說得倒也動聽，我問你，到底從我朋友身上拿了多少錢？」

「是他自願供給的！」臭飛說，「他從來不見提及義勇幇，否則，我們怎敢胡來？」

余木插咀道：「算了！前事不計，往事不提，總之以後你再見到我的朋友時，就要小心！」

「放心吧！過去是不打不相識，以後我們是朋友了。」喬治說，「我們身上有數十元，這裏吃的喝的不如讓我們作個東道，算是賠罪吧！」

高大水問余木：「你以為怎樣？」

余木說：「我只要我朋友好過，其他絕無意見！」

高大水回頭問章炎：「要他賠償你的損失嗎？」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章炎說，「只要他們以後不再麻煩我就是。」

高大水瞪住二人說：「你們大概也聽到了吧？」

喬治和臭飛點點頭。

於是一場惡鬥，終於因為形勢懸殊，而獲得緩和下來！

喬治果然做了東道，在餐室中請客！他們化敵為友，餐室老闆自然也悄悄鬆了一口氣！

× × ×

余木和高大水二人正在一處黑暗街頭併肩而行。他們東張西望，見不到一個警察，這的確是個大好機會，其實這種機會是他們經常遇到的，所以余木服了大哥成。因為大哥成告訴他，這是生財捷徑！

現在他們兩個人又出動了，目的地是一幢舊樓！

根據他們多天來的觀察，那舊樓經常擺下空城計。這種地方表面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可為，但是，裏面可能有些古物很值錢的。

尤其是近年來，世界各地盛行東方熱，一些古董玉器均變成奇貨可居，價格步步高陞！只要找到一兩件名貴古董，有時好過抬走一個夾萬。因為有些夾萬只存放文件，未必有錢的。

現在他們跑到一處舊樓的天台上面去，瞭望過對面，發覺他們的目的物——那幢舊樓的二樓之內，似乎有人。

時間是晚上九時左右。

「我們來得可能合時了。」高大水說，「瞧吧！他正準備外出！」

余木也看見了，對面二樓一個老年人已經穿上衣服，準備出去！

「那麼，我們下去吧！」余木說，「這個時候大概是趕到戲院看夜場電影的時候。」

「慢着！」高大水拉住他，「等一等，看清楚了再說。說不定除了那老傢伙之外，還有人在着呢！」

高大水無論在年紀和經驗方面，都比余木佔先。不過余木是大哥成一手提拔的「新血」，有時他所表現的勇敢和機智，令到高大水也望塵莫及！

不久，那年約六十歲的老年人外出了。屋內的燈光完全熄滅，也就是說：屋內可能完全沒有人！

高大水這才與余木下樓去，然後登上對面二樓——那是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

門是木門，鎖是舊鎖。高大水故意讓余木一顯身手，結果他只化了一分鐘，就將門弄開了。

裏面靜悄悄的，就像外面樓梯一樣，想找個人也不容易。

高大水亮了電筒，與余木分頭搜索。坦白說，他們這一回並無特別情報，只是希望找到一些值錢的古董。他們只憑在對面天台的瞭望，覺得這裏可能有這些古物而已。

結果他們眞的在屋內找到了一些古物，但並非想像中的花瓶瓷器，而是一些陳舊不堪的東西。由於他們二人均非專家，所以無法了解這些東西是否值錢與否，只好揀了一部份帶走！

這層舊樓本身也是「古董」，一般職業竊匪很少看中這種冷門地方。但是，當警察的視綫集中在富有人家的住宅區時，他們覺得這裏才是最好下手的地方。

現在他們像搬屋一樣，把大批物件搬落街上去！

高大水吩咐余木守住那一大堆東西，他要去找一輛街車來！

余木有些害怕，萬一遇上了警察如何是好？雖然高大水吩咐過他，凡事必須冷靜，即使遇上巡警，只要應對得宜，不會有事的。但是，他畢竟也有些作賊心虛！

高大水很快就回來了，余木這才舒了一口氣！

但是，高大水並非召來街車，只是駕了一輛私家車前來！

余木沒有追問，他明知這是偷回來的汽車，只忙着把那堆舊東西搬上車去！

出乎意外地順利，前後他們只化了半小時還不到，已是「滿載而歸」！

余木忽然對高大水道：「我們這樣做，是否有些不够道義？」

高大水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什麼道義？」

「我聽人家說過，盜亦有道，但是，今晚我們光顧的，是貧苦人家！所以，我總覺得有些不够道義。」

「傻瓜！這世界那有什麼道義可說？你要講道義，就不該選擇我們這一行。你沒有聽人說麼，這是冒險家的樂園，跑到這裏來，不冒險才是永無出頭之日！有錢人可以炒金，炒股票發大達，但是我們沒有錢，只好做這些無本生利的生意！」

汽車停下來，這是一條橫街。

高大水對余木道：「到上面去，把大哥成叫下來吧！他在那裏賭錢！」

余木下了車，進入一間地下賭場去！

他找到了大哥成，悄悄把情形告訴他！但是，大哥成聽了之後面色大變！

大哥成怒氣沖沖地帶住余木離開了地下賭場，到街上去！

余木不知道大哥成何故會生氣！只見他到了街上之後，首先東張西望，然後迅速竄進車廂中去，怒瞪着高大水道：「你瘋了嗎？偷了汽車怎可以直接開到這裏來找我？萬一人家及時發覺失車立即報警，裝有無綫電的警車定會截住我們的……」

話猶未完，一輛警察巡邏車就在街口處拐了進來！

大哥成和高大水二人迅速下了車，躲到黑暗處去，余木還未上車，他只好呆在一旁！

不久，警車駛近了，而且，還停了下來！

余木差點要拔足飛奔！但後來看清楚，警車上的警員只在談笑風生，根本沒有瞧那偷來的汽車一眼！

余木一度以為他們來這裏「冚賭檔」，但是，看情形却又不似！

警長帶了一名警員下了警車，確曾登上地下賭場之所在地，但不久之後，他們又出來了，並未帶走任何人。乘着原車離去！

大哥成高大水由黑暗處出來，與余木等三人匆匆登上那輛偷來的汽車，迅速離開那裏！

× × ×

在江强私家服務社裏面，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正與江强在他的社長辦公室內聊天！

在這個都市裏面，生活實在太緊張，人們的心理不正常，夫妻關係也不正常，甚至合夥做生意的伙伴也不正常。因此私家偵探便告生意滔滔，其門如市！

另外一個令到私家偵探應接不暇的原因，便是當地的警方做事馬虎，無利可圖的案件，根本不感興趣，甚至有時還對報案人加以責難。在這種情形底下，試想想吧，稍為拿得出錢來聘請私家偵探的，是不是寧願自掏腰包，也不敢麻煩那班警察老爺？

江强出身本來就是一名警探，也許他

早已了解到市民這種心理傾向，所以辭職之後便創立了這一間私家偵探社。想不到果然生意滔滔，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目前他們幾乎是全行收費最貴的一間，但是生意還是最多的一間。

江强設立的私家偵探社，設備是最新式的，與警方的連繫也最爲密切。加上呂偉良等三俠是他的好朋友，經常從旁協助他偵破一些大案，因此聲譽日隆，顧客對他們的信心也越來越大了！

他們四個人正在談笑間，突然有個自稱胡老頭的人要求會見社長江强。秘書安排他會見一名高級調查員。

一般習慣，除非有特別理由，否則江强是不會親自接見的。因爲在他的辦事處裏面，調查員多達數十人，他們全是有經驗的私家偵探！

江强和呂偉良等三俠正在談論着近日來刼案頻生的新聞，這小小都市之內，一日之間竟多達二三十宗刼案，可見匪徒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內。談到促成刼案日多的原因，呂偉良就不勝感慨地說：「生活水準日益高漲，政府的地皮政策令到無數工廠倒閉，這些都是內在原因之一。加上青少年失學失業，政府不扶植正當工商業，反而急於批准賭博合法化，試問這社會又有甚麼辦法不亂？」

林愛莉說：「如果把毒品和娼妓也合法化，政府的收入一定更多。」

「娼妓實際上已經合法化了。」阿生說，「你沒有看見嗎？滿街滿巷盡是酒帘音樂廳，招待所公寓到處可見，唯一分別之處只是『抽稅』的人不是政府，而是另有其人。」

江强也說：「如果毒品合法化，阿生所屬的國際刑警機構一定反對，紳士型的窮鬼祖家爲面子關係，當然不會批准。」

「但是實際上毒品亦已經合法化！」林愛莉說，「你沒有看見報章的報導嗎？一名囚犯出獄後向報界投訴，獄中有毒品公開販賣！」

江强苦笑道：「但監獄處長否認，指報導不確！」

「這就是所謂紳士風度！」阿生說。

林愛莉道：「紳士風度者，明明是窮光蛋一名，也得作出富家翁一樣！」

這時候，一名秘書又進來對江强說：「那個自稱胡老頭的人一定要見你，他寧願付出雙倍的價錢也要親自向你交代！」

江强只好吩咐秘書讓胡老頭入來！

胡老頭年約六十，樣子很莊重，頭髮斑白。他進來後，呂偉良就對江强說：「看來我們要迴避一下，你的顧客一定有十分機密的事情拜託你！」

豈料江强還未答話，胡老頭已經說道：「並非有什麼機密的事件，各位無須迴避！」

江强與呂偉良等四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都爲胡老頭的大方而感到有些意外。

胡老頭把一張紙交到江强手上，說道：「請先看看這張清單再談吧！」

江强接到那張紙之後，與呂偉良等人共看，只見上面寫着：——

「古銅香爐一個，明朝，
銀燭台一對，十八世紀，法國，
古劍一柄，宋朝，鐵器，
古銅簫一支，唐朝……。」

以後大約還有十件左右。但江强沒有看下去就問：「這是甚麼東西？」

「江先生，你應該看得懂的，這些全是古董嘛！」胡老頭說道：「這是我失去了的古董，我想你爲我找回來，至於酬金方面……」

江强不等他說完，就問他：「你被人盜陷還是遭匪徒强搶？」

「盜竊，而且只是昨天晚上的事！」胡老頭道：「我九點左右曾離家外出，十時許返家時，已經失掉了這批物件。」

阿生在旁忍不住問：「報了警嗎？」

「我不相信警方！」胡老頭說，「所以我寧願花錢，你有興趣嗎？江先生。」

江强笑了笑：「沒有理由把生意趕出門的。不過，你應該先報警，這對你有好處；否則，即使我眞能爲你找回失物，領回的手續也相當麻煩，這不是信任與否的問題，而是法例問題。」

「坦白說句，我絕對不相信警方有辦法爲我找回這批名貴失物！」胡老頭說：「我有朋友報失過一些名貴古董，結果找回來的，只是價值數元的新瓷器，這裏的警察眞莫名其妙！」

阿生道：「你是決心不報警嗎？」

胡老頭毫不考慮地說：「先生，你如果是我，相信也不希望古董變了樣，那是非常有價值的東西。坦白說吧，別說警方，即使別間偵探社，我也不信任。不是誇獎你們，我有朋友拜託過你們辦事，知道你們信用昭著，所以我才要求見你，親自談談。」

「好吧！」江强知道要說服一個頑固的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說：「請你寫下住址，回頭我派人到府上來！」

「不！」胡老頭說：「我要親自會見你，就是希望你能親自出馬，我可以付出頗高的酬金，但求找回失物，最好你能立刻陪我走一次！」

江强有些啼笑皆非，他望住呂偉良，目的是看看他的反應！

豈料呂偉良却說：「社長，這件事交給我們三個去辦好嗎？」

他們三俠當然不是偵探社的調查員，但呂偉良却做成江强下屬的樣子，說道：「反正我們沒有任務在身，這件案一定很有趣！」

可是，江强還未答話，胡老頭又說：「不！社長先生，你必須親自幫個忙，我說過，酬勞任你要，十萬元以下我總付得起的！」

江强笑了笑，終於答應了胡老頭的邀請，與他一齊離開了偵探社！

呂偉良等三俠同行，無非是出於同情心與好奇心！坦白說：他們絕難相信胡老頭能付得出十萬元的酬勞，但是看他的焦急神情和可憐的樣子，也不免感到匪徒未免太可惡了！

豈料各人跟胡老頭返抵他的家中時，不禁又呆了一陣！這種地方令人更難相信「清單」中失去的東西是屬於他的。

這裏是一層陳舊不堪的舊樓，木板的梯級和地板，當人們走過時也偶然會發出「吱吱」的聲浪，是屬於戰前舊樓。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進來時第一件事就是留意到那度門和鎖，他很快就看出門鎖曾被人撬過，匙孔外面有顯著的花紋！

阿生向胡老頭問道：「一切保持原狀嗎？」

「是的！」胡老頭說，「這裏一切我不敢亂動，我也知道偵探們辦案的手續，例如驗指紋，査鞋印等等。」

江强問道：「你個人住在這裏嗎？」

「還有我的姪兒，但很少回來。所以可以說只是我一個人獨居。」胡老頭說。

林愛莉出奇地問道：「你是古董商人嗎？」

「不！不算得正式古董商，我退休了，只是間中代朋友鑒別一下古物。」胡老頭道：「但是我本身非常喜歡這些古老東西却是眞的！」

屋內只有兩房一廳，但見到處可見一些舊到不堪的東西，一陣陣發霉的氣味，叫人感到呼吸也有些困難。

林愛莉說：「這裏很凌亂，如果換上我，即使給人偸掉一兩件東西，我也不會發覺！」

胡老頭瞪她一眼：「你對古董不感興趣，但我每天必逐件看過，所以少了一件很小很小的，我也很快便發覺。」

阿生四下裏看了一遍之後，回來對胡老頭說：「你這裏的防盜設備很差，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爬入來，厨房，窗口等等，匪徒要進入這裏，實在易如反掌！」

江强也說：「你也知道這裏匪徒猖獗，爲什麼你這樣隨便？」

胡老頭苦笑聳肩：「我覺得匪徒的眼角生得很高，不可能光顧到這種地方來的。豈料到他們會像水銀瀉地一樣，無孔不入！」

呂偉良問：「清單上的失物，是擺放在什麼地方的？」

胡老頭說：「分別放置在兩間房和客廳各處，古劍和銅簫則掛在我姪兒的房內牆壁之上！」

各人隨着胡老頭到他姪兒的房間裏去，只見裏面擺滿了舊物，除了胡老頭之外，其餘四個人實在無法了解這些東西到底是古董還是廢物。總之殘舊不堪，蛛網塵封。

一張睡床也好像古董一樣，有蚊帳罩住，隱約可以看見，裏面有被褥枕頭，沒有人。

江强問胡老頭：「令侄叫什名字？」

「胡納。」胡老頭說。

林愛莉問：「他做盛行？」

「他沒有事情做！」胡老頭道。

「在本市嗎？」林愛莉問。

「是的，他回來也有半年了。」

「過去在什麼地方？」

「行船的。」胡老頭說道，「他是海員。」

江强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他暫時休息，遲下還是要落船的，是不？」

「不，他厭倦了行船這生涯。」胡老頭道，「他遲早要轉行的，目前他可能正在外面到處找工作，所以我說他還沒有事情做！」

阿生看見那間房太不像樣，不禁問道：「他多數睡在外面，是不？」

「是的，現在這一代的年青人眞難說，他不喜歡這舊樓。」胡老頭道。

「他住在什麼地方？酒店嗎？」江强忽然覺得，他的侄兒胡納可能有些問題。

「我也不大清楚。」胡老頭說，「前幾天他回來過一次，不足半小時又走。」

江强問：「他回來一定是向你討錢，對嗎？」

「不！」胡老頭也逐漸明白了江强的意思，他說：「你不要誤會，我侄兒並非那種只懂得化錢的二世祖，他自己有積蓄，不但不須要我給他錢，每個月還有錢拿回來給我呢！」

胡老頭此語一出，江强的疑心更大，他說：「令侄既無工作，那有收入？」

「他未結婚，工作時有積蓄的。」胡老頭道：「你們最好不要把視綫集中在他的身上，否則必然徒勞無功。」

林愛莉問：「這裏有蚊嗎？」

「是的。」胡老頭道：「向衞生局投訴過了，結果還是得個査字！如果不用蚊帳，根本無法入睡！」

「衞生局的人只對酒樓餐室有興趣，越骯髒，設備越不齊全他們的興趣越大！」林愛莉說，「同樣的理由，萬一這裏不幸發生火警的話，我才爲你担心呢！」

「是的，我也想過了，這種地方火警，只怕燒通頂之後，消防員還未把水喉弄好接通！」胡老頭說，「我絕對明白這個地方的環境，尤其是政府人員的工作態度，否則我也不會麻煩到各位！」

江强說道：「依你估計，那批失物到底値多少錢？」

胡老頭道：「那很難說的，古董是無價之寶，問題完全看有沒有人出價。尤其是目前世界各地流行東方熱，說不定有個外國人看中其中一件，出手闊綽的話，賣他十萬八萬不足爲奇！」

他頓了頓之後，又聳聳肩說：「如果沒有人要的話，就像現在一樣，只是一堆廢物！」

江强重新展示那張清單，說道：「看情形，這批東西每一件都很值錢。」

「是的，尤其是那柄古劍和銅簫，更是我侄兒的心愛之物。」胡老頭嘆口氣道：「如果他知道失去了這兩件古物，可能要瘋了！」

江强安慰他說：「放心吧！我會盡力而爲的。」

胡老頭問：「要找指紋嗎？」

江强笑了笑：「沒有用的，我看找到了指紋亦未必有用，省得去麻煩警方代査檔案。再說，現在的盜賊都學乖了，可能連指紋也沒有留下！」

「那麼，你如何着手調査？」胡老頭担心地說。

「我還不知道如何着手，總之我們接受了閣下的委託！」江强說。然後他又問：「那批失物之中，有沒有那一種附有照片的？」

「那雙法國銀燭台可能有圖片，但不是照片，而是書刊上登出來的電版。」胡老頭說，「我記得有一本期刊的記者，將這雙銀燭台攝下照片，製成電版刊出！讓我去找找看，那本期刊也許還保留在我這裏！」

江强於是隨着胡老頭到他的房間去找那本期刋。

吕偉良等三俠到屋內各處參觀，覺得胡老頭的確是個怪人。從表面看來，這屋子裏確實有不少值錢的古董，換上了別人，起碼亦會變賣一部份，以換取較佳的生活享受！但是，胡老頭還是住在這種地方，爲什麼？是他捨不得這些古物嗎？

其實他的年紀已不少，看情形也沒有什麼親人——他的侄兒胡納應該是唯一的親人了，爲什麼會留下這麼多的財產？——如果這些古物眞的那麼值錢的話，他似乎太過刻薄自己了。

不久，胡老頭與江强回到客廳裏來。江强手裏拿着一本雜誌似的東西，相信那一定就是胡老頭提及的，刋有銀燭台圖片的期刋了。

離開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胡老頭的家，江强與三俠告別，獨自返回偵探社去了！

貧窟藏珍　虎穴擒兇

吕偉良名義上雖則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顧問，但是江强非到迫不得已是不會麻煩他們的。

三俠駕車經過一處貧民窟時，突然看見那邊殺聲震天！

數名青年人手持刀棒，正在追擊一個十四歲左右的少年人。

阿生忙叫林愛莉停車，其實吕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都看見了，只不過林愛莉想把車子迫得近一些，然後才採取行動！

阿生不等林愛莉把車子完全停好，便推開車門衝了出來！

他是看見那少年人處境危險，目前那少年人已處於亂刀狂棒之下，若不及時制止，只怕那手無寸鐵少年人會變成肉醬！

阿生在高聲喝止聲中，拔槍朝天鳴了一响！「砰」然一聲，震撼了隣近一帶，也把那班手持刀棒的青年們嚇了一跳！

阿生是迫不得已的，要不是這樣，根本無法喝止衆人住手！

但是即使阿生立即採取行動，他還是來遲了一步！那手無寸鐵的少年人看來已身受重傷！

爲數五名手持刀棒的青年人，正四下裏奔逃！

阿生喝道：「站住再走我就開槍！」

但是，那班人根本充耳不聞，拔足飛奔，朝街頭街尾分別逃走！

阿生担心命案發生了，可能連兇手是誰也沒有綫索，事實上這一類街頭兇殺案經常發生，市民往往就是担心惹禍上身，而不敢出面制止或作證，而平白讓兇手們逍遙法外！

於是阿生又開了一槍！

這一槍的子彈不是射向天空的，而是朝着一名在逃青年的足部射去！

只聽得「喲」的一聲，那傢伙登時跪倒地上。

阿生上前喝道：「把雙手放在頭上，站起來！」

那青年人不敢不從，看來他所傷不重，果然站直了身子！

阿生用最熟練的手法，搜過他的身上，並未藏着武器，他手上的一柄利刀已拋在路邊！

吕偉良和林愛莉看見這情形，並不急於去追捕其他在逃人等。救人要緊，他們搶到受傷的少年人身旁，但是，那少年人已是奄奄一息。

吕偉良爲他止血，無奈傷口太深太多，令到這位老江湖爲之手忙脚亂。

林愛莉正利用汽車的無綫電話報警。

阿生把那落網的兇手押了回來，這時候附近圍觀熱鬧的人才越來越多；剛才他們却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眞是找一個也難。

吕偉良憑他的經驗，幾乎可以肯定這身受重傷的少年人凶多吉少，因爲他不但傷正要害，而且傷得太重，即使立即送院，相信亦還魂乏術！

吕偉良隱約聽到那少年人口中唸唸有詞，好像在說：「余木，你……你一定要爲我報仇……」

原來身受重傷的，並非別人，正是余木的好朋友章炎。他幾乎還沒有說完那句話，便氣絶身亡。

阿生看見這情形，更加不肯放過那青年，押着他到路旁把血刀執回，又重新回到現場，守在章炎的屍體旁邊，等待警方抵達現場。

被捕青年腿部受了傷，是給阿生發射的第二顆子彈擦傷的，第一顆子彈射上天空去了。

阿生只叫那傢伙自掏手帕，把傷口包紮，他絲毫不敢怠慢地，從旁監視一切。他了解到此時此地的人心，萬一那青年一且反抗，圍觀熱鬧的人亦只有袖手旁觀，相信很難希望有人見義勇爲，肯站出來助他們一臂之力。

十分鐘過去了，警察還沒有來！

林愛莉已經一再致電警方的無綫電台，但是，要不是接不通，就是沒有人接聽，氣得這位迷你女賊在汽車裏直頓足。

過去已經不止一次地有人投訴，無論火燭召消防車，或者有急症召十字車，他們總是姍姍來遲的。想不到政府在電台電視宣傳，叫人遇事立即致電緊急報警，結果眞的發生了事要找警察時，竟然會遇上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形，實在也難怪市民們怨聲載道的！

「爲什麼還沒有警車來？那位小姐致電報警已有十分鐘過外了！」人叢中有人不耐煩地說。

「附近沒有活動警崗的，開車到這兒來頂多只須兩分鐘。」有人說。

「這種事情警方不會關心，那些警崗實在只是活動招牌，照我看毫無用處。」

「球場裏試過有人打架，坊衆報警後半小時才見警察浩浩蕩蕩地開到，可是打架惹事的人都走光了，結果報案的人被警員粗言俗語的臭駡一頓！」

「所以說：政府發出什麼反罪惡運動都是假的，政府人員工作態度差劣，警察質素太低，有時總令人覺得好壞難分。」

「政府的政策既然爲了賺錢，他的屬員自然也抱住同一態度，沒有財路可想，便沒有興趣工作，此乃人之常情啊！」

「換轉這裏是富人生宅區，他們一定緊緊趕到，因爲有錢人總是手段闊綽！」

「……」圍觀熱鬧的人，你一言我一

語地，高談闊論起來。

轉眼又是二十分鐘，這時才隱約聽到一陣陣警車聲自街口傳來。

一名警長帶同二名警員慢條斯理地走過來。林愛莉忍不住生氣地說：「你們喝完茶，嘆完了咖啡了吧？嘿。」

那名警長打量了她一番，吶吶地問：

「你是什麼人？」

「爲什麼你不急於問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瞪住他，「你沒有看見這裏發生兇案麼？」

阿生避免雙方尷尬，向警長表示身份，同時把那名落網之徒交給他們。

吕偉良這時已再次回到汽車裏去，致電夏維探長。

阿生正在向警長交代此事發生經過的時候，人叢中有人排衆衝了入來，撲向已用報紙掩面的屍體上！

那是一個女人，也就是死者章炎的母親，她正在工廠上班，接到隣居的電話通知，聞訊立即趕來。當她揭開掩面的報紙，發覺死者果眞是她的兒子時，「哇」然一聲，哭得昏了過去。

林愛莉與一些隣居把她扶起勸開，她哽咽着，呆呆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有人告訴她：「阿炎在球場附近散步，不知怎的，突然有幾個手持利刀木棒的青年人撲出，不問情理便向他襲擊！」

又有人說：「當時阿炎手無寸鐵，想逃又無路可逃，那班人把他圍在核心！」

又有人推測說：「可能黑社會尋仇，認錯人了！」

但是又有人說：「不！我親耳聽到阿炎高呼救命，又叫對方不要再動手，有事慢慢講，他們之間，可能是互相認識！」

正當坊衆議論紛紛之際，章母突然一聲不响，撲向警車停放的地方，她顯然要對付車內被扣的兇徒，但是被看守的警員制止了！林愛莉過去把她勸開，隣居從旁婉言安慰。

林愛莉問阿生：「那兇徒是誰？」

「看來是黑社會的打手，但他不肯直說。」阿生道，「我把他交給警方算是一種報復，因爲我知道這裏的警察對付犯人最多辦法的！」

「偉良呢？」林愛莉問阿生。

阿生道：「好像去找探長！」

林愛莉走到他們的汽車旁邊，並沒有看見吕偉良在車內打電話。

後來她發覺吕偉良正在那邊與一些坊衆談話，這時候出現在附近空地上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簡直是人頭湧湧，像看出會一樣。

吕偉良正在向一名章炎的隣居查問：余木到底是什麼人？因爲死者臨死時曾提及此人的名字。

隣居對吕偉良說：「余木是一名養子，但據我所知，他已出走多時，他的養父養母對他並不好。」

另一名坊衆說：「他與死者章炎是好朋友。」

「請問余木的養父母住在那裏？」吕偉良問。

有人把一座大厦的單位說出，姓余的一家就是住在那裏。

吕偉良拄杖走進附近一幢大厦裏去，林愛莉也跟了進來！

一陣陣「劈劈拍拍」的麻將牌聲，响徹了整座大厦；當他們通過那些長長的走廊時，平均五家人之中，就有一枱麻將，大部份是家庭主婦，正在展開竹戰。

「這班人一生之中，有大半世的時光就消耗在麻將桌旁！」林愛莉嘆息着說，「有人日以繼夜的打，連吃飯睡覺也可以忘記。」

「這是沉迷賭博，根本失去了娛樂的意義。」吕偉良說着，已停在一個單位門前。按了很久門鈴，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後來有個隣居經過，才告訴吕偉良他們說：「找余太太嗎？她在四一六號打牌，她的家裏沒有人的。」

二人依址找到「四一六」號室去，那兒果然有四個婦人正在竹戰；麻將牌聲夾住一陣陣嬰兒啼哭聲，吵得震天價响的，再加上那些「吱吱喳喳」的女人「吵架」聲，實在叫人聽了心煩。

其實她們並非在吵架，只因爲麻將牌聲加上嬰兒啼哭聲掩蓋了一切，她們不得不提高嗓子談話，乍然聽上去就像吵架一樣。

吕偉良和林愛莉隔住鐵閘望入去，只見四個婦人圍在一起竹戰，其中一個抱着一名看來只有一歲大的小嬰兒，啼哭聲正是來自這小傢伙。

那位母親一邊在哄着小寶貝不要哭，一邊高呼：「碰碰碰！」

林愛莉眞担心小嬰兒一時無知，會把骰子吞進肚裏去。但入局的人但求他不要張開咀巴大叫大鬧，硬幣與骰子都變了玩具！

屋內的吵鬧聲令到四個入局者完全聽不到有人按門鈴及招呼她們。她們全副精神都集中在眼前十三隻麻將牌上面。

吕偉良只好用手拍那副鐵閘，以引起她們的注意，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了。

果然，屋內四個女人一齊望了出來。

這種由政府建成，廉租給市民的住宅單位，本來就小得可憐，由門前至屋後也只不過十呎多一點，不分廳房，入門已是一目了然。

別小睇這丁方之地，有些人等了十年八年還未獲得配給，可見等待着住廉租屋的人到底有多少。但是政府的宣傳機構却硬說市民生活水準日益提高，所以物價日益高漲亦無須壓抑云。

他們似乎忘記了，申請住廉租屋的人，只限於低薪階級，收入太多是沒有資格申請的。既然廉租大厦一幢又一幢地建成還是供不應求，市民收入日益增加，試問又從何說起？

其實這個政府的建屋計劃是既落伍，又市儈的。地皮既然屬於政府的，只要他們闊綽一點，撥多幾呎地皮出來，把單位建得寬闊一些，到頭來還是無須虧本的。但是爲什麼要這麼吝嗇？無他，節省下來的地皮又可以炒一筆，多賺一些鈔票匯返祖家而已！

如此這般的落後政策，試問社會秩序又如何可以獲得安定？

吕偉良和林愛莉這時終於在四名婦人

之中，找到了一位余太太，她就是余木的養母。當她知道呂林二人的來意之後，就顯得極不耐煩。

「我怎麼知道那死子的下落？」余太太生氣地說：「總之當年我不該聽醉鬼的話，把他領着，結果還是苦了自己。」醉鬼當然就是指她丈夫。

林愛莉道：「余太太，請你聽我說淸楚，這件事相當重要，余木有個好朋友被人殺死，這件事阿木可能知道一些來龍去脈！」

「誰被人殺死？」四個女人差不多同時地問道。

「章炎！」呂偉良說。

她們剛才還覺得呂林二人太過討厭，恨不得他們快些說完就走，但現在四個女人都呆住了！

顯然的，她們除了眼前的「四方城」之外，任何天大的事也不關心，街外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她們根本就不知道。

現在聽呂林二人說起剛才在外面發生的命案，她們才如夢初覺地追問起來！

但是，呂林二人的目的是要查出余木的下落，現在既然余太太說他一直沒有消息，也未回來過，他們亦懶得跟這四個爛賭婦人說下去。

四個女人幾乎不等呂林二人把鐵閘拉上，又坐下去「繼續努力」——圍攻四方城去了！

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向兇案發生現場，一邊說道：「為什麼章炎死前會叫余木為他報仇？」

「因為余木是他的好朋友！」林愛莉毫不考慮地說。

「但是，余木幾個月前已出走了。」

「他們可能時常有連絡，我們不妨向章太太處着手偵查！」

「她哭得死去活來，那有心情跟我們談話？」

「還好有個兇徒給阿生抓住，也許不致全無綫索可尋的！」

二人回到街上，警方人員已大批趕到現場來，展開例行手續的現場調查！他們二人和阿生是目擊證人，自然成為警方查問的對象。其實，目擊證人又何止他們三俠？只是其他坊衆不知是否不願意與警方合作，還是怕做證人費時失事，所以沒有人自告奮勇地向警方提供，甚至警探向他們訪問時也守口如瓶！社會安寧有賴警民合作，但是政府從未見做過一些實際工作，令到市民和警方衷誠合作的，除了宣傳之外。因此，市民與警方之間，仍然有一條鴻溝存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被阿生擒獲的兇徒已不再在那輛警方吉甫車之上，據說已由二名便衣警探押上一輛密不透風的卡車裏面去，大概又是「迫供」那一招！這辦法雖然有些殘酷，但對暴徒來說，以暴易暴，也不算太過！

夏維探長接到呂偉良親自打到辦公室去的電話，立即派助手辛尼趕到現場來！

大批警方人員在現場進行一連串調查，包括尋回阿生射出的子彈頭，以及搜查兇徒可能遺下的其他兇器等。而負責盤問落網兇徒口供的探員，這時也有了結果，他正向辛尼報告。

事後辛尼對呂偉良他們說：「阿生抓到的人是屬於一個黑社會堂口的，這可能是一宗黑社會尋仇。」

呂偉良半開玩笑道：「這可能是拳頭政策的結果。」

辛尼當然明白呂偉良指的是什麼。他說：「其實對付這輩兇徒，我們無須用拳頭，他受了傷，再不談眞話，我們就讓他多流一些血，多痛楚一會兒好了。」

阿生問辛尼：「死者是那一個堂口的人？」

辛尼道：「死者一個朋友余木，據說是義勇幫的人，曾替死者出過一口氣，因此而開罪了旺相堂人馬，於是今天旺相堂就派出一班打手前來報復！這是我們從大蛇口中得到的前因後果。」

林愛莉問：「誰是大蛇？」

「就是落網的歹徒！」辛尼說，「黑社會中人多數只叫綽號的。」

「從那裏可以找到旺相堂人馬？」林愛莉問。

辛尼道：「在西區，回頭我們會派人去的。」

「只怕那時太遲了，人家已經遠走高飛！」林愛莉老實不客氣地說：「我眞不明白，為什麼你們警方做事總是慢吞吞的。如果肯爭取時間，你們已經勝券在握，但事實上你們往往棋差一着！」

「小姐，別批評我們了，事實上我們須要依手續行事。例如入屋要入屋手令，捕人也要捕人手令；要找黑社會的人，我們就必須回去召集專家，有了這班專家才可以事半功倍！」辛尼說，「因為他們熟悉全市黑社會的來龍去脈！」

呂偉良看看腕表，下午四點了。

他和林愛莉先行離去，阿生因為開過槍，必須向警方作例行交代，只好留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駕車開往西區，但是，他並非去找「旺相堂」黑社會人。

車子停在一條橫巷巷口，呂偉良把林愛莉留在車內，他則獨自下車去！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過去他認識過不少黑道中人，但近年來他處於半退休狀態，所以很少與這班人連絡；今天他看見章炎死得太慘！尤其是想起章太太那種傷心流涕的樣子，也不禁為之心酸！所以他不能再袖手旁觀了，他一定要把兇徒們一一抓來，把他們繩之於法！

另一個原因却是為了一枚銅幣。那是章炎死前一剎那間，塞到呂偉良掌心的。當時呂偉良隱約聽到他說：「請……給，……木……」

呂偉良實在也聽得不大清楚，但是相信是托他交給余木的。

余木既是章炎生前好朋友，又為他出過頭，這次受襲後明知不治了，留下一市紀念品給對方，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過，當時章炎已是氣若游絲，呂偉良僅可約約莫莫地聽到。但無論如何，呂偉良一定不會令他失望的，他決不會據為己有！而且也不會交給警方，因為警方根本不可能為他辦妥這件事。呂偉良就是這麼一個人，他不理你是什麼人都好，只要答應為你辦妥的事，決不會令你失望；他在江湖上就是以「信，義」二字，而令到各方人仕折服！

章炎是死在呂偉良的扶持下的，當時呂偉良根本沒有可能拒絕他的要求。也就是等於答應為他辦妥這件事！

呂偉良進入一幢舊樓的天台，找到一個老態龍鍾的男子。

「潘伯，你好嗎？」呂偉良彎腰進入天台木屋內。

「誰？誰來啦！」那個叫潘伯的男子，看來也有八九十歲了。

「呂偉良，認得我嗎？」

「原來是你！」潘伯有些喜出望外，「你眞好，偉良，你總算沒有忘記我這老傢伙！」

「我怎麼會忘記你？只怕你忘記了我！」呂偉良在笑聲中把一些鈔票塞進他的手裏，「這是給你買東西吃的，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好小子，我看你又不懷好意了！」潘伯口裏這麼說，鈔票已納入口袋中去了。他又問：「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

「是的。」呂偉良直認不諱，「旺相堂和義勇幫是什麼來頭？」

「怎麼？他們又開罪了你嗎？」潘伯笑道，「我還以為你收山了呢，原來你還是那麼活躍！」

「不！你千萬別誤會，我不過想知道他們的來頭而已！」

「老實對你說，我早已收山了。新近成立的堂口多如牛毛，我當然不會一一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脈。不過，也許我有辦法幫你的。」

潘伯說到這裏，突然伸手到窗口那邊，拉動了一條繩子，一陣陣奇怪的叮噹響聲由窗外傳來。那兒原是天台後面，橫越後巷望過那邊，便是另一處天台，高度相差無幾，同時那邊也有一些天台木屋。

呂偉良由窗口望出去，一條繩索一直拉到那邊天台去，中間串了許多空鐵罐，剛才傳出的「叮叮噹噹」響聲，便是由這些空罐互敲而發出的。

呂偉良不明白潘伯的用意。後來他看見那邊天台木屋有個人走出來，高聲叫了過來道：「阿爺，發生了什麼事啊？」

潘伯年紀雖老，聲音還是那麼宏亮！他答道：「牛仔，快過來！阿爺有話要問你。」只見那個青年人退後幾步，由天台一角取過了一支竹竿，急奔幾步之後，竹竿一撐，人已凌空飛起，就此一躍而過！

青年人轉眼已由對面天台過來。那後巷雖然不闊，大約只有三丈左右，但是這種「持竿跳」的玩意却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玩的，稍不小心，就會失手跌到後巷下面去。由這裏掉至地面，總也有五十呎過外，相信不致跌死亦會跌傷。

青年人約莫二十歲多一點。

他進來後首先注意呂偉良，目光中充滿了惡意；呂偉良看他也是阿飛青年一名，但看過他剛才的身手，心裏也有多少佩服，起碼他也是個有點兒胆色的人！

潘伯的眼睛視力可能有些模糊，剛才呂偉良進來時他也辨認不出是誰；現在也問道：「誰？是不是牛仔？」

青年人道：「是的，阿爺，有什麼事呀？」

他說這話時，一直盯住呂偉良。呂偉良逐漸明白了，這名叫牛仔的青年人，可能以為呂偉良對潘伯有什麼不利，所以如此敵視他！

潘伯說道：「牛仔，叫聲呂叔叔吧，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鐵枴俠盜了。」

牛仔的目光當堂變了，由敵視而變為敬仰，同時口裏也叫了一聲：「呂叔叔，你好？」

呂偉良招呼一聲之後問潘伯：「這位是令孫？」

「是的，這馬騮最淸楚本市黑社會最近的情況。」潘伯說，「你可以問問他關於各方面的情形。」

呂偉良於是問牛仔：「聽過旺相堂和義勇幫這些名堂麼？」

「旺相堂是東區的，成立不足十年，成員很年青。」牛仔說，「義勇幫較為早些，幫衆中，有四五十歲的，亦有十八二十二之間的，是西區一帶有勢力的黑社會，我跟他們也較熟，因為大家都是在西區嘛！」

呂偉良心裏想：牛仔當然也是黑人物，因為眼前的潘伯曾在當地黑社會中混跡數十年，任何幫派的黑人物都會給他三分薄面，就是太新的可能例外。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何況現在那些阿飛輩根本也不懂什麼洪門規矩，只不過是一些烏合之衆而已！

至於潘伯的幾個兒子，却是西區碼頭一帶很有名氣的苦力領班，當然也是黑色背景的。其中一個兒子潘雄，呂偉良也認識他，此人甚有義氣，是正宗洪門人馬，所以甚得碼頭上的苦力們擁戴。不過說起來呂偉良也有好幾年不見這班人了，可不知道潘雄是否還安然在碼頭做領導人！

不過，這個青年人牛仔一定是個黑社會中人，只是不知道他屬於那一個組織而已！

呂偉良試探地笑道：「看情形，小兄弟也是義勇幫幫衆之一吧？」

牛仔笑了笑：「不！西區由幾個集團控制，別以為只有義勇幫。不過，你如果想找義勇幫的人，我可以指點門路。」

「那就最好不過了。」呂偉良知道黑道中人不喜歡在閒談中提及自己的背景，尤其是面對呂偉良這種正派人物。

牛仔說道：「你要找義勇幫的人，不妨到大街街口一間正記咖啡室去，這個時候，他們有很多幫衆在那裏喝下午茶。」

呂偉良又問道：「你聽過余木這名字嗎？」

牛仔說：「不！我從來不與他們來往，我們習慣了河水不犯井水，所以，你千萬別提及我牛仔的名字。」

呂偉良笑了笑，與潘伯告辭。

回到汽車裏，林愛莉已經等得有些不耐煩！

「警察來干涉過幾次。」林愛莉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你也知道他們對抄牌最熱心。為什麼去得這麼久？」

呂偉良說：「潘伯說出了在何處可以找到義勇幫的人。我們現在到大街街口的正記咖啡室去！」

林愛莉把車子駛入橫街，好容易才找到了一個車位。

她把車子停好之後，鎖好車門，二人便沿住行人道準備轉入大街那邊；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在一家店子的玻璃

飾柜反映中，發覺他汽車附近出現了二名男子，鬼鬼祟祟的，正待有所行動！

呂偉良不作聲，與林愛莉併肩而行。剛拐了彎，呂偉良立刻拉住林愛莉，說道：「等一等！」

林愛莉感到愕然！

她來不及問呂偉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見呂偉良已伏在彎角處窺伺！

林愛莉也在轉彎處偷望過去，只見一名青年人已動手企圖將他們的車門拉開！

現在林愛莉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說：「可惡的傢伙！」

話猶未完，她已拔飛足奔過去！

呂偉良拄杖在後追來！

二名青年之中，一人負責瞭望，以防有警員出現；現在他看見呂林二人飛奔而來，心知不妙，忙叫出了一聲：「快散水！有人來了！」

二名偷車賊立即分頭逃走，但呂林二人走得比他們更快！

經過一番追逐，其中一名青年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突然反身拔刀相向！林愛莉被他嚇得急忙倒退了幾步！那傢伙可能是走到雙足發軟，也可能以為林愛莉是個弱者，於是乘機發狠勁！

豈料林愛莉絕非一個普通女子，她接受過技擊訓練，當年「迷你女賊」曾鬧翻了半個都市，聲威遠達加拿大，試問又怎會把這輩無名小卒放在眼內？只見她身形一閃，避過了刀鋒，順勢一抓，閃電般已將對方的手腕扣住！

青年人持刀之手被握，拚命掙扎，怎知道越用力便越吃虧，因為林愛莉所用的是借力反擊的招數，登時把那青年人摔倒一旁！

但是，刀還未脫手，於是那青年人不待林愛莉趕來，已及時爬起，接連用刀向林愛莉進攻！

那一邊呂偉良雖然一條腿是義腿，但是有鐵枴杖的幫助，令到他走得疾如閃電，那名被他苦苦追趕的偷車青年，很快就被他越過！

那青年不知厲害，看見呂偉良伸杖攔住他的去路，他竟伸出雙手抓住鐵枴杖，就想先把呂偉良弄跌，然後才對付這跛足的人！

豈料這正中了呂偉良下懷，只見他手臂一震，那青年人登時手腕痲痺，正想撤回雙手，頓然感到渾身一頓，就被鐵枴杖撩倒地上！

他急急就想爬起，却給呂偉良爭先一步，鐵杖壓住了咽喉，他越發掙扎，喉嚨便越加痛楚，他只好氣喘喘地躺着不動，因為如果他再掙扎的話，喉嚨可能會給呂偉良的鐵枴杖戳穿！

林愛莉身手雖然厲害，但是，到底她的對手有刀，她只能左閃右避，然後伺機反攻！可惜對方亦非弱者，這傢伙刀法靈活，直把林愛莉迫得步步倒退！

呂偉良眼看林愛莉處境堪危，趁着他們在身旁附近不遠處經過的時候，揮出一杖，不偏不倚，剛好擊中了那青年人持刀的手腕！

「錚」的一聲，刀墮地上，與水泥地面碰得冒出了火花來！

林愛莉是存心在退避中經過呂偉良身旁的，像她這種性格的女子，決不會輕易向呂偉良尖聲求助，何況呂偉良還要對付另一名歹徒呢！

果然呂偉良和她表現得非常有默契，及時揮出一杖，非常又準又勁，令到經驗淺薄的青年歹徒猝不及防，林愛莉也就乘機反擊！

她首先踢倒那失刀的青年，然後縱前一把將他抓起！經過一番糾纏，那青年歹徒終於被她反手扣住！

呂偉良也把另一名青年歹徒揪起，約略搜身，發覺他身上並未再藏有武器！

呂偉良游目四顧，附近並未發現有警察，他只好將這兩個偷車賊推過一旁問道：「你們是那一個堂口的？」

「我不明白你意思！」其中一人說。

呂偉良冷冷地說：「這是義勇幫的地盤，難道你不知道麼？」

「你怎麼知道的？」另一名偷車賊反問。

呂偉良說：「你猜猜吧？要不是你們瞎了雙眼，便是初出茅廬！」

兩個偷車賊在驚奇中舒了一口氣，其中一個忍不住說：「難道是自己人嗎？」

呂偉良心裏有數，打個眼色給林愛莉！於是他們十分有默契地，把二名偷車賊放開！

二名偷車賊自頂至踵，打量了他們一遍，其中一個試探地問：「是那方面的朋友？」

呂偉良笑了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多問？」

這是當地黑社會的暗語，表示彼此同是黑道中人的意思。

呂偉良當然不是黑人物，但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時日，對這一切總有認識。

呂偉良一邊掏出腰包，一邊說道：「想兩位一定手頭甚緊，否則不會行此險着！這裏有些少錢，拿去喝杯咖啡！」

呂偉良出手濶綽，令到二名偷車賊猶疑地不敢伸手接過那些鈔票！

「拿去吧！這絕對不會是僞鈔。」呂偉良把鈔票塞到其中一人的手心去！

二名偷車賊互相交換着眼色，表示有些莫名其妙。

呂偉良知道他們的心意，又說道：「有點事想二位帮個忙！」

「什麼事？」其中一人問。

既然有事求帮忙，那麼，給他們鈔票便屬於出師有名了。於是二名偷車賊心裏釋然地，把鈔票納入口袋裏去。

呂偉良道：「我想找一個叫余木的人，你們當然認識他吧？」

「余木？」其中一名青年偷車賊呆了一呆，回頭問他同伴：「你認識他嗎？」

另一名偷車賊垂首聳肩：「未曾聽過這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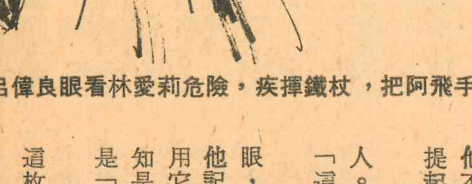
林愛莉說：「我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如果你們知道，就請帶我們去一次！」

二名偷車賊異口同聲說：「我們眞的不認識余木這個人。」

呂偉良說：「算了，你們認不認識也不要緊，我們遲早找到他的！再見！」

呂偉良的大方令到二名偷車賊有些不





呂偉良眼看林愛莉危險，疾揮鐵杖，把阿飛手中刀擊飛。

好意思！取去鈔票的一個竟然把錢還給呂偉良！

但是呂偉良笑道：「你們雖則不能帮我，但是我還是要請你們喝咖啡的。再見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於是併肩走了！

偷車賊一肥一瘦，胖子抓抓頭皮道：「你猜他們是什麼來頭？」

「還用問麼？警探！」

「警探？不！如果是警探，為什麼不把我們抓到警局去？」

「別說這許多了，不管他們是什麼人，我們也得先去通知余木。」

「是的，看情形他們即使不是警探，亦有可能是私家偵探。如果余木給他們找到了，一定有麻煩！」

於是二人商商量量的，就朝住街口的另一邊走去！這方向與呂林二人所走的剛好相反！

他們把呂偉良給予的鈔票分了贓，然後登上一幢舊樓的天台！

他們進入大哥成的天台木屋，發覺余木正在睡覺！

胖子推醒他：「快起來吧！警察要找你！」

余木本來懶洋洋的，但是一聽到「警察」兩個字，登時由堆砌的木箱「床」上跳了起來！

胖子格格地笑起來，說道：「別驚成這個樣子吧，他們已經走了。」

余木瞪他一眼：「他媽的，為什麼要拿這些來開玩笑？」

那瘦削的說：「的確有一男一女要找你，我們不知他們是否警探。」

「一男一女？」余木又是一呆！

「是的，一男一女。」胖子說，「可能是你家中派人來找你回去！」

「不！我家中從不關心我的，怎會？」余木沉思一會，又說：「可能絕對不是警探！」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突然出現在木屋門外！

這一來，又把屋內三個人嚇了一跳！

胖子和瘦鬼都見過他們，因此對余木說：「就是他們了！」

余木怔了一怔：「我不認識他們！」

「我也不認識你。」呂偉良一邊說一邊走了入來，「但是，有個人相信你一定認識，他就是章炎！」

「章炎？」余木渾身打了一個冷顫，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呂偉良突然提起他，决不會是無緣無故的。

「是的，一個年紀與你差不多的少年人。」呂偉良又從口袋中摸出那枚銅幣。

「這就是他給你的！」

余木接過呂偉良手中的銅幣，瞥了一眼，立刻認出這的確是他好朋友的物件。他記得章炎常常把玩着這枚銅幣，有時還用它來問卜；例如章炎有時做一件事，不知是否應該做，就用這枚銅幣拋高，看看是「字」還是「人像」才定取捨！

余木越來越感到不妙，怔怔問道：「這枚銅幣，他為什麼要給我？」

呂偉良說：「你應該想像得到的，這是他留下給你的紀念物品。」

「你說什麼？」余木心感不妙！

「他死了！」呂偉良終於說了，說得更清楚！

余木呆了好一陣，喃喃自語地說：「為什麼？為什麼他會死？」

「可以說，是你間接殺害了他！」林愛莉忍不住插咀道：「他被人欺負，為什麼你不教他報警？」

余木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的二名同伴——胖子與瘦鬼也不知所措。

呂偉良說：「有句話我本來不該說的，就是他的一句遺言！」

「他有什麼遺言？」余木急不及待地問。

呂偉良道：「他要你為他報仇！」

余木咬牙切齒地，握拳在木箱上重重一擊！含淚說道：「當然，我一定要為他報仇！」

「這是無聊的！」呂偉良說，「我早已說過了，這話不該轉達，但是我這個人習慣了講信義，不能不照樣說了出來！其實，報仇是沒有意義的事，只有造成更大的傷亡。有件事不妨告訴你，一名兇手已經落網！」

「我知道他是誰，一定是旺相堂的人。」余木說，「我不會放過他們的！」

就在這時候，林愛莉發現了一些東西，她悄悄扯了呂偉良一下！

呂偉良不知道她這是什麼意思。

余木很傷心，他在流淚！

胖子和瘦鬼從旁勸他，他儘管抱頭痛

哭！

林愛莉趁住對方三個人的視綫不注意他們時，指指屋角那邊！

呂偉良循勢望過去，那是一柄古劍。他還是不大明白，令到林愛莉有些焦急！

她用手指指那邊，呂偉良其實早已看清楚那是一柄古劍，只是他沒有看清楚江强手中的清單——胡老頭交給江强的失物清單。

林愛莉的性格一向衝動，有許多事情她按捺不住的，因此她忍不住低聲對呂偉良說：「這傢伙可能是江强要找的人！」

呂偉良終於醒覺了，他走過去問余木：「你也玩古董嗎？」

余木有點摸不着頭腦，他反問道：「什麼古董？」

呂偉良指指那把古劍：「這古董肯割讓嗎？」

余木呆了一呆：「這……」

呂偉良這時過去把古劍握在手中，回頭又問：「你從那兒買來的？」

余木吶吶地說：「我拾回來的，不是買的。」

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已經看得出他在說謊，這可以從他的眼神，神態和說話時的語氣等等看得出。不過，呂偉良仍然沒有識穿他，只是問道：「如果我買下它，大約要多少錢？」

余木正要開口，但給胖子和瘦鬼二人扯一把，意思大概是叫他乘機開天索價！

但是余木還是說道：「算了，如果你喜歡，就給我一百元好了……」

胖子焦急地說：「余木，你有沒有搞錯？這是古董啊，一百元怎麼可出手？」

林愛莉想說這是賊贓，却給呂偉良止住了。

余木道：「算了，這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當是半賣半送吧！」

但是瘦子又說：「人家不在乎錢的，你把古董當舊鐵賣，只有給人家笑你。」

余木仍然不以爲然地說：「我勸你別給人家取笑才是眞的，怎麼可以見了鈔票就變眼放光？」

呂偉良笑了笑，取了一百元鈔票給余木，然後取走了那把古劍。

離開那幢天台木屋，林愛莉不禁問道：「爲什麼不抓住余木？」

「你担心他逃得脫嗎？」呂偉良說，「現在先找江强，因爲這是他的生意，然後再去找那位失主！」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看來你年紀越大，越够忍耐，一百元大概是爲了避免另一場打鬥的代價，因爲如果我們動手抓走余木，那二名偷車賊一定會召來更加多的黑社會打手對付我們。」

「我不喜歡生事是眞的，如果說我怕了他們，未免太過了！你認識我已經不少時日，幾時見我避忌過惡人？不過，我看余木這種年輕人，走上歧途一定有原因，加上剛才他的傷心情景，我們又何妨將繩子放長一些！」

二人回到汽車裏，呂偉良致電江强，然後把車子開往古市道。

委託江强找尋失物的胡老頭，就是住在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的。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帶了那把古劍去找胡老頭，然後約好江强在那裏相會。

呂林二人車抵古市道附近，等了將近二十分鐘仍未見江强到達，他們再打電話找他，但江强的秘書說，他接到電話通知之後，已經出去了。

呂偉良以爲江强可能早到一步，也許先去找胡老頭。於是和林愛莉二人登上七十二號二樓。希望先找到胡老頭認一認這把劍是否失物之一再說，即使江强未到，相信胡老頭也認得他們的。

豈料二人剛踏上了那樓梯間，便聽到一陣劇烈的吵鬧聲，那聲音似乎來自七十二號二樓這邊，其中一人還好像就是胡老頭。

呂林二人走到二樓門外，果然是胡老頭跟一個人正在吵架！

「別吵了！反正那些東西大部份是我的，你只佔極少數。」這是胡老頭的聲音，「我不埋怨，你還在埋怨什麼呢！」

「我不埋怨你，難道埋怨我自己麼？如果你聽我說，早些遷出這裏，今次的事就不會發生。」這是一個年青人的聲音，說話時顯得很暴躁！從他的語氣推測，他極有可能是胡老頭的侄兒。

胡老頭曾對江强交代過，他的侄兒胡納是他唯一的親人。但是，如果屋內正在鬧得面紅耳赤的人是他們兩叔侄的話，這侄兒也未免太過不尊重胡老頭了！

那青年人又說：「你瞧！這屋子又舊又簡陋，防盜設備完全沒有，怎不叫盜賊們看得心裏興奮？其實這次的事，我早就預料到了。」

「算了算了，我已經請了私家偵探，也許快有頭緒了。」胡老頭顯然不想吵下去！

但是，那青年人咀裏不歇地埋怨！

林愛莉低聲對呂偉良道：「也許我們早些入去，可以令他停止謾罵他叔父！」

呂偉良却說：「不！我們在這裏多站一會兒，也許知得更多！」

胡老頭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他也許以爲自己畢竟也是長輩，怎挨得住對方嚕嚕囌囌的罵個不停？他高聲反斥道：「你整天不見人面，偏偏還要埋怨我，我可不能一天到晚呆在這裏啊！假如你多點時間留下來，盜賊們也許會不會光顧我們呢！」

豈料那青年人一點也不相讓，他說：「你實在老得糊塗，爲什麼不想想？你又不是拿不出租金來，只不過因爲你這老鬼怪得出奇，喜歡舊的東西而已。如東遷到新樓去，起碼門較穩固，窗門也有鐵花，怎會輕易給人闖了入來？」

胡老頭生氣地說：「許多新樓一樣有良好的防盜設備，爲什麼他們常常被盜賊光顧？我早叫你自己搬開，爲什麼你老是賴在這裏？現在出了事，却在怨天怨地的的，嘿！」

「哼，他媽的！難道我沒有權住在這裏嗎？……」

屋內二人越吵越大聲，那青年人看來很粗野，最後竟動起手來！

呂偉良担心鬧出命案，急忙拍門！

屋內有過片刻的沉寂，然後有人來開門！

「你們找誰？」一個青年人惡意地瞪住呂偉良和林愛莉！

呂偉良說道：「我們是來找胡老先生的！」

胡老頭這時已由那邊跑出來，他很快就認出是呂林二人，於是跟他們招呼！

那青年自頂至脚的打量了二人一遍，立即發現他們手中的古劍。

那青年人立即回頭問胡老頭：「他們是什麼人？」

「私家偵探社的。」胡老頭說。

梯間傳來一陣脚步聲，江强也來了！

各人進入樓內。青年人正是胡老頭的侄兒胡納，他剛才雖然顯得極端暴躁，但看見有陌生人在着，也勉强擠出了一點笑容來。

呂偉良把古劍遞到胡老頭手上，問道：「請看清楚，這是否閣下失物之一？」

胡老頭剛接過手就給胡納一手搶去！

胡納只瞥了一眼就說：「這正是我們失掉的古劍，你從何處找到的？」

呂偉良還未答話，胡老頭就忍不住說：「對客人有禮貌一些好嗎？」

江强剛才未到達這裏，固然不知道他們兩叔侄吵架的事，但是看見這青年人的態度，也有些看不過眼。他問胡老頭：「這可是令侄？」

「是的，他就是舍侄胡納。」胡老頭又爲他們互作介紹！

胡納又問呂偉良道：「還有其他失物呢？」

「我們還未找到。」呂偉良說，「這把古劍只是偶然發現的！」

胡老頭說：「這是我們失去的，大概沒有疑問了。不過，其他的失物……。」

呂偉良笑道：「偵查正在開始，我們會盡力而爲的，你放心吧！」

胡納却說：「可以帶我去嗎？偷去了這古劍的人，當然也就是偷去其他東西的人，他們到底是誰？」

呂偉良覺得像胡納這種人，只有弄巧反拙，他當然不會把實情說給胡納聽。

江强還沒有機會跟呂林二人談話，因此他還不知道發現古劍的過程。只是覺得呂偉良的神態似乎很有把握，心裏非常佩服。其實呂偉良和林愛莉只是因利乘便才有此發現，並非存心偵查此事的。

呂偉良對江强說：「我們來此的目的，只是求證實這東西是否失物的一部份，現在目的已達，我們也該走了。」

江强對胡老頭道：「請你依正手續，到敝社來簽字領回這柄古劍。」

胡納不待胡老頭回話就說：「爲什麼要簽字？這本來就是我們的東西。」

江强道：「這只不過是例行手續，因爲你們委託敝社，我們照例已經存了案，以免日後發生問題時，警方會追究的。」

胡老頭說：「這也沒有什麼不便，回頭我會到貴社去的。」

呂林二人和江强走了。

落到街上，林愛莉担心地說：「他們會不會再吵起來？」

「當然有可能的。」呂偉良說，「不過，我們剛才已令到他們之間的緊張和緩下來了，希望不會再吵鬧那就好了！」

江强則急不及待地問：「這把古劍，你從什麼地方得回來的？」

呂偉良說出此事的經過之後，又說道：「他們可能是一個由黑社會控制的盜竊集團。」

江强沉吟道：「照你看，他們會不會將全部賍物都售出？」

「這是勢所必然的事！」呂偉良說，「一個有組織的盜竊集團，每次得手之後，賍物必然整批脫手的，這把古劍可能是余木喜歡它，所以例外地留下。」

「不！如果他喜歡它，又何必買給你？」林愛莉說，「照我推測，賍物可能分批出售。因爲收購賊賍的人有許多種，有些事前接洽妥當，有些則擇肥而噬，見一件買一件，有利可圖的才收購。」

「但我的想法却有點不同，余木是個初出道的，有時一個人的思想很奇怪，例如他當初喜歡古劍，所以留下不出售。但是，當他知道了好朋友去世時，在悲哀中可能感激我爲他報訊，於是一時之間又決定不保留這東西。」呂偉良說，「我認爲這不但絕對可能，而且還有些賍物可能留在他居住的地方。」

「無論如何，現在去找他，該是時候了！」林愛莉說道。

呂偉良也覺得這時候應該先去找余木，但是他提醒江强，對方是黑社會，小心會陷入黑人物的包圍中。

江强笑了笑：「其實幹私家偵探這一行，隨時也有危險！怎可以畏首畏尾？」

江强說完，登上他自己的汽車裏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則駕着他們的車子，帶路到那條橫巷去！

抵達那處天台木屋，呂偉良等人雖然小心翼翼，但是天台上面這時連鬼影也不見一個。他們却不會因此罷手，由林愛莉在外面把風，呂偉良和江强入內搜索！

不够三分鐘光景，他們便由屋內出來。林愛莉看見二人兩手空空，便知道他們一無所獲！

呂偉良說：「余木可能到兇案現場去看他好朋友，我們早應該想到這一點！」

江强提議立即到廉租屋新邨，但林愛莉另有她的主意和做法。結果他們分道揚鑣，江强開車儎着呂偉良到章炎被殺現場去，林愛莉則獨自行動。

本來呂偉良也放心不下，但林愛莉表示她只是去找一個朋友，不會有事的，反而有呂偉良在她身旁時，可能發生不便，所以呂偉良只好讓她自己去！

當呂偉良和江强到達發生兇案現場時，警方的調查工作已告完畢，人們早已紛紛散去！

現場一帶，連警察也不見一個。一輛洗街車正將地上的血漬冲洗乾淨，孩童們在另一角玩耍，青少年在球場那邊打球，鴿籠式的大厦內還是傳來「劈劈拍拍」的麻將牌聲響！

沒有人相信不久之前這裏曾發生過一宗命案。事實上是市民們對一切已經習慣了，感覺上有一種麻木的反應。每天幾乎都有刼案和集體打鬥事件發生，市民們自然見怪不怪！

呂偉良以爲章炎的家中可能例外，相信章家的親友一定集中在那裏商討章炎的身後事，但是，當呂偉良帶住江强到達那兒的時候，章家却鎖上大門，一片沉寂！

隣居說，章炎的父母跟警方人員去了

警局！

呂偉良無可奈何，想去找余木的養父母，但是那兒沒有人！

二人最後只好跑到警局去！

×　×

林愛莉獨自駕車到近郊，步行進入虎鎭！

虎鎭的街道淺窄，根本不可能讓汽車駛入，甚至脚踏車亦甚少見！

這是罪惡中心，吸毒的人必然熟悉，海洛英可以在這裏任何一處地方買到，就像買一個橙或者一個梨那麼容易！

此外賭檔，小電影，眞人表演，香肉檔和鴉片烟館，無不齊備！

據說，警方曾一再到此掃蕩，他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外國記者風聞這「名勝」，曾偷偷拍了一部記錄片，後來在電視播映，結果令到警方尷尬不已。但是當地警方的「威名」亦因此而遠播！

最近一次國際性的警察會議席上，竟有人推薦當地警方爲「掃毒顧問」，據說是各地警察均希望從他們那裏學到一些「先進經驗」云。這可能就是外國人的優點，但竟然有人沾沾自喜！

林愛莉進入虎鎭之後，直闖進一個吸毒架步，立即被一名打手攔住去路：「你找誰？」

「金牙九，他在嗎？」林愛莉十分冷靜！

那打手打量了她一遍，又問：「你是什麼人？」

「他的侄女兒。」

「等一等！」

這時候，裏面有人出來。此人滿口金牙，咬着一支香烟，半彎着腰，乾咳了幾聲。

那打手高聲招呼着他：「九叔，有人找你！」

金牙九抬起頭來，看見是林愛莉，不禁呆了一呆：「怎麼是你？」

林愛莉嫣然一笑：「我還以爲你不認得我了。」

「怎麼會不認得？聞名中外的迷你女賊小姐！」金牙九經過片刻的驚奇之後，態度輕鬆下來！

林愛莉笑道：「還好這是三不管地帶，否則你這稱呼好容易把警察引來捉我去坐牢。」

「警察莫道不敢來這裏，即使有胆來，也不敢動手捉你！誰不知道你身手一流，技藝高超！」金牙九又說：「聽說你去了加拿大，什麼時候回來的？」

「回來好一陣了！」林愛莉拍拍他的肩膊，「九叔，找個地方談幾句好嗎？」

在場的打手們看見這情形，雖然明知林愛莉剛才說謊——她並非金牙九的侄女兒，但是金牙九跟她如此親切，他們自然不會採取行動。

林愛莉一邊與金牙九併肩走出那毒窟，一邊說道：「九叔，近來的行情怎麼樣？我去了加拿大之後，回來一切都變得陌生了。」

「十年如一日，還不是一樣麼？」金牙九道，「怎麼？你又想重操故業麼？」

「桐油埕到底還是儎桐油的！」林愛莉聳聳肩苦笑道。

「有什麼大買賣？」

「先看市道如何！」

金牙九噴了一口烟，說道：「金銀珠寶還是最易脫手的貨色！」

「古董呢？」

「太過容易被人壓價，對你我不敢說謊話。我勸你別打古董的主意了！」

林愛莉道：「但是，外國正在流行東方熱，我有個世伯從加拿大到此旅行，希望收購到一些眞正的古董到那邊去！他的店子本來賣粮食雜貨的，但相信古董在這個時候會令他賺大錢！」

金牙九恍然說道：「原來你要買貨，不是探行情賣貨！」

「其實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林愛莉道，「如果你手上沒有貨，我自己去動手偷。不過，如果要我動手，必須你從中指點一下。因爲我離開本市太久，回來之後一切都陌生了。」

「冒險家的東西，還是這都市的專有名詞！」金牙九道，「如果你一定要說有所改變的話，就是這裏現在增加了一些新勢力！」

「什麼新勢力！」

「他們有如初生之犢，天不怕地不怕！過去黑道中人講義氣，分地盤，但現在一班青年阿飛既不講什麼道義，也不分地盤。過去只刦財不刦色，更不輕易奪槍殺警，但現在新的一代却什麼事都敢做出來！這就是現在的形勢了。」

林愛莉說：「看來，你也幫不了我的忙！」

「那又未必！」金牙九問：「你那位世伯要些什麼貨色？」

「古董——中外古董均可。」林愛莉說，「不過我要提醒你，他是個識貨之人，你如果從中介紹，必須打醒精神！」

金牙九沉思片刻，說道：「留下一個電話號碼給我好嗎？回頭我們在電話裏連絡！」

「要多少時間？」

「不出二十四小時。」

林愛莉於是寫下一個電話號碼，金牙九接過之後說：「他用什麼方法帶返加拿大？」

「可能用郵寄方法。」林愛莉了解到他的心理，他顯然担心出問題。

金牙九道：「我知道有一批名貴貨色，不知道脫手了沒有。今晚九點鐘等我電話好嗎？」

「好極了！一切拜託！」林愛莉高興地揮揮手，「一言爲定！九點正！」

金牙九目送林愛莉離開了虎鎭！有個人走過來問他：「那女子是誰？」

「迷你女賊！」金牙九說，「你替我跟踪她！」

那男子答應一聲，悄悄跟踪林愛莉到了鎭外！

×　×

余木冒險到殮房去看他的好朋友章炎，這是最後一面，他的心情無比悲憤！

他認是死者的親友，似乎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只瞥了章炎的遺體一眼，淚水就冒了出來！

他在心裏默默說：「我一定要爲你報仇！」

就是爲了要替章炎報仇，他才不敢久留，否則給警探抓去，卽使只是問話也有危險的！

余木離開殮房，突然有人走過來，閃到他的身旁說：「余木，我總算找到了你了！」

余木暗吃一驚！差點兒就要拔足飛奔。後來他回頭一看，才認出那是高大水，義勇幫裏的同黨。

高大水又低聲說道：「快跟我走吧！大哥成正在找你呢！」

余木呆了一呆，問道：「大哥成找我幹什麼？」

「我怎麼知道？」高大水道：「他派人四下裏找你，想不到你果然來了這裏。走吧！我的電單車停放在那邊路旁！」

余木跟高大水過去，坐在電單車的尾部，然後風馳電掣地離去！

余木不知道大哥成爲什麼要找他，只是他的內心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故友！如果這時電單車由他駕駛的話，不失事撞毀才奇怪！

高大水把他儎到一處地方來，這是一個廢鐵場，也是義勇幫幫衆聚集的地方。

余木走了進去，發覺許多幫衆已經齊集在這裏，看來有事發生！

大哥成只是一個大頭目，他是幫裏的高級打手。至於最高級的幫主，余木只在入會時見過他一次，那次跟余木一齊宣誓入會的人，還有其他數名年青阿飛。

余木進來之後，許多幫衆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這令到他有點忐忑不安。

進到屋內，大哥成和其餘一些人已經在裏面。余木進來之後，大家的視綫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來。但余木的注意力則集中在大哥成的面上表情！

大哥成有點憤怒地瞪住余木：「你跑到那裏去了？」

余木吶吶地不知所答！

大哥成一手揪住他的衣襟，狠狠地說：「他媽的！我早已警告過你了，任何事情必須事前通知我，想不到現在眞的鬧出事來！」

有人從旁勸住大哥成：「別生氣，還是把大家叫進來商量商量吧！」

余木想不到大哥成對他如此兇狠，這時實在難免有些心驚胆震！

這時有個電話打到廢鐵場來找大哥成，一名幫衆趁住大哥成去聽電話時，對余木說道：「我們可能因爲你的朋友而跟旺相堂的人交惡，高大水呢？」

話猶未完，高大水由外面入來了！顯然的，他還未十分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這裏集合了這許多人，一定有事發生！

大哥成聽完那個電話，面色更加難看！但是，他好像感覺到此事已成定局，便再不責難余木了。只對在場的幫衆說道：「我們跟旺相堂的人談判決裂了，現在大家準備好吧！」

在場的人大約有二十多名，個個都年青力壯，他們聽了大哥成的話之後，紛紛從鐵堆中搜出武器來，包括利刀鐵尺和三角銼等！

廢鐵場的空地上，除停了幾部電單車之外，還有一輛貨車，各人在大哥成的指揮下，紛紛登車。余木也只好跟隨大隊出發！

幾部電單車做開路先鋒，大貨車跟在後面，直駛向郊區！

余木在大貨車內，大哥成坐在車頭。余木雖然不再受到責罵，但內心却無限驚慌，他不知道快要發生一些什麼事！

看情形這是兩幫黑社會决鬥，但余木從來未見過這麼多人在一起斷殺！大哥成既然埋怨他，相信這事必是與他有關連。

坐在他身旁的一名年青幫衆對他說：「警方抓走了旺相堂一名打手，乘機挑起我們之間的仇恨。這件事由你而起，其實我們與旺相堂的人早已有了仇怨，今次不解決，遲早亦會打一塲！」

余木呆呆地，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車隊到了郊區路口，會合了另一輛卡車，車內也坐了二三十個年青打手，他們都是義勇幫之衆，大家在電話中連絡好，約好在這裏會合的！

余木不知道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決鬥，總之內心又驚慌又後悔！

他恨不得立刻退出他們這幫人，雖然他明知道這是犯了幫規的，但是，想起等會兒看見一百幾十個人的大斷殺場面，必然很殘酷！

他曾到殮房看過章炎的遺體，他的朋友死得很慘，當時他甚至在心裏發誓要爲章炎報仇，但是，到底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想到大混戰時的殘忍鏡頭，他就有點毛骨悚然！

余木還年青，加入義勇幫之後，只幹過一些盜竊勾當，還未有資格做打手！

公路上有許多車子來往，時間已是將近黃昏了！

余木眞想逃走，他沒有勇氣目睹殘殺，流血的可怕場面！但是，衆目睽睽之下，如何可以逃得了？

車隊終於開進了紅葉谷，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們總覺得樹林之間人影幢幢！

深入谷中，果然有些汽車已停在那裏，對方的人已經先他們一步抵達了！

大哥成担心陷入對方的包圍圈套，紛紛跳下車來，佈好陣勢！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四下裏有强烈的燈光射出！這時候樹林中實際上的環境已有些昏暗。

有人高聲呼喝：「我們是警察！你們已被包圍，每個人必須把雙手按在頭上！放下武器投降！」

「這是詭計！」大哥成詛咒說！同時又向幫衆提出警告！「大家不要上當！」

「我們被包圍了！怎辦？」有人担心地問。

「衝出去吧！」大哥成說，「他們不是警察！」

於是有人手持利刀鐵尺，紛紛跳下車去！「砰砰砰！」响起一陣槍聲，在山谷中紛紛引起回聲，聽起來令人有點震耳欲聾的感覺！甚至樹葉沙沙作响！

沒有人敢再動了！

有人說：「他們的確是警方的人，否則怎麼會有槍？」

有人用擴音器再提警告，大哥成和一名高級打手惟有下令各人把武器扔下。

穿着制服的警員紛紛由四下裏走出，

探射燈把好一些人照射得雙眼無法睜開！

陣陣警車聲傳來，大隊警方人員湧入谷中，他們當然不會是假的，而是眞的警察！

原來旺相堂的人早已被捕，義勇幫的打手們不會寂寞的！

兩幫黑社會人馬將近一百人，一個也沒有漏網！警方又立下了大功，其實眞正有功的，應該是警方的綫人們！他們由兩幫開始談判就已經通知警方，否則這次行動不會如此迅速！如此成功！

奇簫怪譜　無音絕響

未到九時正，林愛莉便接到金牙九的電話通知。他們約會了在一處街口會合！

呂偉良師徒二人之外，還有江强，這時正坐在她的身旁！

林愛莉放下聽筒，說道：「金牙九有消息，就是不知是否那一批賊贓而已！」

阿生說：「黃昏時候有二幫準備械鬥的黑人物落網，我担心事情不會像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如果金牙九裝下陷阱，我決不饒他！」林愛莉說，「這是唯一找到那批賊贓的辦法！」

江强知道余木也落入警方手中之後，就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但是，余木盜得的古董等物，實際並非他個人獨享，全部交給他們的組織！這件事要從那班黑人物口中問出一個結果來，是相當困難的事。

由於胡老頭沒有報警，江强的調查份外困難，所以現在他也唯有寄望於林愛莉的行動上！林愛莉胆色過人，獨自駕車去會金牙九！

車子開達約好的街口，只見那兒一片沉靜。林愛莉停好車之後，四下裏張望，但附近看不見有人影出現！

忽然路口那邊有燈光射來，轉眼間一輛汽車匆匆開至！

林愛莉還看不清楚來者是誰，車子已在她身旁停了下來！

金牙九探首窗外，高聲招呼着林愛莉：「林小姐，請過來吧！」

林愛莉在此情形底下，只好下了車走過去！金牙九坐在車後，車子是由另一人駕駛的。車門推開，金牙九對林愛莉說：「請上車！」

林愛莉道：「我自己有車。」

但是金牙九道：「不！你必須乘坐我的車子，陌生汽車不能到達那處地方！」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坐了上去。

林愛莉坐到金牙九身旁之後，汽車隨即開走！

金牙九不作聲，林愛莉內心已經開始感到有些不妙。但現在已是勢成騎虎，再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她就只好靜觀其變！

汽車轉入大街，金牙九才由口袋中取出一副眼鏡交給林愛莉，說：「請你戴上它！」

林愛莉接過戴上，原來是一副看不透的眼鏡，鏡片是用不透明的黑玻璃製成。

林愛莉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不能認路，否則我要負上絕大的責任。」金牙九十分審愼地說！

「你以爲我是警方的綫人嗎？」

「我了解你，但我的朋友不了解你。反正，只是十分八分鐘的事，希望你不介意！」

車子經過不足十分鐘的行程，果然停了下來！

四周一片沉寂！金牙九開了車門，把林愛莉扶住下了車。

林愛莉只聽到耳畔傳來虫聲唧唧，心裏不禁有點懷疑這是郊區地方！

但是，憑她的認識，行車不足十分鐘，照道理不可能去到郊外的。而且車在進行中的時候，她就覺得車子行得並不快！

林愛莉終於獲准把「眼罩」除下，强烈的燈光令到她的眼睛一時睜不開！

金牙九笑道：「林愛莉，你今次可以說得是聰明一世，笨極一時！」

林愛莉心裏一凛！

這時她的視覺開始逐漸習慣了室內的光綫，她視察得出金牙九的神情很憤怒！但是，她還是力持鎭定地問：「你到底又在要什麼把戲？」

金牙九冷冷地說：「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的，何必再裝模作樣？」

「什麼裝模作樣？」

「你曾被我的手下跟蹤，我們發覺你原來是替國際特警工作！」

林愛莉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曾看見她與呂偉良師徒二人同進晚餐；大概他們已查出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

林愛莉態度冷靜地說：「這件事你們完全誤會，我的朋友雖然是國際特警，但他不會干涉這件事。我的目的只爲一位世伯收購名貴古董，我從未對他提及我們之間的約會……」

豈料話猶未完，金牙九已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然後又說：「不要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吧！這件事其實很簡單，你沒有什麼世伯來自加拿大，你的目的無非爲了查出我是否收購了一批賊贓而已！」

「就當作你猜對了，我還是付出代價收購的，何況，我赤手空拳而來，起碼對你就沒有任何惡意！」林愛莉說。

金牙九道：「然則，你要知道一些什麼？」

「我要證實，你是否收購了一批贓物，其中包括一對十八世紀的法國銀燭台在內。」

「如果我說有，你又怎麼樣？」

「有人肯出高價收購。」

「誰？誰肯出高價？」

「失主！」

「價錢如何？」

林愛莉道：「先看看是否全部失物再說。」

「在那批失物之中，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起碼包括了法國銀燭台在內，清單不在我手上，你到底是否收購了這批賊贓物？」

金牙九不高興地說：「其實你老早就知道我是收購賊贓的，何必轉彎抹角？我看你一定另有目的。是不是想抓我交給警方？」

「自從認識你到現在，你一直是幹這勾當，爲什麼我現在才抓你去交給警方？」林愛莉笑道：「我早說過了，這是一宗公平買賣！」

「好一個公平買賣！」金牙九冷冷地一笑，向他的打手們遞了一個眼色。

林愛莉看見二名彪形大漢向她包圍過來！她正待反抗，金牙九突從腰間拔出一支古老手槍——這是一枝單响的長管手槍，叫人看來有些滑稽，因爲現在這些東西只可作爲古董去欣賞！

但是，林愛莉與金牙九之間的距離只是三英尺左右，她不敢否定這支老古董手槍的威力，除非她有辦法令對方失準！

林愛莉心有不甘，却又無可奈何，照計在這種距離很難令對方失準的。

就在這刹那間，林愛莉無意中發現窗外有人影在閃動！那是什麼人？

驚呆之間，二名大漢已動手將她押走！金牙九在旁用古董手槍監視一切。

林愛莉不知道窗外出現的人影是誰，如果他是呂偉良的話，爲什麼還不動手？

林愛莉現在看得較爲清楚了，這是一幢花園洋房，看屋內陳設相當華麗。二名大漢可能是打算把她押進走廊上面的一些房間去！

突然間，窗外有人喝了一聲：「舉高雙手！不要動！快把手槍放下！」

林愛莉和二名大漢都呆住了！他們由客廳轉進走廊中站了下來。

那是阿生的聲音，林愛莉絕不會陌生的。

呂偉良和江强由正門入來，繳去了金牙九的古董手槍，林愛莉反身一拳，把她身旁的一名大漢擊倒，以洩心頭之恨！

其實這時大局已定，他們似乎已控制了一切！

料豈阿生突然在窗外傳來「喲」的一聲，隨即倒下！

黑暗中有人閃到阿生身後，用硬物把他迷昏了！其他人等紛紛湧出，他們手上都有武器，但不是手槍。唯一的一支現代化手槍就是阿生的一支，可惜已隨着阿生倒下，跌在黑暗的草叢中。

呂偉良和江强剛轉身，數名手持利刀的大漢正在門口撲入！

林愛莉趁勢揮拳擊倒她身旁的另一名大漢！躍出客廳去，閃電奪得一個座地烟灰盅——那是一座長達尺許的不銹鋼製品！堪作武器。

江强眼看一名持刀大漢已撲到身旁，一時之間手上只有剛從金牙九手上奪過來的一支古董手槍，但仍不足以作爲迎架的武器，只好試一試！

「砰」的一聲！古董手槍怒吼了，持刀就要斬劈江强的打手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但是，這一聲槍响仍不足以制止其他打手的攻擊！江强也了解到手槍是古董貨色，僅可以响一次，但一種自然的反應令到他多扳了一次手槍的機掣！

如果他們之間的距離還遠，當然不成問題，但是對方的人已近在咫尺之間，因此江强這多餘的舉動却阻慢了他的反抗！

就在一名打手持刀劈下的刹那間，江强雖然舉起古董手槍招架，但却因爲那「多餘的一扳」——扳動手槍機掣時阻慢了他動作，因而令到江强的手臂挨了一刀！

江强「唉喲」一聲！

呂偉良這時正揮動他的手中鐵拐杖，力戰陸續湧入的打手！混戰中聽到這一聲尖叫，登時嚇了一跳；回頭看見江强捧住手臂，鮮血正不斷由指縫間流出，更加吃驚不小！

鐵拐俠盜呂偉良到底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江湖，換上了別人可能已驚呆在一旁，但是他內心雖然吃驚不小，手脚的動作却未停止過！

他知道在這種混戰場合中，稍不留神，就會命喪當場！

因此，他絲毫也不敢怠慢，只見鐵杖揮舞間，一名正持刀進攻江强的打手，頭部開花，在慘叫聲中倒下！

呂偉良還好來得及時，否則江强不難死在亂刀之下，因爲當時他的手部已中了一刀，實際上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林愛莉手中執住那個不銹鋼烟灰盅，橫衝直撞，在寬大的客廳中與衆打手交戰，對方的利刀鐵尺竟然也無法佔到任何的便宜。

那座落地的烟灰盅有一支粗如二指的鋼管，因此給林愛莉運用起來，彷彿一種新式武器。盛放烟灰的圓盤，有如銅鎚一樣，座地的鋼座有如護手。輕重合度，長短亦適中，林愛莉把它舞得虎虎生風！

呂偉良與人交手，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不會兇狠到這個程度！但見眼前形勢對他們非常之不利，阿生昏倒在外面花園中，江强也受了傷，單憑他和林愛莉二人，他們極難取勝，因爲對方打手中有十個人以上，慢一下手他們亦會被人亂刀斬死！

因此，呂偉良出手既快且狠，先後已有三人在他的鐵杖底下重傷倒地！

正當雙方殺得難解難分之際，外面闖進一個持着一支零點二二口徑手槍的人！

那人大喝一聲，屋內所有的人都感到愕然！

他不會是阿生，也決不可能是警探；江强是一名退休警探，他曉得當地警務人員不是用這種手槍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看得出這傢伙並非善類，也看得出這是一支實彈眞槍，所以他們不敢動！

那人含笑走了入來，金牙九等人立即跟他招呼。顯然的，他們都是同路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手中的武器都被人繳去，江强的傷口仍在冒血！

金牙九道：「我所講的就是這女子！」他指的是林愛莉。

那男子打量着她，道：「你是什麼來頭？」

林愛莉說：「金牙九應該早就對你說個明白。」

「我只知道你不是警探！」那男子道，「你爲什麼會對我們感到有興趣？」

「我幾時對你們感興趣？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何方神聖。」林愛莉說。

金牙九道：「你要找的東西，就在這位先生的手中。現在你明白了嗎？」

林愛莉恍然大悟，他們是同黨，金牙九誘林愛莉到這裏來，顯然是一項計劃。

「但有一點你還不明白的。」那男子

得意洋洋地說，「就是我對你感到有興趣，所以叫九叔引你到這裏來，想不到你帶來了這許多無關重要的人！」

「不！有一個很重要的！」林愛莉突然眼睛也放亮起來！

「誰？」金牙九和那個男子都異口同聲地問！

林愛莉也未答話，門外已湧入幾個持槍的人！他們是警探！

屋內各人都呆住了！

林愛莉是最先瞥見外面有人，她還以爲阿生及時甦醒過來，想不到另有其人，而且還不止一個。因此她現在也呆住了！

那個威風八面的男子正想拔槍，迅速被一名警探制服，取去了他那支零點二二口徑的手槍！

江强流血過多，有點眼花繚亂，搖搖欲墮！警方立即把他送往醫院！剛才要不是江强响起那支古董手槍，槍聲引起附近巡邏的警探注意，目前情形就不會出現！

原來這是富人住宅區，附近經常有警探巡邏。金牙九的那支古董手槍雖然只可以逐枚子彈發射，但聲音却震耳欲聾。

阿生被人當場救醒，他的特警身份也迅速被警探發現。

不久，更多警方人員趕到現場，其中包括了夏維探長在內。

金牙九和他的同黨們無一漏網！大批收購回來的賊贓之中，果然有胡老頭的失物在內。這些全是余木他們盜得的，賤價出賣給金牙九他們。

夏維探長從呂偉良口中知道有人委託江强求回一批失物，於是派人陪着呂偉良去找胡老頭，目的是要他認回一些失物！

呂偉良因爲江强受了傷，他又沒有私家探員帶來，自己既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顧問，向顧客交代也是相當合情理的事。

於是呂偉良和林愛莉便帶同那探員去找胡老頭，阿生則跑到醫院去探望江强；金牙九等人被夏維他們細加盤問。希望可以起出更大批的賊贓！

呂偉良等人依址來到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按了很久門鈴也不見有人應門。

林愛莉道：「只有他們兩叔侄居住在這裏，可能他們都外出未回。」

呂偉良看看腕表，現在已是晚上十一點。通常這時候應該有人在着的。

探員道：「可能睡着了，讓我拍門試試看！」

說着，探員舉手拍門！豈料門板一經拍下去，門便開了！

原來門未下鎖，只是掩得很好。這更加令到呂林二人爲之驚奇不已！

呂偉良心感不妙，亮了鐵杖上的電子電筒，找到了燈掣。

電燈亮了，進來的三個人也都被眼前所見的情形嚇得呆住了！

胡老頭倒在地板上！

他雙眼直瞪瞪地，瞪住天花板！面色灰白，顯然是死了！

三個人非常有默契，在屋內各處搜查，但是一無所獲！

於是呂偉良和那名探員留下來看守現場，由林愛莉回到汽車去，利用呂偉良汽車中的無綫電話通知夏維探長！

林愛莉匆匆忙忙回到汽車裏，剛拿起電話聽筒，還未搭好綫，就感到有些不大對勁！

她完全來不及採取行動，一柄尖刀已伸張至她的耳根後面的肌膚上！她直覺上已經感覺得到生命備受威脅，因此她動也不敢動！

一個男子的聲音極端冷峻地說：「乖乖的不要動！聽我命令！」

車內雖然沒有亮燈，但是路燈折射入來，林愛莉也可以從望後鏡中看出對方的輪廓。

「原來是你！胡納。」林愛莉態度變得冷靜了許多，「想不到你這麼兇殘，竟然把你叔父扼殺！」

「胡說！」胡納把刀鋒推了一下，差點刺進林愛莉的耳後！「快些開車！」他又命令着！

「你要到那裏去？」林愛莉問。

「先離開這裏再說！」胡納的聲音顯得有些發抖。

林愛莉眞担心他情緒過份緊張，可能令他失去了控制而把利刀刺下來！

她只好依他說話去做！把汽車開走！

胡納舒了一口氣！

他忽然又問：「我叔父是否眞的已經死了？」

「你難道還有懷疑嗎？」林愛莉一路開車一路說，「其實，你應該比我更加清楚。」

「不！你完全誤會了，不是我殺死他的。」

「不是你是誰？」

「我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要逃走？」

「如果我不離開這裏，我也可能會死的！」

「爲什麼？」

胡納說道：「警方的想法自然會跟你一樣。他們會以爲我是兇手！」

林愛莉道：「你可以解釋的，警察不是法官，怎麼會令你死？即使在法官面前，你還可以有辯護機會。你何必逃走？」

「我當然有我的理由。」胡納說，「你先把我送往十字大道！」

「你要去那裏？」

「我要找一個人。」

「沒有人可以保護你的，我勸你還是跟我去見警察！」林愛莉說。

胡納又把刀子推了一下：「別再胡說八道好嗎？我自已會有主意的。」

林愛莉無可奈何，只好開車駛往鬧市中心的十字大道去！

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原有着許多小巧的機關，例如前後座之間就有一塊隱蔽着的防彈玻璃，只要輕輕按鈕，那塊防彈玻璃就會彈出，把前後座隔開。假如林愛莉了解這些小巧的機掣和作用，不但可以爲自已解圍，還可以令對方被困在後廂裏。

但是，林愛莉對於這些小巧的機掣只是一知半解，她沒有十足的把握去試！因爲如一失手按錯了其他機掣的話，可能令到後面這「驚弓之鳥」神經更爲緊張，而刺上她一刀，那時反而會弄巧反拙！

林愛莉非常留意沿途上的情形，她希望發現一輛警車，但走了好幾條街，連巡

警也不見一個，莫說警車了。

林愛莉盡了最後的努力，希望能說服胡納。但是，無論她說盡了千言萬語，胡納還是不肯投向警方！

林愛莉說：「既然不是你殺死你叔父，你又說你有你的理由，我推測你內心可能有恐懼。如果的想法不錯，大概你在担心兇手會追殺你！是不？」

林愛莉這忖測是有根據的，因爲她不斷留意着倒後鏡中的反映；她覺得胡納的神色不但十分慌張，還不斷留心後面是否有車子追來！所以，林愛莉才會這樣試探他！

胡納說道：「你廢話說得太多了！」

車子這時已駛入十字大道！

胡納指示林愛莉把車子開進另一條橫街，然後停下來！

「你住在這裏嗎？」林愛莉問。

「下車再說！」胡納監視着她！

林愛莉心裏一凛：「爲什裏要我下車？我已送你一程！」

胡納冷冷地說：「難道你不想知道眞相麼？」

林愛莉給他說中了弱點，的確，她眞希望知道此事的眞相！

於是，她下了車，而且表現得極之馴服！

胡納的行動也非常迅速，跳下車之後，立即以刀子抵住林愛莉的腰間！使旁人偶然看見，也只以爲他們是一雙情侶併肩夜遊而已！

事實上這裏光綫昏暗，街道上連鬼影也不多一個。眞正的情侶才不敢出現在這種夜街之上，否則好易成爲阿飛箍頸黨的獵物！

胡納挾持着林愛莉登上一幢樓宇。

林愛莉登上梯階時問道：「你住在這裏麼？」

「你猜猜吧！」胡納說着已取出了鎖匙！

林愛莉如果要反抗，實在有太多的機會。但是，現在她不想節外生枝，只想胡納說出眞相。至於報警的事，相信呂偉良和那名探員等得不耐煩時，終會發覺她神秘失蹤的！

胡納把鎖匙交到林愛莉手上：「麻煩你代勞了！」

林愛莉自然明白他的用心，他大概仍在担心自已可能會反抗！

於是林愛莉用鎖匙開了門！胡納始終在後面用刀監視！

亮了燈，這是一個小住宅單位！

胡納關上門，指指一張椅子，說道：「請坐！」

林愛莉唯有坐下來，四下裏張望着！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林愛莉問。

「是的。」胡納走到酒櫃前，把刀子放下，回頭問：「喝點什麼？」

「別客氣！」林愛莉道，「你自便好了！」

他非常大方，果然自已去斟酒！

但是，林愛莉知道他一直在酒櫃玻璃的反映中，注意着她的一舉一動！

林愛莉故意向他走過去，但是，她只走了三步，胡納立即轉過身來，刀子已揑在他的手中！

林愛莉笑道：「你神經太緊張了！我如果要走，早就已經動手！」

胡納冷笑道：「除非我同意，否則，你是不能離開這裏的！」

林愛莉心裏暗吃一驚！她担心對方另有企圖，但無論如何，到了現在一切已成定局，她只好耐心地等下去！

胡納突然手一揮，刀光一閃，刀已脫手飛出！林愛莉嚇得急忙伏下！

利刀自她頭頂飛過，「蓬」的一聲，奪至窗緣那邊！釘在木框上！

「卡察」一聲，窗緣旁邊一條繩子斷了，窗簾布立即自動扯上！因爲那條繩子是用以將窗帘扯高的。

林愛莉獃在一旁！胡納却格格大笑！

胡納呷了一口酒，說道：「你可行走，如果你快得過我的話。」

林愛莉心裏欣賞這傢伙的刀法，只是口裏却不服地說：「你的刀子已經揷在窗框上……」

豈料話猶未完，胡納已將衣服揚起一角，腰間的皮帶上露出了一排更小更鋒利的飛刀！

胡納又呷了一口酒，說道：「你知道我把你押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嗎？」

「嗯……」林愛莉有點吃驚。當初她被迫跟他來，然後又爲了好奇，其間固然帶有一種輕視對方的心理；但現在情形不同了。

在她眼前的是一個頑强對手，她要逃出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此她不能不有點担心！

胡納似乎窺破了她的心事，笑道：「你只是個女人，想不到會有這種胆色！竟然跟我到這裏來。」

林愛莉强作鎭定說：「你不是說要把眞相告訴我嗎？」

「是的，你有這種過人胆色，我不妨把眞相告訴你。」胡納又說，「但是，有個條件，你必須首先答應我。」

「什麼條件？」

胡納道：「你要告訴我，關於那批失物的情形，尤其是那支古簫，是否已經找回來了？」

林愛莉怔了一怔：「你似乎太關心那批古董了。」

「我當然關心，如果我所料不差，我叔父就是因爲這些東西，而遭他害死。」

「他？你指誰呢？」

「一個自稱爲『先知』的人。」胡納說道，「他曾限期要我找回那支古銅簫，但是……」

胡納面有懼色，目光中充滿了害怕的表情！

林愛莉忍不住問道：「到底那批失物是誰的？」

「有些是我叔父的，有些是我的。」

「那麼，這與先知何關？」

「先知是一個神秘人物，他顯然能知過去未來，有些事情報本無法解釋。」

「我無法明白，你到底在說什麼？」

林愛莉疑惑地瞪住他！

「這件事，似乎應該由很久以前說起！那時我還是個海員！」胡納呷了一口酒，然後回憶着說，「當時我們的船停泊在外國一個港口，我和一個同事登岸閒蕩，

聽人家說有個『先知』非常靈驗，於是我們好奇，去找他問問前程！」

「他是什麽人？」

「吉卜賽人。」胡納說，「但他懂得許多國語言，結果他說出我的過去，非常靈驗，令我無法不佩服得五體投地！」

「占卜嗎？還是看掌相？」

「兩樣都有！」

「據我所知，掌相多少有點根據的，例如，過去你受過驚，掌紋中皆有顯示出來。」

胡納道：「無論如何，我是眞的相信了他，他預測我今年可能有一場大災難，勸我停止航海生涯……」

「於是你也只好依了他的說話去做，不再做海員了，是不？」

「是的，他說出我過去一切，叫我怎能不相信？所以我決心改行，由數個月前開始，離船登岸，不再做海員了。」

「如果你繼續航海，也許今晚的事，永遠也不會發生呢！」

「你不會明白的。」胡納說，「你還沒有告訴我，失物是否找回了？」

「今晚大批賍物已被我們找到……」

「在什麽地方？」

「當然是在警方手中。」林愛莉說，「如果你不是殺死你叔父的人，那麽，你是理所當然的物主，因爲你到底是他唯一的親人啊！但是，我看你好像在逃避一些什麽似的！」

「我不能露面的。」

「爲什麽？」

胡納嘆口氣道：「那位先知不久之前到了本市，他不知怎的，竟然找到我。我以爲他只是過境旅遊性質，於是盡了地主之誼，請他飲酒吃飯！豈料他却突然指我氣色甚差，說我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你請他飲酒吃飯，可知此乃『食飯神仙』，什麽先知，當然也只是自欺欺人的！」

「不管怎樣，我總得相信他的話。於是叫他指點一下趨吉避凶之法。他終於左問右問，點穿了我叔父家中收藏的古董，可能就是禍事的來源。」胡納又說，「他曾舉例，過去有一顆名聞全球的鑽石，誰得到它，誰就倒霉，當時許多富有人家不信邪，結果一一遭殃。後來他曾提及無音簫這件古董，我登時給他嚇了一跳，因爲我家中確有此物。」

「無音簫？」

「是的，一支古銅製成的橫簫，無論如何總是吹奏不出音响來，我曾感到驚奇，想不到給先知點破了。他說，這是一支不祥的簫，誰擁有它，誰就倒霉，最好的方法就是交給他，讓他將它毀滅。但是，當我返家查看時，那支古簫已跟我叔父的古物一齊被竊去！」

林愛莉聽了胡納的說話之後，大感驚奇！她不相信在科學昌明的今天，還有這種事情發生。這不但是迷信，而且近乎無稽！

胡納又說道：「小姐，我知道你們是接近警方的人，這個忙亦只有你才可以幫我，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林愛莉有點摸不着頭腦地說：「這與你叔父之死又有什麽關係？」

「難道你還不明白嗎？」胡納說，「我叔父可能是給無音簫害死的，也有可能是給先知所殺！」

「先知爲什麽要殺你叔父？」

「他須要找尋那支無音簫。」

「既然他認爲那是不祥之物，爲什麽他自己又希望獲得它？」

「我也不知道，我不過如此推測而已！」胡納倒了小半杯酒到嘴裏去，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總之，我要把無音簫找回，否則可能有更多人會死！」

林愛莉道：「你有沒有想過，先知在對你說謊？」

「想過了，連儍瓜也會這樣想，就是無音簫裏面，可能藏有一些秘密，先知希望得到它！」胡納說，「然則，先知又是一個什麽身份的人？」

「這件事，我可以幫你的！」林愛莉故意說，「只要我們從找到的賊贓中動一下手脚，將那支無音簫取來研究一下，就不難找到答案了。」

「是的，我也想過了，事實上除了你們之外，沒有人可以幫得我！」胡納想想又說，「但是，誰曉得警方找到的賊贓是否就是我叔父家中所失去的一批？」

「我可以回去查看一下，然後設法與你取得連絡！」

「不！你回去之後，會召警來此捕捉我，那裏還記得無音簫之事？」

林愛莉心裏暗吃一驚，她早料到胡納肯帶她到這兒來，決不會輕易的就讓她離去！

她說：「你留我在這裏，實在也沒有什麽用處。」

「我想過了，我如果想得到無音簫，這是唯一的辦法。因爲你的男朋友會想辦法贖回你！」胡納陰森地一笑！

林愛莉開始有點後悔，在街上和登上梯間的一段時間內，她應該爭取時間反抗的。現在雖然還有機會，但看來須要冒很大的險！

思想間，她看見胡納又去倒酒！

她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但她必須將對方擊倒。否則她的動作自問難以快得過他的飛刀！

因此，她出其不意地，執起一把椅子飛擲過去，企圖先擲傷或擲倒對方再說。

但是，胡納頭也不回，只將手臂往後一伸，就將椅子接住！

然而林愛莉的動作並不因此而停止，她急急衝了過來，胡納突然轉身來，手一動，酒杯裏的酒立卽迎面潑去！

林愛莉無法抵受得住酒精在眼球中發生的作用，「喲」的一聲尖叫起來，雙手還來不及掩面，已被胡納一拳擊倒！

胡納出手之快，大大令到林愛莉意想不到。

他一手揪住她，說道：「進去先洗一把臉，否則你可能變成瞎子。」

林愛莉雙眼給酒精弄得模糊，不敢反抗。

胡納把她推入一間房內，她還以爲那是洗手間，後來絆倒時才發覺那裏有軟綿綿的地氈！

她勉強睜大了雙眼一看，才發覺這是一間房！

房門「砰」然一聲閉上了！

林愛莉站了起來，發覺這間房旁邊有洗手間，於是入內開了水喉，把臉部浸了片刻，讓視覺恢復正常，頭腦也較爲冷靜了。

她首先發覺這「洗手間」陳設得有點古怪，裏面除了洗漱用的器皿之外，還有烹飪用的用具。但是這裏只有抽氣設備而沒有窗戶！

她急忙回到房間裏，發覺四周密不透風，沒有窗門，只有抽氣設備！

此外就是一張睡床，一張床頭几，几子上有一具電話。她急不及待地跑過去拿起聽筒，然後撥緊急報警的電話號碼！

但是，電話那邊傳來的，却是胡納格格笑聲！

胡納笑道：「小姐，冷靜一點吧！房間裏一切設備齊全，你可以住在那裏，等你男朋友替我找回無音簫之後，你就可以出去了。」

「胡納，我早看出你在說謊，你的故事是一片謊言。」林愛莉道，「其實，你殺了你叔父，是不？」

「我沒有殺他！」

「那你何必害怕？」

「我沒有害怕，只是我要避開對方的跟踪，否則他可能要殺我。」

林愛莉問道：「你指誰要殺你？」

「先知，他一定要得到無音簫，否則，我遲早也會死在他的手上！」

「你所講的那個先知，其實，也是假的。」

「我現在無須再向你解釋了，請你冷靜一下，我會設法與你男朋友連絡了。」

胡納說完，就把電話掛斷了。

林愛莉再拿起聽筒也沒有用，因爲這可是內綫電話機，只要總機按上按掣，就會自動截綫！當然更不可能撥到外面去！

林愛莉放下聽筒，四下裏探索，似乎沒有可能逃出這裏，因爲胡納老早已有此預謀，門在外面鎖上了的，四壁也沒有窗門，通風窗抽氣機都在牆角高處，根本不可能讓她攀上去！

× ×

呂偉良久候林愛莉不見，心裏奇怪，留下那名探員在屋子裏，獨自到街上去。

那輛車子不見了，人也不見了。爲什麽？呂偉良心裏感到無限驚奇，到街頭街尾找了一陣，林愛莉和那輛車子仍然不知下落！

他跑進電話亭內，首先爲胡老頭之死而報了警。但是他却未將林愛莉失踪的事作爲一件嚴重的事，只以爲她可能在落街打電話時，遇上了可疑人物，所以開車暗裏跟踪！

他以爲林愛莉會在不久之後就會回來。但是，等到警方派人到了現場，甚至夏維也聞訊趕來，還是不見林愛莉的芳踪！

呂偉良有點吃驚起來，他把情形告知夏維，夏探長立卽透過警方的無綫電台，通知所有巡邏車找尋呂偉良那輛汽車的下落。

「現場上的偵查結果，警方認爲這可能又是一宗刼殺案。但是呂偉良覺得胡老頭死得離奇，他認爲本地的竊賊不但消息靈通，而且做法乾淨俐落，既然這裏老早被人光顧過一次，很難再有第二次。因爲這到底不是富有之家。

再說，竊賊日的只爲發財，這裏既然偸無可偸，又何必殺死一個老人？

呂偉良第一個想到的可疑人物，自然是死者的侄兒胡納。

私家偵探江强和阿生也先後趕到現場來！

江强手部的傷勢無碍，只是流血多了一點，醫生要他留院輸血，他却不肯睡床！他在阿生的陪同下到了現場，知道林愛莉神秘失踪，不禁也大吃一驚！

不久之後，巡邏警車有了發現，他們在十字大道的一條橫街發現了呂偉良的汽車，但是不見林愛莉在着！

夏維接到消息之後立卽通知呂偉良，於是一干人等趕到那條橫街去！

這時已是凌晨時份，附近靜得像墳墓，這一帶的人都休息了。

呂偉良在車內車外觀察，找不到任何痕跡和綫索。

夏維派人在車門各處掃指紋，警方假定這是殺人兇手的所爲。兇手可能殺了胡老頭之後，來不及撤退，因利乘便地，把林愛莉挾持着離去！

夏維派人四下裏搜索，無奈四處新舊樓雜陳，有些高樓大厦高達二十餘層，如果要逐層搜索，可不是那麽簡單的事。

阿生靈機一觸，獨自開車，離開了現場。

夏維已經明白到阿生想怎麽樣做，他也一邊叫人召來警犬！

當警犬開到現場時，阿生亦已經用車子把靈犬「多利」載來！

「多利」年紀不小，但對主人却是忠心耿耿的，而且通人性，當牠知道林愛莉失了事之後，迅速在四下裏嗅索那熟悉的氣味！

「多利」很快就找到一幢樓宇去！

在此之前，警犬隊已找了不少時候，但聞吠聲頻頻，却是一無所獲！等到「多利」竄進那幢樓宇時，其他警犬却在狂吠聲中撲上去！

「多利」與別不同的地方，除了通人性之外，就是機警，冷靜！所以當時牠只是靜悄悄地沿住梯階而上，想不到却給其他警犬一吵起來，牠似乎明白到事情無法再掩飾，於是衝向那度門，與其他各警犬又吠又抓！

一時吠聲震耳，附近的隣居都被吵醒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見狀，心知有異，立刻分別走到屋後去，以防屋內的人聞風先遁！

夏維探長也曉得「多利」的嗅覺敏銳，過去也曾協助他屢破奇案，於是派人四下裏包圍，然後按門鈴叫門！

屋內全無反應！

江强早已通知他的幾名得力助手趕到現場，因爲他知道三俠一切廲煩無非都是爲他而起，要不是他接了這宗案子，事情不至會鬧到這般田地！

夏維下令撬門！

與此同時，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看見後巷有黑影在移動！他們立卽不動聲色，悄悄包圍過去！

那人，顯然由二樓一躍而下，着地無聲！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他似乎發覺有人，急忙躲了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不熟悉環境，正待展開搜索之際，一隊探員已奉了探長之命開到後巷裏來，亮了强光手電筒四下裏照射。

但是，還是無法發現那個可疑人影。

「奇怪！剛才明明白白有個人由二樓一躍而下的，爲什麼忽然不見了？」阿生說。

呂偉良有着極之豐富的夜行經驗，他知道對方是個高手，因此他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憑他的想法，親自過去搜索！

突然之間，刀光一閃，呂偉良想也不敢多想一下，急忙舉起鐵杖一格，「錚」的一聲，一柄小刀被震落一旁！

一個人影如飛竄出！來勢之兇，直令呂偉良不得不倒退幾步！

阿生在那邊正與幾名探員談論之際，見狀立即包圍過來！

但是，「察察」接連有三把飛刀擲了過來，阿生眼明手快，側身跌過一旁，順勢拔槍在手！

「砰砰」！就在他跌倒的刹那間，子彈已經一連發射了三響，朝住那個人影射去！

那人影像猴子一樣靈活，腰腿各處彷彿裝上了彈簧，竟在跳躍中避過了阿生三顆子彈，却想不到給站在附近的呂偉良一杖擊倒！

阿生身旁有人聲吟呻，原來一名探員中了一柄飛刀，受傷倒在地上！

其他探員一湧而上，幾支强光電筒照住一個倒地的人——他，正是胡納！

呂偉良的鐵拐杖傷了胡納的腰部，使他無法再動彈！

他苦笑着，捧住腰部站起來！

探員的手槍和電筒都朝住胡納，呂偉良仍然担心他施詭計，在光綫照射下將他腰間的幾把飛刀取去，探員這才爲他扣上了手鐐！

夏維和江强等人已衝入屋內，把林愛莉由一間房中救了出來！

她驚魂甫定，苦笑一下道：「我以爲非到明天以後你們無法找到我，想不到這麼快！」

× ×

各人被帶返警局落案，同時也聽了林愛莉的描述。當然沒有人相信胡納的鬼話，夏維也認爲他是殺死胡老頭的兇手！

江强把胡老頭生前交到他手中的失物清單交給夏維。但是，在起回的失物之中，並未發現胡納口中所提的「無音簫」！

夏維把落網的金牙九等人召來問話，但根據金牙九說：他並未收購過一支古銅製成的簫！

胡納被認爲是一個說謊者，各人不但不相信他講述給林愛莉聽的「先知的故事」，甚至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於是，他被落案，警方認爲他是殺死胡老頭的兇手！

胡老頭是被人活活握死的，夏維絕對相信胡納有這種腕力，尤其是他在逃走時所表現的驚人身手，連呂偉良師徒二人也絕不懷疑他有着驚人的氣力，足以把胡老頭活活握死！

× ×

在臨時羈留所內，所拘留的犯人都是等待解上法庭去的。

余木和他的同黨們，已被分隔開了，警方担心他們與旺相堂的黨羽們，會在獄中動武！

但是，胡納却無意中被送到同一間羈留所來！

時間巳是凌晨三四點之間，這是人們最熟睡的時刻，余木當然也沒有例外。就在他發夢的時候，好像有人在他耳畔悄悄叫醒了他！

他未坐過牢，但許多時也從電影中看過「逃獄」的故事。他以爲可能是同黨準備逃獄，因此由夢中紥醒了！

余木也曉得逃獄是一種冒險，他可能被人射殺，萬一被捉回來，又會被獄警毆打！

其實由他最初落網，以至被帶返警局落案，問話和送入臨時羈留所，已經先後不止一次地被人拳打腳踢！甚至現在還周身隱隱作痛！

這就是做壞事的報應！

報紙上常常見到犯人投訴被毆打，這種事法官循例聲稱「調查」，但照例也是永無結果的。能怪誰呢？只要不做壞事，與監獄絕緣，這種事就永遠不會發生！

余木後悔不及！他思前想後，覺得內心充滿了矛盾，他過去是否做錯了？

他逐漸長大了，爭取獨立是應該的，他想讀書，但沒有書讀，他要找工作做，但童工條例令到沒有人敢僱傭他。於是他在不知不覺中，墮進了罪惡深淵，這是誰之過？

社會上罪惡太過，陷阱滿佈，像余木一樣遭遇的青少年到底有多少？相信只有政府花了數百萬元由外國聘回來的「社會問題專家」才會知得淸楚了！

「什麼事？」余木揉揉雙眼！他一直以爲他身旁出現的，是他的同黨！

但是，那是一個陌生人！

余木呆了一呆：「怎麼？你……你是誰？」

「不要吵，我是來救你出去的！」那人並非別人，正是胡納！

「你救我？」余木有如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

「是的，但有一件事，你要切實答覆我！」

「什麼事？」

「不久之前，你不是光顧過一處人家嗎？那就是古市道七十二號二樓，姓胡的。記得嗎？」

余木點點頭：「當然記得！」

「告訴你，我就是失主。」

「嗯……你……」

「不過，你不用害怕！過去的事，算了！」胡納非常大方地說，「現在我只要弄清楚一件事，你便可以由我的律師保釋出去！」

「什麼事？」

「在那批古董之中，有一支古簫，記得嗎？」

余木想了想，說：「記得，確實有這東西。」

「你把它賣給誰了？」

「我把它……」余木忽然頓住！改變了口氣問道：「你要那支古簫幹嗎？是不是十分值錢？」

「不！不是值不值錢的問題，却是對我太重要。」胡納道，「你想淸楚，把它賣給誰？只要你坦白告訴我，我就可以保你出去！」

余木想了一會，忍不住笑了起來：「你眼前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亦難保，如何保我出去？」

「傻瓜，我剛被抓入來，而且是故意的，天亮之後，我的律師就會來了。」

「爲什麼你故意入來？」

「就是爲了找你問清楚這件事！」

余木肯定地說：「那支古簫，我非常有印象，事實上我沒有賣給任何人……」

「眞的？」胡納急忙又問：「然則，你把它收藏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余木學乖了，甚至說話時也沒有以前那麼爽快，「萬一我告訴你，你就會置我於不顧。」

胡納仍然放心不下，問道：「你能說說那支古簫的外型和特徵嗎？」

「十八英寸長，二指那麼粗大，古銅製成的，但無論我費盡多大的氣力，也不能把它吹奏出音响來。所以我認爲沒有人須要這種東西，索性留在身邊作武器。」

胡納聽了余木這番說話，不能再有所懷疑了。無音簫確是他盜去的。

胡納最後只好說：「好吧，你既然不肯說出收藏的地方，就只好等到天明之後，讓我找律師保你出去再說吧！」

× ×

余木和他的同黨一齊被警方提控，解上法庭受審。他們分別被控的罪名包括集體毆鬥，藏有非法武器，惡意傷人，拒捕以及盜竊，藏毒等等，只有一條罪名是衆人共有的，就是：身爲三合會會員！

結果，義勇幇和旺相堂兩批黑人物，將近一百人，均被判入獄服刑。

只有一個人例外，就是余木。

一個很有名的律師，把余木保釋出去，法官查過他沒有案底，同時養父母又當庭答允以後好好照顧他，終於獲得法官的格外開恩！

余木心裏有數，他的養父母不會這麼關心他的，否則他決不會弄到今日這田地，大概是胡納有錢使得鬼推磨，利用他的養父母做個幌子而已！

但無論如何，余木是自由了！

他的養父母陪他離開法庭，除了養母埋怨了幾句之外，並未過份責罵他！

他的養父說：「過去我們對你的照顧的確不够，但是，過去的事也不再提了。以後你必須好好地改過自新，不要再跟壞人來往！」

余木唯唯諾諾！

他這時候心裏只想着那支古簫，養父說的話也只聽到一些。

他沒有追問律師費從何而來，他差不多肯定這不是他養父母的主意；而是胡納的。

胡納呢？

法庭內外並沒有停着他想像中的豪華房事——他原本以爲胡納會坐在一輛豪華房事中等他出來。但事實上是沒有！

他們一家三口乘坐公共汽車返家去！途中，他總覺得有人跟踪他！他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人家既然化了那麼多錢去請律師保他出來，他當然要被人監視的，因爲那是諾言啊！

余木心裏以爲胡納暗中幇了他，因此對於一切奇怪的事情，也就見怪不怪！

余木返抵家門，以爲胡納的人會跟入來，但結果沒有。

他養父母的家中也沒有陌生人。

余木心裏奇怪，不禁追問起來，到底是誰保釋他出來的？

他的養父正式告訴他：他們根本沒有錢去請律師，只是去請法律援助而已！

余木半信半疑。

他躺在床上呆呆想：那支古銅簫有什麼價值？爲什麼胡納要得回它？相信其中必有秘密。

可能在銅簫之內收藏了一張藏寶地圖，又可能裏面所收藏的是一張有價值的情報。總之，能够找到它，一定發達的！——余木這麼想。

他看過許多奇情小說，不難想像到一些可怕的情景可能發生在他的身上；例如有數名大漢突然闖入來要脅他交出那支古銅簫，又例如屋外四周可能早已佈滿了監視他的人……。

他想得太多，終於倦極睡去！

到了黃昏時候，他被他的養母吵醒。是吃晚飯的時間了！

除了發了幾個噩夢之外，根本沒有特別事情發生！也許最特別的就是：他的養母並未去打牌，而且這時已經煑好了晚飯等他起來吃！

他的養父在吃飯時照例還是喝酒，但是，他對余木的態度也好了許多！

飯後，余木出去散步！

隣居們都紛紛避開他，像是怕了他一樣；昔日的青少年朋友也在家長的告誡下，避免跟他在一起！

他第一次覺得孤獨的可怕！

人們爲什麼會怕了他？他沒有傳染病，又不是發瘋，這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不必多問了，還不是因爲坊衆們都曉得他是黑人物嗎？雖然他現在决心改過，但是人們似乎提起「黑社會」三個字就怕了！

余木開始了解到：一個人眞的不能做錯事！錯了即使你改正，人家還是對你有所誤解的；就像現在他的處境一樣！

想起昔日的朋友，余木又想起了故友章炎！

是的，本來他想去探望一下章炎的家人，但是，他又担心章氏夫婦會奚落他！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得去一次，因爲那支古銅簫可能還留在章家！

當章炎未遇害之前，余木曾將那支古銅製成的橫簫送給他！

他還記得當時他曾對章炎說：「我知道你喜歡樂器，但，這東西却是廢物，吹來吹去也吹不響的，不如就送給你作個紀念！」

章炎不知道那是賊贓，欣然收下了。

照看，那支古簫應該還留在章家才對。於是余木硬住頭皮，去拜訪章氏夫婦。

出乎意外地，他被援待進去！

章太太到隣居家中去打牌了，只有章先生在着。在余木心目中，這位章伯是一等好人。無奈由於生活的担子壓得太重，他日間拚命去工作，晚上回來，如果早的話，倒還可以跟家人說幾句；否則回來得夜了，揩一把臉之後倒頭便睡！

因此，他像許多窮苦人家一樣，對兒女照顧得不周到，毛病也就往往發生在這等不幸的人的身上！

章伯今天早點回來，但他的妻子却連晚飯也沒有回來吃！

他正獨自悶坐家中，余木可以說是「來得正好」！

也許是因爲其他人等避忌得太過份，所以余木份外覺得他的招待難能可貴！

余木對好朋友章炎之死，感到無限抱歉。因此，他對章伯說：「如果不是我爲他出頭，這不幸的事就不會發生！」

但是章伯痛苦地搖頭說：「生死有命！這些事在我們這裏，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他沒有書讀，想去找工作又不能工作，整天流離浪蕩，不像你一樣被迫加入黑社會已經是奇蹟了！」

余木想不到章伯如此深明大義，如果換上章太太，他可能被罵到狗血淋漓！

想到章太太，他眞担心她突然回來！

許多女人打麻將並非志在娛樂，目的是爲了賭博，既然存有一種僥倖心理，自然希望贏錢。但是，四個人打牌，當然絕小可能四家都贏，必有輸家的。輸得多，難免就會口出怨言！

女人大都心眼淺窄，於是一人一句，很多時就此由竹戰而演變爲舌戰；甚至大打出手也不足爲奇！

余木就見過她輸得太多，而中途離枱「休戰」而回的。

現在他爲了爭取時間，希望在章太太回家之前查出古銅簫的下落，於是就將話題扯到另一方面去！

余木對章伯說：「章炎死前還記得我，救援他的人曾將一枚銅幣轉交我，以留作紀念！」

余木爲了證實這點，還把一枚銅幣出示。

章伯感慨地說：「是的，我也知道他只有你這個朋友是最好的！」

「我記得不久之前，我曾將一支古銅簫送給他作爲紀念，可不知道還在着嗎？」余木單刀直入地問。

「我也不大清楚！」章伯說道：「你自己找找吧！你也知道我很少在家。」

余木想到那可能是一件「無價之寶」，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在屋內各處搜索起來！

這一類廉租屋宇，既不寬大，亦無間隔，廳房混在一起，所以余木要搜索就更加容易！

章伯似乎毫不在乎，讓余木自己動手到各處搜索。甚至在旁指示他在床底灶基等各處搜！

余木對於那支古銅簫當然不會陌生，他和章炎都吹奏過，但始終吹奏不出音响來！

搜索了片刻，終於給余木找到了。

那支古銅簫被當作廢鐵一樣，夾雜在一些工具之中。

余木找個藉口，把這東西取去；他當然不會愚蠢到講出眞相來。

章伯很大方，事實上他發夢也想不到有這許多人希望得到這支古銅簫！

余木的藉口多得很，單是留作紀念就有足够的理由。何況在章伯心目中，這是不值錢的廢鐵而已！

余木取到手之後，還在担心章太太會突然回來，因此他又借故匆匆離開了章家，以免節外生枝！

豈料余木剛離開了章家，就被一個神秘人物監視着！

余木一直認爲胡納請律師保他出來，所以他也始終覺得有人暗中對他展開跟踪和監視；但是自從他從養父口中知道請律師只是他養父申請法律援助之後，這種戒備的心理便鬆懈了。

即使如此，余木仍然不敢隨便把古銅簫亮了出來。在他的心目中這東西既是寶物，自然須要隆而重之的收藏好！留待返抵家中之後，才仔細觀看清楚，看看裏面到底有何秘密！

就在余木返家途中，在一處公衆走廊的彎角上，突然有人喝了一聲！

「不要動！」那人由後面急步衝前！

但是，余木的反應非常敏捷，他立刻想到這人的行動顯然與他懷中的「寶物」有關！同時他肯定對方不會是警方的人！

於是他不顧一切的，往前直奔！

後面那人顯然想不到他有此一着，他急急追趕，一步也不放鬆！

當時他們的情形有許多住在該大厦的人都見到，只是沒有人去理會！

人們以爲這是打劫或打架，但無論如何這種追追逐逐的鏡頭他們見得多了，即使被追逐的人高呼救命，也沒有人加以援手！甚至會急忙把大門關上，像作不見！

他們麻木了嗎？還是怕惹麻煩？

其實兩者都是原因之一。表面看來，這是十分不近情理的事；但想深一層，往往又會原諒他們！

因爲每個人都有個家，每個家庭都有他們的成員，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等等。他們既要工作，又要好好地照顧家人，生活那麼緊張，少工作一天也可能入不敷支。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他們多管閒事，警方他日可能要他們上法庭作證！

時間和金錢上的損失還是事小，家人和自己本身的安全却得不到警方的保證，萬一有人尋仇，那就事大了！

既然人們不信任警方，試問還有誰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且說余木正在奔逃中，自懷中將那支古銅簫拔出，握在手中充作武器，因爲當時他是手無寸鐵的，萬一給對方趕上了，又豈可束手待斃？

自從加入了黑社會之後，余木固然不再像從前那麼馴良，同時也學得機警了；可惜這是沒有用的，反而害了他！

那條走廊快要盡了，拐彎處就是上通下達的梯階，他必須想好應該走那一條路——上樓還是落樓？

當然是落樓較爲方便！落樓可以三步拼作兩步，跳躍而下！

後面那人雖然步步緊迫，但仍未追上他！只要他的脚步稍爲慢下來，就會被對方抓住！他不能讓他抓住，於是他拚命的跑！

跑到了彎角處，他預算轉落樓梯，直奔向樓下，但是，突然有人出其不意地，在彎角處伸出一些物件來！

余木正在全神貫注地亡命奔逃，加上彎角處一片昏黑，他完全想不到那兒還有人躲着等他來！

由彎角處伸出擱在地面上不及數寸的，是一柄廢棄的掃把！

余木一個不留神，登時絆倒了！

他尖叫一聲！結結實實地栽了一交！頭部撞向牆角，登時滿天星斗，就此暈了過去！

但是由後面追來的人却大感失望，因爲他的同黨告訴他，當余木栽倒的時候，那管銅簫離手飛出，越過欄杆，墮到樓下去了！

兩名不明來歷的人，憑欄下瞭，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又嚇得一跳！下面怎會聚集了這許多人？

原來這裏六樓離開地面足有六十多呎，古銅簫由余木手中飛脫時，那股下墮之力彷彿運動選手擲出的「標槍」！

一羣小孩子正在下面空地上嬉戲，想不到禍從天降，一名小女童被古銅簫擲中頭部，立即頭破血流，倒斃在血泊中。

坊衆看見出了意外，紛紛出視。小女童的家人正追源禍始地找到樓上來，另外一些人則跑去找警察和召救傷車！

沒有人想到原來這是一塲「奪寶戰」的惡果，只道是意外，故此坊衆份外熱心！假如他們知道此事眞相，可能早已關門躲了起來！

不久之後，警察來了。這件事立即轟動了隣近一帶，尤其是那支古銅簫，人們的視綫都集中在這殺人的兇器之上！

追究責任的結果，使到余木亦被人發覺暈倒在六樓的走廊上！

余木受了重傷，立即被送往醫院急救！住在六樓的人說出他被人追逐的經過，於是這件事很快又驚動警探部。

夏維探長聞訊，立即派人到醫院去保護余木，同時研究那支古銅簫的內容；因爲余木被救醒之後，說出有人要得到它，其中當然有古怪！

但是，古銅簫看來只是一件古董，內裏看不透，外面但見銅銹斑斑！假如不是聽了余木所講的，掉在街上相信也沒有人把它拾起！

警探之中有些懂得玩樂器的，但是無論他們用什麼方法，也無法吹出音响來！

他們所用的方法，包括用少許薄薄玻璃蠟紙貼在橫簫的一個音孔之上，如果這是從樂器店購買回來的竹製橫簫，這種做法必然可以吹出美妙的音韻來，但現在就不能！

夏維想起林愛莉被救出險境之後的口供，也有提及這支古銅簫，於是設法通知她！把三俠請到警局探長辦公室來！

三俠未到達之前，負責檢查古銅簫的警探，又有了一項新發現，就是古銅簫之內，竟然藏了一張捲成圓形的曲譜——一張陳舊的五綫譜！

夏維探長非常興奮，他認爲這是十分重要的發現，相信一切秘密盡在此曲譜中。甚至他大胆肯定，這不是眞正的曲譜，只是一張變相的藏寶地圖，或者秘密情報之類！

於是那張曲譜立即被送到化驗室去！

寂寂無聞　驚天動地

三俠經過連日來東奔西跑，難得像今晚這樣寧靜，以爲可早點安睡一覺，想不到夏維探長一個電話又把他們吵醒！

本來他們都不是警務人員，可以不理會夏維，但是，古銅簫的發現，令到他們不能不去看看！

三俠到了警局之後，那張曲譜亦已經由化驗室送回探長的辦公室來了。

「這就是被巧妙地收藏在銅簫內的曲譜！」夏維探長說，「要不是小心地用電筒射入內部，細心地加以觀察，實在很難發現！」

三俠分別觀察古銅簫和那一紙曲譜，發覺這兩樣東西都陳舊不堪；銅簫銹蝕斑斑，曲譜上也被銅銹染得斑痕處處。

呂偉良問夏維：「會不會是一連串密碼？」

「那就有待專家研究。」夏維說，「但根據化驗室化驗結果，起碼證明裏面不會有隱形墨水之類的東西。」

阿生是特警，在許多方面可以稱得上「半個專家」，他把曲譜上的五綫譜音符譯成阿拉伯數目字，細心加以研究。

林愛莉也懂點樂理，跟住曲譜哼着！

但是，湊成的譜子並不悅耳，而且高音太多，簡直聽上去有些古怪！

「好了，不要哼了！」呂偉良說，「如果這就是音樂實叫人有些毛骨悚然！」

阿生把演譯成阿拉伯字的曲譜左思右想，看完又再看之後，對夏維說：「憑我所認識的，這似乎不可能是間諜密碼！不過，到底我不是密碼專家，所以也不敢說得太過肯定！」

林愛莉則拿着原來的五綫譜，說道：「這是正確的五綫譜音符，大概不是其他符號吧！但照我看，這曲譜也很陳舊了，紙質雖則厚，也發黃了。」

曲譜並不大，只有丁方五吋左右。一般五綫譜紙是長方形的，這一張顯然經過整理，可能給人用刀子鎅去一方，成爲現在的正方形。

呂偉良手持銅簫，作了一個姿勢道：「我不懂音樂，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否一支好樂器，但照看它却是一種現成的武器。長短適中，握在手中，與人交鋒，十分受用！」

「既然吹奏不出任何音响來，要是一種打架用的武器亦不足爲奇！」夏維道，「但爲什麼要在裏面收藏了一張曲譜？」

阿生道：「這兩件東西交給我好嗎？我想交給特警總部內的專家研究，包括用電子儀器檢查在內！」

「本來這是殺人兇器，余木被人追逐時將它由六樓擲下，擲破了一名女童的頭部，因傷致死，規矩上兇器是要封存的，以待他日在死因法庭上作爲證物，但是這件案越來越奇，我們除了檢驗過血型、指紋等等之外，不得不研究其他方面的內容

。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交還給我，你不妨取去！」

「相信可以的。」阿生說，「明天請你派人送到我們總部去，我會通知他們趕快爲你辦妥此事！」

呂偉良提議先到醫院去探余木，於是三俠一齊離開了探長辦公室！

×　　×

在公共醫院裏，到處佈滿了夏維探長派來的警探，尤其是接近余木留醫的病房，更是戒備森嚴！

呂偉良等三俠要不是透過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親自帶領，根本不可能入去見余木。

余木已被救醒，他早已把一切身歷的經過對警方說了出來！想不到三俠在深夜時份還會到訪。他當然認得他們，而且也知道三人的來歷！

他喃喃地說：「如果我沒有猜錯，追逐我的人，可能是胡納的手下，因爲他在臨時羈留所內見過我，否則我也不知道這支古銅簫如此有寶！」

三俠已從探長助手口中知道余木的初步口供，因此林愛莉不禁要問：「既然你懷疑胡納出錢請律師保你出來，爲什麼你不把屬於他的失物還給他？」

余木說：「後來我養父對我說，他只是申請了法律援助，律師不是胡納請的。而且，我既然知道這是寶物，自然另有一種打算！」

「什麼打算？」林愛莉問道。

「如果它能換得許多錢的話，我希望它能幫助我或者我們一家人遠遠離開這裏！」余木嘆氣道，「我想過了我遲早會遇上舊日那班壞朋友的，他們亦遲早會迫我回去！」

「你說義勇幫那班人嗎？」林愛莉道，「他們都已落網，分別被判了刑！」

「不！法律上動輒講證據，警方怎可能把他們一網打盡？」余木說，「就算警方眞有這種本領，他們坐完牢之後，一年半載，或者三兩年之間總會再恢復自由，到那時，我還是逃不出他們掌握的。」

「你別迷信黑社會是萬能的，所謂邪不能勝正，只要你眞眞正正存心改過，警察會幫助你！」阿生說道。

「警察？」余木苦笑道，「警方如何對付一個有案底的人，相信你們也聽過了。總之，到了現在，我也不想埋怨任何人，只怨自己一念之差，行差踏錯！」

呂偉良道：「胡納對你怎樣說？」

余木道：「他說，只要我答允把古銅簫交給他，他就可以叫人保我出去！」

「事實上他自身也難保。」呂偉良說，「據我所知，他至今仍在獄中，警方一直反對他保釋出外候審，他又怎可以幫助你？」

「那麼，追逐我的人，又是誰呢？」余木道。

呂偉良說：「可能是他的同黨，也可能是你的同黨——義勇幫衆！」

「是他的同黨不奇，爲什麼你懷疑是我舊日同黨的人？」余木說。

呂偉良道：「很簡單，因爲當時與你二人一齊囚禁在臨時羈留所的，還有許多義勇幫衆！他們可能無意中聽到胡納與你的談話，悄悄告訴了在獄外的同黨，暗中監視你的一舉一動！」

「嗯！」余木想想也是道理，「這的確是有可能的事！可惜當時我被他追到失魂落魄，未有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呂偉良又問道：「胡納有沒有對你談及過古銅簫內收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沒有。」余木道，「不過，不用他多說，誰也可以想像得到，那是非常值錢的東西！可惜我知得太遲了，眞正是：捉到了鹿也不懂脫角！」

林愛莉笑道：「照我說，這支古銅簫是一件名符其實的不祥之物。可不是？首先是胡老頭死了，然後是你朋友章炎，最後它落入你手中，你也差些給它害死！」

「不！是我朋友先死的！」余木說。

林愛莉道：「無論誰先誰後，總之都好像冥冥中有個主宰。如果你不是贈他這支不祥之簫，章炎也許不必死！如果胡納不把它帶返他叔父家中，胡老頭亦可能不必死！甚至你不去找它，你也不會有今晚的不幸事情發生！」

余木想想也是道理。林愛莉的說話聽來雖則近乎迷信，却又好像是事實！

×　　×

阿生親自由特警總部把那支古銅簫送到夏維探長手上去！

夏維急不及待地問道：「電子檢驗的結果怎樣？是古董嗎？」

「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古董，但經過電子分析和專家的鑑定，證實它製造不超過三十年，所以不能算是什麼古董。」阿生說。

「那麼，會不會是什麼稀有金屬？」夏維又問。

阿生答道：「不！這是古銅製成的，絕對不是稀有金屬。」

「檢驗過內部嗎？」

「用最新式的電子儀器檢驗過。我們的儀器，可以透視金屬，像愛克斯光替人類照肺一樣。」

「是否有什麼擠塞在簫管之內？」

「不！絕對沒有古銅以外的物質擠塞其中，即使有，也是製作時造成的。」

「你的意思可是說：製成這支簫的人，可能存心令它吹不出音響來嗎？」

「大有可能！」

夏維忍不住笑了：「那麼，製成這支簫的人，一定是瘋子！」

「未必，可能這是一種藝術製品！製造它的人，目的也許是爲了其他目的，而不是爲了實用的目的。」

「那麼，那張曲譜呢？」

阿生說：「密碼專家認爲不會是間諜用的密碼，的確是一張曲譜——十分拙劣的作曲家作成的曲譜；我們甚至用另一支差不多大小的竹簫，依照此譜吹奏，結果不知所謂，怪難聽的！」

「這麼看來，一切的努力都失敗了。」夏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探長，爲什麼你不把胡納揪來問問？」阿生說。

「是的，事到如今，可能也只有他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他是否已被起訴？」

「不！他已被證實不是殺死他叔父的

兇手，我們正考慮把他釋放出去！」

「那麼，何不先問個明白？」

夏維於是吩咐助手去把胡納召來！

這時候，呂偉良和林愛莉也來了。

夏維問了許多關於銅簫的問題，但是，胡納吞吞吐吐的，語焉不詳。三俠在旁看見了，更加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

夏維警告胡納道：「你謀殺胡老頭的證據雖然不足，但是我們還可以提控你其他罪名，例如非法禁錮，拒捕等罪名。」

「不過，如果，我肯合作的話，又當別論，是不？」胡納不等探長說下去，他就說道：「其實你所講的罪名十分輕微，嚇不倒我的！」

夏維有點生氣道：「你是眞的不肯合作嗎？」

「我根本也不知道銅簫的秘密，叫我從何說起？」胡納道。

阿生和林愛莉耳語一番之後，由林愛莉對夏維說：「探長，我不想追究這件事了。」

可惜夏維探長一點也不會意似的，說道：「你不追究，我却要追究，他用飛刀傷了我的人，單是這條罪名便足以放他入獄中住幾年。」

林愛莉的目的是希望夏維放走胡納，三俠從中跟踪追查，相信定有點結果，但夏維探長却認爲人在自己手中總好過放了出去。

胡納好像軟了下來，似乎較爲合作了，於是又在說出他的「先知故事」！

這故事林愛莉也聽過了，當時她也不相信；現在聽在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耳中，却更加覺得兒戲兼滑稽！

林愛莉忍不住說：「你希望警方把你釋放嗎？」

「當然！」胡納說，「我已經盡我所能與警方合作，爲什麼不放我出去？」

「因爲你所說的故事不够完美。」林愛莉道：「假如你所講的先知眞的來了，警方現在把你放出去，豈不是等於害了你嗎？」

阿生補充說：「對了，警方放你出去，先知會把你殺死的！」

「怎麼會呢？」胡納道：「他人生路不熟，而且我未得到無音簫，他不會殺我的！」

「無音簫？」呂偉良說：「你在收購它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它是不能吹奏出聲音了？」

「我當時只當作古董收購，想不到會惹出禍事連連！」胡納道。

夏維問道：「當時你返家時，有沒有看見先知的影子？」

「沒有。」胡納道：「我當時返去看我叔父，一入門口就發現他倒斃地上，正想着應該怎麼樣做，你們就按門鈴！」

「於是你由後窗跳下街中，躲進我的汽車裏，是不？」呂偉良問。

「是的，我當初只是不想留在現場；後來我覺得先知太殘忍，我想要脅你們爲我找回無音簫。」胡納又說：「其實你們也不難想像得到，先知是爲了得到無音簫才把我叔父殺死的！」

「你可以描繪先知的樣貌嗎？」夏維問道。

「我不識繪畫！」胡納說。

夏維道：「你可以利用拼圖認人的方法！」

「但是，我怕你們這樣做法，不但找不到他，反而打草驚蛇！」胡納道，「他很狡滑，而且，圖片在報章登出，等於通知他：我已把秘密說出！這樣他不會上當的！」

「我們不會通知報界！」夏維道，「你放心幫我們，先拼好了先知的樣貌再說吧！」

胡納沒有意見，跟隨二名探員到拼圖認人組去了。

胡納走後，林愛莉不禁要問夏維：「爲什麼你說他不是兇手？」

「現場上發現一些血漬，是屬於B型的，但驗過死者和胡納的血型，他們都不是B型的。」夏維又說，「而且胡納的叔父除了那屋子裏廢物之外，也不有錢，更無遺囑和遺產留下給他，他又爲什麼要殺人？」

「你就憑了這點證明他無罪麼？」林愛莉笑了笑，「我總覺得你辦案未免太過兒戲了。爲什麼你不假定有兩個人入屋，那可能是胡納的助手，血型是B型呢？」

「事情當然不像你想像中那麼簡單。」夏維說：「驗屍官肯定死者死去了一小時以上——距離你們發覺他的屍體最少一小時。但是，一小時之前，胡納正在一間酒吧裏飲酒！」

林愛莉說：「許多殺人兇手都非常聰明，他們懂得如何製造時間證人，以方便自己脫罪，胡納當然也會這樣做，更何況他還有助手呢！」

「殺人動機呢？」夏維道，「除了瘋子外，一個人在犯罪之前，必想清楚是否值得！胡納不是那種瘋子，他很正常。」

林愛莉道：「但我們親耳聽過他與他叔父爭吵。就是爲了失去那支無音簫！」

「算你的假設對了，但是，我們也得先找到胡納的助手，才可以證明他是否有罪！」夏維說。

呂偉良插咀問：「當晚胡納在那間酒吧喝酒？」

「紅燈區的船屋酒吧！」夏維說。

「我看，我們無須再爭論這件事了，爲求早日找出眞實答案，我們不如分工合作吧！」呂偉良說，「阿生，你留下來幫助探長；愛莉，你到醫院裏看看江强，還有余木。」

林愛莉問：「那麼你呢？」

呂偉良說：「我到紅燈區去！」

「找女人嗎？」林愛莉笑道。

「別開玩笑了！」呂偉良說，「我們還是用電話互相連絡吧！」

江强因爲當時傷口流血頗多，但他堅持要親自處理這件事，想不到事後又感到頭暈眼花，不得不回到醫院中去留醫！

還好他和余木都同住在公共醫院裏，林愛莉要一起探望他們比較方便。

於是三俠分三路，各有各去做他們的工作！

×　　×

紅燈區船屋酒吧，外型裝修得像一艘船，頗爲特別。

呂偉良拄杖入內，一片昏暗，像走進

了電影戲院一樣！

一陣陣低價香水的氣味，一個濃粧艷抹的吧女過來招呼呂偉良：「先生，可以請我喝杯酒嗎？」

「當然可以的。」呂偉良說，「找個靜一點的座位談談吧！」

那女郎立刻親切地依偎着，把臂與呂偉良走進了一個座裏去！

循例叫了兩杯酒，酒保給呂偉良的一杯較爲眞實，但遞給吧女的一杯，則混了大半是水。價錢一樣，多賺的歸那吧女！

呂偉良是老江湖，這些事情當然了解，但他不會追究。他只問那女郎：「多數一些什麼人來此喝酒？」

「什麼人都有，但以酒鬼最多！」那女郎咕咕地笑道。

「別開玩笑了！」呂偉良說，「是不是以海員較多？」

「是的，既然你已經知道，爲什麼還要問我？」女郎斜睨着呂偉良！

「聽過胡納的名字嗎？」

「嗯！」女郎支吾着，終於又說：「未聽過！」

但見，呂偉良在感覺上已經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因爲女郎一隻手一直勾住呂偉良的臂彎，剛才呂偉良說出「胡納」的名字時，她竟然渾身一震，爲什麼？呂偉良大感驚奇！

他依然若無其事地問：「胡納時時來這裏喝酒，你一定認識他，想淸楚吧！」

「我很少追問客人的名字，明知他們不會講出眞姓名的。」女郎說。

呂偉良覺得她渾身不安，因此更加追問得緊！終於迫得她借故說去洗手間，跑開了！

呂偉良待她內進後，立即採取行動！也迅速跟了入去！

但是，那女郎已失了踪跡！

呂偉良正在感到無限驚奇之際，耳畔隱約聽到有人談話之聲！

循聲找去，發覺酒吧後面有一間房，但看來不是洗手間，好像是賬房，又好像是士多房之類。人聲正是由此傳出！

呂偉良側耳細聽，可惜談話聲已經停止了！

「呀」然一聲，房門自動打開！

呂偉良望進房內，那女郎赫然在着！另外還有一個外國人端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那辦公桌上放了一個水晶球！

「請進來吧！」那個外國男子看來大約四五十歲之間。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話。

剛才還陪着呂偉良的女郎，則呆站在一旁！木然無表情！

呂偉良感到有些尷尬，因爲偷聽人家談話到底不是很大方的事！

遲疑間，又聽到那外國人說：「鼎鼎大名的鐵拐俠盜，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既來之則安之，何不進來坐談一會？」

呂偉良尷尬之外加上了另一份驚奇。在他的記憶中，他絕對未見過這外國人。但是，怎麼對方會知道他的來頭？

能夠說得出「鐵拐俠盜」四個字，絕對知道他是什麼人！

於是他毫不再猶疑地，走了進去！

外國人的桌子前面有一張椅子，呂偉良被請坐在那裏！

女郎離開了房間，出去時順手把門掩上，這令到呂偉良有點不安。他並非担心受到襲擊，憑他的經驗，人家要動手的話，早已出其不意地擊昏了他；令他不安的只是眼前的神秘氣氛！

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外國人遞過一支香烟，但呂偉良沒有接過。他是不吸烟的！

外國人笑笑說：「你想知道胡納是個什麼人嗎？」

「你認識他？」呂偉良故意問。

「是的，他常常來問卜！」外國人說，「可惜問了之後又不肯聽我的忠告。」

「原來你就是他所說的先知！」

「不，我並非什麼先知。」外國人道：「只不過水晶球確實幫助我知道這世界上許多事情，例如閣下的來歷等等！」

呂偉良不會相信他的話，笑道：「如果水晶球眞的如此靈驗，胡納就不會被警方抓去！」

「那是他自作孽，不聽我的警告！」外國人道：「我曾警告他，切不可返回他叔父家中。」

「是因爲你早已算到胡老頭已被人施了毒手嗎？」呂偉良問。

「不！是因爲那支無音簫！」

「無音簫？原來你也知道那寶貝！」

「那不是什麼寶貝！只是一件不祥之物……」

呂偉良不等他說完就代他說：「誰接觸過它，誰就會遭不幸，是不？」

「正是！」外國人一派正經地說，「事實已擺在眼前，不到你不相信的！」

「據我所知，胡納是物主，他該死得最早才對，如果你的話靈驗的話。」呂偉良笑了笑，「但是，現在他却活生生！」

「那只是遲早問題。」

呂偉良心裏一凜！問道：「你的意思是：他遲早會遭毒手嗎？」

「這是天數，凡事冥冥中有個主宰，正是信不信由你！」

「如果他不擁有無音簫，是否可以平安大吉？」

「當然！」外國人又說，「但現在已經太遲了！」

呂偉良心裏想：這傢伙一定就是胡納口中所講的「先知」！

他故意說道：「如果那支無音簫交給你，那你同樣大限難逃了，是不？」

外國人格格大笑道：「你以爲我須要它嗎？我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

「如果萬一落入你手中，你又如何處置？」

「我會毀滅它，替人類除害！」

「很動聽！」呂偉良忍不住笑了！「可惜你的說法未免缺乏根據！」

「世間的事，有許多都是沒有根據的，例如最先進國家的防空雷達網毫無反應，但是却有不少人先後見到來自太空的飛行物件，這也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對嗎？」外國人笑道：「所謂根據，只不過是前人的經驗而已。嚴格說來，那是人類的自大狂，他們知得太少，却偏偏又以爲知道了許多許多，凡事用『科學根據』作掩飾，其實我們人類的科學仍在十分幼稚的階

段，又如何可以作爲根據？」

呂偉良給他搶白一番，幾乎無法再說下去。他苦笑一下道：「既然閣下有着超科學的見解，能知過去未來，請問無音簫又是一件什麼東西？」

「我只能告訴你，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人製成的，至今大約是二十餘年光景，它不是古董，而是一件十分可怕的東西。」

「不祥之物？」

「是的，不祥之物！」

「我知道你不喜歡談什麼『根據』，但是，理由總有吧？」

外國人笑笑說：「相信我吧！把無音簫立即投入熔爐，否則這都市勢將大禍臨頭！」

呂偉良雖然不迷信，但看他一本正經的，心裏難免生疑！

他故意問那外國人：「投入熔爐還是交給你比較妥善呢？」

「先生，別以爲那是什麼寶物，它確是不祥之物，我不會信口開河的，有一天你總會明白我。」外國人又說，「你一定以爲得到無音簫的人，就會發大財，所以才有此一問！其實你錯了，即使交給我，我也只有把它加以毀滅！」

呂偉良面對着這位「外國神仙」，心裏既可笑，又覺可疑！

他無法了解這外國人的眞正身份，以及說話中的含義！

到底他是出於眞誠呢，還是別有用心呢——呂偉良自問看不透！

呂偉良最後只好說道：「如果你不說出無音簫的來龍去脈，實在是難以令人信服！」

「此事與我無關，我何必令人信服？」外國人淡然一笑，「不過我另外一項忠告是：當你們找到一頁奇怪曲譜吹奏！」

呂偉良這一次更加吃驚不小！

「你怎麼知道還有一張曲譜？」呂偉良問道。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向你們提出警告！」

「但是，那支古銅製成的簫，根本不可能吹奏出音響來。」

「你們太喜歡講什麼科學根據，爲什麼不用科學頭腦去想想？」

呂偉良越來越覺得玄妙！

他想再問下去，但是，那外國人站起來，表示有事外出，改天再談！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告辭了！

一切事情似乎來得突然，而且也太過離奇怪誕！呂偉良感到無限迷惘！

回到酒吧前面，那女郎不見了！

× ×

胡納被一員便衣探員從拼圖認人組織帶走！

胡納看看四周只有他們二人，於是靜悄悄地對那探員說：「兄弟，想發點橫財嗎？」

「別開玩笑了，也別妄想！我不會放走你的。」探員說。

胡納道：「我不是叫你放我，遲早有律師把我保出去的！」

「那你想我怎麼樣？」

「剛才我看見有人向你追債，相信閣下手頭一定甚緊！」

「關你什麼事？」

胡納笑笑說：「雖然不關我的事，但我却可以幫助你！」

「我知道，條件就是：放你出去！」

「不！我說過了，律師會保我出去，無須勞動到你的。」

「那麼，難道你無條件借錢給我？」

「當然世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胡納四下裏看了一眼又說：「我只要你幫幫手，把一些證物弄出去，你立即可以獲得十萬元！」

「十萬元？」那探員怔了一怔！

「是的，絕對是十萬元，保證兌現，現鈔交易，不拖不欠！」

探員呆了一呆之後，再想淸楚就搖搖頭苦笑：「證物怎可以偷得到手？不但有專人主管，而且封閉之後還加上火漆印封住。你別開玩笑！」

「我絕對不是開玩笑！」胡納又說，「那支銅簫仍未封漆加印，你是探員，可以自由出入，只要你答允，輕易就可以偷龍轉鳳，而且易如反掌你便可以得到十萬元。」

探員果然有點意動，說道：「如果我答應……」

這時二人已經差不多走完了那條長長的走廊，拐了彎之後，便到達一處辦公室，再透過辦公室便進入夏維探長辦公室！

因此，胡納急不及待地，不等探員問下去，便對他說：「你只要打一個電話，如果對方問你暗號，你便說出：『先知』二字，自有人與你連絡！」

跟住胡納把電話號碼也說了一遍！

探員記住了！事實上他是很須要那筆錢的。

他們若無其事地，透過那辦公室，進入探長的辦公室去！

× ×

三俠又再聚在一起！

地點是警局裏的警官餐室！

呂偉良正把不久之前在紅燈區船屋酒吧的「奇遇」說給大家聽，夏維探長這位主人有事臨時離去，因此此時只有阿生和林愛莉二人作爲呂偉良的聽衆！

夏維身爲探長，這裏又是警局，許多時都有事情要找他去親自處理。三俠也不是頭一次到此與夏維茶叙，夏維也不止一次地被人召去！故此三俠對這種情形正是見怪不怪！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聽完了呂偉良的奇遇之後，自然不會相信那個外國人說話。

但是呂偉良却說道：「本來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覺得有句話值得研究！就是那個外國人爲什麼叫我用科學頭腦去想想這件事？」

「科學頭腦——」阿生沉吟道：「也就是說，這件事並非什麼玄妙的事，而是有科學根據的意思。嗯……」

「我記得當時我問他的意思是：既然銅簫吹不出音響來，又何必担心有人依曲譜去吹奏？」呂偉良回憶着說，「當時他回答我道『你們太喜歡講什麼科學根據，爲什麼不用科學頭腦去想想？』我想再跟他談下去，他却急於外出。現在我越想越覺得奇怪！」

三俠頓然沉默下來！

他們各有各去想！

突然之間，三個人幾乎同時抬起頭來，放下了飲料的杯子！

呂偉良和林愛莉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阿生：「你有沒有做過音响測驗？」

但是，阿生在他們未開口說話之前，已搶先說出來三個字：「超聲學！」

只不過由於呂林二人的談話聲，把阿生的話掩蓋住了！

阿生現在才恍然大悟地說：「對了，我應該用超聲學的儀器去測驗，但我沒有那樣做。一則因爲探長限我們二十四小時內交還無音簫！二則我過份注意銅簫的結構和質地，還有那張古怪的曲譜。一時之間竟然想不起超聲學這件事來。」

林愛莉說：「無音簫其實不是眞的『無音』，只是它發出的聲音，非我們人類的聽覺所能聽得出的。因爲根據超聲學原理，並非每一個音波均可聽到；我們耳朵結構不能聽到的，包括每秒鐘振動在十六次以下，或者一萬七千次以上的音波。例如我們一舉手一投足，也會造成音波，但這些音波每秒鐘不足十六次，所以我們的耳朵聽不到。」

「對了，另一個更普通的例子就是：如果汽笛所發出的頻率過高，我們人類一樣聽不到，但狗的耳朵却可以聽到。」阿生說，「我們早該想到超聲學那方面去，那麼無音簫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呂偉良道：「但是，無音簫所能吹奏出的聲音，到底是偏高還是偏低？」

「看情形兩者皆有可能！」阿生說，「總之它本身絕非無音，只是它所發出的聲音我們聽不到而已！」

呂偉良又說：「作用又何在？」

「可能是一種新的發明品！」阿生的鬼靈精頭腦往往總是想到那方面去的。

「但是，它雖不致是古董，也分明是一件舊東西，看來不是什麼新的發明！」呂偉良道：「還有，那個外國人說，它是二次大戰時期德人製成的，照算也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以來一直被人當作古董！嗯！」林愛莉突然叫了起來：「那是一件武器！」

「武器？」以阿生這麼鬼靈精的頭腦，也覺得有些不懂，「這怎會是武器？」

「你以爲只有發射子彈的東西才是武器麼？」林愛莉說，「二次大戰時期，德國人委實發明了不少驚人的東西，例如飛彈便是其中一種。照這樣推想，無音簫既是德人製成，又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那麼，它甚有可能是一種武器！」

呂偉良說：「無論如何，我們先去設法證明一下，看看它是否能發出過高過低的音頻再說！」

三俠於是離開餐室，到下面去找夏維，因爲只有夏探長才有辦法把一件列爲「呈堂證物」的東西，暫時移交給阿生拿去再檢驗！

但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正在下面忙個不了。

三俠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助手辛尼却悄悄告訴他們：「三位最好暫時請到探長室稍坐，因爲這裏暫時不准任何人出入！」

「爲什麼？」三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失竊！」辛尼簡單地說。

「失竊？」林愛莉幾乎忍不住笑將起來，「警局裏也失竊，盜賊們也太過不賞面了！」

呂偉良道：「知道失去了什麼嗎？」

「就是那支無音簫！」辛尼答道。

「什麼？失去了無音簫？」三俠嚇得同時驚叫起來！

辛尼把他們招呼到探長辦公室去小坐。侍役端來咖啡西餅，辛尼招呼唯恐不周，更怕三俠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其實三俠絕不會怪他們，警局失竊，而且失去的又是一件相當重要的證物，又豈同兒戲？

不久之後，夏維探長生氣地回到辦公室來！

夏維怒火冲天地說：「眞是敗類！我們警探的聲譽掃地了！」

「探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林愛莉問：「是不是神偷摸了入來？」

「無音簫被人用偷龍轉鳳的手法換了出去！」夏維說，「保管證物的探員已被扣留查詢！分明是他作怪！」

「有證據嗎？」呂偉良問。

「遲早會查出的，正在核對指紋！」

夏維剛想說下去，電話响了起來！

辛尼接聽，隨手把聽筒交給夏維：「探長，找你的。」

夏維接過聽筒，火噴噴地「喂」了一聲！

但是，僅僅「喂」了一聲，他便呆在那裏！

在場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他的面色大變，握住聽筒的手也在發抖！

發生了甚麼事？

在場的呂偉良，林愛莉，阿生和辛尼都不禁在心裏問！

他們却沒有作聲，只是一邊注視夏維的表情，一邊注意室內每個人的反應，他們互相交換着眼色，好像互相問道：「你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嗎？」

但是，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是同樣地充滿了疑惑的！

各人都默默無言！

好一會兒，夏維才憤怒而又惶恐地放下了電話！

夏維命令辛尼道：「快去把胡納押到這裏來！」

辛尼沒頭沒腦地走了出去！

探長室內的其他助手都沒有人敢作聲，只有呂偉良忍不住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探長。」

夏維生氣地道：「有個人自稱是無音簫的主宰，他已設法把無音簫弄了出去，如果我們不把胡納釋放，就會有禍事發生，嘿！眞是豈有此理！」

阿生急忙問道：「他有沒有提及是甚麼禍事？」

「沒有！」夏維說，「他要我立刻與局長連絡，然後趕到市長辦公室去！」

「驚動局長和市長，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林愛莉道。

夏維道：「無論如何，現在我們總得先把一切可疑人物抓回來再說，一個也不

能把他們放走！尤其是那個外國人！」

呂偉良正要說話，辛尼這時已把胡納帶到探長室來！

胡納氣定神閒，一點也不驚慌地問：「探長，是不是准我保釋出去？」

「是的！有此可能。」夏維按捺住一肚子怒氣，說道：「胡納，但是你要告訴我，你在外面還有多少同黨？」

「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我想了解你的背景！」

「我是個退休海員，你應該知道。」

「別要花樣了！」夏維怒瞪着他，「告訴我！是不是你叫人把無音簫弄走？」

胡納得意洋洋地道：「你似乎看得我太高了，我一直被你扣留在這裏，即使是神仙，也沒有辦法！」

就在這時候，二名探目把一名探員扣上了手鏈帶入來！

胡納看見那名被加上手鏈的探員，首先呆了一呆，但很快又冷靜下來！

一名探目對夏維交代道：「探長！這傢伙招供了！是他幹的代價是十萬元！」

夏維怒容滿面地瞪住那探員，狠狠地摑了他一掌：「敗類！」

胡納不但面無懼色，甚至還露出陰險的笑容！

夏維冷靜下來問：「是不是他叫你做的？」

那探員不敢抬頭，只是點點頭！

「爲甚麼？」夏維又問。

「……」那探員不作聲！

一名探目代他道：「這傢伙嗜賭，最近輸了許多錢。他承認收了胡納手下五萬元定金，另外五萬今天交到他手上！」

這時候，探長辦公桌上的一具內綫電話響了起來！

三俠要告辭了。呂偉良要親自去把那個「外國神仙」帶回來！

夏維探長不再留他們，但是再三叮嚀三俠要跟他保持連絡，他好像六神無主似的，尤其是他的手下之中竟有如此敗類。以後到底會發生一些甚麼不幸的事？他不敢想，也不知道！

三俠離開警局，滿腹疑問地駕車趕到紅燈區去！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胡納是甚麼人？爲甚麼他的同黨如此須要那支無音簫？」

「看他那種傲慢的態度，眞令人驚奇！」呂偉良說，「他好像有恃無恐的。其實探長拒絕了律師的保釋，他應該甚感不安才對！」

阿生道：「也許無音簫能够把他救出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同時問道：「你怎麼知道？」

「我只是這樣推測而已！」阿生說，「否則，胡納憑甚麼如此鎮定？」

林愛莉把車子開入紅燈區之後，才發覺一些警察巡邏車早已到達，他們是接到警方無綫電廣播而趕來這裏封鎖現場的！

林愛莉把車子駛到船屋酒吧門前，並未受到阻攔，也許警車上的人已得到上級的指示，知道三俠此行是爲他們捉人！

呂偉良拄杖直闖船屋酒吧！

幾位高級警長已經在酒吧之內，正對裏面的人加以盤問。

呂偉良這時才知道，那個外國人已經走了。後面那一間房，只不過是酒吧經理借給他用的。據酒保道：「我們經理很迷信，尤其是那個外國人的水晶球占卜，他認爲十分靈驗，所以無條件把他的辦公室借用。」

呂偉良問酒保：「他叫甚麼名字？」

「我們只知道他叫『先知』，眞姓名相信只有經理才知道。」酒保似乎也了解到情況嚴重，隨即把他們經理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一位警長！

警長立即用電話和酒吧的經理連絡，查出了那個「外國神仙」——先知的眞姓名原來叫：史提夫·米曹。經理說他絕對是個好人，他看過米曹的護照，也知道他今天就要坐飛機到星市去！

警長立即通知總部，由總部轉知機場，希望能及時制止米曹離境！

三俠看看腕表，正是下午三時正！

根據酒吧的經理在電話中說：米曹的機票是他贈送，所以他肯定這位「外國神仙」，乘搭下午三點半一班機飛往星市。

阿生開快車是著名的，他親自駕駛，希望趕得及在三點半之前到達機場！

在市區開快車是相當危險的，但是，阿生抄捷徑，選擇一些較少車輛行駛的街道。因此，只須二十分鐘左右，已經到達機場。

不過，後面也引來不少專捉「開快車」的警方巡邏車！

阿生雖然不是當地的警方人員，但是當交通警員了解到他的身份和任務之後，也不再囉嗦着要抄牌。

這時候，大批警方人員已湧到現場來，許多班機也不能起飛！

原來機場各處一片漆黑，根本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只見停機坪上，跑道上，指揮塔頂上以及機庫屋頂上等等地方，「吱吱喳喳」的，聚集了不計其數的雀鳥！

「這是怎麼一回事？」三俠不禁呆在一旁！

其實發出同樣疑問的，還有所有目睹其事的人！他們都感到無限驚奇！

更多「嗚嗚」怪叫着的警車開到現場來！

夏維探長和一些高級警官也在稍後時間到達了機場！

呂偉良帶着林愛莉到處去找「先知」米曹！

阿生在這邊却迎着探長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夏維指住那些無法計算的雀鳥說道：「這就是胡納的手下，你相信嗎？」

阿生呆了呆道：「這是胡納幹的？」

「不！胡納還在我們手中。」夏維道，「正因爲市長拒絕釋放胡納，以及付出一千萬元的鉅欵和一架飛機，所以胡納的手下便召來這些小嘍囉！」

阿生恍然大悟：「我現在明白了，無音簫的作用，就是召集雀鳥！」

「你說甚麼？」

「你不會明白的，探長，這是超聲器，如果我估計不錯，無音簫能吹奏出人類耳朵聽不見的聲波，這種高頻率的聲波却

能把雀鳥召來！」

「嗯，原來是一項有計劃的勒索！」

夏維又問：「你師父呢？」

「他正在找尋『先知』米曹的下落。這個人也許對我們有些幫助！」

機場上，一片混亂，彷彿世界末日一樣！一大羣一大羣的雀鳥，有大有小，源源不絕地飛來，遮蔽了半個天空！

機場指揮塔忙個不了，無綫電忙於通知飛來本市班機！叫他們改道飛往他處！

候機室內人頭湧湧，警員忙於維持秩序！所有班機不能起飛！情況越來越嚴重，軍隊奉命開到現場，準備向雀羣開火！

用機關槍把雀鳥掃射，本來也不失是個好辦法，但是，萬一因此而激發了鳥兒的兇性，會不會闖出禍來？有關方面正找尋鳥類專家，請教這可能性是否存在！

由於滿天盡是飛來飛去的雀鳥，直升機也不能起飛，一切交通只能依靠車輛，於是滿街警車和軍車的叫聲，令人以爲這個都市正陷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中。

指揮塔突然向警方發出求救訊號，因爲一些兇狠的雀飛突然撲向塔頂的玻璃，不斷地用嘴啄它。那些玻璃雖然很厚，但指揮塔的人員也感到無限吃驚！

其實，即使雀鳥不用嘴啄爪抓，也够他們心煩了，因爲大批雀鳥在塔頂的玻璃上糞便，令到在那兒的控制人員無法看得見外間天空和機場下面的情形。

全市的天空中均可看見雀鳥齊飛，一下子好像全世界的鳥兒都飛到這兒來召開甚麼「大會」似的。但是牠們落腳駐足的地方似乎集中在機場這邊，所以，局長和市長也親自跑到機場來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透過警方的關係，由機場廣播系統去找「先知」米曹！

雖然明知這更渺茫，但是除此之外，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可想。因爲機場之內，人頭湧湧，根本找不到米曹。

阿生覺得情況非常嚴重，正想用電話與任處長連絡，想不到任如重這時已帶了大隊國際特警趕到機場來！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機場內每一個人都說過了這一句話！

雖然始終沒有人回答——因沒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人們還是這樣到處查問！

現在任處長也這樣問阿生！

阿生道：「可能是歹徒利用了超聲學作怪！但眞相怕要找到一個人才可以知道。那人叫先知，師父正去找他！」

任如重與夏維等高級警務人員商談，但始終想不到任何辦法！呂偉良和林愛莉在乘客服務處的櫃枱內，渺茫地等待着！

令他們耐心等下去，只有一個理由，就是酒吧經理保證「先知」是個好人！

無論他是否好人，呂偉良總希望奇跡會出現，因爲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了。

機場內內外外擠得水洩不通，警方既然無法封鎖機場，甚至維持秩序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形底下，試問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有甚麼更好的方法去把米曹找到？

機場指揮塔一再向現場軍警求助，天空上面飛翔着的雀鳥干擾了雷達網，有些雀鳥還飛了入去指揮塔的內部！

來自世界各地的班機，幾乎每一小時亦多達一百幾十班起起落落，試問如此繁忙的一個國際機場，又豈可長期被這些小飛禽侵佔？

雖然透過無綫電通訊系統，指揮塔紛紛要求來自各地的班機改飛別處，但每一分一秒鐘，仍然有大量無綫電拍到指揮塔來查詢！於是，指揮塔裏人們既忙於工作，又要對付那些入侵的雀鳥，簡直忙個不亦樂乎！儘管雀鳥專家已向軍警提出警告，切勿胡亂開槍！

但是，專家們却又想不出任何辦法來，把這數以億計的雀鳥驅散！

有不少航機的玻璃和引擎，已被雀鳥破壞，機場內內外外「吱吱喳喳」的，鬧成一片，雀糞撒得遍地皆是！

人們無法想像得到，到底從甚麼地方飛來了這許多各式各樣的雀鳥？

更奇怪的就是：用甚麼方法令牠們紛紛飛到這裏來呢？

都市的北面是許多雀鳥棲身的樹林，更北面也有着許多山頭野嶺，但是一下子把成千上萬的鳥羣召來，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機場候機室所有出入口俱已封閉，希望可以制止雀鳥入侵！但是這樣下去到底能挨多久？沒有人知道。

一旦雀鳥侵入了空氣調節系統的話，候機室的門窗就必須被迫洞開，否則裏面的人會因爲缺乏空氣而被焗死！

呂偉良和林愛莉正在萬二分焦急之際，一個外國人竟然依照廣播指示，找到這櫃枱前面來了！

他！正是「先知」米曹。

呂偉良看見他滿面愁容，絕難相信他與此事有關，尤其是他欣然來了！

「你們不聽我的忠告，果然出了禍事！」米曹埋怨道。

呂偉良和林愛莉邊把他帶到警衞室去，邊又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用問麼？無音簫正在發揮它的威力！」米曹絕不避嫌疑，跟呂林二人走！

林愛莉道：「是不是依了那譜子吹奏出超頻率的音響，雀鳥便聞聲而來？」

「正是如此！」米曹說道，「人類自以爲聰明，其實有些聲音是我們耳朶聽不到的，但雀鳥却能聽到，牠們只要凌空飛翔時互相召喚，其他的就會一呼百應地紛紛趕來！」

三個人到了警衞室，市長等高級負責人均集中在這裏！

局長聲聲叫人逮捕「先知」米曹，但被呂偉良制止住了。

呂偉良對各人道：「如果此事與他有關，他就不會送上來！」

米曹笑了笑道：「這是你們不聽我的勸告，結果眞給壞人利用了。如果你們早把無音簫毀了，今天的事就不會發生！」

夏維問被扣押在一旁的胡納：「你認識他嗎？」

胡納點點頭！

米曹對胡納道：「爲你的靈魂設想，你該收手了，胡納！」

胡納面有難色，他道：「他們不會再聽我指揮的！」

「盡你所能吧！」米曹道：「這是你唯一的機會，否則你會終生抱憾！」

胡納在猶疑中，被夏維親自押出去！

大批軍警開路，擠過了人羣，把胡納送到廣播室那邊去！

胡納雖則間接證明「先知」與此事無關，但是米曹所留給各人的疑團却無法解釋！米曹似乎了解到各人對他的懷疑，於是他不用發問，便自動說道：「我當然不是神仙，但是，我懂得許多天文地理，甚至許多關於科學方面的知識，我也知得比一般人多。」

「你是甚麼人？」市長問。

「德國人！」米曹說，「但我入了美籍。我父親是位納粹科學家，無音簫正是他發明的。現在各位也許明白了吧？」

「你把無音簫賣給胡納？」市長問。

「不！是我弟弟無意中賣了出去，我追踪到這兒來。」米曹又說，「我化裝成占卜者，我知道胡納是海員，常常到船屋酒吧去，所以說服了該酒吧經理，借用了他的經理室，利用人們的迷信和好奇，引胡納上當，目的無非爲了收回那支無音簫。但是，想不到胡納知道了無音簫的厲害之後，竟然一反常態。我雖然後悔不該把眞相對他說，但是後悔又有甚麼用？」

市長道：「你父親爲甚麼要製成這東西？」

「我不是說過了嗎？他是二次大戰時期，一位納粹科學家！」米曹說，「無音簫其實是一支吹出超音波的樂器，那譜子是一種鳥語，只要依此譜吹奏出高頻率的音波，雀鳥便會大量雲集！家父當年花了不少時間和心血觀察鳥類的生活，發覺季候鳥每年集體移居，都發出超聲波。於是他就製成了這支無音奇簫，可以用人類的嘴巴吹奏出高頻率的音波，指揮雀鳥！」

「這麼說來，令尊大人該是最早研究超聲學的科學家！」呂偉良說。

「那又不是唯一的，當日據說與家父同時研究的，還有其他數位納粹科學家，他們本來打算研究成功之後，便作爲一種新式武器貢獻給希特拉，但是，家父受不起家母苦諫，終於在戰爭末期，把這唯一的製成品盜去！」米曹又道：「後來我們一家人被美軍俘擄。不久之後，家父死了，母親未將這古怪樂器的作用告知我們，因此我們只以爲是一管廢鐵！及至家母死前，才將秘密說出。我覺得這是罪孽，正想找到它毀了，却發覺失了踪。」

「其實是令弟偷了，是不？」呂偉良問。

「對了。」米曹說，「家母死時，弟弟不在身旁，他自然不知厲害。後來偶然談起，才知道他當作古董賣給一名中國海員。我擔心禍事會發生，才千里追踪到這裏來，想不到，想不到……」

「想不到胡納立歪了心腸，反其道而行！」市長說，「你是個有責任心的人。但是，爲甚麼人家叫你先知？」

「我只是懂一些天文地理，占卜星相，胡扯一通，他們認爲十分靈驗，所以才叫我先知！」米曹嘆氣說道，「其實我絕不靈驗，起碼今天的事我就無法預料！」

胡納在外面不斷廣播，希望說服他的手下！但是，任如重所領導的國際特警却不敢期望過高，他們早已悄悄展開了一項秘密行動，就是利用國際特警所擁有的測探超音波電子儀器，找尋無音簫之所在。

胡納的手下已然不斷吹奏出超頻率的音波，儀器的測探應該是有效的！

果然，由阿生所率領的一組國際特警，首先發現——超音波來自機場內一座建築物——機場貨倉。

於是大批軍警包圍那裏。

但是，貨倉內根本沒有人！

阿生一再較對儀器的方法，指針還是指住那個位置！

任如重親自率領的另一組人員，也擁有一副十分敏感的儀器，他們聞訊趕來，儀器上的指示針還是指住了同一位置！

也就是說，阿生沒有弄錯，儀器也沒有壞！但是爲甚麼沒有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等人這時已聞訊趕來，但這時超音波又停止了。儀器上可以看見附近沒有超音波發出！阿生想不通，提議軍警把貨倉上的每一箱貨物拆開查看！

如果機場上一切正常，這行動勢必被航空公司反對，但現在情況太過嚴重，這件事不解決，一切航機就無法升降。

結果，軍警在戒備中一箱一箱的，把存在機場貨倉的貨物拆箱檢驗！

終於在衆目睽睽之下，軍警在一個鋼箱中找到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手中有一支無音簫！另一人手中有一張曲譜和一支電筒！他們非別人，正是胡納的二名黨徒！

無音簫找到了，但是雀鳥並未散去！

根據米曹所知，無音簫是可以吹奏出另一種音調驅散鳥羣的，可惜兩張譜之中只存在一張，另一張指揮鳥羣散去的，已不知甚麼時候失落了。

沒有辦法，只有召來消防人員，用水喉把鳥羣加以驅散！

只要雀鳥不陸續飛來，相信遲早有辦法清理現場上的雀鳥，只是辛苦了警員，消防員以及雀鳥專家們！

一場驚天動地的紛擾，竟然來自一支寂寂無聞的古銅簫，說起來確實令人難以置信！但正如米曹說：人類知得太少，最難以相信的事，誰敢保証它不會發生？

米曹的身份是眞的，他的說話也是眞的！爲了良心的責任，他不惜千里追踪，但結果還是死了一些人——胡老頭是其中之一。胡老頭是給胡納的二名手下殺死的，因爲只有他知道胡納的計劃。胡納與他爭吵，就是怪他失去了無音簫，令他的計劃受挫！胡納担心他叔父告發他，令二名手下殺了胡老頭！

結果胡納和他的二名手下當然法網難逃，就是那名貪污的警探也吃盡了苦頭！

唯一僥倖的，是余木！

余木沒有給「無音簫」害死！而且，還可以從黑色魔掌中得慶生還！

阿生本身是個孤兒，他答應當余木出院之後，爲他找工作！

但是，除了余木之外，還有許多同一遭遇的青少年，他們又有誰去關心？

三俠自覺能力有限，他們唯有期諸於社會上的善心人！尤其是政府當局！(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胖子相信了玉娘子的說話，率衆馳返李家莊，值秦鳳姑正在大廳中招待林達三等喝茶，楊胖子急不及待，用破窗扉擊破林達三茶碗，隨着一姓唐鏢師查驗茶中是否有毒，驗證之下，果發現茶中有蒙汗藥，各人正喧鬧之際，李莊家人忽報李老太自縊，楊胖子偕林達三監視秦鳳姑往李老太房中查看，發現是兇殺，楊胖子指斥秦鳳姑等人心腸太狠，秦鳳姑反向他責問懷疑什麼人和她共謀，楊胖子斷然說是李四——

一錯終身恨 再生滿腔仇

秦鳳姑又倏地抬起頭來，這一次，和剛才抬起頭來，臉上神情一片茫然，大不相同，却是充滿了怒意，連理直氣壯的楊胖子，也不禁呆了呆，他決沒有想到，纖弱文細的秦鳳姑，發起怒來，神情竟也如此可怕！

秦鳳姑直視着楊胖子，一字一頓，道：「你們將什麼事全推在我身上好了，可別再拉上已經死了的人！」

這兩句話，倒是說得鏘然有聲，連楊胖子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在一旁的林達三，立時「哼」地一聲道：「茶水裏的蒙汗藥怎麼說？」

秦鳳姑雙手掩住了臉，過了好半晌，才喃喃地道：「我不知道！」

楊胖子厲聲道：「一聲不知道就算了麼？告訴你，你的底，我全知道了！」

秦鳳姑像是完全未曾聽到楊胖子的話一樣，又低下了頭，喃喃自語着，道：「好惡毒的陰謀，好周密的佈置，好可怕的圈套，不論我怎麼闖，只怕都闖不出去的了！」

她那幾句話，講來聲音雖然低，但是楊胖子和林達三，却全聽得清清楚楚，不過他們兩個，也不知道她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楊胖子沉着聲，道：「好了，別打啞謎了，李四在什麼地方？」

秦鳳姑後退了一步，望着楊胖子，道：「有人對你說了些什麼？你怎麼會問出這樣的話來？」

楊胖子冷笑一聲，道：「玉娘子對我說了很多事，連你冒她的名，犯了這麼多案子的事全說了，李四和你，想替你祖父，收買北青帮的人，玉娘子帶了十幾個有地位的人不肯就範你就定下了這毒計！」

秦鳳姑的雙眼睜得老大，等到楊胖子一口氣講完，她什麼也不說，只是道：「老四已經死了！」

楊胖子一聲冷笑，道：「他要是死了為什麼不將遺體運回來，而要運骨灰？」

秦鳳姑仍然望着楊胖子，從她的神情看來，她像是全然不想解釋這件事，但是她還是道：「他是被燒死的，我找到他的時候，已是……」

秦鳳姑的聲音哽咽起來，沒有再說下去。

楊胖子又冷笑了幾下，道：「好了，要是李四已經死了，那麼，昨天晚上，在你房裏的男人，又是誰？」

楊胖子的話才出口，秦鳳姑已揚起手一掌摑來。

楊胖子做夢也想不到，秦鳳姑會突然出手，這一掌，等到他想避時，如何還避得開，「叭」地一聲響，早已摑了個正着，別看秦鳳姑的手又小又軟，這一掌的力道，却着實不輕，楊胖子的臉上，陡地起了五道紅印。

就算是胖子脾氣好，也不禁按耐不住，一聲怪叫，反手向秦鳳姑抓來。

楊胖子的反應極快，才捱了一巴掌，立時出手，這一掌，秦鳳姑下的手重，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也將他僅存的一點對秦鳳姑的憐惜之心打走，這時一出手，倒是他畢生所學的一招精着，五指如鈎，抓出之際，隱隱帶起一股風聲。這一招，叫着「老鷹抓小鷄」，楊胖子使來，又穩又快，連蒼蠅在他面前飛過，他若是使出這一招，也一樣逃不過去。

可是這時，他一抓向秦鳳姑的肩頭，疾抓了下去，眼看一定可以將對方抓斷，陡地眼前一花，耳聽得林達三疾聲喝道：「小——」

林達三叫的是「小心」，而且，兩個字也是一口氣叫出來的，只不過楊胖子却只聽到了一個「小」字。

因為他才聽到了一個字，「砰」地一聲，胸口又已中了一拳，那一拳，打得兩百來斤重的楊胖子，身子幌了一幌，耳際嗡地一聲，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了！

林達三在一旁，看得十分清楚，楊胖子在使出那一招「老鷹抓小鷄」之際，秦鳳姑身形一幌，緊接着，雙拳已一起向前，撞了出去。

林達三還不是十分知道秦鳳姑的來歷，但是他却是會家，一看到秦鳳姑出手，便知道對方也是行家，這兩拳一撞，只怕楊胖子更受不住，是以才大叫了一下。

可是，當他叫出來時，已經慢了一步，楊胖子已經中了拳，而秦鳳姑兩拳一擊中楊胖子，身子陡地向後，彈了出去，一個轉身，向窗便撲。

楊胖子還未曾定過神來，林達三一見秦鳳姑要走，一聲大喝，道：「別走！」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拔起，也向窗撲了出去，秦鳳姑在窗檻上站了一站，反腳踢出，林達三正在向前撲來，只當秦鳳姑心急逃命，防不了有此一着，秦鳳姑腳一飛起，「砰」地一聲，正踢在他的下頦之上。

林達三的身子向後一仰，若不是他身形矯健，立時翻了一個筋斗，幾乎直挺挺跌將下來，等他站定時，只見秦鳳姑已然迅速地攀上了高牆，上了屋頂，身法極快，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蹤影了！

楊胖子這時，也定過神來，和林達三兩人，相視苦笑，他們兩人，也算是北五省極有名的人物，現任的總鏢頭，可是非但眼睜睜地被人逃走，而且還各自吃了虧，這正是從哪裏說起！

他們兩個站着發呆，只見有一個鏢頭，奔了進來，大聲叫道：「楊總鏢頭，我們究竟怎麼辦？客商等得不耐煩了，吵着要趕路！」

林達三和楊胖子兩人互望了一眼，林達三道：「就來了！」他一面說，一面向外走去，在房間中幾個僕人，看樣子都是在李家十幾二十年的了，一起哭着臉，一個老僕道：「楊總鏢頭，這事情怎麼辦？我們是不是要去報官？」

楊胖子呆了一呆，就事論事，人命關天，若懷疑老太太不是自己上吊死的，自然該去報官。可是楊胖子轉念一想，李家一世英雄，英名在外，普天下欽仰，怎麼也想不到，會落到這一地步，事情若是報了官，必然傳開去，李老英雄在九泉之下，也難以瞑目！

想到這裏，楊胖子不禁長嘆了一聲，道：「我看還是別驚動官府了！」

那老僕口唇掀動着，但是又沒有發出聲來，楊胖子知道他的心意，道：「你放心，以李家的威望，官府還不致於來麻煩你們！」

那老僕雙眼流下淚來道：「楊總鏢頭，我不是為這個難過，老太太要是——」

楊胖子伸手在老僕的肩頭上拍了拍，道：「你更不必担心，我總之盡力就是，要是老太太的死，眞是被人所害，定然為她報仇雪恨！」

那老僕一陣抽噎，雙膝一曲，幾乎就要跪了下去，楊胖子忙將他扶住，也不禁大是欷歔，一逕向大廳走去，一進大廳，便聽得那年輕的客商，扯直了嗓子在嚷嚷，道：「林總鏢頭，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帶着我們來到了賊窩子裏，怎麼還不讓我們走？」

林達三臉漲得通紅，答不上來，楊胖子平時也不是那麼壞脾氣的人，可是這時，一聽得那客商這樣講法，陡地氣往上冲，大喝一聲，一掌擊在一張茶几之上。

他號稱「大力楊光達」，這一掌，眞不含糊，只聽得「叭」地一聲過處，那張茶几，竟自稀裏嘩啦，散裂了一地，楊胖子接着吼道：「誰再將這裏叫賊窩，我可要待他不客氣了！」

那年輕客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看他的情形，心中着實不舒服，但是却一點聲也不敢出。

其餘各人，也不知道楊胖子為什麼忽然發這樣大的脾氣，一時之間，全靜了下來，楊胖子心中有說不出來的難過，也不知說什麼才好，正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自遠而近，疾傳了過來，轉眼之間，已聽得一陣吆喝聲，馬蹄聲停止，人影閃動，十餘人，一起大踏步走了進來，為首一人，身形婀娜動人，面如白玉，髮如烏絲，唇不點而朱，眼波流動，有勾魂攝魄之神，不是別人正是玉娘子！

玉娘子會來，在楊胖子和北霸鏢局衆鏢頭而言，一點也不覺得出奇，但是其餘人却十分訝異，玉娘子他們不止見過一次，這時見了她，眞是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她又會鬧些什麼花樣，喜的是這樣的美人兒，見多一次，也覺得心泰神怡。

玉娘子一進來，叫了楊胖子一聲，楊胖子立時朗聲道：「各位，我及時趕到，列位幸而未中奸計，全是靠這位張姑娘的指點！」

廳堂之中，響起了一陣交頭接耳的嗡嗡聲，楊胖子又道：「這位張姑娘，就是山東萬龍岡的玉娘子！」

楊胖子這句話一出口，所有的人，又全都靜了下來，衆客商更是駭然互望。

楊胖子冷冷地道：「各位要是要聽其中的原委，不妨暫留片刻——」他講到這裏，向剛才嚷嚷的那年輕客商，瞪了一眼，道：「要是不耐煩的，只管先走！」

那年輕客商漲紅了臉，不敢出聲，衆鏢局中人，早已連聲催促，要楊胖子說出來。

要知道，玉娘子又號毒觀音，提起她的名頭來，誰不打冷戰？尤其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因為這幾年來，玉娘子所犯的案子，實在太多，下手又狠，當眞是畏之如同蛇蠍一般。

而如今，俏生生的大美人就在眼前，又明知她是玉娘子，却偏偏又是她揭發了陰謀，這正是江湖上的一大奇事，誰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委？

玉娘子却淡然一笑，說道：「只要大伙兒沒事就好了，多提什麼，各位請上路吧！」

玉娘子叫各人離去，不但鏢局中人不肯聽，連那些客商，也一起大搖其頭，表示不肯離去。

楊胖子道：「反正講起來，也不要太久，但有地方坐的，只管坐下，小霸子，去燒一桶茶來，看看有什麼乾點，拿來充飢！」

楊胖子胃口大，折騰了一日夜，倦還可頂，餓却難忍了！

被楊胖子叫着「小霸子」的，是一個鏢頭，立時向後面走了過去，和李家的僕人嘰咕幾句，他自己却在大廳門口，再也不肯走出去，楊胖子快講玉娘子的事了，雖還肯向外走去？

楊胖子清了清喉嚨，將如何和玉娘子相遇，如何知道了玉娘子的來歷出身，如何在傾盤大雨之中，聽玉娘子說及她和李四認識的經過，以及種種可怕的陰謀，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楊胖子一面指手劃脚，一面說着，廳堂之中，一百餘人，個個屏氣靜息，鴉雀無聲，而人人的心頭，却是怦怦亂跳，這許多人中，盡多久歷江湖的漢子，可是他們也決計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的曲折！

而且，當楊胖子講到後來，他如何兼程趕來，剛好及時趕到，阻止了衆人喝有蒙汗藥的茶水之際，人人更是心頭駭然，口乾舌燥。

這時，早已有人提着大桶的茶水進來，也有人捧着大叠的碗，日頭高懸，雖然晒不進廳堂來，但是天氣，已熱得出奇。再加上心情緊張，一碗在手，人人都在桶中，捧水痛飲，楊胖子講了這許久，更是口渴，一口氣盡了三碗，抹着口角，道：「照玉姑娘說，可能這一切，全是李四和秦鳳姑策劃的勾當，但是秦鳳姑却一口咬定，李四早已死，玉姑娘，究竟怎樣？」

楊胖子的叙述，雖然曲折動人，人人用心聽着，但在楊胖子講話的時候，仍然有不少人，不時偷偷向玉娘子瞟上一眼，那是因爲玉娘子長得實在太動人了！

這時，玉娘子搖了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楊胖子嘆了一聲，心中在盤算着，秦鳳姑走了，她一時之間，難回江南，必然到北青幫去尋求庇護，這樣看來，事情是越鬧越大了！照玉娘子所說，北青幫中的人，已全受了秦老爺子的收買，那麼，自己要爲這件事出頭不知要多費多少手脚！

楊胖子在想着，只聽得有人大聲道：「各位，茶水又來了，還要不要？」

楊胖子心事重重，聽到了呼叫聲，抬頭看去，只見玉娘子的兩個手下，又提着兩桶茶水，走了進來，自己吩咐他去借茶水的那個小霸子，却站在柱前，怔怔地望着玉娘子，差點沒連涎沫都流了下來。

楊胖子心中有氣，高聲喝道：「小霸子——」

他才喝了一聲，忽然之間，玉娘子格格地嬌笑了起來，笑聲極其動聽，可是聽來，笑聲却像是從遠處傳來一樣！

楊胖子陡地一怔，向玉娘子望去，只見玉娘子似笑非笑，似嗔非嗔，他正望着自己，楊胖子道：「玉姑娘，這件事，還未曾全部了結，你看——」

玉娘子又是「格格」一聲嬌笑，道：「雖然還未曾全了結，但也差不多了！」

楊胖子聽得玉娘子那樣說，又是一怔，一時之間，不知道玉娘子那樣說，是什麼意思，而他在那時，只覺得思緒麻木不靈，人感到十分疲倦，一面想着玉娘子的話，還想不出頭緒來之際，一面已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只聽得玉娘子又柔聲道：「楊總鏢頭，這幾天來，你眞是疲倦得可以了！」

楊胖子點了點頭，更感到倦意湧了上來，忍不住又接連打了幾個呵欠。

玉娘子身形婀娜，直來到了楊胖子的身前，前後不過幾句話工夫，楊胖子只覺得眼皮比鉛還重，幾乎連眼也睜不開來了，他看到玉娘子來到了自己的身前，又打了一個呵欠，不好意思地道：「眞是不行了，十多年前，我曾連趕五天五夜的路，也未曾覺得眼睏，現在……不但人老了，也胖了很多——」

他一面講着，一面又連連打了幾個呵欠！

玉娘子笑靨如花，說道：「楊總鏢頭，不單是你一人，你瞧，大家全倦得睡着了！」

楊胖子呆了一呆，笑了起來道：「玉娘子……這是什麼話，紅天白日，就算疲倦，也不能全睡着了！」

玉娘子一直站在楊胖子的身前，楊胖子倦意湧了上來，連頭也懶得轉動，大堂上別人的情形，他也看不清楚。這時，只見玉娘子的身形一閃，嬌聲道：「楊總鏢頭，你要是不信，自己看看！」

玉娘子一閃開身，楊光達自然看到了大廳中的情形，他的眼皮雖然越來越重，可是在那一剎間，他也不禁盡力睜大眼。

廳堂中的情形，簡直看得他呆了，他幾乎懷疑自己，已經進入了夢鄉之中！

只見廳堂中，有十餘個人，挺着身子站着，可是那十幾個人，却全是玉娘子手下的彪形大漢。除了那十幾個大漢之外，其餘的人，不論是各鏢局的鏢頭和趟子手，還是客商，幾乎全睡了，有的就歪倒在椅子上，有的伏在地上，有的壓在旁人的身上。

楊胖子望過去，恰好和林達三打了個照面，只見林達三眼珠轉動着，眼皮也闔了上來，也睡着了。

一看到了這情形，楊胖子就像是胸口，突然被人刺了一刀一樣，身子一挺，居然給他站了起來，開口發出一下大叫聲。

可是他才一站起來，玉娘子青葱也似的手臂，就在他的肩頭上，輕輕一推，嬌笑着，道：「楊總鏢頭，你也該好好睡一覺了！」

那一推，實在是一點力量也沒有的，楊胖子若是在平時，站在那裏，猶如半截鐵塔一樣，誰能推得他動？可是這時，在玉娘子的「格格」嬌笑聲中，他居然被玉娘子推得坐跌在椅子之上。

他坐下去的力道，倒十分大，坐得那張椅子，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他在坐跌下去之後，已再也沒有力道站起來了，他勉力睜着眼，只覺得眼皮越來越重，只覺得眼前的一切，越來越糢糊。

在迅速的糢糊之中，他依稀看到，玉娘子帶來的那些漢子，突然散了開來，一個人，自外面走了進來。

楊胖子的雙眼，只剩下了一道縫，而這一道縫，還是他用盡了生平之力，才能保持着的，所以，他實在無法看清那進來的人，是什麼模樣的了！

他只看到，那進來的人，直走向玉娘子，而玉娘子也立時迎了上去。

接着，楊胖子的耳際，便響起了一陣陣的笑聲。這時，他的雙眼已經完全闔上了，笑聲也越來越遠。

終於，笑聲也完全聽不見，楊胖子也「睡」着了。

楊胖子在「睡」着之前，並沒有機會將所有的事，好好地想一想，因爲他實在

太疲倦了，疲倦得連想上一想的氣力都沒有了！

×　×

他被一陣又一陣的劇痛，從昏迷中弄醒過來，他感到窒息，他想好好地吸一口氣，可是，當他張開口來時，鬆而濕的泥土，湧進了他的口中。

不但有泥土的腥氣，而且，還有血的腥氣，他雙手向上用力地爬着，身子扭動着。

劇痛像是烙鐵一樣，炙着他小腹上的傷口，他拚命掙扎着，過度的劇痛，反倒使他變得麻木，他並不記得什麼，也不能肯定自己那樣掙扎有什麼用，但是有一點，却是他的本能，他需要吸進一口氣！

他雙手向上扒着，頸向上伸，終於，他看到了一片亮光，他深深地吸進了一口氣，泥土的細粒，全隨着他貪婪的吸氣，而吸了進來，他又劇烈地嗆咳了起來。

那一陣嗆咳，牽動了傷口，發出了陣陣劇痛，那實在使他無法挺受下去，他頭向後仰，希望看清眼前的情形，但是他却看不到什麼，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血紅，血的紅光，血好像是潮水一樣，向他湧過來，將他埋沒在內，他的喉際，發出了一下聲響，又昏死了過去。

這時，正是白天，而地點，是在一個小土坡的道旁，自鬆軟的浮土中掙扎出半個頭來的人，滿臉全是土，他的雙手，一半是土，一半是血，雖然太陽高照，但是看到這樣的情景，也實在够駭人了。

看到這種情景的，只有一個人。

四周圍十分靜，又熱又靜，遠處傳來的蟬鳴，若斷若續，只有一個人，恰好站在這個土坡上，而且就在路邊，這個人，身形纖細，一頭烏髮披着，站着一動也不動，臉色比她身上的白綢衣服還要白，正是自李家大宅，擊倒了兩個總鏢頭，逃出來的秦鳳姑。

秦鳳姑來到了這個小山坡上之後，就呆呆地站着，她不知道自己已站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再會站多久，直到她看到了前面的路溝子上，坭土忽然在動着。

秦鳳姑並不以爲是自己眼花，她以爲那是大雨之後，土屑在弄鬆洞穴上坭土。

可是，接着，她却看到了一隻滿是坭和着血的手，從土中伸了出來，痙攣着，掙扎着。

大日頭下，秦鳳姑也陡地感到了一股寒意，不由自主，輕微地發起抖來。接着，她又看到了另一隻同樣的手，從土中伸了出來，手指伸屈着，像是在向她招手。

秦鳳姑張大了口，但是她並沒有叫出聲來，因爲坭土拱起，她又看到了一個人的頭，自坭土中拱了出來，那人只拱出了大半個頭，一陣嗆咳，又不動了！

一個人！一個活着的人，從坭土裏鑽了出來！

秦鳳姑只覺得手脚冰冷，她先是踏前了一步，接着，立時又後退了兩步。

她自己的事情，已經不知如何是了局，她實在沒有能力再去管別人的事了。可是，當她後退了兩步之後，坭塊從那個人的臉上，逐漸落下，秦鳳姑已經看清，從土中拱出頭來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北霸鏢局那個對她死心塌地的鏢頭鐵雄！

這一次，秦鳳姑叫出了聲音來，她急急向前走去，也顧不得她自己一生，如何喜歡乾淨，蹲下身，雙手用力扒着，將鐵雄的頭，全扒了出來，接着，又去扒蓋在鐵雄身上的坭土，一停不停地扒着。

當秦鳳姑將鐵雄身上的坭土扒開之際，有一半土，是和着鮮血的，那股濃烈的血腥氣，直衝鼻端，秦鳳姑要盡力忍着，才不致嘔出來。

她終於扒開了坭土，也看到了鐵雄的傷口，她伸手放在鐵雄的鼻端，幾乎已沒有氣呼出來，可是鐵雄的心口，還有着輕微的跳動。

她將鐵雄拖出來，扶起他的身子，拂去他臉上的坭碎，鐵雄看來，已經完全像一個死人。但是秦鳳姑却知道他沒有死，而且，她知道，像鐵雄那樣，粗壯如牛的小伙子，不但不會死，還可以活回來，還可以活很久！

她拉下了幾把草，墊在鐵雄的身下，又蓋了些草在鐵雄的身上，然後，奔下了土坡，不多久，她就趕了一輛驢車回來，將鐵雄搬上了車。

這輛驢車，當然不是她帶着丈夫的靈灰，進霸縣的那一輛，看樣子是當地鄉下人的。而在日頭正中時，驢車就進了靈邱縣城。

靈邱縣城裏有一所醫院，辦醫院的人，是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醫院裏的女人，全穿着長得拖地的白衣服，和戴着片兒麵一樣的大白帽子。

這所醫院，當天中午，接受了一個奇怪的病人，那幾乎已經是一個死人了，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一面搖着頭，一面嘰哩咕嚕地討論着。

可是他們還是繼續不斷地診治這個奇怪的病人，這些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可能不是爲了別的，就是爲了將病人送來的，那纖弱美麗的女人臉上的那種堅决的神情。

一直到天黑，病人才有了微弱的呼吸，秦鳳姑仍然坐在醫院的走廊中。

一個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從急救室走出來，全身像是被水洗過一樣，都是汗，他一出來，就用毛茸茸的手，握住了秦鳳姑的手，用力搖着，大聲說着話。

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站在一旁，道：「寇克大夫說，你是對的，他活着，沒有死！」

秦鳳姑的聲音很低，但是她的聲音，仍然很堅定，她道：「我知道他是活的，知道他的傷會好，他還會活下去，活很久很久！」

洋人側着頭，他連手臂上的金毛上，也全是汗珠，他可能聽不懂秦鳳姑在講什麼，但是他一定知道秦鳳姑在講什麼，不然，他臉上不會有這樣欣賞的神情。

秦鳳姑沒有再說什麼，她的事，殺了洋人的頭，洋人也不會明白，不但洋人不明白，誰又能明白？

天漸漸涼了。

風更勁，一陣風過，漫天都是細細的塵土，街上全是落葉，小孩子在街上追逐着落葉，嘻嘻哈哈地笑着，可是却突然停止了。

那傻瓜又在土牆前站着，瞪大眼望着

他們。

小孩子並不怕傻瓜，因爲他們認識這個傻瓜，已經有兩個多月了，開始，傻瓜只能拄着木杖，慢慢移動，後來，這個傻瓜可以不要木杖，扶着牆走了，再後來，他連牆也不必扶了。

可是有一樣不變的是，這傻瓜絕未開口，那麼多孩子，沒有人聽到他講過話。

和這個傻瓜在一起的，是一個極其漂亮的小媳婦，大一點的孩子，管那小媳婦叫傻瓜的老婆。

那小媳婦和傻瓜一樣，沒有人聽她開過口。兩個多月前，他們在縣裏最僻的地方賃了一間房子，住了下來，也不和人來往，傻瓜病得很重，每天都有大夫上門，全是紅鬍子綠眼睛的洋人，漸漸地，傻瓜的病像是好了，一直到現在，他已經可以走動了！

孩子們在傻瓜面前跳着，叫着，傻瓜只是直勾勾瞪着眼，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心中，在想些什麼，站了不久，傻瓜就走了回去。

屋子很小，進門一間明間，只有兩張竹椅，傻瓜就在竹椅上坐了下來。傻瓜當然不是傻瓜，他以前，可能有點楞頭楞腦，但是決不傻，不過現在看來，他眞的像是一個傻瓜，他已經快有三個月未曾開口說過話了，以致他有好幾次，想開口說話，口唇顫動着，竟不知道該如何發出聲音來才好。

這個被街上的孩子當作傻瓜的人，就是在土裏被拉出來，終於養好傷的鐵雄。

他的確已經有點忘記該如何說話了，就像這時候一樣，當他在竹椅上坐下來之後，秦鳳姑就坐在他的對面，他望着秦鳳姑，口唇掀動着，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秦鳳姑望着他，連她自己，也不明白這些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她想起當日，在大毒日頭下，將鐵雄從泥裏扒出來的情形，那時，鐵雄簡直是個死人，她眞担心，沒將他送到醫院，他就會開始發臭！

可是，她的信念，終於使鐵雄又活了轉來。然而秦鳳姑不明白的是，鐵雄爲什麼一直不開口呢？

他非但不開口來多謝她相救之恩，而且，爲什麼他的雙眼之中，一直帶有拒絕的神色呢？

秦鳳姑記得很清楚，鐵雄在傷勢漸漸有好轉的時候，眼中的神色，簡直是仇恨，隨着時間慢慢過去，眼中的仇恨，也逐漸消失，但是鐵雄始終不是以前的鐵雄，那種冷漠，在以前鐵雄的身上，是找不到的，秦鳳姑甚至懷疑自己是認錯了人。她看到鐵雄口唇掀動，想說話而又發不出聲音來，也不是第一次了，她好久前就想問，可是却一直也沒有開口，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或許是壓在她心頭的重担，實在太重了，重到了使她任何話都不想說的地步。

這時，她直視着鐵雄，鐵雄像是在躲避她的目光，低下頭去，秦鳳姑第一次開口，聲音很細，細得幾乎聽不見，她道：「你想說什麼，只管說吧！」

她的聲音雖然細，但是鐵雄顯然是聽到了的，鐵雄不但聽到，而且他的反應，是如此之强烈，他整個人都震動了一下，像是要從椅上跳起來一樣。

鐵雄仍然偏着頭，但是他終於也開了口，他的聲音，聽來是如此生澀，他幾乎是一字一頓講出來的，道：「你，爲什麼要救我？」

秦鳳姑呆了一呆，忽然之間，她感到極度的疲倦，這兩個多月來，爲了鐵雄，她做了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做過的事，現在，彷彿所有的疲倦，一起湧了上來，她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但是她知道，她必需支持下去，爲了她自己，她不知道還有多少事情要做！

她並沒有回答鐵雄這個問題，只是慢慢地，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你傷好了，我也該走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站了起來，她眞正感到疲倦，是以要雙手扶着竹椅的柄，才能站直身子。她才一站起，鐵雄便突然道：「別走，有一件事，我——我要是不弄明白了，死都不閉眼睛！」

秦鳳姑望着他，道：「你可是不知道暗算你的人是誰？那我實在沒有法子替你查了，我自己，有許多許多事要做，太多了！」

鐵雄瞪大眼，搖着頭，道：「不是，我想知道，那天，大雷雨晚上，在你房裏的男人是誰！」

剎那之間，秦鳳姑臉上的那種訝異的神情，眞是難以形容，而在看到了秦鳳姑的那種神情之後，鐵雄也像是在胸口被人戳了一刀一樣，不過他還是倔强地道：「我沒有聽錯，我淸淸楚楚聽到的！」

秦鳳姑緊蹙着雙眉，看她的情形，像是在想，鐵雄所說的是那一個大雷雨的夜晚。

過了好久，秦鳳姑才緩緩地道：「你說的是你在李家大宅，最後的那一晚，下大雨的時候？」

鐵雄點了點頭，秦鳳姑深深吸了一口氣，才又道：「那天晚上，你見到了什麼人？」

鐵雄道：「我不是見到什麼，只聽到——」他漸漸有點激動起來，道：「我聽到，在你房間裏，有男人的笑聲，和你的笑聲，傳出來！」

鐵雄講到這裏，額上的青筋，已一根根現了出來，他大傷初愈，人很瘦，青筋一現，看來有點可怕。然而秦鳳姑看來，却極其平靜，她緩緩地道：「我不敢說你聽錯了，不過這一晚，我根本沒在我自己的房間裏，老太太有點不舒服，我在陪老太太！」

鐵雄陡地一怔，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再站了起來，張大了口，道：「我，……我……」

秦鳳姑苦笑着，道：「古怪的事情太多了，你信不信也沒有關係，我可眞要走了！」

鐵雄雙手緊握着拳，啞着聲，道：「你……我早就該知道你不是那種女人！我早就該知道！」

秦鳳姑望着鐵雄，神情很像是在可憐他，道：「你別太相信人了，我只不過說了一句，或許我是在說謊呢？你千萬別太相信人家的話！」

鐵雄苦笑着，秦鳳姑已轉身向外走去

，她走了兩步，突然又轉過身來，說道：「我也有一件事不明白，就算是我房間裏有男人的笑聲傳出來，你爲什麼要恨成那樣，連我將你從土堆中扒出來，日夜不停地伺候你，你却一直到今天，才肯和我說話！」

鐵雄的臉陡地紅了起來，雙手在身上擦着，低下頭去，喃喃地道：「我……我……不知道！」

秦鳳姑嘆了一聲，說道：「我倒知道的！」

她講了那句話之後，略頓了一頓，才又極其輕柔的聲音道：「謝謝你，鐵大哥，眞的，謝謝你！」

鐵雄又抬起頭來，秦鳳姑望着他，鐵雄突然走了過來，張開雙臂，看他的樣子，像是想將秦鳳姑緊緊地抱在懷中，可是一來到秦鳳姑的身前，雙臂又垂了下來，喃喃地道：「楊總鏢頭，一定弄錯了，你不是這樣的人！」

秦鳳姑陡地一怔，道：「你遇見過楊總鏢頭？」

鐵雄道：「是，當時，我不知爲了什麼，一聽到你房裏有男人的笑聲，拉着一匹馬就跑，到天亮，才遇到了楊總鏢頭他們，楊總鏢頭告訴我，你，你——」

他凝望着秦鳳姑，猶豫着，未曾再說下去。

秦鳳姑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她道：「楊總鏢頭對你講了些什麼，你一定要源源本本告訴我！」

鐵雄的神情有點異樣，秦鳳姑直視着他，呼吸有點急促，可是却並不惶急，鐵雄也凝視着秦鳳姑，他只覺得秦鳳姑的雙眼，越來越是深邃，在那雙漆黑深邃的眸子之中，似乎有一般不可抗拒的力量，令得人不能不照她說的話去做。

鐵雄嘆了一聲，緩緩地道：「那天，我遇到楊總鏢頭的時候，雨已經止了，楊總鏢頭正帶着人，冒雨走了一夜的路，他告訴我——」

鐵雄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他仍然望着秦鳳姑，不由自主地搖了搖頭。

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要搖頭。是爲了怪自己愚蠢，當時根本不該相信楊胖子的話呢，還是他的腦中，實在裝不下那麼多錯綜複雜，曲折離奇的事。

鐵雄在頓了一頓之後，才將楊胖子在那天早上，匆匆對他講的話，一起講了出來。

秦鳳姑本來是準備離去，已經走到了門口的，在鐵雄開始說的時候，她又緩緩走了回來，在竹椅上坐了下來，她坐得很挺，明徹的雙眼，也一直望着鐵雄。

鐵雄講完之後，神態仍是十分疑惑，也帶着幾分傻氣，問道：「楊總鏢頭所講的，可是眞的麼？」

秦鳳姑也不說什麼，只是苦澀地一笑，道：「你自己可以下判斷！」

鐵雄也苦笑了起來，道：「我不知道，可是當時，因爲我只聽到了你的房中，有男人的笑聲之後才出來的，所以我相信了！」

秦鳳姑的聲音，變得十分輕柔，她道：「你是應該相信的，連楊總鏢頭那樣的老江湖都相信了，你怎麼能不相信，可是……可是……」

秦鳳姑講到這裏，緊皺着雙眉，過了半晌，才嘆了一聲，喃喃地道：「眞厲害，安排得眞周密，她一定有人幫着她，可是，那是誰呢？」

秦鳳姑雖然是在喃喃自語，鐵雄却可以聽到她說的每一個字，只不過鐵雄的腦筋一直很簡單，他無法明白秦鳳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秦鳳姑又呆了片刻，才又道：「你和楊總鏢頭分手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怎麼會被人刺傷了，埋在土裏？」

一想起那天接下來所發生的事，鐵雄的雙手，不禁緊緊地握着拳，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來，雙眼睜得老大，眼珠幾乎要跳了出來。

鐵雄用力揮着拳，道：「楊總鏢頭約了我在鎭上見他，我才想走，就有一個人騎了馬來，這個人，好漂亮！」秦鳳姑略震了一震，但是沒有開口，鐵雄伸手抓了抓頭，道：「他跟我說了些我不明白的話，說什麼他就是殺死我的人，不過如果我死了，我也就不能告訴任何人是他殺死我的了，他還說這很有趣，奶奶的，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有趣！」

鐵雄越說越是激憤，忍不住說了一句粗話，等到話說出了口，他才脹紅了臉，幾乎不敢向秦鳳姑望去，過了半晌，未聽得秦鳳姑有什麼反應，才抬起眼皮來，向秦鳳姑望了過去。

一望之下，他不禁陡地吃了一驚。

秦鳳姑像是根本未曾在聽他說話，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全身都在瑟瑟地發着抖。

雖然她的身子，仍然坐得很挺直，但是她的確是在發抖，那情形就像是暴風雨之中，孤另另的一株白楊一樣，儘管挺直的枝幹，在力抗着暴風雨，不想屈服，可是，仍然不免劇烈地搖擺。

鐵雄吃了一驚，呆了一呆，失聲道：「你怎麼啦？」

被鐵雄大聲一喝，秦鳳姑才像是從夢中驚醒一樣。

她仍然在發着抖，然而一開口，聲音居然很平靜，她問道：「你說的那個很漂亮的人，究竟是什麼模樣？」

鐵雄立時說道：「那男人眞漂亮，一身衣服，乾淨得一點泥漿都沒有，講起話來，笑嘻嘻的，方臉，高鼻，一對眼睛，活得像會說話一樣，我從來沒見過這樣帥的男人。」

鐵雄一面說着，一面在回想當日和他說話的那人的樣貌，一時沒有留意秦鳳姑的神情，等到說完，才向秦鳳姑望去，只見秦鳳姑的樣子，已經不對了，不但臉色蒼白，而且口唇也成了灰白色，她眼向上翻，雙手在空中抓着，像是想抓到些什麼，然而在她面前，却什麼也沒有，她的身子在向旁側去。

等到鐵雄看到了這種情形時，只聽得「咕咚」一聲響，秦鳳姑已然連人帶椅栽倒在地！

鐵雄嚇得呆了，站着，一時之間，不知怎麼才好，只是望着秦鳳姑，秦鳳姑倒跌在地上，顯然已經昏了過去，過了好一會，鐵雄才大叫了一聲，向前奔了過去，

扶起秦鳳姑來，叫道：「鳳姑！鳳姑！」

他想這樣叫秦鳳姑，不知道已想了幾千百次，這時是自然而然叫了出來的，只可惜他雖然叫着，秦鳳姑却一點也聽不到，鐵雄呆了一呆，攔腰抱起秦鳳姑來，走進了左首的那間房間之中。

鐵雄在這間屋子之中，雖然住了兩個來月，可是却未曾進過秦鳳姑的那間房，這時，抱着秦鳳姑進來，一看之下，不禁呆了一呆。

那間房間中，除了地上有一張蓆之外，連張炕都沒有，簡直是一間空房，難怪秦鳳姑可以說走就走！

鐵雄蹲下身子，放下了秦鳳姑，一時之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才好，只好先解開了秦鳳姑的頸子，轉身待出去取涼水，他才一轉身，便已聽到秦鳳姑發出了呻吟聲，他忙又轉回身來。

鐵雄忙又轉回身去，道：「你……怎麼啦？」

秦鳳姑已勉力坐了起來，手撐着頭，半晌，她才抬起頭來，臉上總算有了一絲血色，她喃喃地道：「天教我將你從泥堆裏扒了出來，不然我只怕一輩子也不會明白！」

鐵雄望着她，也不知道她那樣說是什麼意思，秦鳳姑苦笑了一下，在她的額上，好像忽然平添了幾道皺紋，她慢慢站了起來。

鐵雄也有點知道，秦鳳姑之所以會昏過去，一定是和害他那個人有關，可是爲什麼呢？他問道：「那個冷不防刺我的是什麼人，你可是認識他？」

秦鳳姑的口唇發着抖，却好半晌沒有聲音。

鐵雄仍是怔怔望着她，又過了好一會，秦鳳姑才道：「是，認識他！認識他好深，可是，現在我知道了，我根本不認識他！」

這幾句話，又將鐵雄聽得如墮在五里霧中，不知道秦鳳姑在說些什麼。

秦鳳姑突然昂起頭來，在她的臉上，重又現出了那股令人折服的神色，她一字一頓地道：「鐵大哥，這個人，姓李，行四。」

這幾個字，極其簡單，天下叫李四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可是一聽在鐵雄的耳中，却猶如焦雷轟頂一樣，張大了口，一時之間，只覺得耳際嗡嗡直响。

過了好半晌，鐵雄才從極度的驚訝之中，開了口，仍然不免結結巴巴，他道：「李……李四不是……死了麼？你……一直抱着……他……的靈灰！」

秦鳳姑的神態變得更平靜，說道：「他若是能和你講話，若是能將你刺中，再埋你在土中，那當然是他沒有死，他沒有死！」

鐵雄只覺得心裏越來越胡塗，怔怔地站着，不住地道：「那怎麼會呢？那怎麼會呢？我說得不好，或者是記性不好，那人不會是李四爺！他爲什麼要殺我？」

秦鳳姑嘆了一聲，那一下幽幽的嘆息聲，其間包涵了無窮的哀傷，令得正在不斷自言自語的鐵雄，也立時住了口，秦鳳姑道：「他爲什麼要殺你？」

鐵雄連連點着頭，他就是不明白，李四在江湖上出了名的英雄豪傑，是鐵雄一直所欽仰的人物，爲什麼要殺他呢？這是他無論如何想不通的事。

秦鳳姑道：「在你走了之後，李家宅子中，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你或許不知道。」

鐵雄老老實實地回答道：「我全不知道。」

秦鳳姑道：「那天晚上，大雨，老太太不舒服，我一直在陪着她，天亮不久，外面一陣吵鬧聲，長工來敲門，說是五家聯保，和許多客商來了，我就出去，吩咐準備茶水，欵待客人，和客人說不了幾句，楊總鏢頭就帶着人，衝了進來，而茶水中，有蒙汗藥！」

鐵雄失聲道：「眞的有蒙汗藥？」

秦鳳姑點了點頭，道：「眞的，不過鐵大哥，講給旁人聽，或者不相信，你應該相信，不是我放的。」

鐵雄幾乎連考慮也不考慮，道：「是，我相信！」

秦鳳姑又嘆了一聲，將接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鐵雄越聽，雙眼睜得越大。

秦鳳姑道：「後來，你一直躺着，李家大宅中，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你自然更不知道了！」

鐵雄的呼吸有點急促，道：「鳳姑，你快說！」

秦鳳姑道：「我是在事後，你雖然還在醫院裏一動也不能動，但是洋大夫說你一定可以活回來之後，才探聽到的，當天，李家大宅就起了火！」

鐵雄失聲道：「起了火？」

秦鳳姑點頭道：「是，好大的火，十幾里地外，都能見到濃烟，火太大了，根本沒法子救，等到第二天火才熄了，有人進火場看過，足足燒死了一百多人，屍體都被燒成了炭，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來，鐵大哥你也在李家住過，總共才多少人？」

鐵雄的聲音在發抖，他並不是害怕，而是有一種劇烈的，想要嘔吐的感覺，他道：「最多……也不過三五十人，怎麼會……有那麼多……人？」

秦鳳姑發出了一下近乎呻吟的聲音，道：「自那場大火後，就再沒有人見過五家鏢局和北霸鏢局的人，一個也沒有。」

鐵雄直跳了起來，喉間「格格」作聲，他實在想大叫，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秦鳳姑的聲音越來越低道：「他們全被燒死了，鐵大哥，他們全被燒死了！」

鐵雄在一時之間，眞的不知該說什麼話，他只是突然迸出了一句話來，叫道：「火起時，他們爲什麼不逃？」

秦鳳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自然是他們全被做了手腳，吃下了連唐門出來的人，也辨認不出味道的蒙汗藥，火起時，他們根本全不能動！」

鐵雄搖着頭，一直搖頭，過了好久，才道：「爲什麼有人要燒死我們？」

他在講到「我們」兩字時，聲音啞得可怕，那些總鏢頭、鏢頭、趟子手，全都等於他的親人，是他的兄弟、師長，儘管他有時可能和他們打得頭破血流，打得面紅耳赤，但這時，他却像是挖心鏤肺一樣地痛苦！

（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羯鼓天戈

高皋·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以一招神功，震退排教三老，偕月兒向五聖府趕去。方濟擄得王家玉後，用强佔有了她，王家玉雖不願，可也沒有强烈反對，方濟禀明五聖，擇吉結婚，江湖黑白二道中人，多赴恭賀。石楓和月兒在離五聖府二十多里的小鄉中歇宿，遇靑龍會主曾非，她要脅月兒隨她同往五聖府侍候王家玉，石楓力予反對，曾非對月兒用强不逞，知難而退，翌日，石楓與月兒在食堂進食，突有大漢高呼六公子駕到，堂中食客盡皆恭立，石楓因不知六公子係何人，安坐如故，致觸其怒，六公子隨從楮愛孟要教訓石楓——

難忘山海誓　虎穴鬥羣英

楮愛孟是出了名的心黑手辣，否則江湖朋友怎會送給他閻羅的渾號，讓他來處理，這無異說明石楓夫婦非死卽傷，決定無法全身走出這家客棧的店門。

因此，人們的心情緊張了起來，一雙雙睜得大大的眼珠，一瞬不瞬的向石楓夫婦及兩面閻羅瞧着。

楮愛孟跨前一步，冷冷道：「朋友貴姓？」

石楓道：「姓石，閣下有何指教？」

兩面閻羅道：「站起來說話，老夫會告訴你的。」

石楓緩緩立起道：「說吧，閣下。」

兩面閻羅道：「跪下，給老夫爬着出去。」

石楓面色不變的微微一笑道：「憑什麼？說出來讓石某考慮考慮。」

兩面閻羅道：「憑老夫的字號，兩面閻羅。」

石楓啊了一聲道：「這麼說兩面閻羅的名頭要高過那位六公子了，閣下是不是以奴欺主，太狂了一點？」

兩面閻羅陰陽臉一變道：「老夫原本不想殺人的，你小子居然敢挑撥是非，這可怪老夫不得！」

話落招出，五隻鋼鈎似的手指猛的一吐，勁風嘶嘶，分向石楓身前五大要穴襲來。

此人一招出手，果然毒辣無比，瞧他指尖發出來的剛猛勁力，任何穴道只要被他擊中，就可能血流五步，橫屍就地。

而且他出招之快，宛如星馳電掣，往往使被襲之人，在防衛時遲了一步。

自然，他這招彈指襲穴，仍像往常一樣的使得得心應手，奪奪幾聲輕响，已全部擊中了石楓的穴道。

只不過他的面色並不如想像那麼輕鬆，那張陰陽怪氣的醜臉竟變得面無人色。

原因是石楓並未五步橫屍，他那英朗威武的兩頰，還是一片淡淡的笑意。

「老夫看走了眼了，原來你還是一位高人。」

「現在知道了？還要不要石某爬着出去？」

「不要狂，小子，老夫不要你爬着出去，只要將生命留在這兒。」

「好，只要閣下有那份能耐，你拿去就是。」

兩面閻羅不再說什麼，翻腕一掌，猛襲石楓的胸膛。

這一掌無聲無閴，但却令人感到刹那之間空氣突然凝結，一股無與倫比的緊縮之力，由四周向中心壓來。

石楓心頭一凜，這才知道兩面閻羅的盛名，果然並非虛致。

若如他未在仙女觀習藝，此時只怕已然動彈不得，大好頭顱，眼睜睜的讓人拿去了。

現在他縱然胸有成竹，但面對名滿江湖的强悍對手依然不敢絲毫大意。

法輪九轉玄功，他已提至十成，同時翻腕一掌，猛向五尺外的兩面閻羅劈去。

這像是一記手刀，劈出之時，掌緣向着外側。

就兩面閻羅那招威力來說，縱使是一柄吹毛立過的寶刀，也是英雄難有用武之地，以手刀對付混元一炁神功，豈不是自取其辱！

然而，嗤的一聲巨响，兩面閻羅竟應手倒了下去。

而且他一條右臂齊肩而斷，像是刀斬斧劈一般。

這一意外使在場之人無不大吃一驚，他們想不出石楓這遙遙一揮，何以能活活生生的劈掉兩面閻羅的右臂。

當六公子爲兩面閻羅止血之時，這位橫行江湖的高手現出了落寞的神色，他萬念俱灰的搖頭一嘆道：「六公子！回去吧，他使的是武林失傳的破折神刀，當今之世，只怕無人能敵。」

六公子愕然道：「破折神刀？難道師父他老人家也無法破他不成？」

兩面閻羅道：「但願令師能够破解，但咱們却不堪一擊。」

六公子面色難看已極，他命人將兩面閻羅架走，回頭惡狠狠的對石楓道：「姓石的，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自今日起，五聖府跟你勢不兩立。」

石楓道：「原來閣下是五聖府的，很好，十日之內，石某一定到五聖府向令師候教。」

六公子恨聲道：「好，希望閣下不要失信。」

語音一落，立率手下飛馳而去。

在石楓與五聖府的人動手之時，月兒始終默默的呆坐着。此時忽然幽幽一嘆道：「公子！咱們沒有錯，這般人爲什麼要敵視咱們？」

石楓流目四顧，果見食堂之內，是一片敵視的目光，只不過都是敬而遠之，將他倆當做不敢親近的兇煞惡神罷了。

石楓淡淡一笑道：「這也難怪，五聖府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也是他們崇拜的偶像，咱們拆了五聖府的台，自然要遭到他們的仇視了，不管這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妳還想吃點什麼？」

月兒道：「我不想吃什麼了，咱們回房裏去吧。」

石楓道：「好的。」

回到客房，月兒皺着眉頭道：「公子！那青龍會主不是說也住在本店麼？適才全店之人都在瞧熱鬧，只有她沒有現身出來。」

石楓道：「月兒，有件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月兒不知道石楓何以忽然有此一問，不由神色一怔，道：「你瞧你，咱們夫婦之間還有不可以說的話麼？對我你還要顧慮什麼？」

石楓道：「妳說的對，夫婦一體，應該是無話不可說的，只是……唉……」

月兒以一雙柔荑握着石楓的雙手道：「公子！我讀書不多，但也知道什麼是三從四德，妻以夫爲天，你如若對我有所不滿，只要你說一聲，我會處理我自己。」

石楓道：「妳誤會了，月兒，我對妳愛逾生命，怎會有什麼不滿呢？實在因爲事體過大，我怕因此而影响咱們之間的感情。」

月兒道：「不會的，除了你不要我，任何事都不會影响咱們的。」

石楓畧作沉吟道：「月兒，妳是不是滿人？」

月兒平靜的一笑，說道：「妳瞧不起滿人？」

石楓道：「不是，我還不至於如此偏激。」

月兒道：「那你何須有此一問？」

石楓道：「我當然有問的理由。」

月兒道：「是的，先父是鑲白旗的滿人，名叫鈕綠敬成，在洪楊之亂時因罪處死，先母盡節殉夫，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只好做侍候別人的丫頭了。」

往事不堪回首，這個美麗的小婦人不禁悲從中來。

石楓急忙爲她拭去淚水，環臂擁着她的嬌軀道：「對不起，月兒，我不該引起妳那傷心之事的。」

月兒破涕一笑道：「不要緊的，公子，我想你不止是要瞭解我的身世吧？」

石楓長長一吁道：「國脈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試看當年韓王，豈有穀城公付授……」

他沒有回答月兒的問話，却忽然慷慨悲歌的哼起南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郞」的詞來了。

劉克莊是南宋後期的重要詞人，關懷國家命運，和揭露朝政及社會的腐敗，是他寫詞的主要內容，月兒雖然不見得能懂這些，但由詞中的含義，已領悟到石楓的心情。

於是，她面色一整道：「公子！你不必再說什麼，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月兒生是你石家的人，死是你石家的鬼，今後你要做什麼，只告訴我怎麼做就是，我不想知道理由，也沒有這個必要。」

這是完全的信賴，絕對的服從。

也是做妻子的對丈夫的愛，深如海，高如天，完美得毫無瑕疵。

石楓還能說什麼？他默默的擁着月兒，感到一股温暖的熱流，一直衝向他的腦門。

良久……

「月兒。」

「嗯。」

「妳瞧到過洋人麼？」

「瞧到過的，不是那些黃頭髮，藍眼珠的怪物麼？我眞奇怪，他們的鐵殼船爲什麼會在水裏不沉？」

「那是別人的進步，咱們的落伍了，唉，洋人挾堅甲利兵橫行中華，咱們當政的却在醉生夢死，追求權勢，大好河山，眼看就要淪於異族了！」

「你說的是，可是咱們又能有什麼作爲？」

「能，楚雖二戶，可以亡秦，咱們爲什麼就不能够？」

「可是以太平天國那等强大的力量，仍然難以避免覆亡。」

「那只是一些數典忘祖，貪圖權勢的漢族不肖子孫殘殺同胞的結果，唉，漢人偏學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這是一件十分痛心的悲劇。」

「咱們現在的處境，並不比太平天國的時候好，咱們如若有什麼行動，此等悲劇，可能會舊事重演！」

「妳說的對，所以我要激勵民心，培養潛力，我不希望成功在我，只要播下挽救國脈的種子，它總有一天，會茁莊起來的。」

「那麼公子播種的本錢，就是半壁河山藏珍圖了。」

「是的，我要用它聯絡民間組織，使他們團結壯大。」

「青龍會門徒衆多，分佈於大江南北，公子是否也要與他們聯絡？」

「要，但青龍會主曾非，就是一位數典忘祖的漢賊，她藉官府之力，將長江一帶的清幫潛力幾乎摧毀殆盡，咱們要聯絡青龍會，必先除去這名無恥的漢賊。」

一席長談，這雙夫婦的心情開朗多了，他們手挽着手，心連着心，準備以滿腔熱血，去做挽救國脈的工作。

× ×

初更過了不久，兩條人影，已越窗而出。

他們像兩具幽靈，以快得肉眼難見的速度，一逕向五聖府奔去。

五聖府有明椿，無暗卡，雖有巡邏之人，並未作森嚴的戒備。

這並不是他們太過大意，實在是當今之世，還找不出一個敢向五聖府討野火的人物。

因此，石楓月兒並沒有遭到半點阻碍，很輕易的就闖了進來。

但五聖府大厦千間，在高處一望，只見黑壓壓的一片屋脊，在此等所在暗中找人，無異像大海撈針一般。

他們穿越了不少房廊，找了將近一個更次，當他們心灰意冷之際，却有了一樁意外的發現。

那是一個小巧的院落，飄揚着一股沁鼻的花香。地域雖是不廣，但佈局却十分可愛。

石楓向一間燈光外露之處瞥了一眼，回頭對月兒傳音道：「咱們過去瞧瞧，小心一點。」

月兒道：「好的。」

他們雙雙飄落窗下，眞箇輕如落葉，點塵不驚，然後摒住呼吸，靜靜的查聽室內的動靜。

此時一股甜軟嬌媚的語聲，正由房中傳出。

「別這麼說，五爺，小妹這個青龍會主，在你們五聖府之前，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原來那甜軟嬌媚聲，竟然是青龍會主，勿怪日間瞧不到她，敢情她到五聖府作客來了。

但那五爺又是何等人物？聽曾非的語氣，難道他就是五聖的老么方關山不成？

在這兩大絕頂高人之前，石楓不敢點破窗紙瞧看，只好以耳代目，忍耐着細聽下去。

「哈哈……咱們兄弟不過薄有虛名罷了，曾會主，咱們不說這些，對濟兒與家玉的婚事，妳有些什麼看法？」

「這還用說麼？家玉能够做五聖的兒媳，那還不是她天大的造化？」

「不，曾會主，方關山雖是狂了一點，還不是一個太過糊塗的人。」

「五爺之意是……」

「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方某還懂得這點道理。咱們兄弟聲譽再高，也只能在江湖中稱稱字號……」

「五爺的話我懂，不過……」

「有話會主不妨直說。」

「五爺既然如此吩咐，小妹只好直說了。」

頓了一頓，接道：「聽說大公子是以强硬的手段，對我那位侄女兒造成夫婦之實……」

青龍會主曾非這一句「造成夫婦之實」，如同一記晴天霹靂，使房內房外之人同時心頭一震。

方關山的心頭震動不打緊，房外的石楓可露出了馬脚。

試想，一個乍聞妻子遭人强暴，並被迫改嫁他人的男子，無論他是何等冷靜之人，也難以平抑那勃然而起的怒火。

所謂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石楓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却也無法忍下這口怨氣。

自然，他再也無法摒住他的呼吸，而且較平日還要急促幾分。

月兒剛剛暗道一聲「不好」，一聲暴喝已傳了過來。

「誰？」

「大爺石楓。」

石楓牽着月兒暴退丈外，傲然的接下了方關山的喝問。

發暈當不了死，他是豁出去了。

他語音未落，兩條人影已破窗而出。

其中一人果然是青龍會主曾非，另一人身高不滿五尺，腰圍却粗得像牛腹一般，他是向橫裏發展，模樣兒像半截樹椿。

別看他長像不怎麼樣，臉上却流露出一股懍然不可侵犯的威儀，他用手摸了一下疏疏落落的鬍子，雙目烱烱，向石楓月兒冷冷的一瞥道：「你就是石瘋子？」

石楓道：「不錯，閣下是誰？」

青龍會主道：「姓石的，你太不知自量了，當着中原五聖中的五爺，還有你賣狂的份兒？」

石楓喝道：「住嘴，大爺跟姓方的說話，誰叫妳胡亂插嘴的？」

青龍會主面色一變，但她始終忍了下

來，她知道姓石的不好惹，何況這兒是五聖府，她沒有喧賓奪主的必要。

果然，方關山一聲冷叱，道：「給我拿下！」

這座小院之中，除了他們幾位，分明瞧不到一個人影，但方關山叱聲未落，十餘條勁裝大漢已由暗影中飛撲而出。

這般人一律使用長槍，一聲未出，便八方攢射，十幾隻明晃晃的槍尖，分別向石楓月兒身上扎來。

「找死！」

石楓圍着月兒轉了一圈，仍然與她併肩而立，適才那一轉快得令人難以相信，好像他根本就沒有移動過似的。

但方關山變了臉色，青龍會主曾非的櫻唇在輕輕抖顫，連她那張會說話的俏目也顯出一片恐怖之色。

這實在是一樁可怕的景象，勿怪這兩位頂尖高手也會觸目色變。

原來那般氣勢洶洶的槍手，只不過剎那間，便已失去了生命。

而且沒漏掉一個，十幾個活生生的大漢全部成了死人。

最恐怖的不是死，而是他們那種難以想像的死法。

他們不是手執長槍，向石楓夫婦八方攢射麼？那麼他們攻擊的方向，應該是圓週中心的一點才對。

他們圓週未變，攻擊的方向却有了出入。

他們忽然向右轉了四十五度的角度，一枚正好扎入他們右側伙伴的後心。

他自己也被左側的同伴扎入，一個連着一個，像用鐵絲穿着的一串死魚。

為什麼會這樣？難道石瘋子當眞會妖術邪法？

不，方關山及青龍會主十分明白。

那是石楓的身法太快，玄功太高，他幾乎在同一時間，以巧勁使這般大漢變了向，他們全力扎出的長槍，却無法收它回來。

方關山究竟不愧名列五聖，此等駭人聽聞的景象，不過使他變了一下臉色。

「很好，姓石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換一個地方。」

石楓冷冷道：「只要閣下劃下道來，在下無不奉陪。」

此時死人已被抬走，方關山向一名青衣老者道：「擊鼓。」

青衣老者名叫駱允言，是五聖府的二管事，他應了一聲「遵命」，便轉身急馳而去。

方關山再回頭對石楓道：「咱們去武場，請。」

武場是五聖府的門下習武的場所，方圓不下百丈，規模頗為驚人。

上方是一座發號司令的將台，設有五隻虎皮交椅。

將台之左是座鼓台，架着一面牛皮大鼓。

將台之右是鉦台，木架上掛着一面龐大的銅鑼。

由鼓鉦二台向下延伸是看台，左右兩邊都可容納百人之多。

再往下就是較技的場所了，那兒兩傍建有「換衣室」「醫療室」「休息室」「兵器室」等。

適才方關山叫駱允言擊鼓，就是擊武場的牛皮大鼓。

擊鼓鳴鉦是五聖府的訊號，訊號的內容五聖府人人皆知，像石楓夫婦這等外人就無從知曉了。

他倆隨着方關山走出那座精緻的小院，隆隆的鼓聲已徐疾有緻的響了起來。

在鼓聲停歇之後，他們還走了約莫一盞熱茶的時間才到達武場，石楓舉目一瞥，心頭不由微微一懍。

較技場的一端，靜悄悄的立着五六十名勁裝武士，他們全部懷抱兵刄，肅然而立。

左右看台之上，坐着三十餘人，他們有男有女，年歲全在四旬以上。

將台之上，是四名五旬以上的老者，一律身着寶藍長袍，及一件黑緞馬褂。

四名老者的左右，分立着一名鬚眉斑白的青衣老人，及適才曾在小院現身的二管事的駱允言。

另有八名男童，八名女童，男捧長劍，女捧香爐，形成一股莊嚴穆肅的氣氛。

這場面雖是驚人，但還嚇不住石楓，他心頭暗懍的原因，是武場已聚集如此衆多之人，從鼓聲響起到形成此一場面，他竟未聽到半點聲息。

由此可見五聖府能夠保持聲威不墮，實在並非僥倖所致。

他們到達武場之後，方關山立即向將台抱拳一拱道：「小弟參見各位哥哥。」

五聖之首的方采山微微頷首道：「發生了什麼事？五弟。」

方關山一指石楓道：「此人就是石瘋子，他不僅擅闖本府，還殺死本府十幾名護院武士。」

方采山道：「五弟請歸座，此事愚兄會酌情處理的。」

方關山應了一聲「是」，他先將青龍會主邀往看台，才轉身步向將台之上。

此時整個武場鴉雀無聲，但近百雙目光却一起落向兀立台前的石楓夫婦身上。

此等景象，對石楓夫婦是極端不利的，他倆不僅身陷重圍，孤立無援，一旦遭到挫折，連逃生只怕也難以如願。

石楓似乎沒有想到這些，他像一座山，任他風雨怎樣狂猛，他依然堅定不移的卓立着。

月兒更是一個十分可人的小婦人，她對石楓具有無比的信念，只要石楓認為應該如此，任何環境都不可能轉移她全心追隨丈夫的意志。

因此，他倆沒有畏怯，毫無懼意，只以莊嚴穆肅的神態，靜靜的等待下文。

此等無畏的氣度，不能不令人暗暗心折，五聖雖是狂傲，對這雙年青夫婦仍生出一片嘉許之意。

此時，方采山咳了一聲，說道：「石少俠……」

石楓說道：「不敢當，前輩有什麼指示？」

方采山道：「少俠擅闖本府，殘殺十餘條生命，必然有不得不爾的理由了？」

石楓道：「有。」

方采山道：「那麼少俠請說。」

石楓道：「請問前輩，如若有人對前

輩暗中下毒，再奪去你的妻子，並以強暴的手段將你的妻子予以姦污，請問前輩你該如何自處？」

方采山一怔道：「少俠必有所指，你何不說明白。」

石楓道：「貴府大公子方濟，二公子方淵，在九江附近的殷村，以散功及七竅紅對在下及內人王家玉暗下毒手，內人為掩護在下逃亡，竟被方濟强行擄走……」

二聖方明山大喝一聲道：「小賊闖府殺人，已經罪在不赦，居然還敢信口誣衊，混淆視聽，眞箇大胆已極，來人，給我將這小賊拿下！」

較技場一聲暴諾，立有兩名勁裝武士向石楓夫婦奔了過來。

大聖方采山擺擺手道：「事關咱們兄弟的聲譽，這件事魯莽不得。」

那兩名勁裝大漢自然不敢違背大聖的意旨，脚下微微一窒，便翻身退回原處。

二聖方明山大為不滿，冷冷道：「大哥！別人欺上門你還要容忍？」

大聖方采山微微一笑道：「大哥自有主張，二弟稍安勿躁。」

語音一頓，再目注石楓道：「老夫總不能聽片面之詞，你說是麼？」

石楓說道：「前輩可是要在下提供證人？」

大聖方采山道：「那自然最好不過了，少俠有麼？」

石楓指着月兒道：「她名叫鈕月兒，是內人王家玉的使女……」

大聖方采山道：「鈕姑娘跟少俠也是主婢關係了？」

石楓道：「不，她是在下小妾。」

大聖方采山道：「對不起，少俠，證人必須是第三者，尊寵之言，很難令人採信。」

石楓呆了一呆道：「在下適才曾聽到青龍會主曾非與五聖交談，對內人遭受强暴之事，曾會主十分明瞭。」

大聖方采山向青龍會主曾非遙遙一拱道：「當眞麼？會主。」

青龍會主曾非道：「小妹與五聖確曾交談，內容只是舍侄女婚禮籌備之事，此人信口雌黃，眞箇無恥已極。」

石楓估不到青龍會主會反咬一口，忍不住仰天一陣狂笑，說道：「我早該想到你們狐鼠一窩，逞口舌在下自是孤掌難鳴，那麼，前輩劃下道來吧，咱們何必浪費口舌！」

二聖方明山道：「瞧到了麼？大哥，你如若再姑息下去，咱們兄弟就只好退出武林了。」

月兒道：「賤妾有一點淺見，不知前輩能否採納？」

大聖方采山道：「什麼意見？石夫人不妨先說出來咱們聽聽。」

月兒道：「咱們小姐王家玉，是身受其害的當事之人，前輩何不叫她出來當面問問？」

月兒年歲雖輕，智慧却十分之高，要王家玉出來現身說法，應該是無人可以駁斥的。

大聖方采山道：「好，二弟，命濟兒與王姑娘出來。」

二聖万明山道：「濟兒陪伴王姑娘到洛陽採購嫁妝去了，一日半日，還不會回來。」

大聖方采山略作沉吟道：「這樣吧，石少俠，老夫歡迎你暫留五聖府，待王姑娘歸來之後咱們再作計議。」

王家玉既不在五聖府，石楓縱有滿腔怒火也發作不得，其實他的心頭早已蒙上了一層陰影，感到闖鬧五聖是一件極大的錯誤。

試想王家玉旣願與方濟同往洛陽採購嫁妝，她必已甘心做方濟的妻子。

而且石瘋子只不過是落魄江湖的一個浪子而已，論財論勢，他那一點能與五聖府相比？

只是，他不相信王家玉是一個水性楊花之人，也忘不了他倆海誓山盟的深厚情意。

因此，他決定接受大聖方采山的建議，暫留五聖府等待王家玉的歸來。

他雖是做了決定，但今晚之事仍不能算完。五聖方關山第一個就放他不過。

「大哥！石少俠年歲雖輕，却是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人，咱們如不藉此開開眼界，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大聖方采山道：「石少俠願意讓咱們開開眼界麼？」

中原五聖是何等身份，怎能對一個後生晚輩用上「開開眼界」的措詞？

顯然，五聖方關山是別有用心，大聖方采山因語引話，語氣也勉強得很。

石楓明白方關山不會輕易罷休，遂傲然一哼道：「在下一個武林末學，怎敢當那高人二字，但五聖前輩如想賜招，石某只得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說得頗為委婉，但語氣之間却有一股威武不屈的傲態。

大聖方采山十分欣賞這位沉穩如山的年青人，遂微微一笑道：「以武會友不算甚麼，大家點到為止就是。」

大聖方采山此舉是有深意的，他聽過六公子的報告，也查看過兩面閻羅褚愛孟的傷勢，他震驚於石楓的武功，但不相信眼前的這雙年青夫婦當眞具有震撼武林的駭人功力。

縱然如此，他仍不敢心存輕視，他想叫二管事駱允言出場，掂掂這雙夫婦的斤兩。

但二聖方明山，及五聖方關山却不是這般想法，他們認為石楓夫婦是存心折五聖府的台，不除去他將難以維持五聖兄弟煊赫的聲威。

因此，不待大聖方采山吩咐，方關山已揚聲叱喝道：「癩彪出場。」

大聖方采山一怔道：「五弟……」

五聖方關山道：「大哥，咱們有兩筆血債，五聖府也不能讓別人砸了招牌！」

方采山見方關山語氣堅決，也就不便再說甚麼，他那削瘦的面頰之上，顯出一片沉鬱之色。

此時癩彪已然出場，全場的目光都向此人投去。

他像一枝竹竿，兩臂長得異於常人。

如果你向他的面頰瞧上一眼，任是何等大胆之人，也必然會大吃一驚。

因為那只是一個骷髏，找不出半點活人的氣息。

一層薄薄的黑皮，緊貼在頭骨之上，說他是骷髏，一點也不過份。

惟一不同於骷髏的，是他一雙泛着綠芒的目光，與一臉像薄霧似的黑氣。

他走路的姿態，也與常人有異，除了膝蓋不彎，雙手也直綫下垂，不作絲毫擺動。

像他這般行走，只能說是跳躍，但速度之快，却較常人三倍有多。

石楓月兒在方關山呼叫麻彪出場之際，已雙雙擰轉身形，及見到麻彪竟是一個非人非鬼的怪物，月兒忍不住嬌容遽變。

「公子！他……他……」

「不要怕，此人只是練就一身毒功而已，只要不讓他毒力沾身，就沒有甚麼好怕的了。」

爲了免除月兒的怯懼，石楓主動的迎了上去，他將法輪九轉玄功，提至十成，使週身三尺之內，變作一片無形的鋼鐵堡壘。

在麻彪丈外之處，他雙拳一抱道：「朋友請了。」

見面打個招呼，這是做人應有的禮數，誰知麻彪根本不理會這個，足尖一點，來勢如風，一雙鳥爪似的枯掌，一上一下分向石楓的胸腹抓來。

出手便是煞着，來勢又是如此之急，如是功力稍差之人，這一見面就非躺下不可。

自然，他傷不了石楓，這麼凌厲的一招，連邊都沒有摸着，只是一片腥風一直向看台飄去。

看台上坐的都是有頭有臉的高手，全都知道這股腥風沾惹不得，但他們來不及避讓，只得一起揚聲出掌，將腥風震得隨風散開。

麻彪呆了一呆，再度掄掌向石楓撲擊，此時的速度，較適才更快三分。

但石楓身法輕捷，來去若烟，無論麻彪的攻勢如何凌厲，始終對他無可奈何。

如此一來，竟將這位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怪物弄得兇性大發，他口中不住的狂嘯，雙掌上下揮舞，使得滾滾腥風蔓延到整個武場都是。

這才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跟麻彪纏鬥的石楓仍在繼續週旋，五聖門下那些旁觀者却迫得紛紛走避。

此時將台之上只剩下五聖及兩名管事，兩側看台上加起也不足十人。

較技場上的旁觀者就更少了，除了月兒，再也瞧不到一隻人影。

其實以石楓的功力來說，要收拾這名怪物，不過是舉手之勞，只要揮出一記破折神刀，麻彪縱然不死，也會丟掉半條性命。

但鬥了幾乎頓飯時間，他一招都沒有還擊。

這並不是石楓不敢還擊，他是希望麻彪能夠知難而退。因爲他要暫留五聖府，傷了人實在有點不便。

可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對石楓的好意，麻彪似乎毫無所覺。

不僅如此，他的攻勢陡地一變，兩股黑色勁風，交叉着向石楓胸膛猛撞。

這是他壓箱底的本領，在盛怒之下一古腦搬了出來。

這兩掌也實在驚人，不止是掌力快如掣電，而且壓力如山。

石楓雖是在時時戒備，此時也無法避開他這全力一擊。

當那兩股黑色勁風觸及石楓護身玄功的剎那之間，石楓不由面色驟變。

他估不到此人的功力竟是如此的強悍，僅憑玄功護身，可能會傷在這名怪物的毒掌之下。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單掌一立，向那股黑氣猛揮而出，同時身形暴退，直到月兒立身之處才將身形穩了下來。

此時鬥場之上出現一股奇異的景色，麻彪那雙掌交擊所迫出的那股奇毒無比的黑氣，竟被石楓的破折神刀中分爲二，並向兩側急湧，跟着隨風四散而去。

麻彪也躺下了，而且開腸破肚，死狀慘烈已極。

這場武林罕見的搏鬥，就此宣告結束，但那驚心動魄的過程，仍使人們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月兒緊緊依偎着石楓，俏臉上仍是一片驚悸之色。

良久，她才幽幽一嘆道：「公子！你沒有事吧？」

石楓道：「不必担憂，我很好。」

語音一頓，跟着向大聖方采山雙拳一抱道：「在下一時收招不及，希望前輩能够諒解。」

方關山冷冷一哼，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諒解？哼，天下會有這麼便宜之事？」

石楓淡淡道：「那麼石某就無話可說了，閣下劃下道來就是。」

對方采山稱前輩，對方關山則以閣下相稱。

石楓這一股傲氣與胆識，使方關山大爲氣惱。

方采山微微一笑道：「不要生氣，五弟，麻彪迫人太甚，石少俠沒有錯。」

方關山道：「可是……」

方采山道：「我知道，五弟在麻彪身上費了不少心力，可是，咱們兄弟不能不講理。」

麻彪是魔道中的一名絕頂高手，論功力，並不比中原五聖遜色多少。

五年前他因練功不愼而走火入魔，巧遇五聖方關山將他救回五聖府。

方關山採集靈藥爲他治傷，確實費了不少心力，能够恢復到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模樣，已是十分不易了。

就這樣，他的一身毒功，已是鮮有人能敵，方關山安排他出戰，是想置石楓於死地。

現在弄巧成拙，他自然不肯罷休，但方采山不想追究，他只好暫作隱忍。

接着方采山命二總管駱允言爲石楓夫婦安排住處，這場波濤險惡的局面，終於暫時平靜下來。

石楓月兒的住處，緊靠着一座花園，實際上是與五聖府的正屋隔開的，但陳設頗爲精緻，似乎是一所專事修養的別院。

這倒是各適其所，五聖府對石楓夫婦存有戒心，石楓也不願與奪妻者的親友往還。

× ×

夜色深沉了，三更已過。

石楓輾轉反側，說甚麼也無法進入夢鄉。

闖五聖府，是爲了營救他的妻子來的，但王家玉却去了洛陽，致使他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而且王家玉去洛陽是爲了採購嫁妝，陪她同往的，又是他的情敵方濟。

無論何等愚蠢之人，也會明白王家玉已移情別戀，等下去，可能會弄得丟人現眼。

但他不能相信五聖府的片面之詞，沒有見到王家玉，他是難以心安的。

「唉……」

他輕輕一聲長嘆，緩緩走下床榻，向酣睡中的月兒瞥了一眼，逕自拉開房門，走向冷香襲人的花圃。

這片園林頗爲廣大，最爲突出之處，是清溪縈迴，流水潺潺，通路之處，均架有形式古樸的拱橋，眞箇是匠心獨運，具有畫中帶詩的超俗景色。

石楓信步爲之，沿着一條白石小徑緩緩前行。

忽然他腳下一窒，目光由溪水掃向一座拱橋。

因爲寒月斜掛，在溪水中映出一個美麗的倒影。

她自然不是拱橋，而是一個長髮披肩的窈窕女性。

他又是向拱橋瞥了一眼，身形一轉，逕向住處走去。

「少俠！何必來去匆匆……」

聲如黃鶯出谷，柔似春風拂面，而且這聲呼喚來得是那麼突然，石楓焉能不神色一呆！

「對不起，姑娘！在下無心至此，實在……咳，太過唐突。」

「不必介意，少俠，相見就是有緣，咱們聊聊有何不可？」

「這個……」

「少俠豪情萬丈，是人間罕見的大丈夫，難道會畏懼一個纖纖弱女子不成？」

「姑娘謬讚，石某愧不敢當，只因瓜田李下，在下不得不有所顧慮。」

「只要暗室無虧，何必畏懼人言，而且妾身還有重要之事相告。」

「姑娘是誰？」

「此地相談不便，少俠如果相信得過，請隨妾身移玉一行。」

「這……」

「來吧，少俠，尊夫人安歇之處，妾身已派湘菱守護，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她語音一落，立即蓮步姍姍，轉身走下拱橋，向一片濃蔭之中走去。

石楓畧作遲疑，終於趨上拱橋，追隨那動人的身影，一逕闖入濃蔭。

經過一條曲折的小徑，由濃蔭穿了出來，前面丈外之處，是一扇虛掩着的月洞朱門。

門內另有一個小巧的院落，五幢精舍，排列得有如梅花。

那位前行的姑娘，將石楓帶進中間的一幢精舍之內，兩名勁裝配劍的少女立即迎了上來。

那姑娘向兩名少女吩咐道：「傳下去，未經我的允許，任何人不得擅入。」

少女應了一聲，轉身急馳而去。

× ×

燭影搖紅，獸鼎傳香，此間竟是一個倚紅偎翠的所在。

隨着一個陌生女子走進她的香閨，石楓還是第一次，自然會有一種怔忡難安的感覺。

「少俠不必拘泥，隨便坐。」

她擰轉嬌軀，對石楓嫣然一笑，然後蓮步輕移，在梳妝台前坐了下來。

「啊……謝謝。」

石楓有過女人，姿色風韻，都屬上乘之選。

像王家五主婢，就堪稱無雙國色。

但如若與眼前的這位女人相比，她們就似乎缺少了一點甚麼。

那是無可拒抗的熱浪，與奪魂褫魄的媚力。

只要是一個男子，只要他是血肉之軀，此時此地，只怕早已被那熱浪衝擊得骨軟神酥了。

石楓是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偶爾失神自是在所難免。

不過他明白自己的處境，身在虎穴，不得不時加警惕，因而收攝心神，面色一整道：「姑娘，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識，你說是麼？少俠。」

石楓道：「姑娘說的是，不過石楓對姑娘總該有一個稱呼。」

那姑娘道：「我名水紅蓮，少俠也許有過耳聞。」

石楓愕然道：「是方夫人？在下當眞失禮得很。」

水紅蓮是五聖方關山的夫人，在江湖道上，素有中原第一美人之譽。

但無論她怎樣美麗，女人的青春却十分暫短的，待人老珠黃之時，美麗二字已成爲明日黃花了。

五聖兄弟，以方關山年歲最輕。

只是這位年歲最輕的五聖，已過了知命之年了。

再瞧水紅蓮，只不過是二十出頭，如果她就是方關山的夫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水紅蓮似已忖知石楓的心意，她眼眶一紅，幽幽一嘆道：「妾身十五歲嫁給方關山，歲月悠悠，已經虛渡二十六個寒暑了。」

十五歲出嫁並不算出奇，李白在「長干行」詩裏就說過：「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她的話是可以採信的。

信又怎樣？人家夫婦之間的私事與他何干？

再說，水紅蓮羅敷有夫，而且是領袖武林的一代霸主，如果讓方關山瞧到了他，那將是怎樣一個可怕的後果？

於是，他站了起來，雙拳一抱道：「承蒙夫人寵召，在下感到十分榮幸，但……在下不得不就此告辭。」

水紅蓮畧作沉吟道：「聽說石少俠豪邁曠達，英武不羣，原來……咳……」

石楓淡淡道：「那是江湖誤傳，方夫人怎能輕信，告辭了。」

這等是非之地，自以及早離開爲宜，但他身形一轉不覺神色一呆。(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又施借刀殺人計，故意在人前藉閒談而暗示方大娘的餃子店中藏有秘密，一羣黑道中人，咸皆蠢蠢欲動。那晚，方大娘的餃子店打烊後，方二嫂母女提着一桶餃子送進後院房內的地窖中交給宋四後，返身回房，詎在院堂中為一褐衣大漢及另一漢子從暗中撲出，將方二嫂母女制服，褐衣漢子脅迫方二嫂設法將地窖中的三名黑鷹帮中人逐個誘出來，方二嫂被脅，遂又走回地窖上面，叫宋四出來，宋四聞喊，在地窖中探頭出來，見方二嫂在向他招手，他滿以為艷福無邊，毫不懷疑地走出地窖——

刀出頭顱飛　棍搗屍體橫

宋四勾着腰，躡足走過來，呲着一對大黃板牙，嘻嘻地道：「葛堂主和段二還沒有睡——太早了一點吧？」

他最後一個字剛剛出口，刀光一閃，人頭飛起！

褐衣漢子出刀快，手脚更快。

他一刀劈下，左手一抄，接住宋四落下的腦袋，右脚同時向前一橫，適時承住宋四倒下的屍身。

除了一刀砍斷頸骨時，會發出刷的一聲輕響外，就沒有再帶出其他的聲音來。

方二嫂幾乎昏倒。

但一截冰涼的刀尖，馬上就幫她回復了清醒。

她身後的那人以刀尖在她耳根下輕輕一點，示意她不許慌亂。

方二嫂只好定定心神，又向下面喊道：「段……段二叔！」

下面有人應道：「宋四不是已經上去了？」

方二嫂打着戰道：「是……是的。段二叔，你……你最好也……上來一下。」

下面的段二有點詫異道：「方二嫂，你是怎麼啦？」

方二嫂手足發冷，結結巴巴的道：「前面好像……好像來了幾個人……我……我們……好害怕。」

段二道：「老四呢？」

方二嫂道：「他……到……到……前面去……去了。」

段二道：「好，我來看看。」

一陣脚步聲移動，段二出現了。

這個叫段二的黑鷹幫徒，身材高瘦，一身勁裝，從他竄出地窖時的靈活動作，便知道這個段二的武功，無疑要比宋四高明得多。

他快步走了過來道：「來了幾個人？都生做什麼樣子？」

方二嫂正想回答，耳根後的刀尖，又輕輕點了她一下，示意她這是緊要關頭，她必須好好回答。

為什麼那人要特別重視這個段二呢？

理由很簡單，這個段二沒在方二嫂身上打歪主意。

宋四是勾着腰，伸着頭，一顆腦袋直往方二嫂懷裏送，他既自動把頸子拉得長長的，兩隻眼睛又只死盯着一處地方，落刀自是方便之至。

而段二則離兩三步就站住了脚，如果要向這個段二落刀，得手雖然沒有問題，但只怕就難免不驚動下面那位葛堂主。

方二嫂打了一楞，稍稍盤算了一下，才狠着心腸回答道：「有好幾個站在門外，我沒看清楚，你最好……請……請……葛堂主，也……也……出來一下。」

段二想了想，覺得這話也是道理。

對方來的人既然不止一個，自然不是他和宋四兩人所能應付得了的。

於是，他轉過身去，向地窖中喊道：「葛堂主，你出來一下，我們好像被人卯上了。」

他話剛說完，腰間一麻，渾身登時失去力氣。

褐衣漢子先點中段二的穴道，這才一把揪住段二的衣領，一刀送出！

一刀穿腹，直透心窩，段二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葛堂主出現，褐衣漢子已將段二的屍首拖去一邊放好。

這時房門口的地面上，雖然流滿了血，只可惜全在那塊木板的陰影中，甫從亮處走出的葛堂主，一時自是不易覺察。

這位葛堂主，正是錢麻子求救時，在七星客棧見到的那位快馬堂主葛百里。

快馬堂為黑鷹幫總舵上左堂之一，能

坐上這個寶座的人物，自非宋四段二之流可比。

所以，這位葛百里雖然沒有看到房門口的血，這時精眸一轉，依然被他瞧出了破綻。

房門口這時只站着一個面無人色的方二嫂，段二那裏去了？

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段二難道不該留下來，先向他報告一聲？

這位快馬堂主也算得上是塊老薑，他雖然看出事有蹊蹺，却仍舊聲色不露，繼續向方二嫂走去。

方二嫂心如鹿撞，呼吸越來越困難，她見葛百里也像宋四和段二兩人一樣，毫無戒備的朝她走來，她幾乎忍不住要不顧一切地向這位快馬堂主大聲發出警告。

這並不是說她不忍再見慘劇發生，也不是說她對這姓葛的具有什麼特別好感，而是因為這位快馬堂主已是三人中的最後一個。

如果三人都被除去了，對方眞會言而有信，放過她們母女？

倘若她們母女倆最後仍然難逃一死，她自己倒沒有什麼，愛女小丫丫豈非死得寃枉之至？

因為當初她如果第一個就向宋四發出警告，她自己一刀固然是捱定了，但那樣一來，對方為了要應付葛百里等三人，就勢必無法再去殺害小丫丫。

這樣簡單的道理，她當初為什麼就沒有想到呢？

方二嫂想到這裏，不禁又悔又恨，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她一個念頭尚未轉完，葛百里已經到了她的面前。

葛百里脚下已經踩到血漬，仍似一無所覺，他望着方二嫂道：「段二呢？」

方二嫂牙齒打戰道：「段……段……段……」

葛百里忽然揚手一揮，好像吩咐她用不着再說下去。

其實，就是沒有葛百里這個手勢，方二嫂也說不下去了，因為她知道躲在房門後面的那個褐衣漢子，也許不等葛百里揮動的手臂垂放下來，一刀就已砍上葛百里的脖子了！

果然不錯，就在葛百里手臂揮動之際，一道銀光突然閃起。

但那不是刀光。

那是一根亮銀打造，突然抖得筆直的雙節棍！

這根雙節棍從葛百里的衣袖中洒出來，宛如一條被烟燻出洞穴的毒蛇，刷的一下直竄那扇虛敞着的房門。

葛百里當然不是因為已經看到了躲在門後的褐衣漢子，才發動攻擊的。

一個老經驗的江湖人物，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絕不會只依賴一雙眼睛。

對方來人不止一個，那是沒有疑問的，來人之中必有一個藏在房內，也決無疑問，而今放眼房中，可供藏人之處，僅有一處：那便是房門後面！

蓬的一聲，木屑飛揚，房門上立即出現一個碗大的裂口。

這一棍只要打中了，無論打中什麼地方，無疑都夠褐衣漢子生受的。

只可惜這一棍並未打中。

因為葛百里出手太倉促，他算錯了落棍的方位。

他一棍打去的地方，高度與肩平齊，如果有人站在門後，這原是一處致命的部位。

關鍵全在那時的褐衣漢子已蓄勢準備撲出，撲出的預備姿態，是先蹲下腰身，結果這一棍便以寸許之差，擊在褐衣漢子的頭頂上方。

褐衣漢子雖然沒被擊中，還是給激惱了。

他大吼一聲：「我造你奶奶的！」砰的一脚，踹開房門，人如餓虎一般，突然揮刀竄出！

房門經這一撞，立即自動關上。

方二嫂被身後那人推向一邊，那人從她身邊飛一脚，又將房門踢開。

房中葛百里和褐衣漢子已經乒乒乓乓打成一團。

方二嫂正感眼花繚亂之際，忽覺身子一輕，雙足離地向前平飛出去。

飛向房中。

方二嫂閉上眼睛，脫口尖叫。

火星子像爆米花一般，不斷從兩件交互撞擊的兵刃上迸發出來，而她如今就正朝着這兩件兵刃飛去。

葛百里見狀心腸一軟，急忙剎勢收棍後退。

嗤——一聲輕響，方二嫂掠過褐衣漢子的刀尖，刀從腰際劃過，雖沒傷及皮肉，一件夾襖却給割開了尺多長的裂縫，登時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肌膚。

葛百里救了方二嫂一條命，却為自己帶來了厄運。

一把推出方二嫂的是個黑衣漢子，這漢子不僅一身黑衣，臉上還蒙了一幅黑色面紗，叫人根本無法認出他的本來面目。

褐衣漢子不戴面紗，這黑衣漢子却戴了面紗，是何道理？

難道他是一張熟面孔？

黑衣漢子使勁一把推出方二嫂，他自己也跟着撲進房中。

葛百里只顧閃避方二嫂，急切間竟忘了敵人是在以方二嫂當盾牌使用，等他猛然悟及這一點，眼前寒光一閃，一把二尺多長雁翎刀，已帶着一股火辣辣的感覺，穿入他的胸膛！

葛百里倒下了。

黑衣漢子拔出雁翎刀，一股滾熱的鮮血，登時如泉汩汩湧出。

黑衣漢子一脚踢開屍身，轉向褐衣漢子道：「下去把那個麻子帶上來。」

褐衣漢子望望橫仰床上已經昏了過去的方二嫂，貪婪地舔舔咀唇，轉過身來，曖昧地低聲笑了笑道：「還是你麻煩一下吧，咳咳——」

黑衣漢子眼珠一滾，道：「你想打這娘們的主意？」

褐衣漢子嘻嘻一笑道：「你放心，我的毛病，你最清楚，担保不誤正事。」

黑衣漢子推了他一把，道：「去你的，我要你下去，正是防你這一着。」

褐衣漢子仍賴着不走道：「又用不着多久，何必如此死心眼兒？我們時間有的是，我來過了，你還可以……」

黑衣漢子聲音一沉道：「一號已答應將來一定把牡丹辛文姬交給你，你還不滿足？」

不知道是由於「一號」的震懾力，還是由於「黑牡丹辛文姬」的誘惑力，褐衣漢子聽黑衣蒙面漢子這樣一說，居然懸崖勒馬，乖乖的下了地窖。

不一會臉色蒼白的錢麻子被押上來。

錢麻子好像已經認了命，面孔木板，目光呆滯，竟任由兩名漢子擺佈，一句話也沒有。

兩名漢子將錢麻子押走之後，四合院中又回復一片沉寂。

方大娘不知生死如何，小丫丫被棄置在院中一角，方二嫂仍然昏迷未醒。

就在這時候，一條灰色身形，突然靈捷地竄入西廂。

映着來自地窖中的那片暗弱的燈光，依稀可以看出，來的這人竟是白天星！

白天星還是平常見到的那副老樣子，身上沒穿夜行衣，沒有戴上面罩，也沒有佩帶兵刃。

唯一與平常不同的地方，也許只是神情稍稍顯得嚴肅了些。

他進入西廂那間臥房之後，只輕輕拍了一掌，方二嫂便告悠悠醒轉。

然後，他就停立於床前，靜待方二嫂恢復神智。

方二嫂身軀一轉側，眼皮剛剛睜開，就像受驚的兔子般，從床上突然跳起來。

白天星平靜地道：「別怕，方二嫂。是我，白浪子！」

方二嫂倉惶四顧，喘促地道：「那些人呢？小丫丫呢？他……他……他們，都到……那裏……那裏去了？」

白天星道：「那些人已經走了，方大娘和小丫丫全都太平無事，你先定定神，換一件衣服，再去前面看她們。」

方二嫂突然伏在床上，埋臉大哭。

白天星一動不動守候着。

他知道女人與男人不同，一個女人無論受多少委屈或驚嚇，只要事後能大哭一場，心情就會慢慢平復過來的。

方二嫂哭了片刻，果然拭着眼淚，又離床站了起來。

她激動地拉起白天星一隻手道：「白大叔，是你把那些人趕走的吧？」

白天星道：「是他們自己走的，我來遲了，只替你們放開了被綁的小丫丫和方大娘。」

他緩緩縮回手，又道：「方二嫂，我有幾句話，請你跟大娘記着：今天的事，怪不得別人，方二哥回來之後，你們最好搬去別的地方，另外找點小生意做做。方二哥如果不肯回頭，這一類的事情，我敢說以後一定還會發生。」

他話說完，在床上放下一隻沉甸甸的布袋，不待方二嫂有所表示，人已轉身走了出去。

× ×

天空中稀稀落落的出現了幾顆星，但風却更大，也更冷了。

一輛馬車停在鎭外的官道上。

停在一株大樹的陰影裏。

月亮躲在濃密的雲層背後，放眼望去，目力所及，四野仍是大黑影套着小黑影，灰濛濛的一片。

這時的官道上，行人當然早已絕跡，不過即使有人經過，如非特別留意，也一樣不易發現這輛馬車。

三條人影從鎭頭上慢慢走過來。

走向那輛馬車。

錢麻子走在三人的當中，前面是那個褐衣漢子，黑衣蒙面漢子走在最後。

三人走近馬車之後，褐衣漢子向那名車伕問道：「還平靜吧？」

那車伕點點頭道：「相當平靜，從我來了以後，一直沒見有人經過。」

這車伕說的話，一點不假，自從他駛車來此，的確沒有發現一個人。

在他來這裏之前呢？

× ×

一陣刺骨冷風吹過，不遠處的一個乾水塘裏，突如幽靈般冒出了幾條黑忽忽的人影。

說得正確一點，是六個人。

黑衣蒙面漢子警覺奇高，他目光微微一轉，便發現了三丈開外的這六條人影。

不過，這名黑衣蒙面漢子却一點也不慌亂，他手一揮，沉聲吩咐道：「有好朋友來了，把錢老闆先請到車上去！」

從水塘中現身的這六名不速之客，第一件事就令人覺得很奇怪。

領頭走在前面的兩張熟面孔，顯露的都是本來的面目，後面那四個身份不明的大漢，却反而一個個都戴上了面紗。

這六人很快的就上了官道。

黑衣蒙面漢子注目冷冷道：「原來是宮老前輩和賀大俠！難得，難得。兩位帶人阻道，是否也看中了這個麻子？」

他問話的對象，正是六人前面的飛腿追魂宮寒和獨眼龍賀雄。

宮寒居然沒有反過頭來先請教黑衣蒙面漢子的身份和姓名。

只見他取出旱烟筒，點着了火，先吸了幾口烟，才慢條斯理的道：「老夫別無他意，只是想向二位打聽一個消息。」

黑衣蒙面漢子似乎有點意外，怔了怔才道：「打聽甚麼消息？」

宮寒又吸了口烟，徐徐噴出烟霧，道：「兩位既然認識老夫，諒必也知道老夫有個孫兒。」

黑衣蒙面人點點頭，表示知道。

宮寒緩緩接着道：「小孫名叫宮少奇，今年十九歲，人雖不大，還算懂事，不知是何緣故，昨天竟忽然失去踪影……」

黑衣蒙面人又是一怔道：「宮前輩這意思是否懷疑令孫失踪一事，與在下兄弟有關？」

宮寒微微搖搖頭道：「老夫沒有這個意思。」

黑衣蒙面人像是稍稍鬆了一口氣，眼珠一轉，又道：「既然如此，宮前輩爲何一定要選在這個時候，向在下兄弟打聽這個消息？」

宮寒輕輕咳了兩聲道：「那是因爲老夫聽外界傳說，小孫目前已經遭人綁架，囚禁之處據稱也是方大娘的餃子店。」

黑衣蒙面人忍不住以肘彎碰了褐衣漢子一下道：「你在地窖中有沒有看見那位宮少爺？」

褐衣漢子搖搖頭道：「沒有。我下去時，下面就只錢麻子一個人。」

宮寒忽然又咳了一聲道：「能不能請車中的錢老闆，露面跟老夫說幾句話？」

黑衣蒙面人顯然只想快些打發掉眼前這批瘟神，聞言毫不猶豫，立即轉向那車伕道：「老張，你請錢老闆出來一下。」

車伕老張扭頭向車內道：「錢老闆，你出來一下！」

錢麻子神情木然地從車廂中探出上半截身軀，茫然張目四顧，好像還不知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

黑衣蒙面人指着宮寒道：「這位宮老前輩要跟你說幾句話。」

錢麻子噢了一下，呆呆地又轉向宮寒望去。

宮寒擺出笑臉，和顏悅色的道：「錢老闆在方大娘那裏，有沒有看見黑鷹幫的人，拘禁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人？」

錢麻子搖頭道：「沒有。」

宮寒道：「眞的沒有？」

錢麻子點頭道：「是的，眞的沒有，我不是說假話。」

宮寒道：「那少年是老夫的孫子，叫宮少奇，今年十九歲，穿着黃衣服，昨天忽然失了踪，你有沒有聽黑鷹幫的人提起這件事？」

錢麻子思索了片刻，皺皺眉頭道：「宮——唔——好像聽那個缺咀宋四隱隱約約的提了一下。」

宮寒雙目中登時閃起亮光，但仍很平靜地道：「那姓宋的怎麼說？」

錢麻子又想了想，回憶着道：「那個缺咀宋四當時好像是這樣說的：有人居然動上了宮老頭的腦筋，嘿嘿，可眞不含糊！當時我沒有聽懂他的話，也沒有十分留意。現在想想，那缺咀說的，可能就是這件事。」

宮寒接着道：「除此而外，你記不記得，他們還說了些甚麼？」

錢麻子搖搖頭道：「記不起來，他們好像對這件事有點忌諱，馬上就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宮寒默然不語，目光緩緩移向烟鍋兒，烟鍋中火已熄滅。

他慢慢從咀角取下旱烟筒，在掌心上敲了幾下，徐步退向一旁，向黑衣蒙面人和褐衣漢子分別點頭道：「好，沒有老夫的事了，你們再跟賀大俠他們談談吧！」

褐衣漢子的一張面孔登時變了顏色。

黑衣蒙面人面紗一動，雙目也不由得泛起一股冷森殺氣！

但是，他們不能怪別人，因爲他們並不是不知道飛腿宮寒是頭老狐狸。

如今他們被這老狐狸玩了個買菜饒葱，那全是出自他們的心甘情願，老狐狸並沒有強逼他們非依他不可。

你能說老狐狸騙了他們嗎？

老狐狸說：老夫只是想向二位打聽一個消息。如今，他問完了，人已退去一邊。你說他甚麼地方錯了？

他有沒有答應你：老夫問過話後，就叫他們讓路放人？

褐衣漢子的脾氣，顯然要比黑衣蒙面人火爆得多，這時手按刀把，雙眉倒豎，眼瞪如鈴，似已忍無可忍。

黑衣蒙面漢子伸手一攔，同時轉向獨眼龍賀雄冷冷問道：「賀大俠是不是另有指教？」

賀雄獨眼一眨，冷漠地道：「沒有指教，只是要人！」

這位獨眼龍一開口，便不難聽出是個直腸子的粗漢。

粗漢當然談不上口才。

口才不好的粗人，說話雖不中聽，但却說一句是一句，說出來的話，很少有廢話，含義也很少模稜兩可。

只是要人——不說理由，不找藉口，要人就是要人！

這種人說話，你永遠一聽就懂。

明白得就像一根尖劍刺進你的皮肉裏，使你馬上就可以感覺得到，它是刺在你身上甚麼地方一樣。

褐衣漢子這下眞的忍耐不住了。

他撥開黑衣蒙面人攔着他的手臂，沙的一聲，拔出長刀，從齒縫裏迸出了一聲冷笑道：「姓賀的，來吧！老子倒要看看你憑甚麼要人。」

賀雄根本不理睬他，手臂一揮，只說了一個字：「上！」

四名灰衣蒙面人，立即分別從肩後取下一件黑黝黝的兵刃，兩人走向馬車，兩人走向黑衣蒙面人。

四人動作齊一，步伐沉穩，有如四名操練有素的士卒。

賀雄本人則迎着褐衣漢子走去。

飛腿追魂宮寒果然言而有信，這時遠遠靠在一株樹幹上，又慢慢的裝上了第二袋旱烟。

暗紅色的火光，從烟鍋中一閃一閃的冒出來，充份顯示出這老狐狸的鎭定從容，好像即將展開的一場大拚鬥，根本不關他的事。

走向褐衣漢子的賀雄，手上不知甚麼時候已經多了一件兵刃。

褐衣漢子看清了賀雄的這件兵刃，臉色不禁又是一變。

不是膽寒，而是憤怒！

因爲這種狼牙棍又重又笨，而且極爲難使，它唯一的好處，便是可以封鎖刀劍的威力。

從對方五人全是使用這種兵刃看來，無疑說明，今天這支人馬，顯係早就安排好了，特地用來對付他們的。

而最氣人的地方，是這批傢伙早不露面，直到他們得了手，才來檢現成的！

自己辛苦耕耘，却由別人收穫？

天底下恐怕誰也沒有這份雅量。

褐衣漢子咬咬牙，不待賀雄逼近，突然刷的一聲拔起身形，半空中身軀一曲一伸改作頭低足高，人刀平展如綫，以一個恰到好處的斜度，刀尖直奔賀雄的頂門。

這是一種無懈可擊的進攻招術。

他人在刀後，全身不露一點空門，任你在狼牙棍上佔了便宜，諒你也無法捕捉他那如怒矢射落的刀尖！

賀雄只是閃身避讓。

在起手第一回合中，狼牙棍很明顯的並沒有佔到便宜。

飛腿追魂宮寒烟鍋中的火光，上下簸動了幾下，那就是說這位飛腿追魂正在大點其頭。

老狐狸是不是也很欣賞這一招？

幾乎是同一蹋瞬間，另外兩組的拚門，也跟着展開。

為甚麼另外還有兩組拚鬥呢？

原來那個車伕老張，也不是一盞省油燈。

向馬車走去的兩名灰衣蒙面人，才向前移了兩三步，便見一片冷森的刀光，如閃電般迎面疾捲而至！

老張用的兵刃也是刀，從這第一刀的出手看來，這位老張在刀法上的火候是顯然一點也不比褐衣漢子遜色。

不過，兩名灰衣蒙面人似乎並不感覺意外。

因為他們派出兩人去迎戰黑衣蒙面人，派來這邊刼車的，也是兩個人，這無異已說明他們一開始便沒有對這名車伕掉以輕心。

兩名灰衣蒙面人見敵人搶先發動攻勢，身形即分向兩邊散開。

車伕老張一刀分開兩名灰衣蒙面人，身形蓬轉，刀光一花，突然改變路數，使出一套極為詭異的刀法。

只見他一口單刀忽上忽下，翩翩飛舞，宛如一隻穿花蝴蝶。

蝴蝶當然人人見過。

差不多每個小孩子都對蝴蝶感興趣。

蝴蝶美麗的彩色，固然是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便是每一個小孩子都誤以為蝴蝶易捉。

蝴蝶看來好捉，是因為牠飛得慢。

但是，蝴蝶雖然飛得慢，實際上並不好捉。

原因無它，牠飛行的路綫不規則！一隻蝴蝶明明就在你的眼前，好像伸手便可摸到，但你手一伸出去，牠又飛掉了。

可能往左飛，可能往右飛，甚至可能先撲進你的懷裏，然後再從你肩頭或耳鼻間飄出去！

你永遠無法憑常識判定，一隻受驚擾的蝴蝶，究竟要朝那一方向飛。

所以便有人摹擬蝴蝶的這種特性，創成了一套難以捉摸的刀法。

車伕老張如今便是使的這種刀法。

「蝴蝶刀法」！

車伕老張這套蝴蝶刀法一經使開，登時抵消了兩支狼牙棍在先天生尅上所佔的優勢。因為兩支狼牙棍根本就撈不着它飄忽的刀鋒。

這不禁使人懷疑，當初首創這樣一套刀法的人，是不是吃足了狼牙棍的苦頭，才想出這樣一套刀法來的？

飛腿追魂谷寒又在點頭。

不過，從老狐狸悠閒的神態看來，這老狐狸雖然十分欣賞車伕老張和褐衣漢子兩人各具其妙的刀法，但似乎並不為兩名灰衣蒙面人和獨眼龍賀雄担憂。

這老狐狸仗恃的是什麼呢？

他相信獨眼龍賀雄和兩名灰衣蒙面人終必能扭轉局勢？

抑或他另有出奇制勝之道？

褐衣漢子和車伕老張這兩組採取的都是先發制人，另一邊那名黑衣蒙面人，情形則恰恰相反！

黑衣蒙面人當胸平握雁翎刀，面紗後面，雙眼灼灼如電，他目注兩名逐步逼攏的灰衣蒙面人，腳下不斷向後移退。

兩名灰衣蒙面人進一步，他便退一步，兩人進兩步，他便退兩步。

好像懷着戒懼，不敢輕易出手。

不過，他向後退的步伐，要比兩名灰衣蒙面人稍稍小點。

每一步大約要短兩寸左右。

因此，他雖然不斷往後退，但與兩名灰衣蒙面人之間的距離，却愈來愈近。

飛腿追魂谷寒烟鍋中的火光，突然熄滅。

這一次老狐狸沒有點頭，而是兩眼眨也不眨，緊緊盯在黑衣蒙面人胸前那口雁翎刀上！

雁翎刀是很普通的一種刀。

由於這種刀輕巧易使，佩帶又極方便，一般用刀的人，差不多十之七八，都是使用這種雁翎刀。

如今黑衣蒙面人手上的那口雁翎刀，看來與一般雁翎刀並無若何分別，為什麼谷寒這老狐狸要對這口雁翎刀如此全神貫注呢？

答案馬上就有了。

原來引起老狐狸注意的，並不是那口雁翎刀！

× ×

風更冷了，月亮仍藏在雲層背後。

黑衣蒙面人已向後退出兩三丈，但與兩名灰衣蒙面人之間的距離，由於節節縮短，已只剩下八尺左右。

一陣冷風吹過，黑衣蒙面人身形突然微微一歪，就像踩上了不平的地面，使身體突然失去了均衡。

兩名灰衣蒙面人同時提高警覺。

但已太遲了。

只見人影一閃，黑衣蒙面人突如旋風一般，向兩名灰衣蒙面人捲了過去！

黑影中夾着一片刀光。

谷寒輕輕嘆了口氣：「老夫總算又開了一次眼界！」

他這句話說完，才見右邊那名灰衣蒙面人慢慢的倒了下去。

人一倒下去，身子就分成了兩截。

血從腰腹之間湧出來，就像在腰腹之間突然繫上了一根大紅闊帶。

好快的一刀！

一刀齊腰而過，如同切開了一塊豆腐；那灰衣蒙面人一副身軀雖然分了家，手上那根狼牙棍，還是握得緊緊的。

如果揭開他的面紗，此刻必然可以在他臉上找到驚奇難以置信的神情，你叫他怎能相信世上竟有這麼快的刀法呢？

說也奇怪，黑衣蒙面人一刀得手之後，居然沒有趁勝繼續攻擊，他與仍活的那名灰衣蒙面人掉了一個方向之後，兩人之間竟又回復到交手之前的那種老樣子。

更奇怪的是另一名灰衣蒙面人，對喪失了一名伙伴，也好似完全無動於衷。

他既不顯得胆怯，也無忿怒的表示，只是仍像先前那樣，聚精會神，只逼不攻，一步一步的向黑衣蒙面人欺攏過去。

他難道不怕重蹈覆轍？

這種交手的方式，已經是够奇怪的了，不過這還不算最奇怪。

這時還有更奇怪的事。

那便是飛腿追魂谷寒，在態度上令人迷惑的轉變。

這老狐狸在黑衣蒙面人發動攻擊之前，神情似乎一直顯得很緊張，但等黑衣蒙面人揮出一刀，腰斬了一名灰衣蒙面人之後，他那種緊張的神情，却反而一下消失不見。

這是什麼緣故呢？

難道黑衣蒙面人那一刀的威力，早在這老狐狸的意料之中？

如果眞是如此，他為什麼不於事先向那死去的灰衣蒙面人發出警告？

就算他為了有言在先，不願失去風度，又何以在死了一名灰衣蒙面人之後，竟不為另一名灰衣蒙面人担憂？

如果另一名灰衣蒙面人也遭遇同一命運，大局必將因之改觀。那時，他又怎麼辦？

那時他還能袖手旁觀？

說起來雖然複雜，影响却是淺而易見的。以智計過人見稱的飛腿追魂，難道連這點淺顯的道理也想不通？

這老狐狸眞是個不可思議的怪物。

除非他自已說出來，恐怕誰也不知道他葫蘆裏竟賣的是什麼藥！

由於黑衣蒙面人除掉了一名灰衣蒙面人，車伕老張的一套蝴蝶刀法，使得更是出神入化。

這時只見他刀光霍霍，忽前忽後，或上或下，疾徐快慢不一，直逼得那兩名使狼牙棍的灰衣蒙面人，竟無還手之餘地。

狼牙棍本來就是一種重而笨的兵刃，一旦放不開手來，就顯得更重更笨了。

另一組的獨眼龍賀雄，情形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那褐衣漢子使的雖不是蝴蝶刀法，但他却有他自已的一套。

他手上的一口單刀，完全摒棄刀法不用，而專以劍和槍的招術進攻。

這就是說，他很少用刀劈或砍，而儘量以靈巧的身法，覷隙斜點或直刺。

這種打法，也許無法儘情發揮刀的功用，但却可以不予敵人可趁之機。

飛腿追魂宮寒又裝上了第三袋烟。

從一閃一閃的烟火微光中，不難看到這老狐狸唇角似乎在浮泛着一絲詭秘的笑意。

這種時候，眞不知道他是怎麼笑得出來的。

難道他預期的轉變已在開始？

× ×

一聲冷笑，突然打破了敵我雙方保持已久的沉默。

發出笑聲的人，是獨眼龍賀雄。

他手中狼牙棍一緊，身形也跟着突然靈活起來。

但見他忽然改守為攻，一棍直搗過去，冷笑着道：「伙計，你神氣了半天，該累了吧？」

褐衣漢子本來並不感覺累，經對方這樣一提，全身力氣彷彿一下消失了。

現在他才突然想起上了敵人的大當。

這個獨眼龍原來並非眞的破不了他的刀法，而只是故意裝佯，有心耗盡他的氣力。

敵人為什麼這樣做呢？

理由太簡單了！過早露出眞功夫，怕他們自知不敵，撒腿開溜；換句話說，敵人已打定主意，要留下他們的命來。先折騰一陣的意思，就是要他們想開溜也溜不了！

褐衣漢子又驚又怒，但後悔已來不及了！就在他心神微分之際，賀雄一棍已如挾風雷之勢攻至。

這一棍本來並不難閃避，但由於眞氣鬆懈，想招架已是力不從心；結果他刀尚未舉起，賀雄一棍已經結結實實的搗中了他的心窩。

褐衣漢子身軀飛起，又落下。鮮血噴了一地，臉孔最後就埋在那片血泊裏，再也不動了。

車伕老張的蝴蝶刀法也跟着失效。

那兩名灰衣蒙面人見獨眼龍賀雄已放開了手，雙雙一聲大喝，兩根狼牙棍，同時脫手標出！

車伕老張一呆道：「你們——原來不是使狼牙棍的？」

只見其中一名灰衣蒙面人哈哈大笑道：「那只不過是為了迫你伙計掏出壓箱底的本領，讓大爺們看看你伙計是什麼東西變的罷了！」

車伕老張心知大事不妙，低頭閃開了那兩根狼牙棍，正想奪路逃命之際，呼的一聲，一條牛筋軟鞭，已如蛇信般捲至，登時將他一雙足踝，緊緊勒住。

接着，他只覺頭重腳輕，一個天旋地轉，人已被長鞭釣離地面，飛上半天空。

另一名灰衣蒙面人，從背後迅速拔出一把分水刺，就像拿竹筷穿粽子似的，迎着他下落之勢，一刺頂送上去。

刺尖由腿股之間進入，一直滑穿到他的胸口。車伕老張痛苦地扭動，就如同一條剛裝上魚鈎的活蚯蚓。

沒有人能形容那是多麼殘忍的一幅景象。不過，車伕老張沒掙幾下，就突然停止了扭動。

他的死亡，不是因為劇痛難熬，也不是由於流血過多；他是受驚過度，在一陣突如其來的痲木感中，嚇死了的！

車伕老張一死，緊接着又發生了一件怪事。

另一邊那名僅存的黑衣蒙面人，眼前兩名黨羽均已慘死，腳下突然停止後退。

持棍相逼的灰衣蒙面人，也跟着站定下來。

黑衣蒙面人停下來，並不是為了準備發動攻勢，他停下來似乎只是為了將兩名伙伴的死狀看個清楚。

灰衣蒙面人靜立以待，亦未有任何動作。

黑衣蒙面人冷電似的雙目四下一掃，突然一聲不响，雙足一頓，拔起身形，如流矢般朝七星鎮方面疾射而去！

灰衣蒙面人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始終未有攔阻之表示。

一塲爭奪戰，就這樣結束了。

× ×

風好像小了點。

雲層仍濃密如故。

飛腿追魂托着旱烟筒，慢慢的走過來，在這名灰衣蒙面人身邊站下，沉默了片刻，才嘆了口氣，緩緩道：「好可怕的一口刀，要不是公子看住他，這個傢伙恐怕誰也奈何他不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　塞・文
盧　令・圖

長嘯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雁容利用美色，使得尉遲鵬對她言聽計從，不計後果的聽從了沈雁容的說話，設法纏住尉遲青幽和蒼鬢奴，以便沈雁容設法收取火雲。酉時已至，沈雁容取出玄都仙子交給她的朱雀瓶，把大片火雲盡數吸入瓶中，被困黑石峯內的黑石公已經覺察，發話向沈雁容逗引，哀求沈雁容幫忙他撤開鎮壓山巔上的風火水雷四塊法板，沈雁容不虞有他，依言施爲，因道力低淺，險險遭害，加之天色漸晚，決心不再援手，詎當她縱身下山時，突被石內傳出吸力，把她的身子吸墜地上，沈雁容不禁大吃一驚——

爲情鬧大禍　請救謁天仙

沈雁容緊接着一連又試了幾次，每一次都是一樣的結果，身子才縱起一半，立刻就被吸了回來。

石內的黑石公發出了一陣怪笑聲。

「怎麼樣，我沒有騙妳吧？小姑娘，妳還是依我的話去做吧！否則尉遲兄妹發現了妳，豈會輕易饒妳！」

沈雁容冷笑道：「我當你是個前輩，原來你竟是個無恥的人！」

石中人大笑道：「罵得好——只可惜這個世界上早已沒有君子！」

沈雁容一時着了急，道：「我實在盡了力，我抬不動！」

「妳沒有盡力，妳可以用劍試試！」

沈雁容心中一動，手一指，放出飛劍，劍光一繞，直向那面「黃」色的銅鏡上繞去。

只聽得「唰唰！」一陣响聲，石屑紛飛之中，已把埋沒那面黃色銅鏡四週挖下了一圈溝槽。

沈雁容再向銅鏡鏡面上運功一指，劍光過處，只見一片黃光燦然，已把那面鏡子削成片碎，高高的拋空而起。

天空中頓時「嗡！」的响了一聲。

一道黃光，直由鏡面破碎之處，向空中射起。

石內黑石公大聲笑道：「好孩子，幹得好——」

沈雁容忿忿道：「我已經破壞了一面鏡子，你總應該放我走了！」

黑石公冷冷笑道：「原來妳也精於劍術，早知道這樣，何必費事。小姑娘，妳好事做到底，還有三面鏡子，妳一併毀了吧！」

沈雁容因見方才破壞那面黃鏡時，已激起了極大的聲勢，加以劍光閃爍，萬無不被人發現道理，果眞要是爲蒼鬢奴或是尉遲青幽，甚至於岳懷冰，三人中任何一人發現趕來，自己的處境將是極爲尷尬。

她只圖及早脫身，可就顧不得黑石公

的乘機勒索，當時第二次催動劍光，向着那面白色光鏡上斬去。

劍光過處，一片奇光閃爍！

在一天寒星飛濺裏，空中又發出了「嗡！」的一聲大響。

一道粗若水缸般的白色光華，就空一閃，如同先前那道黃光一般，閃得一閃，已自無踪。

黑石公在石內大聲笑道：「幹的好，幹的好——小姑娘，還有兩面鏡子，一塊來吧！」

沈雁容剛剛運用劍光，向第三面鏡子，也就是「雷」的紫色鏡面上斬絞過去。

猛可裏，一人嬌叱道：「好丫頭！」

三字方一出口，空中匹鍊的飛出了一道白光，迎着沈雁容所發出的青色劍光，只一絞，天空中頓時爆出了萬點星光。

沈雁容突地覺出自己飛劍受損，她由那聲喝叱裏，已經聽出了來人正是自己最爲怕見的尉遲青幽時，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

白光斬毀了沈雁容那口飛劍，緊接着向着沈雁容身上捲過來。

天空中「嗡！」然又是一聲大响，一道紫光衝霄直起！原來在白光摧毀沈雁容的飛劍一刹之間的前刻，沈雁容的飛劍却先已傷了那面紫色的銅鏡。

沈雁容眼看着尉遲青幽所駕馭的那道白光向自己身上繞到，尚未近身，即有一股冷森森的劍氣侵人毛髮，她驚呼一聲。

滿以爲這一次死定了。

可是却不曾料到白光中突地伸出一隻手，一下子把她攔腰抱起——

緊接着白光一閃，已飛墮出百十丈開外。

身子一落地，沈雁容拔腿就跑。

奈何尉遲青幽是何等身手？

她身子才跑了幾步，身後尉遲青幽一聲叱道：「臭丫頭，妳想跑？」

沈雁容只覺得肩頭上一陣奇痛，已爲尉遲青幽纖纖玉手緊緊扣住了肩頭。

尉遲青幽在極怒之中，下手自是過重，尖尖五指，就像是五把鋒利的短劍，一下子穿透了沈雁容肌膚。

沈雁容「啊唷！」尖叫了一聲。

她驚嚇中，似見甫自現身的尉遲青幽臉色遠較自己更爲張惶——

「臭丫頭——」尉遲青幽怒聲道：「妳做的好事——」

說着不容她分說，把她攔腰一抱，用力的向一堵大石後摔了出去。

同時間，空中電光連閃，驀地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黑石峯像是埋設了一枚炸彈般的，倏地炸了開來。

就在一天亂石崩裂裏，一個亂髮虬髯，黑臉紅唇的駝背道人，催馭着一道紫色光華，衝霄直起。

只見他一雙瘦若鳥爪的瘦手，向外分伸着，即由其掌心裏，連串的發出一溜紅色的火團，一經觸地，即爆炸開來，震天價般的响起了一片雷火，一時間山搖地動，彷彿整個山嶺都要爲之倒塌了一般。

道人仰天狂笑着，怒睜着一雙火眼，四下瞧着，雙手連連揮運，即現出萬丈魔火，附近山林樹木一經沾及，頓時燃燒起來。

這般景像，直把負痛倒地的沈雁容看呆了。

忽然一隻手拉住了她。

沈雁容回頭看時，見是尉遲鵬，後者一臉驚慌失措神態，較沈雁容猶有過之。

他慌張的道：「妳闖了大禍了！」

沈雁容猛然撲抱着他，顫聲道：「這……可怎麼好……鵬哥，快救救我——」

那亂髮虬髯，黑面紅唇的駝背道人，正是刑押在萬丈石峯下的魔頭黑石公。

這時他一旦脫困而出，積居在內心數十年的無名怒火，一股腦發作而出，其勢自是銳不可當。

黑石公在唐宋從道，歷經數百年修爲，在當時儼然已是魔道中最厲害人物，後雖爲九老壓至峯下，日受水火風雷四種極刑煎熬，非但未能使他受害，反倒更鍛鍊出他不可思議的玄功異術。

這時只見他駕馭着一道紫光，繞空低飛着，手掌揮出，即發出震天價般的一聲爆雷，山石樹木炸得滿空散飛，其勢之猛，當眞驚心動魄。

尉遲鵬臉色蒼白的擁着沈雁容，二人嚇得呆住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遂見空中匹鍊般的飛出一道白光，敵住了黑石公環身的那道紫光！

黑石公就空打了個咕嚕，疾快落下地面——

只見他雙眉挑處，厲聲叱道：「什麼人？」

人影一閃，尉遲青幽當面而立。

黑石公一怔，道：「妳是誰？」

「尉遲眞人之後，尉遲青幽——」

說話時，空中白紫兩道光華，早已糾纏一團。

黑石公雖是魔法精奧不可一世，尉遲青幽却也不是弱者，一口飛劍亦有鬼神不測之妙！——

饒是如此，今夜她遇見的魔頭過於厲害，飛劍一上來，即處於劣勢，被對方紫光緊緊包抄着，竟然未能發出絲毫威力。

黑石公乍聞對方報名之後，頭上散髮倏地直聳而起。

「怎麼說——妳這丫頭就是尉遲老道的孫女嗎？」他怒嘯一聲道：「好！我就先拿妳這個小丫頭開刀！」

說罷袍袖揮出，發出萬丈魔火飛星！

一時間，天地變色，鬼聲啾啾。

在一陣密如貫珠的雷鳴聲中，黑石公一拍後腦，即有一片紫色奇光，扇面似的散了開來——

這正是他數百年魔功修煉而成的「玄牝功力」！

尉遲青幽大吃一驚，慌不迭的一拍革囊，囊中收藏的「青龍雙刀」，倏地化爲兩道青光，直取黑石公項上人頭！

黑石公呵呵一笑道：「小丫頭有些名堂！」

鳥爪般一隻怪手，霍地向外一推！震天般的又是一聲霹靂！

霹靂雷鳴聲中，那兒先時由其後腦所放的大片紫光，已結成了一隻碩大無朋的怪手，直向着尉遲青幽所放出的兩道青光迎上去！

雙方乍一接觸，青光一陣閃爍。

尉遲青幽大吃一驚，倏地行法抬手，

已是不及。

就只見那隻紫色大手，前後一抓，已把尉遲青幽至爲心愛的一雙玄門異寶「青龍雙刀」收了過去！

這一驚，只嚇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黑石公手指着那隻純爲玄牝丹氣幻化的紫色大手，急向尉遲青幽身上抓去的一刹間，眼前光華連閃，岳懷冰，蒼鬚奴分左右同時現身而出！

蒼鬚奴首先飛出一道白光，向着對方那隻紫色大手上繞去！岳懷冰也飛出了降魔至寶「雙相環」，一輪白光迅即升空，形成了一面白色光毫，把自己三人罩在其中！

空中形勢，轉瞬間又自不同！

原來蒼鬚奴所放出的飛劍「太白清風」，並不比尉遲青幽「青龍雙刀」高明。

尉遲青幽剛要出聲示警，已是不及！

眼看着那隻紫色大手迎着白光只是一抓，已把蒼鬚奴的那口飛劍抓入手內！

那隻由黑石公「玄牝」丹氣所幻化的大手，一連抓下了三口刀劍之後，兀自向着三人身上抓來。

這時，三人護身的「雙相環」，即發出了一蓬白光，直向着對方紫色大手上迎了過去！

雙方一經交接，紫色大手頓時如同抓着了什麼燙手的玩藝兒似的，突地向後一收！

即見黑石公咆哮一聲，遙向當空紫色大手再指了一下，紫色大手頓時光華增强了一倍，第二次，向着三人護身光罩上抓去。

一下子抓了個結實。

岳懷冰等三人登時全身大震了一下。

黑石公怪笑一聲，正想運用玄功，把對方三人立斃怪手之下——

猛可裏，尉遲鵬由側面現身而出——

他雖然劍術與道法功力均不如乃妹，但是到底乃「天一門」嫡系之後。

當年尉遲眞人飛升之時，爲恐他日後吃虧受害，特別贈送了他幾樣法寶，其中有一樣，乃是集太陽熱能所煉就的神雷，名喚「一元霹靂子」！

這種物件，僅如同黃豆般大小，通體作暗綠色，晶瑩如珠，互擊有聲。

尉遲鵬共得一十二顆，昔日爲了開闢後山石道，先後用去了六粒，只剩得六粒，一直收藏在身，捨不得輕易施用！

這時他因見黑石公過於厲害，又深怕妹妹與岳懷冰等三人受害，才奮不顧身的縱身而出，身子方一現出，二話不說的揚手丟出了一粒「一元霹靂子」！

天空中不過現出了豆大的一點星光，一閃即逝！

黑石公方自一怔，那點星光已落在眼前，緊接着霹靂一聲大響，整個山巒都爲之大震了一下！

黑石公無防之下，護身紫光差一點被震散開來，他整個身子足足拋起了百十丈高下，重重的撞向石峯一角！頓時仰天摔倒！

尉遲鵬大喜過望，以爲他負傷倒地！

他這裏正想再發出第二粒的當兒，却見倒地的黑石公身子急旋而起，左手揚處，紫光猝閃。

像是閃電般的閃得一閃，尉遲鵬慘叫一聲，踉蹌倒地！

一旁的沈雁容原本打算乘機潛逃，乍見此情，究竟於心不忍。

她尖聲叱道：「黑石公住手！」

話聲一落，縱身而出！

黑石公正要指使那隻綠色大手，向着倒地尉遲鵬身上抓去的一刹那，他猝然發現到躍出的沈雁容，不禁怔了一下！即時停住了空中的大手！

「什麼人？」

他目光烱烱的盯向沈雁容！

沈雁容悲忿的大叫道：「你不能殺……他！」

黑石公又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這裏每一個人，我都要殺，連你也不例外！」

「你怎麼能殺我？」

「爲什麼不能殺你？」

說了這句話，他不禁對於面前的姑娘發生了興趣，一雙閃爍火眼頻頻打量她。

沈雁容緩緩走向尉遲鵬，只見他牙關緊咬，僵硬的睡在地上，顯然已是受傷不輕！

一陣傷心，由她內心深處潛升上來。

「鵬哥……」她撫摸着他，一時淚如雨下！

黑石公咆哮一聲，大聲道：「說！我爲什麼不能殺妳？」

「你誰也不能殺——」沈雁容挺身而起，道：「因爲是我救了你——」

黑石公頓時一怔，呵呵笑道：「說得有理！這麼說，妳就是剛才救我的那個姑娘了？」

「是我——」

她緩緩低下頭，看着倒地的尉遲鵬道：「……鵬哥……都是我害了你！我對不起你……」

黑石公一雙紅光閃爍的眸子一轉，道：「也罷，我黑石公平生行事，恩怨分明，小姑娘，妳對我有恩，我就破例饒妳不死，速速去吧！」

沈雁容噙着淚冷冷笑道：「還有他，——我要你也放了他！」

「這個小雜種是誰？」

「尉遲鵬！」

「原來是尉遲老兒的後代，小畜生饒他不得！」

說時催使着當空大手，直向尉遲鵬身上抓了下來。

沈雁容尖叫一聲，撲地伏向尉遲鵬身上！

黑石公見狀一怔，手指空中，大手又停。

他怒聲道：「小丫頭閃開來，否則連妳一齊化爲膿血，形神皆滅！」

沈雁容忽地跳起，不知何時她手中已多了個朱紅的鵲瓶。

黑石公一怔道：「這是南老兒的朱雀瓶麼？」

沈雁容冷笑道：「不錯，黑石公，你應該嚐過瓶中火雲的厲害，我如一按機蓋，瓶內火雲頃刻而出，你雖然魔法高深，只怕也難以倖免！我跟你談個條件！」

黑石公刹時爲之色變！

沈雁容的話一點也不過份誇大，如果她眞的一旦放出火雲，休說自己，只怕這整個大雪山，頃刻間也必將化爲火海，飛禽走獸無一倖免！

可是他立刻又有恃無恐的大笑道：「小丫頭說的不假，只是妳果眞放出火雲，在場所有人，只怕無一倖免，大雪山內外人畜飛禽均將一死，這個孽可就造大！」

沈雁容冷笑道：「反正都是一死，我也就顧不得了！」

黑石公由對方表情上看出來，她並非信口胡說，的確是說得到做得到，自己如果眞的冒然出手，她必拚着玉石皆焚之心，發動火雲，那麼後果簡直是難以想像的糟糕！

無可奈何之下，他冷哼了一聲道：「妳方才說，要與我談個什麼條件？」

沈雁容眼光一掃附近的岳懷冰等三人，他們三人受困於自己護身光罩之下，眼前正是進退維谷！

她很淸楚的看見光罩之內，心上人岳懷冰，正與尉遲青幽緊緊相偎！

一股酸氣，直由心上升起！

她霍地掉過頭來！再也不願向他們多看一眼。

黑石公道：「說吧，小姑娘，妳有什麼條件——？」

沈雁容心知黑石公魔法高深，其實她根本不擅開啓朱雀瓶施放火雲之法，只是一時福至心靈，以此要脅，倒未曾料想到反而生了效果。

話雖如此，黑石公這等大敵，到底不可輕視，他只要看出了一絲破綻，隨時出手，即可制自己方面各人於死地！

想到這裏，她强自鎭定道：「我知道你與『天一門』仇深似海，但是今日我却要討上一個情，錯過今夜，以後你再來，就不干我的事了！」

黑石公桀桀怪笑道：「妳以爲我僅僅就聽妳這幾句話，就會放過他們不成？」

「當然有條件！」

「什麼條件？」

沈雁容道：「只要你答應放過現場各人，我願以手中朱雀瓶，連同瓶內火雲一併相贈！」

黑石公面上一驚，即泛出一片喜色。

「朱雀瓶」已是不世奇珍，瓶內火雲更是舉世難求，有此二物，黑石公不啻大可稱雄宇內！

這個交易太划算了。

他想了一下，大聲道：「好！一言爲定。我們就這麼說，妳把朱雀瓶拿過來，我馬上就走！」

沈雁容前走了幾步。

黑石公迎上來，伸手欲接。

沈雁容忽然止步道：「慢着！」

黑石公怒道：「怎地又反悔了？」

「不是我反悔！」沈雁容道：「而是我信不過你！」

黑石公哈哈笑道：「妳太多心了！」

言罷信手一抬，沈雁容覺得手上一緊，朱雀瓶已脫手飛出！向對方手上飛去！

大吃一驚，發出了一聲驚呼——

說時遲，那時快！

黑石公一把已抓住了朱雀瓶！

也就在同一時間裏，一道墨綠色的奇光異彩，由一側的岳懷冰手上飛了出來！

正是他那口新得的「蒼鷹」仙劍。

仙家至寶，果非尋常！

黑石公方自把朱雀瓶搶到手，做夢也不會料到，對方所施展的這口仙劍，這般厲害。

他只當是尋常仙劍，並不介意，只由手指尖上發出了一道劍炁！

一股紫氣，直向岳懷冰所發的墨綠色劍光上繞了過去，黑石公滿以爲自己所煉劍炁，暗含着離合神光在內，尋常的飛劍一經觸及頓時化爲頑鐵！

那裏想到，這兩道光華一經接觸，但見墨綠光華連閃之下，黑石公所發出的那道劍炁，頓時化爲一片輕烟，隨空散失。

黑石公活該有此一難！

只因爲他方得寶瓶，內心正自竊喜不已，那裏料想到會有此猝然一變！

就在他所發出的劍炁繞散的一刹那，黑石公只覺得身上一陣發冷——

他心裏一驚，道了聲不好，驚看之下，對方所發出的那道墨綠光華，又如同長虹經天般的飛到了面前，一時間嚇得他魂飛魄散！

按說黑石公魔法通天，腦後「玄牝珠」所幻大手，更是極具威力，雖不一定說就能勝過岳懷冰的這口「蒼鷹劍」，可是絕不輕於落敗！

只是這一刹間他驚慌失措之下，竟然未曾想起以玄牝珠所幻大手來敵擋。

由於對方蒼鷹劍來勢太快！

黑石公猛可裏更不知對方這道墨綠光華，是個什麼物件，驚懼之下，隨即伸開左手，直向對 方的劍光之上，用力抓了過去！

須知黑石公魔法通天，又以他新近煉成「離合神功」，由是所幻化成之離合神光，更能無堅不摧。

這時他心急之下，猝然伸手直向對方劍光上抓去，手掌上暗自聚結着眞力！整個掌上，現出了一片紅光！

雙方勢子同樣的快！一下子湊在了一塊！

但只見墨綠光華大閃了一下，緊接着血光現處，黑石公一隻左手，竟然齊根折斷！

黑石公發出了一聲凄厲的長嘯，刹時間化爲一道經天長虹，劃空直起，連帶着他所施展的飛劍，以及玄牝大手一併跟隨着他身後呼嘯而去！

天空中只剩下黑石公的一隻斷手，在岳懷冰的劍光運施之下，頃刻化爲一灘肉泥！

岳懷冰霍地收下「兩相環」，他不曾料想到這口劍竟然有此威力，這時正想趁勝追擊，方思駕遁光循着黑石公去處追上去，却爲蒼鬚奴一把抓住，道：「岳少主，追不上了！」

說話時，但見青白光華在地面閃爍不已。

原來黑石公負傷之下，玄牝丹氣所化大手乍然一鬆，先時搶抓在手的飛刀飛劍俱都墮落在地！

尉遲青幽與蒼鬚客相繼把刀劍收起，三人驚慌的奔向尉遲鵬處，後者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岳懷冰雙手一探，把尉遲鵬捧起來！

尉遲青幽叫了兩聲，不見答應，心裏一陣難受竟自落下淚來！

一旁呆立的沈雁容忽然垂頭泣道：「尉遲姐姐……我錯了，是我害了他……」

尉遲青幽輕輕一嘆道：「妳與我哥哥相好之事，我都知道，我只是假裝不知道罷了！」

沈雁容呆了一呆。

尉遲青幽苦笑道：「你們每天在前山約晤，我都知，我，我眞應該阻止——」

她又自嘆息了一聲道：「我應該會想到他早晚會被妳所利用——」

「爲——什麼？」沈雁容囁嚅的說。

尉遲青幽冷冷一笑道：「我哥哥心地敦厚，而妳卻爲人聰明，他怎會不上妳的當？」

說到這裏，目光中露出一片怒色。

她用着冷冷的目神，緊緊的迫視着沈雁容，冷聲說道：「妳根本就不愛他，是不是——？」

沈雁容登時一楞，猛然抬頭。

雙方目光接觸之下，沈雁容的眼睛退縮了一下，遂卽緩緩的低下了頭！

尉遲青幽身子一閃，已到她面前。

她一把抓住了沈雁容的手，怒聲道：「說——是不是？」

沈雁容忽然抽搐出聲！

尉遲青幽聽若未聞，大聲迫問道：「說！妳從來就沒喜歡過他，是不是？」

沈雁容抬起頭，用流着淚的眼睛看着尉遲青幽，毅然的點頭，遂卽痛泣出聲。

尉遲青幽頓時呆了一下。

一旁的蒼鬢奴與岳懷冰也都呆了呆！

沈雁容忽然撲向尉遲鵬道：「鵬哥，我對不起你……你死了，我絕不獨生。」

尉遲青幽冷聲笑道：「我哥哥不會死的，妳也用不着殉情！」

她打量着沈雁容又道：「一個人不愛一個人，誰也沒辦法勉强，這一點沒有人會怪罪妳，只是妳不該欺騙他——我顯然錯看了妳了！」

蒼鬢奴怒聲道：「我早就知道她對少君不懷好心，卻沒想到她竟然會做出此事，把她拿下來去面見她父親與郭仙姑，看看他們有什麼說話？」

尉遲青幽搖了一下頭，苦笑道：「那倒不必，她雖犯了大錯，但終究不泯良知，再說她失了寶瓶，只怕已無臉返回，且讓她去吧！」

說完她冷笑了一聲，道：「岳二哥，我們回去吧！」

岳懷冰本想說什麼，一時間也無法出口，卻不知沈雁容一雙似憤怒又似期待的眸子，正迫視着他。

岳懷冰輕輕的嘆息一聲，抱着尉遲鵬方自轉過身來的一刹那，忽聽得蒼鬢奴一聲喝叱道：「岳少主，小心！」

話方出口，沈雁容早已撲身而上。

她手中不知何時，卻見緊緊握了一口尖刀，陡地向着岳懷冰背上扎去！

岳懷冰身子向前一伏，沈雁容刀已落空！

她嘴裏嬌叱着，一反手，正待刺出第二刀的當兒，蒼鬢奴怒叱一聲道：「好丫頭！」伸手一指，沈雁容刀自落地。蒼鬢奴身形一閃，已來到了她身邊，正欲出手擒她。

岳懷冰大聲呼道：「蒼鬢前輩！」

蒼鬢奴怔了怔，突然正住身子，岳懷冰卻把懷抱中的尉遲鵬轉交給尉遲青幽，緩緩走向沈雁容身前。

沈雁容激動的看着他，一時熱淚盈眶。岳懷冰苦笑了一下，道：「我不知姑娘竟是這般恨我！」

「我——恨你，恨你！」

說時，她倏地由地上拾起了刀。

尉遲青幽與蒼鬢奴皆大吃一驚，雙雙撲過來。

然而當事者的岳懷冰，臉上卻是毫無驚嚇的表情！

他閃閃目神，注視向身前的沈雁容，冷冷笑道：「岳某生平行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自信不負妳什麼，如果姑娘認爲岳某行事有失君子之風，只管出刀！岳某死而無憾！」

沈雁容抽搐道：「你——」

眼淚卻像是斷了串的珍珠，一顆顆滾落在地！

驀地她用力的擲出了手中刀，倏地回身狂奔而去！

×　×

她一口氣跑出了十幾哩以外。

眼前來到了一座山峯，黑夜裏也認不出是什麼地方，只覺得天風冷冷，侵得人遍體生寒，面前星羅棋佈的散置着無數大石。

月色下，似覺眼前是片斷崖，大風猛襲着，幾乎使得她站立不穩！

她原本過於激動的情緒，吃眼前冷風一襲，反倒是安靜了下來！只覺得腦子裏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彷彿整個的知覺都麻木了。

天空中有幾片白雲在浮動，低得幾乎舉手可攀——沈雁容緩緩走向斷壁一邊，在靠着斷崖最近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

這一切的一切，彷彿是一個夢。

在一番痛定思痛之後，她所能想到的，只有一個「死」字！

在昔日，她腦子裏一直總還存着一個幻想，幻想着自己與岳懷冰能有結合的一天，想不到這個幻想，竟然這麼快的就消失了。

「生」與「死」之間的距離，常常就像一張紙那麼的薄，一旦生而乏味時，死的呼喚自然來臨！

如今是有家回不得，做人做不得，心上人變成了斷腸人，紛至沓來的愁懷恨緒，在在使得她痛不欲生！

她緩緩的站起來，走向斷崖邊上。

想着，看着，她把眼睛一閉，正待飛身縱下的一刹那。

猛地裏，身後傳來了一聲嘆息道：「死有重於泰山，又輕於鴻毛，沈姑娘妳大可不必——」

沈雁容倏地回過身來，不禁嚇一跳！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就在他方才所坐過的那塊石頭上，坐着一個羽毛星冠的中年文士。

沈雁容一驚道：「你是誰？」

文士微微一笑道：「記性不大，忘性倒不小，妳再仔細看看我是那個？」

說話之時，沈雁容已緩緩走近。

她就着當空的月色，細細打量了這人一眼，陡地一驚，道：「你不是無相仙師麼？」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道：「這就對了！年紀輕輕的，什麼不好，爲什麼一定要尋死？」

一句話說得沈雁容悲從中來。

「仙師——請救我一救——」

說着雙膝一彎跪倒在地，滿腔傷感化爲無限委屈，未曾說話，先自嗚嗚咽咽的痛泣了起來。

無相居士微嘆一聲，道：「不要哭了，妳的事情我都知道，剛才的一切，我也都看見了，姑娘，妳可是闖下了大禍！」

沈雁容呆了一呆，道：「弟子一時無知……老仙師，你看怎麼是好？」

無相居士冷笑道：「只怪我晚來一步，來到時那個魔頭已爲妳放出在外——」

他頓了一下，苦笑道：「不怕姑娘見笑，黑石公魔法通天，我就是現身出手，也絕非他的對手，反之，他看見我出來，只怕更不會善罷干休，是以權衡輕重之下，只得隱身不出！」

說到這裏，目光向着沈雁容面上一轉道：「——妳師父簡直是胡鬧，上次情形妳也在場親自看見，我是怎麼阻止她？現在鬧成這般情形，只怕我也救不了她。」

微微嘆息了一聲，道：「妳不該把朱雀瓶平白的送給黑石公……那個魔頭一旦得了這等至寶，只怕當今天下，萬難有人能够制服他了！」

沈雁容只管流淚發呆，卻是答不上話來！

「如今大錯造成——妳雖有求死之心，卻也於事無補，這裏不是妳再能逗留之處，且隨我轉回洞府去吧！」

沈雁容叩了個頭道：「謝謝仙師的成全……只是我師父那邊……？」

無相居士點頭道：「難得妳心中還念着這個師父，只是——」

長嘆了一聲，他吶吶道：「她如今是鬼迷了心竅，我與她昔日夫妻多年，最知道她的性情，眼前對她來說，已是無藥可醫——只得由她去了！」

說到這裏，臉上現出了一片愁容。

沈雁容道：「老仙師你……」

無相居士擺擺手，道：「妳的心意我都知道，對於此事我何嘗沒有盡力？只是我那山荆個性倔强，月來我已與她數度晤面也曾苦口勸說，她既不爲我言語所動，反倒似仇人待我，我也就無能爲力了！」

頓了一下，他吶吶的接道：「至於你父親——我總算與他還有點緣份，到時候我**必**盡全力救他就是！」

沈雁容感激涕零道：「謝謝仙師成全，弟子感戴大恩，永世不忘！」

說時觸動傷懷，又自痛哭起來！

無相居士道：「妳也用不着再難受了，這裏行將大亂，且隨我去吧！」

說罷起身，向沈雁容走近一步，雙手一合，卽有一幢祥光裏簇着二人騰空直起，刹時間消失於太空清冥之間！

尉遲鵬直挺挺的躺在「冷香閣」石床之上，只見他面若金紙，牙關緊咬，全身不時的打着顫抖，看上去雖不曾死，卻也相去不遠！

岳懷冰，尉遲青幽以及蒼鬢奴焦急的守在一邊。

尉遲青幽已把本門秘藏的「返魂丹」一連給他服了三粒，卻依然未曾使他醒過來，兄妹情深，目睹及此，也不禁汨汨流下淚來！

岳懷冰嘆息道：「青妹暫時不要難受，鵬兄受傷不輕，我看這件事只有懇乞鐵筆恩師加以援手，或可有活命之機！」

尉遲青幽頓時面色一鬆，道：「你不提我倒是忘了，眼前既有這位前輩仙人，當該去求見他老人家爲是！」

蒼鬢奴點頭道：「既然這樣，事不宜遲，我們就快走吧！」

說完雙手輕輕把尉遲鵬抱了起來。

岳懷冰自從隨鐵筆太歲習功以來，時間雖不過二月，只因他天資敏悟，人又勤學，復經名師指點，自是進展極快，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三人各駕遁光，由岳懷冰前導，轉瞬間卽來到了鐵筆峯半谷之上！各自按下遁光。

岳懷冰率先下跪，方自磕了個頭，尚未發話，卽聞得石內傳聲道：「你等不必多禮，各自站起——」

卽見石面下青光一現，如若明鏡，先起時只見鏡光，再看時，卻有一貌相清癯，道貌岸然的中年儒士映身鏡光之間。

一隱一現不過是彈指當兒，鏡光中人，已現身三人面前。

岳懷冰天天見面，早已熟悉鐵筆太歲之一切，自是不以爲奇，然而尉遲青幽與蒼鬢奴卻是第一次面謁高人。

他二人對於「鐵筆太歲」昔年之種種早已嚮往，得知對方如論出道年月，較諸本門開派祖師「玉洞眞人」還要早上百年，應該早已是眞仙之體，卽使因俗刧世緣未了，也應稱得上「地仙」之分。

面對如此前輩古仙人，自是不敢絲毫怠慢失態，三人各自行了大禮！

蒼鬢奴稱起來也有百數十年的道齡，先見對方現身無聲無態，僅借青色旋光導引卽出，心中已知對方精於石遁，那團如若明鏡的青光必係對方體內元神所顯之「本命神光」——

縱觀此二者，看似無奇，實則非得證金丹大道於目前者萬難達到，由是推測，這位「鐵筆太歲」無異當世眞仙，其法力之廣大，已難猜測，由是對於面前這位出世高人，不禁肅然起敬。

三人行過大禮之後，遵言站起！

尉遲青幽與蒼鬢奴打量着面前這位聞名喪胆的古仙人，只見對方由外表上看去不過三四旬中年人，瘦削的面頰上像是結有一層寒霧般的木訥。

只見他長髮散肩，髮根際紮着一條杏黃色的帶子，帶子正中配着閃閃有光的一面玉結。

他瘦削的身子端正的坐在一面石板上，自臍以下覆蓋着一面紋彩斑斕的虎皮。

這個人身子就像天生長在石板上一般穩固，石下的四隻輪子，如意進退，簡直無異於他的一雙腿，甚至於看上去遠比他的腿更要靈活！

（未完）

兩期完武俠創作

雲北飛·文
盧令·圖

水吟劍（上）

比武傳衣鉢 勾心奪嬌娃

武林中人過的日子是在刀口上舐血。即使你是高手中的高手，沒有說一輩子闖蕩江湖，不曾受過一次傷，不曾流過一滴血，反過來講，沒有受過傷，或者未曾滴過血的，也闖不出萬兒，當不成英雄，好漢。

所謂打出來的天下，性命換來的地位，名氣越响，吃的苦頭越多，地位愈高，當然是戰績燦爛。經驗自臨陣中產生，技藝打交鋒裏增加，天下間决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就，那怕一拳一脚，亦不例外。

「學習」，「磨練」，「進取」，到「意興闌珊」，其中自「吃苦」，「勤練」，流血，傷殘，最後被拋離人羣，再也不見經傳，或者落個「技不如人，在下認栽。」從此江湖除名，幹甚麼也無人理睬，好與壞絕少人談。

至於那些「死於非命，亡於刀劍」的好漢們十年苦練，毀於一旦，下場當然更慘，可是在那「節骨眼上」，他奶奶的火兒已來，變為天不驚地不怕，說甚麼都是扯談，就這樣子動起手來！到忽然間「哎唷」一聲，馬上完蛋，再不然心有不甘，就算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那時時刻刻忘不了仇恨與血債的味道，等於上了鐵鎖戴着木枷。

雖然如此，學武的依然不絕而來，既不為了保家衞國！亦不想置身武尉，不管是眞才實料，或者花拳繡腿，一起湧進江湖，於是白道俠義，綠林強粱，旱賊水寇，甚至偷雞摸狗之輩，起碼的都要能擔路膀抬腿。

可見江湖是個好世界，刀口上舐血也罷，水裏去火裏來也罷，他奶奶的，有大碗酒，大塊肉，大奶子娘兒們，管他媽明天來不來！樂要樂得盡興，死也要死得痛快！這他媽的就是「武林人，江湖漢！」

× ×

五柳莊。

既不是五柳先生所傳，莊門口也沒有五棵柳樹，莊主飛花劍侯七爺也不曾留五柳長鬚，可是大夥兒叫它五柳莊。沒錯，地因人名，莊上出了飛花劍侯七爺這種人物，五柳莊也就遠近知聞，猶其在那些年輕小子眼中，能到五柳莊拜在侯七爺門下，就個三年五載的，將來行道江湖，祇須道出「五柳莊飛花劍」門下，臉上已經抹了層光彩！

所以侯七爺的門下也確實不少，五柳莊門前的大沙坪上，晨鷄初唱，就有一羣小伙子在踢腿，揚臂，耍刀弄劍的，聞鷄起舞嘛。

其實五柳莊從前叫「污流溝」，那道污水溝子，臭氣薰天，泥水烏黑，侯七爺看上傍邊的大沙坪，就買下了左右土地，填溝子，去污水，蓋了這所房子，最初祇有七八間磚屋，這十年來添築成了目前的大門圍牆裏外兩院了，污流溝人家叫慣了，不如就改五柳莊吧！不然，就算你起了個「龍鳳堡」或者「臥虎寨」，人家順口

還是「污流溝」！那多別扭。

原先還眞打算栽五棵大柳樹的，結果附近沒有那麼現成的數目，種一棵不成樣，再配一棵，又大小不等，這麼一湊乎，就過了好幾年，五柳莊也叫開去了。

莊主飛花劍七爺侯天時，年輕時，走過鏢，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江湖交情不淺，中年以後就坐館授徒，至於飛花劍法的來源，侯七爺在告訴徒弟們時說，傳自一位老道長。他不曾細說，別人也不敢深究。

少莊主兩位，大兒子侯少春，次兒子侯少秋，論心機少春為人善謀，講劍法乃弟少秋已得老父眞傳，事關習武要講天份，品質，少春對治事謀人似乎興趣畧高，正因如此，莊裏一切事務，有長兄輔助處理，少秋除了吃飯睡覺外，就是浸淫在一把劍中。

功夫當然不會白練，一套三十六招飛花劍玩起來確有功力，老頭子侯天時不知不覺對小兒子的期望看高了許多。言談之間，經常提到少秋，身為老大的侯少春初不為意，因為少秋要比自己小上三歲，對一個孩子稱道祇是有趣好玩兒而已。

自少春十九歲，乃弟十六歲以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莊主每當看着幼子練劍時，那一副拈鬚微笑，頻頻點頭，狀露得意時，大兒子看在眼裏便不是味兒，會全身發熱。不過自己兄弟，不是外人，心裏雖感不快，尚無顯著不和，所以老爺子毫不有感。等到那個叫鈴子的姑娘表明了態度時，侯少春妒恨更甚。暗中存下不良之念，五柳莊從此埋下了殺機。

鈴子是不久前移居五柳莊的兩父女之一。父親是赤脚大夫，專採草藥，替人醫治蛇虫獸咬，無名腫毒，奇難雜症的走方郎中。為甚麼會定居五柳莊？沒人問過，父女兩個賃了三間土房。依着大沙坪一角，門口掛了幅布招子，上面畫了一帖大膏藥，寫了「藥圃生香」四個字，既不說為人診病，也不叫人這兒來買藥。你去找他，總替你想個法子，望，問，聞，切，一如郎中大夫，丸，散，膏，丹，倒有非常效驗。姑娘除了家務瑣事，也出堂帮助煎湯藥合丸子，是個能手。

特殊的是鈴子姑娘長得俏麗，無論「五官」，「身材」，「談吐」，「風度」，都給人留下好感，尤其是少莊主侯少春，時常借故親近，那位大夫先生，不聞不問。姑娘本人落落大方，叫人沒有說的。

住得近，圍着大沙坪嘛，有時候，侯門的小伙子在沙坪上練刀耍劍，鈴子姑娘在竹架上晾衣晒藥，投過有趣的眼光，笑咪咪的，小伙子們更是加上了「勁」。

中秋節前，五柳莊地方上的哥兒們，都在忙着去「照夜」，一個個，或者一隊隊的提着燈籠兒四處捉蟋蟀，要在賞月晚上，大家比賽「鬥紅牙」贏了有侯七爺的「成王」奬。「成王」就是成了「王」，把參加比賽的都咬敗，「成則為王」就有奬，奬品往往是一把好「刀」，或者一桿「白蠟槍」，酒肉大碗大塊自不容說，年輕人童心未泯，是佳節的餘興。所以熱鬧非常。

二少莊主半夜裏捉蟋蟀，給蛇咬了腿、中了毒傷。這下子忙壞了大夫父女倆。

放毒，割肉，敷藥，紮傷，雖說是秋風已起，鈴子姑娘鼻尖上也見了汗珠兒！

天天陪着老頭兒進莊換藥，侯少春以為天大的好機緣，在鈴子面上直打轉，而姑娘却一心一意注意着老二問這個！問那樣，少莊主恨不得自己也斷了一條腿，好讓美人兒不離自己身傍。

鈴子姓梅，破瓜之年，已經有着豐腴的身材，是位早熟的大姑娘。平時不大接近男孩子，實際上她開朗得和男孩子並沒什麼兩樣，這一次她為了二少莊主的腿上傷，經常和這小伙子眼對眼的日子長。那未有漪漣的心坎兒裏，已經給人投進了小石塊，起了小波浪。她知道這位少莊主有一身不俗武藝子，他也明白五柳莊將來必然是由他來繼承老一代，他尚未知道侯少秋有着高人一等的大抱負，令人敬佩的濶胸襟，有一副既「仁」且「愛」的好心腸哩。

她幾乎要謝謝那條大毒蛇。

梅老頭望着丫頭在油燈下那副痴呆相，做父親的還有不明白自己扶養長大的大姑娘！「世故」叫他心裏起了波浪，他瞭解侯少春對自己丫頭的想象，這一來，姓梅的恐怕遲早要離開五柳莊，而侯家兩兄弟為了「鈴子」。也會演成大悲劇，世界上能陷人於不義的！除了「利」字外，就是個「情」會作怪。

「唉！」梅老頭自然地想起了鈴子她娘，失子之痛，憂慮成病，可憐提早見了閻王。

「爹，又嘆甚麼氣！」她倒先發問。

「爹知道你在想甚麼，能叫你看着燈花發楞的事，爹一想就害怕！」

「甚麼事嘛，你在胡猜甚麼嘛！」臉上微紅，咀可不認賬。

「爹會猜不透你！那才是怪事呢！」他故意逗她。

「我才不信哩！」她咀強到底。

「爹說了你可要『臊』啦！」

「我沒有甚麼可臊的，你不說，我可不依啦！」她已經逼上梁山了。

「不說你在想一個人！你是在想一條蛇！」

「啊！」紅雲上了脖子：「爹可眞壞！」她逃進了臥房。

梅老頭搖搖腦袋，嘆了口氣：「儘管是好事，可惜問題大啊！」

相依為命的父親，已經揭開了自己的心簾兒，侯少秋，你呢？老莊主會不會有世俗見？窮爺兒倆……一陣心煩，拉起被蓋上臉，又悶又熱又心跳，簡直是透不過一口氣兒來。

傷口已經好了一大半，四邊上癢癢的，鈴子紮上的花布條，有些捨不得自己去解開，侯少秋跟老爺子不止說了一回，傷好了他要好好的謝謝她。侯天時笑着說：「傻小子，你是向她叩頭還是禮拜？人家也是江湖人，醫者父母心，那會在乎你謝不謝！」

「對！放在咀上，太俗了，爹！我有主意，求你不反對，」他渴望着老子會點頭。

「說吧！」

「我想中秋那一天，請他們兩位到家來喝一杯！」

「行，梅老先生這個人我也想跟他談一談吶。」

侯少秋一蹻一蹻地奔向大門口。

「你不覺得還早一點？」老子瞪着雙大虎眼。

「我……我……去換傷藥！」他頭都不敢回。跳着不見了。

暮雲收盡溢清寒，
銀漢無聲轉玉盤。
此生此夜不長好，
明月明年何處看。

東坡的「中秋月」詩，明月，在人的感受裏，喜，樂，哀，愁，各有不同。今夜，五柳莊上的明月，照射着一片歡娛。

現在已經是酒足飯飽，品茶賞月的時候了。侯少秋今年已經放棄了「成王」奬，面對着梅鈴子，彼此默默無語，已經足以消魂啦。可巧老爺子和梅大夫也談得投機又痛快。侯家並無內眷，故此庭院之中，不過兩代五個人，一女四男。

其中少莊主侯少春，恨得牙癢癢。看在眼裏，惱在心裏，梅鈴子連眼梢也不曾掃過他一下，這口氣實在吞得難受。不料接着老父竟然做了一件令他「勢不兩立」的事情，使這位飽受「情」苦的少莊主內起狠心眉帶煞。

侯七爺哈哈笑道：「梅老兄今晚蒞臨，一則是犬子要把杯敬謝酒，二來天時有件不情之請，望梅老兄的千金一諾。」說罷雙手一拱：「幸勿見却！」

突然間梅氏父女倒怔住啦——難道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說起兒女親事嗎？梅鈴子更是忐忑不安，坐也不對，立更不是的望着父親和對面的他。

「七爺有說話，請講，梅獨清洗耳恭聽。」

「好，天時先問一句，梅老兄可別見外，梅兄也可是武林同道吧？」

「哈，哈，七爺你可抬高我啦。獨清書劍兩不成，放棄多年了！」答得含糊。已在意中。

「那是過謙，既不否認，天時就斗胆請求了。」

原來五柳莊主已年屆花甲，早思退隱，他有意將飛花劍門位傳於小兒子少秋，而以少春輔助，問題是長幼有序，怕難服衆，事實上少春亦技不如弟。故此在中秋月下，令兄弟倆來一次奪劍較技，勝者傳得侯天時仗以成名的「水吟劍」接掌飛花門舘，敗則爲副，深恐事後敗者不服。口順心怨，傷了弟兄和氣，爲免偏袒，故請梅老兒代做公證。

這番意思，梅老頭點首，梅鈴子暗喜，侯少秋誠恐，侯少春切齒。

人家是瞧得起我父女，梅老兒豈有不知，一句：「七爺抬舉，獨清遵命。」他絕不矯情。

「我先謝謝啦，」他吩咐取出那把「水吟劍」交在梅獨清手裏，梅老頭恭接着然後左手握鞘，右手拔劍，但見寒光一閃，微微有陣「營營」之聲，如流水，似低吟。水吟劍由此得名。

「好神器！」梅老兒反覆賞鑒，月光劍光相映成一股寒冽之氣。

劍頁歸鞘，各人眼前似乎一暗，他將寶劍平放在桌上，肅然道：「老漢恭臨如此盛事，竟也豪氣頓升，兩位公子，希不負令尊所寄。」他望着眼前的兩兄弟。

二公子少秋急急說道：「大哥居長，這……」

侯天時阻道：「你二人各有所長，弟主兄輔或是兄主弟輔都是侯家私事，唯有飛花劍法傳徒甚衆，爲父不想挾技自秘，爲了要光大這個小小武舘，應該以能者承之。較藝傳劍，不過讓你知道本身應該何取何捨而已，尤恐被指爲父偏袒，故請梅前輩出證，我想於公於私，都過得去了！」他語重心長。竟有點感而慨之。

少秋還想再說，一旁大哥厲聲喝道：「爹已用心良苦，你還要多說甚麼？」然後向梅獨清一揖道：「小侄先謝梅伯父偏勞了。」

梅鈴子一雙秀目，注視少秋不綴，眼光包涵着多種含義，是鼓勵、是安慰，是喜悅，更是蜜意深情。侯少秋但覺妬火如焚，恨不得馬上取劍以一招「花飛雪散」把這個奪權刼愛的死對頭，削它個四肢分離。才洩胸中惡氣。

家丁點上火炬，七爺吩咐熄去，他不想給外人知道有這麼回事，月光他還嫌亮呢！

其實大沙坪上一堆堆人也在龍爭虎鬥，成則爲王，敗則扔屍，秋虫有知，也會說人之與虫，有何不同焉。

侯少春表面上是遵囑比武，實際將以失手爲名，死弟於劍下。兩位老人家和少秋則全不在意，祗有鈴子暗暗担心，她有點心血來潮，總覺得這件事，不會輕而易舉的妥善。侯少春的面色依然温和，在他望向乃弟少秋時，陰鷙的目光，一閃而沒，梅鈴子看得芳心一悸。

架式拉開，兩老的神情也一肅，鈴子玉手撫在胸口，暗暗祝禱個郞安全。

「大哥請！」侯少秋仍然當作平時餵招般心意。

「來了。」少春絕不客氣，劍尖一挺，無風無聲，上步手沉。像要開膛般地劃向少秋前胸，侯少秋一側身，跨步擰腰，讓了第一招。

侯少春前脚一用力，止住了衝勢，劍身一橫，「呼」的一响，對着尚未穩住身體的少秋右腰削去，這一招又狠又毒，如果招架來遲或者閃避不及，劍勢快捷，少秋難逃重傷。梅鈴子幾乎叫出聲來。

侯少秋處境左跨時不與我，右轉是兩敗俱傷，劍離身近，「縱」既不能，「倒」亦不及。人急情慌，他祗有把長劍緊貼着身子，硬受一擊。人被撞出三步。

他想不到大哥會如此出手，馬步立穩，望着少春。

侯少春恐怕露出兇相，故意笑道：「老二你儘讓不是辦法，爹是要我們分勝敗啊！」話完劍到，光如閃電，左搖右曳，白影如圈，這是飛花劍的「搖曳生姿」，少秋慢慢退後，少春劍尖逼前，突然劍鋒一停，忽又向少秋肩上劈去，劍招用「劈」這是飛花劍的獨有手法，因爲劍稱飛花，全在輕快，勁力貫注劍把，劍頁看來在空間浮動一般，無聲而飄忽，以避重爲戒。一旦劍鋒或劍尖遇物，力由後送，直透劍身，當者無不重創。所以飛花劍夾有刀勢，亦是秘密之一。

侯少秋當然明白今晚大哥的心情，當着外人，尤其是鈴子在場，能不露點兒「好」樣，怎生落場！

同時，侯少秋卸肩扭身，手上長劍從自己腰上轉到少春右肋，吐鋒如信，喝聲：「大哥留意。」只見少春横臥屈膝，肋骨處外衣洞穿，勝敗已呈。

梅鈴子一聲：「好俐落！」被老父白了一眼。

侯少春一口氣差點衝破心肺。他拍拍衣裳笑道：「我說老二的劍，是向不饒人的！」

「大公子這個『風吹草動』使得恰到好處，今晚上算是開了眼界，賢昆仲確是要得。」連鄉音都出來了。

「梅兄見笑，可不能讚壞了他兩個。」莊主侯天時話雖如此，得意之狀依然可見。「少秋，這把劍歸你啦，莊裏大小事項，今後全由你大哥負責，你就專任館務吧！」

他親手把水吟劍交在少秋手中：「重九節日，五柳莊我要當衆佈告，由你接替了我的位置，記住，劍在位在，劍失位失。它是飛花門的象徵呵！」

「孩兒省得，」恭敬的接了寶劍。

「春兒，五柳莊的重担也不輕哩！」

「是，孩兒知道。」飄了水吟劍一眼。目透毒意。

「少秋，你把那罎竹葉青取來，現在可要靜靜的賞月啦！」轉頭又向梅大夫道：「梅兄，你我都是光桿一條，佳節中秋。咱倆只有杯酒團圓了。」

一陣哈哈中，少秋邀了鈴子出莊參看「金爪紅牙」大殺三軍的鬥蟋大會。目送他倆是一對怨毒目光。

× ×

五柳莊主飛花劍侯天時，他看出梅氏父女，也屬風塵中打滾的江湖人，安居此地，必有苦衷，同時對梅女鈴子的吸引着自己兩個兒子，事關家聲，不得不細察這家人的品性德行。五柳莊缺乏持家主內的婦道，他本想替大兒子少春擇配，然後又見鈴子對少秋療毒治傷時的體貼關注。兩小無猜，純然璧人。不覺爲難起來。中秋節夜七爺故意安排有讓梅老頭也瞭解一下自己兩個兒子「人品」之意。

對比武傳劍要梅獨清做個公證，也含深意，他想由此而博得梅老的交情，拉短了兩家距離，將來五柳莊不論發生任何事情，就有個「旁觀者清」的商榷之人！

這個節日，過得最快活的是梅鈴子，意中人做了飛花門承繼者，父親和莊主交上了朋友，似乎對自己的將來滿懷好景，窗戶格子裏透進了皎潔的月色，眞像月亮是專爲自己而「圓」似的。

一樣的月光，在少春眼睛裏，它寒芒如刺，色青似毒，身爲侯門長子，飛花劍傳人，居然讓自己兄弟强佔了掌門高位，在五柳莊學藝衆人眼中，將何以自處，水吟劍給了老二，從此江湖提名成了有他無我，尤其這小子不知謙讓，當着外人手下狠着，明明是爲爭利權，不放我這個長兄在眼，此仇不報，誓不爲人。

梅鈴子倒了霉！

第一步，侯少春請准了七爺，要向梅大夫請益醫理，學起郞中來了，此乃親近鈴子的又一絕招，侯機奪取芳心，若能成功，不愧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梅獨清情面難却，自稱不敢爲師，從旁解答就不成問題，梅家門楣，侯少春走得比兄弟更勤，成了名正言順。

人後，他對鈴子漸現殷勤，鈴子看在少秋面上，虛與週旋，心裏則煩惱不堪。她在夜靜更深時，把心事向老父申述。希望有個擺脫糾纏的辦法。

梅老頭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道：「這是你找來的麻煩，連我都被拖累得受害不淺呢！」鈴子眞是啼笑皆非。

最後，梅獨清祗說了一句「解鈴還須繫鈴人」就閉起雙眼入了夢鄉。

她獨自想了半天，莫明玄機，忍不住依然偷偷地告訴了少秋。少秋聽後，也是哈哈而笑。

「笑甚麼嘛！人家唸書不多，在請教二公子嘛！」

「別酸我，誰都知道梅家姑娘文武雙全。」侯少秋搖頭幌腦的。

「你到底說不說？我可沒耐心看你傻笑。」

「我說，我說，問題是我說了，怕你反而不信！」

「怎麼會！」她現在已經不信。

「你爹的意思，叫你時時刻刻拉我陪着你！」透着玄意。

「我不信！」她脫口而出。

「是不是！你不信。」侯少秋老氣横秋的。

「要講出道理來嘛！公子爺，」她氣啦。

「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叫鈴子，我喜歡你，就像我用繩子把『鈴子』綁住了一樣，現在另外有人也要這個鈴子，想來解開，就是不行，非要原來綁鈴子的我才解得開，就是這樣。」

「那跟我說的事有何關係？」她迷糊了。

「傻丫頭，你爹的意思，就是指有我這個先綁『鈴子』的人在，別人還好意思動手嗎？」

「哦！」若有所悟。

「那不便宜了你嗎？」她回復了俏皮，轉身跑了。

「誰叫你是鈴子啊！」看着微笑。

她忽然回身停住：「你用什麼來綁鈴子的？」

「這個！」侯少秋指着心口得意地。

「沒差沒臊！」又跑了。

「當心！」侯少秋大叫。

她給嚇住了。

「我綁的鈴子，任何人沒法解開，就怕有人用刀子割，那就完蛋。」他用手比喻向胸口一劃，說完又哈哈大笑。

一句戲語，但在鈴子聽來就如冷水淋頭，她記起那陰鷙寒冽的眼神的一刹那。

侯少春對「本草綱目」好像眞有興趣，梅鈴子果然用上了「解鈴」妙着，少春來家，她就借故離去，不得已時就叫少秋陪着，用了個好名堂，她投身飛花劍門下，做了小師妹。

（下期續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朱唇令

魔舞風雷起　鳳嘯雨雲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倪素貞向方仁傑，古文英夫婦及李含春、柳含烟說出當年賭王與其姊倪素娟的一樁恨事，導致今日江湖間的浪濤洶湧，最後，倪素貞與四青年訂約而別。十絕神君要以武力收伏倪小娟，納爲妃子，危急間，朱唇令主派往十絕神君府中作臥底的丫環菊兒，突向十絕神君告密，西宮娘娘在密室與人偷歡，十絕神君聞訊急急趕往，果然人贓並獲，奈因他能獲致今日的成就和地位，是靠西宮娘娘的扶植，雖滿腔怒火也不敢發作，西宮娘娘不欲使他太難過，提出要請妹妹前來，十絕神君驚喜地問她是否眞的——

西宮娘娘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瞧你這副德性……」接着，又哼了一聲道：「誰有工夫尋你的開心！」

十絕神君禁不住眉飛色舞地接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十絕神君正在興頭上，但西宮娘娘却向他澆上一盆冷水：「別得意得太早，你該想到，目前，你那位老相好，是在誰的身邊。」

十絕神君接道：「這個……我自然已經想到。」

西宮娘娘哼了一聲道：「已經想到，還如此樂觀。」

十絕神君笑道：「有我的西宮娘娘出面，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

西宮娘娘沉思着接道：「別想得太樂觀，飛虎寨非等閒之所，人家的野心，也決不低於你我二人，再加上我妹妹，也的確是一個大將之才，在此諸般原因湊合之下，要想把她挖過來，可就得大費周章才行。」

十絕神君站了起來，向着她抱拳長揖，並諂笑着說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切都拜托妳了。」

就當此時，門外傳來宮女的稟報道：「啓稟神君，大門外有人求見。」

十絕神君沉聲問道：「是什麼人？」

宮女的語聲說道：「是一位很美的夫人……」

西宮娘娘向他拋過一個媚笑道：「好啊！又走桃花運啦……」

十絕神君苦笑着，向她作了一個不要打岔的手勢，只聽那宮女接道：「那位夫人自稱姓倪，是白公子與倪姑娘母親。」

十絕神君「哦」了一聲道：「就只有那位白夫人一位？」

宮女的語聲道：「是的。」

十絕神君沉聲說道：「妳去告訴她，就說神君還沒回來，西宮娘娘馬上前去接待她。」

「是……」門外的宮女恭應聲中，西宮娘娘却向他瞪了一眼道：「人家又不是找我，幹嗎要我去接待。」

十絕神君苦笑道：「妳是我的太上皇呀！妳去接待，比由我自己接待要方便得多。」

西宮娘娘剛好已重行裝扮好，站起身來，微笑問道：「要不要我幫你拉攏一下

啊？」

十絕神君涎臉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西宮娘娘一指點向他的額角，哼了一聲道：「你呀！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的褲襠中。」

說完，打開房門，邁着春風俏步，通向大門的甬道，匆匆走去。

十絕神君這座地下迷宮的大門，也就是這幢外表看來並不起眼的古老巨宅的大門。

當那位西宮娘娘出現在大門口之時，已換上一套青色衫裙，臉上也多了一幅絲巾。

她，帶着一個青衣侍女，嬝嬝婷婷地走出大門，那青衣侍女向着她呶呶咀，低聲說道：「娘娘，就是那一位。」

大門外的台堦之下，倪素貞俏立沉沉夜色之中，一雙美目，正在向西宮娘娘打量着。

西宮娘娘未語先笑地說道：「這位就是白夫人麼？」

「不錯。」倪素貞點首接道：「請教夫人如何稱呼？」

西宮娘娘緩步走下台堦，一面含笑接道：「這兒的人，都稱我爲西宮娘娘，這稱呼可俗氣得很。」

倪素貞嬌笑道：「原來是西宮娘娘駕到，眞是失敬得很。」

西宮娘娘也嬌笑道：「好說，好說，倒教白夫人見笑了。」

倪素貞神色一整道：「我要請見的是十絕神君，如今，既然是由西宮娘娘前來接見，想必是神君不在宮中？」

西宮娘娘點首接道：「是的，不過，既然由本宮出來接待，白夫人不論有什麼問題，向本宮說也是一樣。」

倪素貞笑了笑道：「好，那我就照實直言了，此行是爲了迎接天虹和小娟二人而來。」

西宮娘娘嬌笑道：「白公子，倪姑娘，是本宮的特別貴賓，他們在這兒過得也很自在……」

倪素貞截口接說道：「這些，我想不用說了，還是請西宮娘娘，將人給我帶走吧！」

西宮娘娘「格格」地嬌笑道：「白夫人眞是快人快語，但本宮忝爲這兒的半個主人，總不能不聊盡地主之誼，還是請白夫人先入宮中坐坐，然後再將令郎和令嬡帶走，以免……」

倪素貞冷笑着截口接說道：「以免神君回來時，說妳這位西宮娘娘，怠慢了嘉賓？」

西宮娘娘微一點首，笑道：「正是，正是……」

倪素貞再度截口冷笑一聲，道：「看情形，西宮娘娘是要我露上兩手，才肯放人的了？」

西宮娘娘笑道：「如果白夫人能賜教幾手不傳絕藝，本宮自然是無任歡迎。」

倪素貞冷然接道：「可以，咱們先說好條件來。」

「好的。」西宮娘娘含笑接道：「本宮恭聆！」

倪素貞正容接道：「條件很簡單，咱們不動兵刃，只在拳腳上較量一番，由於妳我之間，談不上仇恨，所以，只是點到爲止，並以五百招爲限，我輸了，任由處置，我贏了，妳却得立即放人。」

西宮娘娘點首笑道：「白夫人豪邁不讓鬚眉，所說各項，本宮完全同意，這裏，我得提醒妳白夫人一聲，咱們這兒的東宮娘娘一席，一直都虛懸着，今宵，可能要補實了。」

這話意已很明顯，她自信有絕對把握，可以贏得這一場較量，同時，由於倪素貞說過：「我輸了，任由處置」的話，那當然也就可以替十絕神君娶得一位東宮娘娘啦！

倪素貞自然懂得對方的話意，但她却不以爲忤地，只是一揚秀眉道：「那樣一來，對妳可並沒好處。」

「不要緊。」西宮娘娘含笑接道：「本宮不是醋罈子。」

倪素貞沉聲接道：「好，咱們廢話到此爲止，請吧！」

「請！」

「請」字聲中，兩人已交上了手。

別看她們話說得很客氣，但一經交手，却是互相精招迭出地，顯得激烈之至。

而且，她們雙方所使的招式，也都是武林中不曾見到過的神奇絕招，於此，也足證她們雙方都是志在必勝，而不再掩飾自己武功招式的秘密了。

一時之間，但見雙方拳來腳往地，人影翩飛，令人眼花撩亂。

可惜的，却是這一場武林罕見的精彩搏鬥，却只有一個青衣侍女在一旁，張口結舌地，大飽其眼福。

當然，她們雙方之間，是否還有人在暗中偷窺着，那就只有她們自己心中有數了。

兩人激戰五十招之後，戰況越來越激烈，也越快速了。

快速得只見兩團人影，在滾來滾去，已根本沒法分辨誰是誰，當然，也更沒法分辨究竟是誰佔了優勢了。

只聽那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白夫人，咱們這樣打法，可不像是點到爲止的較量啦！」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妳說像什麼呢？」

西宮娘娘「格格」地媚笑道：「白夫人，有點好像是在拚命啊！」

「是麼！」倪素貞的語聲緊接道：「那麼我要提醒妳，拳腳上可得收斂一點，否則，傷了我，縱然妳贏了，也只能算輸的。」

西宮娘娘笑道：「可是，妳自己可一點兒也沒收斂呀！」

倪素貞嬌笑道：「我的情況不同，輸了可以獲得一個東宮娘娘的高位……」

西宮娘娘發出一串銀鈴似地蕩笑道：「白夫人可眞會說笑啊！」

西宮娘娘的話聲和笑聲，似乎特具一種迷人的魅力，使人聽了有如沐春風，也像是醍醐灌頂似的舒服。

很顯然，她又將對付方仁傑的那一套邪門功夫使出來了。

但當事人的倪素貞，却仍然是毫無所覺地含笑接道：「我可不是說笑……」

西宮娘娘笑問道：「難道白夫人還眞想爭取這個東宮娘娘的位置？」

倪素貞笑道：「是啊！我此行目的，只是要接回我的子女，其動機也就是怕他們會受到傷害，如果我當上了東宮娘娘，誰還敢傷害我的子女哩！」

西宮娘娘嬌笑道：「這倒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呀！」

微頓話鋒，又笑問道：「只是，如此一來，白大俠那邊，可如何交代呢？」

倪素貞輕輕一嘆道：「先夫早就去世啦！現在，我是未亡人的身份，也算是自由之身。」

西宮娘娘「格格」地嬌笑道：「那眞好極了！我看，咱們也不用再較量了，好不好？」

她口中說得好，手中的招式，卻是一招緊似一招地，將倪素貞逼得連連後退。

而倪素貞的招式和身法方面，已顯得運轉失靈。

這情形，已很明顯，西宮娘娘那一套能于無形中尅制敵人的邪門功夫，已發揮了效用。

倪素貞忽然「咦」了一聲道：「今宵，我怎麼如此不濟事……」

西宮娘娘「格格」地媚笑道：「可能是想到要作東宮娘娘了，因而古井重波，興奮過度了吧……」

話聲中，又將倪素貞迫退了五六尺之遙。

倪素貞忽然一個踉蹌，並發出一聲尖呼：「呀……」

西宮娘娘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右手虛晃一招，左手卻暗中凌空一指，點了過去，口中並嬌笑道：「這回妳可作定東宮娘娘啦！」

只見倪素貞的嬌軀，忽然像是脫了力似的，軟癱了下去。

西宮娘娘毫不怠慢地，兜胸一把將其抓住，並扭頭向大門內嬌笑道：「神君，大功告成，你將如何謝我？」

忽然，她的耳中傳入一聲冷笑：「妖婦，妳得意得太早了……」

那位西宮娘娘心中「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已是全身一麻，沒法動彈了。

原來方才倪素貞是故意裝成受對方的「迷幻魔音」所制，以便乘機將西宮娘娘制住。

也就當西宮娘娘被制的同時，一位青衫文士，臉含微笑，由大門內緩步而出。

由於方才倪素貞的那一聲冷笑，是以眞氣傳音說出，因而事實上，那位青衫文士還不知道外面的情況，已有了急遽的變化。

但當他目光一掃之下，臉上的微笑凍結住了，人也呆立台堦之上，像中了邪似地。

那位西宮娘娘人已受制之後，才禁不住頹然一嘆道：「妳，竟然不受我的『迷幻魔音』所影响？」

倪素貞嬌笑道：「誰說的，如果我不受妳的『迷幻魔音』所影响，妳又怎會被我制住哩！」

西宮娘娘冷笑一聲道：「別得了便宜再賣乖了，制住我可並不能解決問題。」

倪素貞淡然一笑道：「這個，可毋須妳担心。」接着，却是目光深注地沉聲問道：「方才，你自己說出『迷幻魔音』這邪功的名稱，那麼，妳該算是天魔教的餘孽？」

西宮娘娘索性閉上了眼睛：「隨妳怎麼說吧！」

倪素貞笑問道：「『三日天尊』獨孤豪是否健在？」

西宮娘娘闔目如故地，反問道：「妳說呢？」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依我說麼！現在的十絕神君，顯然就是那『三日天尊』獨孤豪的化身。」

西宮娘娘冷笑一聲，說道：「妳眞夠聰明！」

倪素貞扭頭向那呆立台堦上的青衫文士，哼了一聲道：「你眞沉得住氣。」

青衫文士拈鬚笑道：「人已被妳制住，我着急又有什麼用哩！」

倪素貞注目問道：「你就是那十絕神君？」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

倪素貞接道：「現在，我要你自己澄清身份。」

十絕神君笑問道：「妳的意思，是要我自己說明，是否就是『三日天尊』獨孤豪的化身？」

倪素貞點首接道：「正是。」

十絕神君含笑接道：「這問題，我拒絕答覆。」緊接着，又曖昧地一笑道：「如果妳能作我的東宮娘娘，自然就知道我是誰啦！」

倪素貞臉色一沉道：「別作清秋大夢了，咱們談正經事吧！」

十絕神君淡然一笑道：「本神君正恭聆着。」

倪素貞注目問道：「你還要不要你這位西宮娘娘？」

十絕神君也注目接道：「我正等着妳提條件哩！」

倪素貞沉聲接道：「條件很簡單，兩個換一個。」

「可以。」十絕神君接道：「但我也有一個附帶條件……」

倪素貞冷然接道：「不許還價！」

十絕神君笑道：「何必說得那麼絕哩！咱們不用『條件』二字，就說是情商怎麼樣？」

倪素貞臉色一沉道：「你是否在等什麼救兵，才故意拖延時間？」

十絕神君苦笑道：「既然妳有這種想法，那就不用再情商了。」

接着，扭頭沉聲喝道：「將白公子和倪姑娘帶到這兒來。」

「是！」

大門內傳出一聲恭喏後，十絕神君才含笑道：「現在，白夫人該放心了吧？」

倪素貞回答的却是一聲冷哼。

十絕神君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其實，我將令郎令媛請到這兒來，以及方才所說要情商的事，都不過是爲了要證實一個問題而已。」

倪素貞道：「你想証實什麼問題？」

十絕神君道：「我須要知道那『四象九龍杯』的下落。」

倪素貞笑道：「這眞是異想天開，你

怎會想到要向我們母子們身上查詢的？」

十絕神君正容接道：「我不單是向你們母子查詢，凡是我認爲可疑的人物，都會一一加以查證的。」

倪素貞冷笑道：「你既然自號十絕神君，那當然是各方面的神功絕藝，都已經是登峯造極的了，又何必還那麼貪得無厭呢！」

十絕神君笑道：「白夫人也該知道，『四象九龍杯』，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瑰寶，所以，我必須找到它，才能確保我這十絕神君的地位。」

倪素貞意味深長地一嘆道：「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我勸你多多玩味這兩句話中的涵義。」

「多謝白夫人指點！」十絕神君苦笑着接道：「權位這東西，有着無上的迷人魅力，任何人，只要沾上了它，就至死也不會放手的，我是一個平凡的人，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對白夫人的這一番好意，只能心領了。……」

大門內傳出一個恭敬的語聲道：「啓稟神君，白公子，倪姑娘帶來了。」

隨着話聲，白天虹，倪小娟二人，已並肩走出大門，並激動地同聲叫了一聲「娘」，準備向台堦下奔去，但却被十絕神君伸手攔住，並沉聲喝道：「且慢！」

倪小娟不禁怒聲道：「你還想玩甚麼花樣？」

十絕神君笑道：「小妮子，長時間都呆過來了，還爭這一時半刻麼！」

緊接着，却向倪素貞正容說道：「白夫人，我相信妳是重然諾的正人君子，所以，我大方地先將令郎令媛放回，等妳問過他們，是否有甚禁制之後，再將拙荊放回。」

倪素貞點首笑了笑道：「好的，我也多謝你的信任。」

十絕神君回頭向白天虹，倪小娟二人笑道：「好啦！二位可以回到令堂身邊去了。」

白天虹，倪小娟二人雙雙一式乳燕投懷，撲向倪素貞身邊。

倪素貞美目中淚光流轉，但却是俏臉一沉地，叱責道：「你們兩個，以後還敢在外面瞎闖嗎？」

倪小娟嬌笑道：「娘，有了這次的經驗，以後就不會再上當啦！」

倪素貞禁不住苦笑着輕罵道：「死丫頭！」

接着，問明兩人身上並無異狀之後，才向被她挾持着的西宮娘娘嬌笑道：「西宮娘娘，很抱歉，我得揭開面紗，瞧瞧妳的廬山眞面目。」

隨着話聲，已不由分說地，揭下了西宮娘娘的幛面絲巾。

西宮娘娘的幛面絲巾，本來就薄如蟬翼，儘管是夜晚，像倪素貞這等功力特別精湛的頂尖兒高手，縱然不揭絲巾，也能透視其面部輪廓，當然，揭去絲巾之後，可更加看得眞切而已。

倪素貞凝視着端詳了少頃之後，才禁不住嬌笑道：「喲！果然是天香國色，我見猶憐。」

西宮娘娘披唇一哂道：「比起妳白夫人來，我可差得太遠啦！」

十絕神君含笑插口道：「卿家不用太謙，嚴格說來，二位該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塲……」

倪素貞却是目光深注地接口說道：「啊！我想起來了，西宮娘娘，妳……是否姓卜？」

西宮娘娘的臉色微變道：「妳怎會斷定我是姓卜的？」

倪素貞注目接道：「先回答我，是否姓卜，我再告訴妳的理由。」

十絕神君搶先發話說道：「白夫人，妳目前應該作的，似乎不是查問別人的來歷吧！」

倪素貞「唔」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說我應該先放人？」

十絕神君接道：「我是說，妳應該這麼作才對。」

倪素貞笑了笑道：「不論你這位西宮娘娘是甚麼來歷，咱們之間協議的事情，我必然會履行，如果你不放心，我也可以先將人放回。」

說完，兜胸一把將西宮娘娘抓起，向十絕神君一擲道：「接着！」

十絕神君接過西宮娘娘的嬌軀，將其輕輕放落一旁，蹙眉說道：「白夫人，妳這就不够意思了。」

倪素貞笑問微道：「我那一點不够意思。」

十絕神君道：「我交給妳的人，一點手脚都沒作……」

倪素貞截口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我不曾解開尊夫人被制的穴道。」

十絕神君冷哼一聲道：「難道這還是我的不對？」

倪素貞嬌笑道：「不要那麼冷言冷語的，我承認這是有點兒不對，但在目前這情況之下，我却是不能不先以小人之心度人……」

十絕神君截口接問道：「妳是担心解開穴道之後，咱們會聯手對付妳？」

「是啊！」倪素貞笑道：「你能這麼想到，我爲甚麼不能這麼防着呢！」

十絕神君冷笑道：「妳也未免太多慮了，我要是存心留住妳，這兒高手如雲，用不着我們夫妻聯手，只要我一聲令下，妳就脫不了身。」

倪素貞淡然一笑，說道：「其餘的高手，怎能與天魔教的嫡系傳人，相提並論呢！」

緊接着，又神色一整道：「不用担心，尊夫人的穴道，一個時辰之後，會自動解開，但我要提醒你，切不可自作聰明地，想試着去解開它，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十絕神君只是苦笑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倪素貞目注西宮娘娘，笑問道：「西宮娘娘，妳該回答我方才的問題了。」

西宮娘娘哼了一聲，說道：「我拒絕答覆！」

倪素貞笑了笑道：「這就不够聰明啦！妳該能想得到，我能問出這個問題來，必然是有所根據的。」

西宮娘娘美目深注，反問道：「妳認識我？」

倪素貞笑道：「如果我認識妳，那就

毋須向妳查證了。」

西宮娘娘冷冷地一笑道：「告訴妳也不要緊，不錯，我是姓卜。」

倪素貞緊接着問道：「芳名是否叫婉兒？」

西宮娘娘漠然點首道：「不錯。」

倪素貞嬌笑道：「原來妳果然就是卜婉兒，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一頓話鋒，又含笑冷聲接道：「風雲人物，是不甘寂寞的，二十多年前，只因妳的自私和陰險，使得當時的陶陵，胡貞貞，和我姊姊，都受盡了苦難和折磨，如今，却又在翻雲覆雨地，攪得天下大亂起來。」

卜婉兒冷哼一聲道：「還有麼？」

「當然還有。」倪素貞含笑接道：「但我暫時只說到這兒爲止。」

卜婉兒接道：「那麼，讓我問妳幾句話了。」

倪素貞漫聲應道：「可以，但我聲明在先，不能回答的問題，恕我也要拒絕答覆。」

「隨妳的便。」卜婉兒冷然注目道：「妳我之間，以往不會見過面，怎會一見面就斷定我是姓卜的？」

倪素貞笑道：「妳忘記自己左耳垂下的那個特徵了？」

卜婉兒輕「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倪素貞接道：「妳左耳垂下的那顆黑痣，通常都在耳環的掩飾之下，不是有心人，是不容易察覺到的。」

卜婉兒注日接問道：「這些，以及過去的一切，是誰告訴妳的？」

「陶大俠陶陵。」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是三個月之前。」

十絕神君插口接問道：「如今，陶陵在何處？」

倪素貞歉笑道：「這問題，我拒絕答覆。」

十絕神君注目問道：「妳，就是那位『朱唇令』令主？」

倪素貞嬌笑道：「如果我就是『朱唇令』令主，你想我會告訴你麼！」

「那麼……」十絕神君才說出兩個字，就被卜婉兒打斷了。

「不要問這些廢話。」

十絕神君苦笑了一下，卜婉兒却向倪素貞注目問道：「陶陵還跟妳說過些甚麼沒有？」

倪素貞笑了笑道：「妳自己作過些甚麼傷天害理的事，難道已經忘了？」

卜婉兒哼了一聲道：「妳也見過黃聖仁？」

「不錯。」

「黃聖仁跟妳說過些甚麼？」

倪素貞笑了笑道：「我沒和黃聖仁交談過。」

卜婉兒沉思着接道：「請妳帶個口信給陶陵，他在背後說我的壞話，是要付出等值的代價的。」

倪素貞接口說道：「話，我會給妳帶到，但我深信陶大俠不是在背後顚倒是非的人。……」

卜婉兒截口冷笑道：「我卜婉兒也不在乎有人在背後顚倒是非。」

十絕神君輕輕一嘆道：「過去的不必再提，現在的，也該作一結束了。」

接着，目光凝注倪素貞，冷冷地一笑道：「白夫人，妳可以走了，敬煩帶個口信給黃聖仁，如果他算一號人物，就該大大方方地同我作一了斷，不要再在暗中搗鬼。」

倪素貞笑道：「我的子女已經救出，不必你下逐客令，縱然你想挽留我，也挽留不住了。」

微頓話鋒，却是神色一整道：「但對於替你帶口信給黃聖仁却是歉難從命，因爲，我不但不知道黃聖仁的行踪，也不曾和黃聖仁說過話，說得澈底一點，我和黃聖仁還根本談不上認識。」

十絕神君點點頭道：「白夫人的話，在下自然是信得過，但白夫人和方仁傑關係密切，而方仁傑此番被在下所困，是黃聖仁在暗中搗鬼才救出去的，據在下所知，他們之間，經常有接觸，妳只要將我的口信由方仁傑代爲轉達，在下就心感盛情了。」

倪素貞點點頭道：「好的，這辦法我同意……告辭！」

話聲一落，立卽偕同白天虹，倪小娟二人，轉身疾奔而去。

這母子們三人，一直離開那十絕神君的魔巢約莫半里之後，才減緩速度，而在暗中替他們掠陣的方仁傑夫婦，柳含烟等人，也跟了上來。

一行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之後，方仁傑才輕輕一嘆道：「想不到那西宮娘娘，竟然就是卜婉兒。」

倪素貞沉思着接道：「由於這一發現，我想，那個十絕神君，也必然是與當年那一樁公案中有關的人物。」

方仁傑接口問道：「前輩以爲那是誰呢？」

倪素貞接道：「在未獲得證據之前，我不願瞎猜。」

古文英扭頭笑問道：「前輩是否已証實，那卜婉兒，就是天魔教的餘孽？」

倪素貞正容接道：「別的我不敢說，但那妖婦方才確曾施展過『天魔寶典』中的『迷幻魔音』。」

方仁傑蹙眉接道：「如果是天魔教餘孽死灰復燃，那就太可怕了。」

倪素貞輕嘆一聲，說道：「我却認爲最值得担心的，還是那個『三日天尊』獨孤豪。」

方仁傑臉色一變道：「前輩認爲那獨孤豪，仍然健在？」

倪素貞反問道：「誰曾聽說過獨孤豪的死訊呢？」

接着，又正容接口說道：「傳說中，『三日天尊』獨孤豪當年是被『四象九龍杯』的主人所制服，而並非被殺死，是也不是？」

方仁傑點頭道：「是的……」

倪素貞娓娓地接道：「這事是發生在三十年之前，當時的『三日天尊』獨孤豪，不過是三十多歲，所以，推算起來，如今獨孤豪不過六十多歲，他有甚麼理由不健在呢！」

柳含烟插口接道：「那麼，目前這個

十絕神君，很可能就是獨孤豪的化身？」

倪素貞笑了笑道：「這個，就得等以後的事實來證明了。」

柳含烟嬌笑一聲道：「前輩，有一句話，我問出來，你可不要見責。」

倪素貞微微一怔，才綻顏一笑道：「妳這鬼精靈又在動甚麼點子？」一頓話鋒，才含笑點首道：「好，妳說吧！問得不得當，我也不罵妳就是。」

柳含烟這才嬌笑道：「前輩，那『四象九龍杯』，是否在你的手中？」

倪素貞含笑問道：「妳怎會有這種想法？」

柳含烟笑了笑道：「因爲，前輩你不怕那卜婉兒的『迷幻魔音』。」

倪素貞輕嘆一聲道：「妳只算是猜對了一部份。」

方仁傑插口訝問道：「前輩，此話怎講？」

倪素貞正容接道：「據我所知，那四宗武林瑰寶，由於流傳已久，已有人將其武功心訣，寫成了手抄本，流傳在江湖上，所以，目前能够施展那四項武林瑰寶上的某一項武功的人，並不一定就是那一宗瑰寶的得主，同時，由於那些手抄本上，曾經增添了研習的人的心得，因而有些手抄本，可能比原來的武林瑰寶更有價值，不過，其中也有因種種原因，而殘破不全的，所以……」

柳含烟截口嬌笑道：「我明白了，前輩所獲的，就是那『四象九龍盃』的手抄本？」

倪素貞點首苦笑道：「是的，我所獲得的，是一個手抄本，而且，很不幸地，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手抄本。」

「啊！」

六個年輕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不勝惋惜的驚啊。

倪素貞却苦笑着接道：「所以，我只能算是一個半調子的得主……」

這時，他們已走到方仁傑夫婦的住宅附近，只見沉沉夜色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迎面走了過來。

走在最前面的倪小娟嬌聲喝問道：「甚麼人？」

那幽靈似的人影，住步笑道：「在下黃聖仁，有機密奉告。」

方仁傑搶先笑道：「黃大俠來得正好，免得在下費神去找你。」

黃聖仁一怔道：「方老弟要找我，有何見教？」

方仁傑含笑接道：「是那位十絕神君託我帶個口信，請進入敝寓再談吧！」

一行人進入室內之後，古文英立卽以女主人姿態，張羅着茶水，倪素貞却向黃聖仁美目深注地問道：「黃大俠可能也是剛來吧？」

黃聖仁脫口答道：「不！在下在這兒等了足有半個時辰了。」

不等對方繼續發問，立卽轉向方仁傑問道：「方老弟，十絕神君請你帶給我的，是怎樣的口信呢？」

倪素貞搶先說道：「口信是十絕神君請我轉請仁傑轉達的，既然咱們碰頭了，就由我直接說明，也是一樣。」

黃聖仁連忙道謝道：「那麼，在下先謝了！」

倪素貞笑了笑道：「黃大俠眞是禮多人不怪呀！」

「正是，正是。」黃聖仁笑了，但笑得却有點不太自然。「理當如此，理當如此。」

倪素貞却是神色一整道：「其實，那口信很簡單，只請黃大俠不要再在暗中跟他搗鬼，最好是公開地跟他作一了斷。」

黃聖仁笑道：「但事實上，在下除了這次協助方老弟出困之外，並沒有在暗中跟他搗甚麼鬼，也沒甚麼須要公開跟他了斷的事情。」

方仁傑歉笑道：「黃大俠爲了幫助小弟脫困，而引起十絕神君的誤會，小弟可非常不安。」

黃聖仁連忙接道：「這些，也算不了甚麼，方老弟不必再提了。」

方仁傑點點頭，笑問道：「黃大俠不是有機密消息麼，現在可以說明了。」

黃聖仁面有難色地道：「方老弟，很抱歉，這消息我只能跟你一個人說。」

方仁傑一怔道：「這兒在座的，都是自己人，黃大俠不必有甚顧忌就是。」

倪素貞連忙接道：「仁傑，既然人家有所顧忌，我們還是廻避一下爲妙。」

緊接着，却是俏臉一變地，向窗外沉聲喝問道：「甚麼人？」

窗外，傳來一個清朗語聲笑道：「白夫人好精湛的功力，在下人還在十五六丈之外，就被察覺到了。」

倪素貞哼了一聲道：「我問你是甚麼人？」

那清朗語聲道：「在下是黃大俠的朋友，有緊急事情，面陳黃大俠。」

倪素貞日注黃聖仁問道：「那人果然是黃大俠的朋友麼？」

「是的。」黃聖仁含笑接道：「而且，在下這位朋友，說起來，還跟白夫人頗有淵源。」

倪素貞注日問道：「此話怎講？」

黃聖仁接道：「因爲，他曾一度是令姊名義上的丈夫。」

倪素貞嬌軀一震道：「你說的是金達夫？」

「正是。」黃聖仁輕嘆着接道：「我這位朋友，當年被令尊和令姊所利用，各方面都沒得到好處，而他自己也犧牲畢生的幸福。」

倪素貞接問道：「請說詳細一點。」

黃聖仁苦笑道：「事情很簡單，當年，令尊想利用他使令姊對陶大俠的感情，轉移到他身上去，令姊却利用他使陶大俠對令姊死了心，但他本人，却對令姊發生了眞感情，雖然以後他發覺受騙了，但他對令姊的感情，却始終不變，以致迄今猶是獨身。」

倪素貞日光深注着，輕嘆了一聲，却沒接腔。

柳含烟笑問道：「黃大俠，當年你跟胡貞貞前輩的交往情形……」

黃聖仁連忙截口苦笑道：「過去的事情，提起來令人傷感，柳姑娘，請饒了我吧！」

窗外，那金達夫的語聲說道：「黃兄，事情很緊急，請快點出來吧！」

倪素貞揚聲搶先接道：「金大俠，既然咱們之間，也算頗有淵源，何不進來坐坐哩！」

金達夫的語聲道：「多謝白夫人！今宵實在沒空，且改天再踵府拜候吧！」

黃聖仁起身歉笑道：「很抱歉，在下暫時告辭。」說着，抱拳一禮，向室外走去。

方仁傑苦笑道：「黃大俠，你的機密消息，還沒說明出來哩！」

門外，傳來黃聖仁的歉笑道：「等我和金大俠見過面後，馬上就會回來……」

隨着這話聲，一片手掌大的樹葉，由窗外直射向方仁傑的面前，同時，方仁傑耳中，並聽到有人以眞氣傳音喝道：「接着！」

方仁傑接過那片樹葉，只見那上面寫着蠅頭大小的兩行草字：

黃聖仁狼子野心，行動詭秘，你可得多加小心。

這兩行草字，是以眞氣逼聚於指尖所寫，其人功力之深，不難想見。

方仁傑眉峯一蹙之間，倪素貞却注目問道：「我可以瞧瞧麼？」

方仁傑連忙答道：「當然可以……」話聲中，已雙手將那片樹葉，遞了過去。

倪素貞看過之後，又注目問道：「知道這是誰所寫的麼？」

方仁傑苦笑道：「想不起來。」

接着，又蹙眉說道：「不瞞前輩說，方才那人還以眞氣傳音叫我接着，但由那傳音中，連對方是男是女都沒法分辨。」

倪素貞接口說道：「想不起來，就不用去想了，我們自己，平時多注意一點就是。」

方仁傑接問道：「前輩也認爲那黃聖仁行跡可疑？」

倪素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能夠在心中存着幾分防人之心，總不會吃虧的。……」

× × ×

黃聖仁離開方宅之後，並沒見到金達夫這個人，但他耳中却聽到有人以眞氣傳音說道：「金達夫在人和碼頭邊的沙灘上等你。」

黃聖仁一蹙眉峯，沉聲問道：「閣下是誰？」

那神秘語聲，不但是以眞氣傳音說出，而且，顯然使的是「六合傳音」的絕頂傳音功夫，憑黃聖仁的功力之深，居然會分辨不出發聲的方向來。

這情形，使得黃聖仁心頭微凜，但外表上，却是一挑雙眉道：「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神秘！」

那神秘傳音哼了一聲道：「咱們彼此彼此。」

× × ×

人和碼頭，是「富陽」城最偏僻的一個碼頭，也由於它的偏僻，因而事實上已成爲一個半棄置的作廢的碼頭了。

當黃聖仁到達人和碼頭邊時，但見觸目一片荒涼，不見一絲人影，只有遠處人家的犬吠聲，和江風吹拂着沙灘上的野草聲，劃破這沉寂的夜空。

黃聖仁暗中戒備着，緩步走下碼頭的磴道，向前面沙灘走去，一面揚聲說道：「黃某人已遵約前來，請那位高人現身答話。」

沒有人答話，但箭遠外，江邊的野叢中，却有着奇異的「唔唔」之聲。

黃聖仁沉聲問道：「甚麼人？」回答的，仍然是那奇異的「唔唔」之聲。

黃聖仁算得上是藝高人胆大。他，一挑雙眉，忽然長身而起，有若長虹經天似地，射落那發聲之處。

目光一觸之下，不由使他發出一聲冷哼。

原來那野草叢中，有人四仰八乂地躺着。而那「唔唔」之聲，正是由那人的鼻子中發出。

這情形，很明顯，那人是被點了穴道，却並未制住啞穴，而只是以甚麼物件，將咀唇堵住了。……

這是黃聖仁目光一觸之下，所獲的印象。

但當他看清了那人的面目之後，却禁不住驚「咦」一聲道：「原來是你。」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說道：「那位仁兄的話，倒是不錯，你果然是在這兒等我……」

話聲中，已俯身將那人口中塞着的布團取了出來，並注目問道：「金兄，你是栽在誰的手中？」

由這幾句話中，已可斷定，這位穴道被制的人，就是金達夫。

金達夫苦笑道：「先解開我的穴道再說吧！」

黃聖仁歉笑道：「啊！這倒是我的不是。……」

說着，已開始給金達夫解除被制的穴道。

還算好，金達夫被制的穴道，却是以普通手法所封閉，因而黃聖仁沒費多大手腳，就使金達夫站起來了。

金達夫穿着一襲青色長衫，身裁頎長，面相清癯，雖然是四十開外的人了，也儘管目前是滿身滿面塵土的狼狽相，仍不難想見其年輕時的翩翩風度。

黃聖仁注目問道：「金兄，現在，你可以說明經過了？」

金達夫一面揮手揮去衣衫上的塵土，一面苦笑道：「我雖然是栽筋斗，却並不算寃，對方實在是太高明了。」

黃聖仁一怔道：「由金兄口中說出這種話來，我自然是信得過，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金達夫道：「是一個青紗幛面的青衣婦人。」

黃聖仁接問道：「你們交過手？」

金達夫苦笑道：「不交手，又怎會被制住。」

接着，又頹然一嘆，說道：「說來眞够慚愧，那人說過，要在百招之內，將我制住……」

黃聖仁截口笑問道：「結果，果然是不到百招，你就被制住了？」

金達夫苦笑着接口道：「一招不多，也一招不少，剛好是在一百招上，將我制住。」

黃聖仁也苦笑道：「那是甚麼時候的

事？」

金達夫沉思着接道：「約莫是半個時辰之前，也就是當你我分手之後不久。」

黃聖仁一怔道：「可是，方才我分明聽到你在方仁傑住宅的後花園中，同我說話。」

金達夫微微一楞之下，才「唔」了一聲道：「那顯然是那位青衣婦人，故意模仿着我的口音。」

「不錯。」黃聖仁點點頭，又注目問道：「她爲甚麼要制住你呢？」

金達夫茫然地接口說道：「不知道，但看情形，她對你我的事情，似乎知道得很多。」

「啊……」

隨着這一聲驚「啊」，黃聖仁的臉色，也爲之一變地，接問道：「她說過些甚麼？」

忽然，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還是直接問我吧！」

這回，黃聖仁聽淸楚了，那是一個女人的語聲，方向却是在十五六丈外的草叢邊。

黃聖仁呵呵一笑道：「對了，閣下早該現身才對啦！」

那遠處的語聲，又是一聲冷笑道：「你，好像很沉着。」

話到人到，春風輕拂，面前已出現一位青紗幛面的青衣婦人，那身法之快速，使得黃聖仁不由不暗中驚凜不已。

但他表面上却是神態自若地，淡然一笑道：「黃某人自信，還沒有甚麼事情，值得我慌亂或緊張的。」

青衣婦人嬌笑道：「眼前，我說出幾句話後，如果你還能保持鎭靜和輕鬆，我才眞的佩服你。」

黃聖仁故意岔開話題，說道：「瞧夫人這打扮，如果黃某人請教妳的來歷，我想，必然會碰釘子，但我應該請教妳的來意……」

青衣婦人冷然截口道：「這些，待會你就會知道的。」

一頓話鋒，那幛面紗巾中，透射出兩道冷電似的目光，沉聲接道：「黃聖仁，我斷定十絕神君，就是你的化身！」

黃聖仁微微一怔之下，才苦笑道：「如果在下有十絕神君那麼大的本領，那我才高興死啦！」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不錯，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黃聖仁苦笑如故地接道：「夫人跟我黃某人有仇？」

「不錯。」青衣婦人一挫銀牙道：「算得上是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黃聖仁神色一整道：「夫人，俗語說得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果我黃某人有甚對不起妳的地方，請儘管說明，黃某人一定還妳一個公道，決不使妳失望就是。」

青衣婦人冷然接口道：「先答我的問話！」

「就是那十絕神君的問題？」

「不錯！」

黃聖仁注目問道：「夫人何以斷定我，就是十絕神君？」

青衣婦人哼了一聲道：「我暗中跟踪你，已有三個月以上了。」

黃聖仁苦笑一聲，道：「夫人眞够高明，已經在暗中跟踪了我三個月，我却懵然無知……」

「少廢話！」青衣婦人冷哼一聲道：「快回答我的問題！」

黃聖仁正容答道：「我說不是。」

青衣婦人注目問道：「我已經抓住你的證據了，你竟還要狡辯，這究竟是爲甚麼？」

黃聖仁笑道：「我就是我，我自信沒甚麼證據落在妳手中，可以將我當作十絕神君的。」

青衣婦人冷笑道：「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

微頓話鋒，又沉聲說道：「好！我先說明一個事實，方才，當十絕神君在魔宮大門口，和白夫人說話時，我也在暗中竊聽。」

黃聖仁笑道：「這與我不相干呀！」

青衣婦人冷笑着接道：「可是，當白夫人等那一行人離去之後，十絕神君並未回到魔宮，而繞道追了上去。」

黃聖仁含笑接道：「於是，夫人也暗中追了下去？」

「不錯。」

「結果呢？」

「結果。」青衣婦人接道：「十絕神君不見了，却看到你站在方仁傑門口。」

黃聖仁苦笑道：「這又怎能證明我就是十絕神君呢？」

青衣婦人道：「當時，你還在整理衣衫，顯然是剛剛換過裝束。」

黃聖仁苦笑如故地道：「這眞是要入人罪，何患無詞。」

青衣婦人冷哼一聲道：「不承認，我還有人證。」

黃聖仁一怔道：「人證在那兒？」

青衣婦人抬手一指金達夫，道：「就是此人。」

黃聖仁扭頭向金達夫笑問道：「金老弟，你是怎麼說的？」

金達夫苦笑道：「我並沒有說你就……就是十絕神君。」

青衣婦人接道：「但他說過，你可能就是十絕神君，而且，他也供出，你派他暗中監視方仁傑夫婦的行動，試想，方仁傑是你協助他由十絕神君的地下迷宮中出來的，爲何又要派人暗中監視他？」

黃聖仁笑道：「是啊！如果我就是十絕神君，爲甚麼要自己搬磚頭砸自己的脚，將方仁傑由地下迷宮中救出來呢？」

青衣婦人道：「你是爲了便於接近方仁傑，以遂行你自己的陰謀，才故意這麼作的。」

黃聖仁苦笑道：「我要是有夫人妳一半的城府和機智，我該早已成爲獨霸武林的盟主啦！」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不承認，我還有人證。」

黃聖仁「哦」了一聲道：「在下一並請教？」

青衣婦人沉聲喝道：「將莫仁釗帶上來！」

「是！」隨着這一聲嬌應，一道人影，疾瀉當場。（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與歐陽空南下南疆，無意間在黑面修羅石九公的兒子石大炮身上發現他父親的袍角，白雲飛向石大炮追問不得要領，遂取去袍角，冀能藉此一絲綫索引出殺父仇人。三日後，關洛第一家文四爺找上了白雲飛，正當白雲飛施展射日神劍要傷文四爺於劍下之際，金沙堡主查大雄突施暗算，白雲飛迫得旋身躲閃而放過了文四爺，查大雄掣雙輪與白雲飛鬥，不敵，文四爺忙躍上助戰，激鬥間，上官菁突到來喝停他們，輕叱他們依多為勝，白雲飛趁機嘲諷，上官菁却又反過來責罵白雲飛別自找沒趣——

南疆風雲湧　沙谷血腥聞

白雲飛一楞，沒有想到這少女喜怒之間全不依常規，他倔强高傲，豈會輕易受一個少女約束，冷哼一聲，不屑的道：「我並不需要你的帮助，妳還是滾開……」

上官菁神色大變叱道：「好狂的東西，我們沉沙谷不問江湖是非，可是對付你這種目中無人的狂徒，也不能再袖手事外了……」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心中一喜道：「上官姑娘，本堡主代替南疆數百英雄向姑娘致敬，老夫並願追隨姑娘身後，和冷血劍客較一長短……」

上官菁冷冷地道：「這倒不敢當，只是點蒼派驅逐南疆羣雄的事，已不是一家的事情，各派如再不聯合一起，整個南疆恐怕要落在點蒼派手裏……」

她目光一瞥白雲飛，冷冷地道：「你以一人之力，要與南疆數百英雄為敵，恐怕人手太單薄了，目前江湖點蒼弟子離散無蹤，點蒼要想復派可能化為泡影……」

白雲飛冷笑道：「點蒼派永遠不會在江湖上除名，那怕是最大的壓力，也壓制不了點蒼在南疆的地位……」

上官菁不屑的道：「點蒼在南疆還有什麼地位可言，連點蒼山都已不屬於你們，這在你們已是齊天大恥，虧你還能說得出口……」

「住咀！」白雲飛怒喝道：「點蒼雖毀人猶存，我白雲飛要發揚點蒼精神，在南疆要成為天南一角共尊點蒼……」

「唉！」上官菁幽幽的一嘆，道：「這麼說你真要和南疆羣雄爭一長短……」

雲天突然閃顫出一絲金光，透過厚厚的雲層俯射在地上，豆大的雨珠逐漸細小而消逝，再終於停了……。

上官菁幽幽的嘆了口氣，抬頭望了望穹空，在那潔白的臉靨下立時罩上了一層寒霜，她輕輕拂理着額前兩綹亂髮，眸光陡地向前方望去。

在泥濘的道路上，這時突然揚起一陣蹄聲，急驟狂亂的蹄聲敲在地面上發出，動人心弦的响聲……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黑面修羅石九公來了……」

在馬背上，一個面如鍋底的老人寒着臉向這裏馳來，在黑面修羅石九公的身後，緊隨着石大炮和幾個黑衣漢子，這些人身上俱背長劍，面如寒鐵，在白雲飛身前一剎奔勢，同時自馬上飄了下來。

石大炮陰沉的一笑，一指白雲飛冷冷地道：「爹，冷血劍客就是他。」

石九公嗯了一聲，淡淡的瞥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大步的向上官菁身前走了過去，拱手道：「上官姑娘，妳也知道這件事情了？」

上官菁淡淡地一笑道：「江湖上發生這樣大的事情，身屬南疆各派那家不知道，我來這裏，是看看第一個走進南疆的大狂人……」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一笑道：「沉沙谷南疆之首，只要上官姑娘出面，老夫深信這件事情好解決，嘿……眞想不到點蒼滅派之後，還要掀起這大風浪，南疆各派之中，首先遭刦的是我們石家莊……」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搖搖頭道：「不然，我們金沙堡業已牽涉在裏面了……」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笑道：「那眞是我們兩家不幸了……」

他緩緩走到文四爺的身旁，問道：「文爺，事情怎麼樣了？」

文四爺苦笑道：「老夫功夫自嘆弗如，石兄的事情，我恐怕沒辦法盡力……」

黑面修羅臉上一陣抽動，狠狠的盯了白雲飛一眼，他忿怒的一聲大笑，全身衣袍响起一陣簌簌抖動之聲。

石九公嘿地一聲道：「黑面修羅闖盪江湖至今也有數十載，承武林朋友看得起老夫，處處都對我石家莊照顧，這次小犬給大眉山莊華老英雄送東西去，想不到未出南疆，便遭冷血劍客刦去，這種刻骨椎心的大恩大德，老夫衷心感激……」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說得倒是蠻有人情味。」

石九公冷煞的一笑道：「白少俠能否將刦去之物先還給老夫……」

白雲飛所盼望的就是黑面修羅石九公能够找上門來，以便從石九公的口中得悉這截斷袍的來處，這事關係白長虹生死之謎，是故他看得比什麼事都重要。

白雲飛心中一酸，眼前像烟雲一樣的閃過那凄慘的一幕，他恍如又看見爹爹慘死青城，全身濺血的慘景，這些歷歷如繪的景像在他腦海之中記憶猶新，像是才發生不久一樣，使得他全身冰冷，仇恨的烈火愈燃愈烈……

他恨恨地道：「那截斷袍乃是家父的遺物，在下無法奉還……」

石九公嘿嘿一笑道：「白少俠怎可證明是令尊之物……」

白雲飛激動的道：「家父自點蒼遠去青城時，正是穿着這件衣袍，在我追上青城的時候，家父已慘死在青城山巔，身上的衣袍也是少了一截，在下見物思父，一眼就認出來……」

黑面修羅冷笑道：「閣下只知刦奪斷袍，可知這是老夫一個人所托，務必將這斷袍交給大眉山莊華百陀的手裏，而你中途刦奪，老夫如何向敝友交代……」

白雲飛目中煞光畢露，冷漠的道：「我正要你將那托你送去的人交出來……」

石九公冷冷地道：「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白雲飛聞言之後，不禁氣得大怒，他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冷寒的神光在開闔間逼射出一股冷芒，恨恨地道：「你如果不講出來，石家莊將無一人能够倖免於我神劍之下，我是否能够辦到，你很快就可得到這個答案。」

黑面修羅石九公心中一駭，只覺得他語音冰冷無情，每一句裏，都含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他眼前，恍如已經看見石家莊血染遍地，屍首交錯，大小孩子無人脫生……」

他畏懼的道：「你這是為了什麼？」

白雲飛冷漠的道：「很簡單，我爹爹怎麼死的，我就怎麼報仇，如果殺人者都能逍遙法外，天下豈有眞理存在……」

石大炮身形一晃，揮劍而至，大聲的道：「爹，對這種人已沒有商量的餘地，他怎麼搶去那截斷袍，我們就怎麼奪回來，是非總有公論，黑白總有澄淸之日，只要我們沒有參加攻擊白長虹的事情，何懼他來尋仇……」

黑面修羅石九公輕叱一聲，道：「你退下！」

石大炮憤憤不平的瞪了白雲飛一眼，依言退了回去。

黑面修羅緩緩走到白雲飛的面前，他走得非常緩慢，却是非常有力量，蹬蹬蹬的步聲，像一面銅鼓般的敲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他嘿嘿一笑道：「姓白的，你是要逼老夫動手了。」

白雲飛冷漠的道：「那截斷袍的事，你總要有個交代。」

黑面修羅低嘿一聲道：「老夫若不教訓你一頓，你還以為南疆沒有能人……」

他低嘿一聲，右掌斜斜抬起，掌心一吐，湧起一道黑色光華，閃顫如電，恍如有一股浩瀚的大力推了出去。

白雲飛神色一變，驚詫的道：「這是黑煞掌。」

黑面修羅石九公嘿嘿連笑數聲，全身衣袍突然高高鼓了起來，身形向前一移，對着白雲飛的身前劈了過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一擰，斜移數尺，在電光火石之間，將射日神劍歸還劍鞘之中，右掌蓄滿勁力，和黑面修羅動起手來。黑面修羅身形如電，橫空躍起數尺，大喝道：「你可敢接我一掌試試。」

在急切間，他閉氣吐聲，右掌在空中兜一大弧，勁道一湧，一招「星月爭輝」對白雲飛身上拍落。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黑煞掌雖毒，但也奈何不了我……」

他將全身勁氣提聚右掌，急快的封住了全身七十二個大穴，朗氣吐聲，撩掌迎了上去。

「嘭！」

空中响起一聲如雷的大响，在「嘭」然聲中，激漩迸濺的掌聲，盪激成流，雙方同時被震得退了兩步。

黑面修羅心中一凜，料不到白雲飛年紀輕輕，便有這樣渾厚的功力，竟敢硬接他沉重如山的一掌。

他惡念陡起，暗忖道：「南疆三派二

谷六堡，大多要聯手將白雲飛趕出南疆去，我何不設計慘害白雲飛，而不要自己動手……」

他嘿嘿一笑道：「白雲飛，你雖然能硬接老夫一掌，可是南疆英雄多如泥沙，你要想在這裏立宗創派，恐非是你所能辦到，眼下就有一位尅你之人……」

白雲飛硬接對方一記黑煞掌後，雖沒有受傷，可是胸前氣血禁不住一陣翻湧，聞言之後，不覺一怔，冷冷地道：「這人是誰？」

他乃高傲成性之人，不知這是黑面修羅有意挑起他和上官菁火併，一聽這多人之中，有一個功力比自己還要高的高手，不由得好奇心起，想見識見識被黑面修羅所推崇的人到底是誰，憑黑面修羅這樣夜郎自大的人，輕易不會讚揚那一派的武功，他已能愼重的說了出來，那被推舉出來的人，可能眞是不簡單的人物了。

黑面修羅斜睨了上官菁一眼，道：「這位就是沉沙谷的上官姑娘……」

上官菁冷笑一聲，非常不屑的橫了黑面修羅一眼。

黑面修羅石九公見上官菁不否認，也不承認，登時覺得沉沙谷的上官菁是個擅長心機的紅粉佳人，他陰沉的一笑，藉着這聲大笑，疾快的忖道：「不管妳這丫頭如何厲害，也逃不過我的連環計策，沉沙谷想置身事外，還得看我石九公答不答應……」他心機之深，已達不露絲毫形跡的地步，腦海中惡念又起，臉上卻絲毫不表露出來，只聽他嘿嘿一笑道：「南疆羣雄中，首推沉沙谷上官老英雄，老夫在南疆雖然佔有一席之地，但卻與沉沙谷相差得太遠……」

這倒是實話，南疆各派，自從點蒼派受無量宗派毀滅之後，以沉沙谷在江湖上活動，卻被南疆各派所推崇，公舉上官雲是南疆第一高把手，沉沙谷在南疆中，無形中左右了各派。

金沙堡主查大雄嘿嘿笑道：「不錯，不錯，我們金沙堡和沉沙谷毗連如鄰，處處得到上官老英雄的照拂，在南疆中我就想不出有那一派可和沉沙谷相較……」

黑面修羅暗中哼了一聲，忖道：「查大雄，你少拍馬屁，我們石家莊可也不是好惹的，等這裏事情一了，我首先和你分個高下……」

他望着上官菁，笑道：「上官姑娘可同意老夫的話？」

上官菁冷冷地道：「南疆首推上官第一家，這倒不敢當，石大莊主在激鬥之時，何以會突然說出這種話，倒教我好生費疑……」

黑面修羅搖頭道：「上官姑娘也是聰明人，還會看不出眼前之事，南疆首推沉沙谷，白雲飛雄心遠大，要將南疆佔爲己有，這事沉沙谷總不會置身事外吧……」

上官菁冷漠的道：「你怎知我會置身事外呢？」

石九公哈哈笑道：「很好，很好，只要上官姑娘肯出面，何懼點蒼小子白雲飛，上官姑娘，令尊可願重新出江湖……」

上官菁目光在白雲飛臉上輕輕一瞥，道：「這個問題我不想答覆你。」

她冷漠的抿嘴淡淡一笑，緩緩走到白雲飛的面前，眸子突然閃現出一片異光，輕問道：「你對我們沉沙谷是南疆第一家的事，是否不服氣？」

白雲飛冷冷地道：「『天南一劍强，劍氣衝點蒼。』天南一角，除了點蒼之外，在下從不作第二想，上官姑娘，妳或許不太服氣，事實上在最近妳將可知我所言不假了……」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你好自負！」

白雲飛一怔，道：「我不懂妳這是什麼意思？」

上官菁冷冷地道：「點蒼滅派至今，已在江湖上除名，天南一角，英俊羅列，早已不將點蒼放在心上，你妄想以單薄之力，在南疆重新創出點蒼之名，恐怕不是簡單的事……」

白雲飛冷笑道：「那也不見得……」

上官菁搖搖頭道：「你不信就算了，不過我得告訴你，南疆各派在最近已推舉我們沉沙谷來對付你，你有信心和這麼多各派高手爭霸南疆一席之地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姑娘請便，在下隨時等候你們各派……」

上官菁一笑道：「很好，我代表所有南疆各派，與你約好，明天晚上在沉沙谷裏相會，以便解決南疆爭雄之事……」

說着她輕輕移動身子，向道上行去。

黑面修羅石九公忙上前道：「上官姑娘請留步。」

上官菁愕然回身，道：「你還有什麼事？」

黑面修羅嘿嘿兩聲道：「上官姑娘所約明夜之會，是否是令尊之意？」

上官菁冷冷地道：「你如果怕事就不須來找我沉沙谷，南疆各派中除了你們石家莊不和各派來往外，各派還沒有敢不聽命我的！」

黑面修羅大聲的道：「這是甚麼話，我身爲南疆的一員，到時自然要和冷血劍客一決雌雄，明晚老夫準時前來……」

上官菁絲毫不留餘地的道：「你來可以，不准再有第二人跟來，我這次限定每派只有一代表，並將你的黑龍令帶來。」

黑面修羅一愣，道：「要黑龍令幹甚麼？」

上官菁堅決的道：「這次雙方不僅是性命之搏，也是各派名譽之爭，萬一我們南疆各派技不如人，只好將各家的令符交給點蒼派了……」

從她的話聲裏，已知事情的嚴重，不僅南疆各家俱參與其內，連各派的令符都要孤注一擲，由此可知，南疆各派將明日之會看得何等嚴重了。

黑面修羅雙眉一皺，道：「老夫悉聽姑娘的吩咐……」

上官菁冷冷一笑，身形在地上輕輕一點，恍如一道輕烟似的眨眼馳出老遠，在空中尙傳來她冷冰冰的話聲道：「白雲飛明夜準時相見……」

冷血劍客白雲飛自上官菁飄然而去之後，心裏陡地沉重起來，他曉得自己在明天獨會南疆各派，生死全不可逆料，目光緩緩投落在空中，望着那浮動的白雲，腦海中意念叢生，不由暗嘆一聲，忖道：「爲了點蒼派復派之事，我只有將生命做最後的一擲，不管這次結果如何，我也要世

人知道點蒼派在江湖上並沒有毀滅……」

忖念未逝，陡覺自斜側裏揮出一股勁風，他身形一移，閃避五尺，鼻子裏不由冷哼一聲道：「姓石的，你是個小人！」

石大炮臉上通紅，厲笑道：「你刦我車，毀我爹爹的石頭，這種切齒之恨，我不得不報……」

原來他見白雲飛望着茫茫的雲空出神，認爲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悶聲不吭的閃身一掌劈出，妄想一擊成功，萬一僥倖一掌劈死白雲飛，自己非但可在南疆少年英雄中大大的露臉，連石家莊也將大大出盡風頭，那知對方身法迅速，輕輕一閃，便自避過。

白雲飛目中寒光一湧，道：「石大炮，你非吃點苦頭不知厲害……」

他一生對敵，講究的光明正大手段，一見石大炮是個陰狠絕辣之徒，心中由不得湧起一股殺意，大喝一聲，右掌如電的揮了出去。

「呃——」

石大炮沒有料到白雲飛出手這樣快速，神色一變，急忙揮手相抗，掌緣接實，發出一聲大响，石大炮身子劇顫，低呃一聲，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他面色蒼白，冷汗在額上涔涔滾落。

黑面修羅一見大駭，上前道：「孩子，你怎麼樣了？」

石大炮顫聲的道：「我受傷了！」

語音甫罷，他哇地噴出一道血箭，身子搖搖晃晃，立時倒於地上，暈了過去，黑面修羅一揮手，兩個漢子急忙奔向前來，抱起石大炮退去。

石九公沉聲的道：「你們趕快抱少爺回莊休息，我隨後就來……」

他滿面忿忿之色，大吼一聲，向前一曳袍角，橫空躍了過來，恨恨地道：「姓白的，我兒子雖然出手方法失當，你也不能下這樣重的毒手，看來在明天約會之前，我們非要拚個死活不可了！」

白雲飛冷漠地道：「他罪有應得，死不足惜，若不是看他那身功夫練來不易，我一掌準要了結他的命……」

石九公氣得全身直顫，大吼道：「你找死！」

他大吼一聲，身形電快的躍起，迎空一掌劈出，一股强烈的掌勁如山的向白雲飛身上湧來。

「嘿——」

空中突然响起一聲低嘿之聲，一道黑影有如一個幽靈般的撲了過來，揮掌向黑面修羅的身上拍去。

只聽歐陽空大笑道：「龜兒子，你在石家莊的神氣那裏去了……」

他在石家莊吃了個暗虧，幾乎要將他毀在那裏。

這時一見黑面修羅，不覺將全身的怒火發了出來，出手之間，盡是奪命招式，迫得黑面修羅連連後退。

石九公嘿嘿一笑，道：「你居然沒有死？」

大烟桿歐陽空嘿嘿兩聲道：「放你奶奶七十二個轉彎屁，憑你那個什麼鬼大陣，也想難住我歐陽空，呸！龜兒子，狗娘養的，我大烟桿可不是好惹的，剛才我一把火將石家莊燒個精光，你那徒子徒孫，看了我大烟桿直喊爺爺——」

黑面修羅石九公一聽大驚，臉上立時變了顏色，他只覺全身冰冷，恍如跌進冰窟裏一樣，顫聲的道：「什麼？你放火燒了石家莊——」

歐陽空嘿嘿大笑道：「這有什麼了不起，我自莊前到莊後，全放上了火，你這龜兒子也不知死到那裏去了，我老烟虫等你半天也看不見你的影子……」

石九公雙目直欲噴出火來，大吼道：「我跟你拚了。」

他驟然聽見歐陽空火燒石家莊，心中頓時沒有了主意，他氣怒攻心之下，大喝一聲，揮掌攻擊。

大烟桿歐陽空有意要作弄黑面修羅石九公，見他存心拚命，不禁嘿嘿大笑，閃身輕移，大笑道：「你奶奶的，你這樣拚命算那門子打法，你還有心和我動手，還不趕快滾回狗窩，去看看你那條老毛狗，此刻恐怕只剩下一根骨頭了……」

石九公目皆欲裂，大喝道：「你連我老妻都不放過……」

歐陽空不屑的道：「石家莊的人都可殺，我大烟桿若不是心存厚道，連你那受傷的寶貝兒子都不放過，這樣很好，你們石家莊還沒絕後，你該先謝謝我了！」

黑面修羅心神俱碎，出手攻敵，已不按常規，攻勢雖然凌厲，破綻卻是甚多，歐陽空並不存心拚命，偶而一招逼得石九公回身自救，然後再拿話激他幾句。

文四爺看得雙眉緊鎖，道：「石兄，你且退下來！」

石九公厲笑一聲道：「石家莊被毀，你們都是聽到了的事情，老夫今天就是拚了性命，也要和這個老東西鬥一鬥……」

金沙堡堡主查大雄高聲叫道：「石兄請冷靜一下，拚命之事，不忙在一時，反正明夜在沉沙谷還要見面，諒他倆逃走不了……」

黑面修羅石九公强自忍住了心中的悲慟，默默的退了回去，他輕輕抹拭額上的汗珠，道：「文爺，查堡主，你們說該怎麼辦？」

文四爺沉吟道：「我們先回去看看再說，如果石家莊眞的燒得瓦礫不存，老夫明夜以客人的身份，在沉沙谷當着天下羣雄之面替石兄作見証，那時，嘿——自然有公論——」

黑面修羅恨恨地道：「歐陽空，我們走着瞧——」

他心念石家莊的情形，說完之後，掉頭便走，文四爺和金沙堡堡主查大雄也一道離去。

白雲飛長長嘆了口氣，道：「老烟虫，你這樣做也太過份了！」

大烟桿歐陽空嘿嘿一笑道：「鬼話，我老烟虫怎會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只是石九公太過於惡毒，存心拿話氣他一氣……」

白雲飛苦笑道：「你那愛開玩笑的脾氣眞讓人不敢領教……」

歐陽空哈哈笑道：「天性如此，要改也改不了……」

白雲飛搖搖頭道：「你不要再說笑了，我和南疆各派，已約好明夜相會，這一次，凶險太多，可能你我都要葬身在沉沙

谷了……」

「放心——」歐陽空豪邁的大笑道：

「這是你露臉的機會……哈……」

「哈哈……」的笑聲，直傳出數里之外，白雲飛神色黯然，對明天的事怎料得到呢？是死是生全在等待着他去摸索……

沉沙谷！這個南疆神秘之谷。

寒星，斜月。

冷風，樹影。

谷中黑黝黝的一片，在這漫長的大谷裏有一條麻石鋪成的大道直通谷內，在石道兩旁燃起了松油火炬，遠遠看去一排通底，嫋嫋的黑烟徐徐上昇，散射的火星迸濺消逝，恍如射入空中的烟花一樣，壯麗而美麗……

可是谷內却靜悄悄地，偶而，有一個或者兩個人從火炬的中間，向谷底行去，那搖晃的身影，只有增加了這裏的點綴，所留下的僅是一陣沉默……。

暫短的沉默，很快的被那低沉的鐘聲敲碎了，此刻在那谷底裏傳來一聲低嘿聲，道：「時刻到了！」

又是一陣沉寂，一切都好像結束了，其實這僅是一個開始，不是嗎？南疆各派三山五嶽的英雄，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將他們生命與苦修，血汗與冒險所換取的一點名譽，將不惜的拋擲在沉沙谷裏面……。

沉沙谷在今夜成了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三派二谷六堡的代表雖僅一人，均是南疆羣雄的精華所聚……。

谷底，這時聚滿了各家的代表，他們俱神色凝重的望着谷口，雖然他們的人分散在各處，可是他們的心却聯合在一起，那是因爲敵愾同仇的心裏作祟。

現在，這些自視甚高，眼高過頂的三山五嶽英雄們，正在等待着，等待那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

「噹……」

空中響起一聲清越的鐘聲，迴盪在整個沉沙谷，這是第二次鳴鐘，也是沉沙谷谷主上官雲之愛女上官菁出來之時，她領着四個黑衣漢子，自谷中輕馳而至。

上官菁目光朝四處一瞥，道：「各派的人都到齊了麼？」

四下的人影一陣騷動，有的在交頭接耳，有的在議論紛紛，並非是討論什麼事情，而是有一派接到帖子之後，並沒有趕來的，那就是無量宗派之主吳劍南。

只聽金沙堡主查大雄道：「在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到達之前，各位還有什麼意見？」這是徵求大家意見的口吻，四下的人猶豫一會，互相低聲交換了一些意見。

自人群中走出一個清癯的老者，他呵呵一笑道：「南疆各派中，雖然有門戶之爭，却還沒有人敢將那一派趕出南疆之外，現在我們面臨着抉擇的時候，事實已不容許我們不伸手了，這並非是那一派的問題，而是整個南疆地盤的問題，白雲飛夜朗自大，竟敢不把我們放在眼裏，公然要將我等踢出去，我們只有捨命和他一拚，否則我們也不能生存……」

他侃侃而談，無形中給了與會的人一種聯合並肩作戰的鼓舞，所有的人都有同感，幾乎是異口同聲的道：「對，寒心堡堡主孔戟的話不錯。」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孔堡主準備怎樣處置白雲飛呢？」

寒心堡主孔戟陰沉的一笑道：「老夫準備將白雲飛殺死之後，將他全身切成多塊，凡是與會的人都拿一塊回去，掛在自己的門前，告訴來南疆的朋友，凡是妄想在南疆樹立宗派之人，都是這種下場，使江湖上都知道，南疆的武林中人，並非是好欺的！」

「對！孔堡主想得眞好！」

這是石家莊黑面修羅石九公的聲音，他自人群中走了出來，搖搖擺擺的趨至寒心堡主孔戟面前道：「孔堡主不愧是個領袖一方之王，你的意見，老夫首先贊同，我們雖然很少往來，却是心儀已久，今日一見，果然一語驚人方法絕得透頂……」

他這一捧，寒心堡主孔戟只覺得受用無比，混身都覺得非常舒服，可是這話聽在其他各派耳裏，却覺得肉麻當有趣，有許多人已經非常不滿。

上官菁冷笑道：「孔堡主這方法雖好，却有點太慘酷——」

石九公搖頭道：「不！一點都不過份，對付白雲飛那種人還是輕的，依老夫之意，恨不得將這個狂徒銼骨揚灰……」

上官菁面色一冷，道：「我沒問你，請你退開……」

黑面修羅石九公自認還很得意，不料上官菁突然給他下不了台，他陰沉成性，在那種情形下，急忙仰天哈哈一聲大笑，掩飾過去自己的窘態，又走回人群之中。

突然，自沉沙谷外響起一連串馬蹄之聲，篤篤篤的蹄聲隨着夜風傳遍了整個狹谷，清脆的敲進每一人的心裏，使得這群南疆高手頓時神色緊張起來。

上官菁冷冷地道：「來了，大家可拿出各派的令符了。」

她首先自身傍一個黑衣漢子手中，拿出一面三角小旗。上面綉着「沉沙谷」三個大字，在空中一揚，斜斜的插在地上。「沉沙谷」三角旗一落，各派急忙隨後將自己派中令符拿出，跟在上官菁的身後插了上去。

一時旗幟招展，隨風飄揚，由沉沙谷居首，金沙堡居末，這雖是一些平凡的小旗，却是各派心血所換來的一點成績，各派排列有序，顯然，他們已拿出決心和白雲飛一較長短了。

漫長的夜隨着這些人的凝重而顯得緊張，谷外的蹄聲愈來愈響，在寒亮的月光下，二道騎影由糢糊而清楚，馬上坐着的正是白雲飛和歐陽空。

白雲飛依然是長衫一劍，豐朗的臉上透出一片肅煞，雙目在場中搜索，掠過每一個人的臉上，冷漠的笑了一笑，點頭向每一個人招呼。

大烟桿依然是那種狂態，他盤膝坐在馬背上，低垂着雙目，手裏拿着大烟桿狂吸不已，身子在馬背上搖晃擺盪，那種坐法，令人担一把冷汗。

面對着這麼許多久盛負名的武林各宗派高手，這兩人的鎭定也令人無法相信，白雲飛神態瀟洒，舉手投足間都是令人稱絕的手法，他緩緩地勒住了坐騎，如刄的目光向四週淡淡的一掃，漠然的輕輕顫動了一下嘴唇。

他冷漠的一笑道：「各位久候了，大家都來了麼？」

上官菁冷冷地道：「南疆有頭有臉的人物恐怕都在這裏了，閣下甫進南疆就大會英雄，不管你今夜是生是死，都足以引爲自豪了……」

白雲飛的身形輕飄而落，說道：「不錯，不錯，我在這裏應該先謝謝各位的捧場……」

他目光突然一寒，道：「南疆一地中僅有這幾家麼？」

上官菁秀眉一鎖，只覺得這青年的口氣狂得驚人，她心裏有氣，冷冷地道：「除了無量宗派外，大家都在等着你了。」

白雲飛嘴唇掀起一絲冷笑，道：「無量宗派永遠不會來了，在我來時已將吳劍南趕出南疆之外，若不是逃得快，此刻我可能會拿着他的人頭來見你們……」

「什麼？」

場中同時暴出一陣驚詫之聲，他們被這青年人的壯語震懾住了，任誰也不會相信白雲飛在一瞬之間將無量派高手驅逐出南疆之外，有的搖頭嘆息，有的不信直嚷，在這許多人中，只有上官菁深信不移，那並非是已經知道這件事情，而是白雲飛的話不由得她不信。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躍而出，說道：「你眞是當世之中，第一個大狂人，吳劍南一派宗主，豈會畏懼你這個毛頭小子，嘿！天下除了傻子之外，恐怕沒人會相信你的鬼話……」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這個答案你很快就可以得到証明，現在我不和你强辯，你這位仁兄在南疆是屬於那一家……」

寒心堡堡主孔戟道：「寒心堡孔戟便是老夫，你大概也有個耳聞……」

白雲飛搖了搖頭道：「不知道，不知道，江湖門派太多了，我那能一一去記，在我所見的各派人物中，大多都是浪得虛名之輩，許多次都令在下失望……」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聽對方竟然敢當着各武林高手之前羞辱他，不禁氣得要吐出血來，他通體一顫，怪吼數聲，道：「小子，你有多大道行，竟敢不把江湖人放在眼裏？你可知老夫在南疆的地位……」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事實，眼下你正是這種人……」

寒心堡主孔戟氣得髮絲根根倒豎，嘿嘿笑道：「小子，老夫就先會會你！」

他這時氣得全身發顫，提着一根赤銅棍便走了出來，步履沉重，身法穩健，一看便知是武林高手。

白雲飛目光朝各派令符一瞥，笑一笑說道：「你是南疆第四家，大概還像個人物。」

語聲一頓，朝歐陽空笑道：「老烟虫，你去將那個寒心令先拿過來……」

歐陽空身形一躍，嘿嘿笑道：「想不到我老烟虫專門蒐集破爛——」

寒心堡堡主孔戟一揚赤銅棍，呼地一棍擊向大煙桿歐陽空的身上，大煙桿歐陽空呵呵大笑道：「龜兒子你想打架？」

寒心堡堡主孔戟厲喝道：「你想幹甚麼？」

歐陽空嘿嘿兩聲道：「我要拿寒心令呀。」

孔戟怒喝道：「勝負未分，你不准動寒心令。」

白雲飛冷冷地道：「早拿晚拿都是一樣，反正今日各派的令符在下通通都要，在我點蒼復派之日，要插在點蒼山點綴點綴……」

這一來登時將全場各派參與會中的高手激怒了，只見人聲大嘩，紛紛現出不平之色，幾乎要搶身出來和白雲飛動手。

孔戟厲喝道：「你別妄想了，東西還沒到手，可能已身先亡……」

白雲飛不屑的道：「你也許說得對，不過我得告訴你一句，冷血劍客在江湖上混不是一天了，甚麼樣的大風大浪沒見過，還會怕你一個小小的寒心堡……」

寒心堡堡主孔戟實在無法再忍耐下去了，揚起赤銅棍在空中一掄，顫起三個大棍花，一招「黑龍出海」疾愈閃電的向白雲飛身上點到。

白雲飛單掌一揮，道：「你還差得太遠！」

他在赤銅棍快要近身的一刹那間，突然掌勁一吐，輕輕擊在赤銅棍上，震得寒心堡堡主孔戟身形一晃，踉蹌的連着退出五六步。

上官菁這時突然銀鈴似的一笑道：「孔堡主請回來，我們不能先亂章法……」

寒心堡堡主孔戟恨恨的呸了一聲，道：「等會再來討教。」

他這時神智清醒，已沒有先前那樣衝動，深知自己不是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對手，上官菁話聲一落，交代兩句，急急走了回去。

白雲飛豪氣的一笑道：「還有那一位要上？」

各派與沉沙谷與會的人，大多都是些老奸巨滑之徒，一見寒心堡堡主孔戟佔不到一絲便宜，都不忙着出來動手，俱將目光投落在上官菁的身上。

上官菁冷漠的道：「你急甚麼？事情沒有交代明白之前，在沉沙谷裏不准動手……」她目光如刄，在場中一掃道：「誰要是破壞大會的規定，休怪姑娘將他趕出沉沙谷之外，現在我要代表南疆各派和白雲飛說幾句話……」

白雲飛冷冷地道：「妳有甚麼話盡管說吧，在下聽着了……」

上官菁冷笑道：「點蒼眞要在南疆重新開派麼？」

白雲飛一怔，道：「這個自然，點蒼派永遠不會退出江湖。」

上官菁冷冷地道：「傳說你回南疆，爲要在南疆清理各派，並要將南疆一地據爲點蒼所有，你有這種雄心？可眞有這回事……」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還有甚麼好問的，我已經來了，要想離去也不可能了，我們還是盡快的解決掉，時間不早……」

上官菁哼了一聲道：「好，斯時你可不要後悔……」

「哈哈……」

白雲飛突然仰天一陣大笑，高亢的大笑，直冲雲空，在山谷中廻盪良久方始消歛，白雲飛不屑的道：「後悔？後悔我就不來了。」

上官菁幽幽地一嘆，一時被他那種狂

傲的大笑所驚楞了，她眸中異光一閃，朝各派代表，道：「各位準備動手吧，南疆誰屬問題全看各位的努力了，現在那一位願意先出場和冷血劍客一較……」

人羣裏互相看了一眼，居然沒有人敢走上前來，這在南疆是很丟人的事情，白雲飛豪放的笑道：「你們還是全上來吧，也省得我麻煩，時間愈快愈好，在下若僥倖勝了，拿了東西就走，若不幸失手也只怨自己學藝不精……」

「嘿——」黑暗中響起一聲低嘿之聲，寒心堡堡主孔戟和一個漢子同時躍了出來，雙雙向白雲飛逼去。

大煙桿歐陽空怒喝道：「龜兒子要想二對一，我大煙桿先要敲碎他的腦袋…」

上官菁變色道：「孔堡主請回來，我南疆可不能失禮……」

寒心堡堡主孔戟哼了一聲，默默的走了回來，那另一個漢子手撿長劍，對着白雲飛低沉的一笑。

白雲飛冷冷地道：「先報出你的名字，我要看看在幾招上擊敗你。」

這漢子氣得一抖長劍道：「白雲飛，你記住了，我是閃雷派的鐵劍雷平，少時你在閻王那裏的時候，不妨把雷平二個字記牢了……」

閃雷派在江湖上素以劍法出名，雷家的「大雷九式」在南疆自成一家，各派弟子一見閃雷派雷平出手，不禁暗暗喝了一聲采，深知雷平打頭一陣，最少可殺殺白雲飛的氣焰，給南疆掙些面子。

閃雷派雷平斜伸長劍，莊重的吸口氣，劍刃在空下翻，隱隱帶起一連串風雷之聲，那種沉穩的樣子儼然一代宗主。

白雲飛淡淡一笑道：「料不到你還是個施劍的高手……」

雷平冷澀的道：「拔出你的劍來！」

白雲飛冷笑道：「對付你那幾手劍式還要用劍也太丟人了……」他彎腰在地上抬起一根枯枝，輕輕一晃，道：「我以枝代劍，陪你走幾招好了！」

此語一出，四座皆驚，認為白雲飛狂大自傲，雷平氣得雙目赤紅，長劍在空中一顫，大喝道：「你找死——」

他在劍道上浸淫多年，劍光一顫之間，已將胸中那股幾乎要噴出的怒火壓了下去。他如雷般的一聲大喝，長劍已自斜方擊了出去，這一劍甚是神妙，劍勢甫動，一股雷鳴搖盪顫出，震得場中風沙驟起，恍如真是響雷一樣。

白雲飛心裏一驚，想不到他在劍法上竟有獨到之妙，自己雖不會被那劍鳴之聲所惑，可也不敢再存輕視之心，因為對方所攻部位正是致命之處。

他力貫枝尖，在對方劍刃上輕輕一彈，居然響起叮的一聲，雷平只覺得手臂一震，長劍斜斜被彈了開去。

雷平急忙撩劍上擊，施出一招「卞莊刺虎」這招本極平淡，可是在他手中使出却另有一種神韻，攻守之間，全是恰到好處。白雲飛冷哼一聲道：「你僅僅會這一招嗎？」

他以一根枯樹枝代替長劍，在兵刃上已吃了大虧，白雲飛有心在這時顯露一手，未等雷平招式進到，突然在空中一顫枝尖，數縷勁風一彈而去。

「叮——」地一聲大響，閃雷派雷平長劍脫手落地，他面色蒼白，胸前衣衫盡碎，一時竟被對方這手劍道神技所駭楞了，不覺的僵立在地上楞楞的望着白雲飛。

他良久，方始長長的吐一口氣道：「你這是甚麼劍法？」

白雲飛淡淡地一笑道：「射日劍法的第三招，『力能貫日』。」

雷平絕望的發出一聲長嘆，悲愴的笑一聲，拔起身形向黑夜之中撲去，轉瞬之間便消逝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白雲飛冷漠的道：「老煙虫，將大雷旗收起來！」

大煙桿歐陽空得意的道：「好，這是第一家服從了，我老煙虫可要先抽兩口大煙，過過癮……」他大手向前一抓，一柄黑風雷雨小旗脫手空飛向他的手中，隨手將它放在屁股下面坐着，看得場外各派同時大怒，紛紛在指責他。

白雲飛雄心大發，大笑道：「現在還有那一位要上？」

「哼——」

只聽得一聲冷冷道：「冷箭堡古力倒要領教……」話音一落，一個高大的老人自人羣中緩緩走了出來，他斜揹大弓，態度威猛昂然的揚聲大笑……

白雲飛冷漠的斜睨了一眼，冷笑道：「你行麼？」

冷箭堡古力一怔，臉上立時變了顏色，他在江湖上也是負盛名之人，可沒有遇見過這樣看不起他的人，心中一怒，不禁氣得仰天大笑。

笑聲一歛，嘿嘿兩聲道：「小子，你也太瞧不起老夫了……」

他伸手將揹在背上的紫色大弓拿了下來，又自箭袋中拔出一枝金羽長箭，搭在弓上，颼地一聲往大石塊射去。

「砰！」石屑濺揚，一溜火星勁激而出，只見一枝長箭盡沒石中，僅餘下箭羽露在外面。

白雲飛心中駭了一跳，沒有料到此人手中勁頭如此之大，在舉手之間，便能穿金裂石，單憑這份臂力，也是够人瞧了。

「了不起，了不起！」話聲稍稍一頓道：「可惜只能射死一隻螞蟻。」

冷箭堡古力聽他稱讚自己了不起，不禁心中十分得意，只覺面子十足，威風凛凛，正要說幾句場面話，歐陽空突然又接下去說他這箭僅能射死一隻螞蟻，怒冲冲的跑了過來。

他氣怒的一笑道：「老煙蟲，你少說風涼話，你只要照着我的樣子來一下，冷箭堡便拱手讓給你……」

大煙蟲歐陽空嘿地一聲，道：「你想出我老煙蟲的洋像，先請你嘗嘗火炸鯉魚的味道……」他猛吸兩口大煙，煙袋鍋裏的火光一紅，突然送到冷箭堡古力的身前，張口用力一吹，一蓬煙屑與火星四濺射出，濺得冷箭堡古力一臉都是煙渣，燙得他哇哇大叫，指着歐陽空破口大駡。

歐陽空哈哈笑道：「我這火炸鯉魚的味道如何？」

冷箭堡古力滿頭灰渣，嘴角上並燙起幾個水泡，他低吼一聲，拔出一枝箭來，搭在弓上，恨恨地道：「老煙蟲，你也試試我這射螞蟻的玩意兒……」（未完）



志切報夫仇 捨身投死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獲得寒犀刀剖開問心子，獲知三妙遺寶就在萬花宮中，以龐士冲已聲言只觀看一下，絕不染指，遂與偕返萬花宮，抵埗後，依圖索驥，知寶物藏於一山洞，唯無法找到開關，龐士冲要谷寒香入洞趺坐，冀能悟出玄機，詎至第五日，水寒、伍獨、成全與陰魔齊皆趕來萬花宮，萬花宮總管包九峯率衆抗拒，殺聲傳入後園山洞，谷寒香傳命包九峯放任彼等進來，羣魔獲睹谷寒香嬌容後，爭相獻媚，水寒為顯神功，向龐士冲進擊，谷寒香恐龐士冲力拚後為羣魔所乘，立揮掌向水寒迎擊——

鬼老水寒正向龐士冲撲去，忽見谷寒香橫裏一掌擊來，而且這一掌只見她玉手揮動，不見絲毫掌風勁力，凛然之下，立即折腰一擰，使出五成寒陰功力，一掌直迎過去。

谷寒香自離萬花宮後，迭經陣戰，增長了不少臨敵經驗，不但內外功行精進極多，對於防身絕學「三元九靈玄功」，亦已練至爐火純青，神妙無方之境。

她這一掌歛勁不吐，直等鬼老水寒的掌力業已擊出，始才掌心一震，將一股極陰至柔的潛力暗勁，倏地逼了過去。

這兩人的掌力，皆是屬於陰柔一類，鬼老水寒憐香惜玉，雖然使了五成功力，依然全神貫注，在掌上拿捏分寸，以防將谷寒香擊傷。谷寒香亦知鋒芒太露，對自己大是不利，因而佯裝傾力一擊，實際亦不過使出五六成功力。

二人手掌未接，掌力已交，但聽砰的一聲悶響，激風排蕩，波翻浪滾，直往四外溢出。

鬼老水寒穩立當地未動，掌力一接之下，測出自己這四五成功力的一掌，谷寒香勉强尚可承受，眼看她藉着反震之力，飄身退出了一丈開外，藉以消解自己掌力的餘勁，不禁極為得意地哈哈一陣狂笑，道：「不錯！有這一份功力，足可領導天下綠林了，難得的是聰慧伶俐，料敵機先，自立不敗之地。」

谷寒香嬌軀一穩，瞥見龐士冲口齒啓動，似欲發話，急忙冷笑一聲，故露滿面薄嗔，搶先道：「你何必賣狂，要不再對拚幾掌試試。」

說話間，忽見花叢靠邊的長長一片，隨着激蕩的掌風搖擺了一陣之後，突然逐漸萎縮起來，轉眼工夫，齊皆凍萎而死。

鬼老水寒看她玉容忽轉蒼白，似乎已被自己的寒陰神功所懾，不禁更為得意，仰天一陣狂笑，道：「水寒痴長妳一把年紀，何必與妳爭強鬥勝，妳先運一運氣，看看是否已被我掌力的寒陰之氣，侵入了體內。」

谷寒香任他驕狂，但只滿面冷哂，默然不語，亦不調息運氣。

人魔伍獨向她臉上凝視一眼，笑道：「水兒的五成功力，她還應付得來……」

他的目光，又投入毒火成全身上。

毒火成全淡淡一笑，道：「伍兄等請過一旁，等兄弟來獻醜吧。」

人魔伍獨心機較深，情知龐士冲在此多日，倘若這石壁能以掌力震開，也不致得到自己等人到此，因而雖見毒火成全面有驕色，亦佯作未見，輕笑一聲轉朝谷寒香道：「寒香姑娘請隨伍獨退向一邊。」

谷寒香聽他叫得親熱異常，心頭暗哼

一聲，舉手向鄭秋和那兩隊三手怪人揮了一揮，閃身退到了數丈之外。

鬼老水寒原想先料理龐士沖，然後再動手取寶，這時覺出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二人，與自己所欲相同，衝突難免，而且山下尚有武當，少林等派的人窺伺，自己與伍獨要想挾着人寶脫身，血戰亦所不免，爲了保存功力元氣，故爾改變心意，一見衆人俱已退出四五丈外，遂也雙足一彈，凌空飛出六丈，落於一株紫檀木上立定，靜觀毒火成全施爲。

毒火成全待衆人退開後，伸手在衣襟之下一摸，取出兩粒大如鵝卵，黑忽忽的鋼丸，兩手各持一粒，覷準那壁上的石洞，揚手投擲過去。

他兩粒鋼丸出手，人也仰面倒射，急退三四丈外，但見那兩粒鋼丸才入洞內，倏地一聲震天暴響，傳了過來。

這一聲轟然暴響，直如天崩地裂，在場的如許蓋世高手，俱感到耳鼓一熱，隨即嗡嗡震動，一時失了聽覺。

剎時間，風雲失色，但見斗大的石塊，由那洞口裏迸裂而出，往四外飛射，衆人俱感到足下的土地在疾速震動，帶得自己也立足不穩。

這一震之威，端的驚天動地，鄭秋不明其中之故，駭得手足拄地，口中吱吱亂叫不已。

龐士沖與鬼老水寒，人魔伍獨等高手，這時也都暗暗心凜，衆人只知毒火成全的「驚天魔火彈」，與「白燐箭」等火器厲害，却未料到他的身上，還携有威力如是驚人的殺傷武器，想想若是不知端底，一個躲避不遠，豈不要活活被他炸死。

捱了一盞茶的時光，那洞內方始沉寂下來，毒火成全首先縱身一躍，鑽入了那個被炸得高可丈餘的洞口，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如影隨形，雙雙電射而入，龐士沖，谷寒香，以及陰手一魔三人，則僅只閃到洞口，凝目向洞中望去。

此時殘夜已盡，天光微亮，滿地亂石，將洞口那些繁花壓得倒塌殆盡，谷寒香等雖在洞外，對洞中的景況，亦皆一目瞭然。

只見那石洞的後壁，已被炸塌了四五尺厚的一片，殘壁之上，山石作烏紫色，與原來的山石相異，瞧那大小格局，正似一座洞門。

人魔伍獨突然「拍！」的一聲，一掌按在石壁之上。

隔了一忽工夫，一陣沉悶的回音，由石壁上緩緩傳了過來，但却餘音嬝嬝，持續甚久。

龐士沖一聽音響，發覺這石壁至少尚有五六尺厚，頓時轉身走開，口中却喃喃咒罵道：「奶奶的！窮酸……」

須臾，鬼老水寒板着一副死人面孔，昂首走出洞外。

人魔伍獨跟着走了出來，經過谷寒香身畔之時，突然眼珠一轉，朝她暗暗遞了一個眼色。

谷寒香芳心一怔，尚未了然其中之意，毒火成全垂首望地，默然跟了出來。

她妙目凝神，朝毒火成全臉上盯視一眼，發覺他臉上憂喜參半，陰晴不定，似有甚大的難題，她乃是聰慧之人，略一轉念，頓時明白了其中的關鍵，但却佯作未解人魔伍獨眼色之意，揚聲問道：「成兄，你這彈丸，一共備有幾粒？」

毒火成全聞言，頓了一頓，始才緩緩的道：「這霹靂彈的外殼，係以鋼母鑄造，成某共只製成五顆，除適才用去兩粒外，身畔尚有三顆。」

谷寒香點頭笑道：「鋼母乃五金之英，鑄劍之寶，得來不易……」

毒火成全乾笑一聲道：「姑娘所言甚是，餘下的三顆霹靂彈，成某要留作防身保命之用。」

忽聽龐士沖笑道：「這末講來，如果前日老夫再補你一掌，你就奉贈老夫一彈，來個同歸於盡了。」

毒火成全想起那日挨了一掌，至今內傷尚未痊癒，不禁恨得雙目噴火，咬牙切齒道：「老兒說得不錯！不過你不必得意，成某遲早要令你骨化灰揚，死無葬身之地。」

龐士沖哈哈大笑，道：「如此一來，你的霹靂彈可以賸下兩顆了！」

毒火成全怒氣塡膺，眞想就此與他一拚，但知眼下之局，鷸蚌相爭，徒使漁人得利，誰最先動手，誰就少一分成功之望，多一分殺身之險，因而强嚥一口怒氣，終於忍讓不語。

谷寒香見二人不再鬥口，回顧洞中一眼，道：「凡百事小，人命事大，成兄防身保命之物，咱們是不能再用他的了。」

她凝思俄頃，倏地笑聲道：「空入寶山，誰也不會甘心，爲今之計，只有另思破壁之法了。」

鬼老水寒，聽她挖苦毒火成全，胸懷大暢之下，撚鬚笑道：「妳聰明絕頂，是否業已籌出錦囊妙計了？」

谷寒香一掃素來那種冷漠之色，嬌笑道：「聰明却也未必，法兒倒是想出了一個。」

衆人聽她說想出了破壁之策，齊將目光盯在她的玉靨之上，靜待她的下文。

只見她探手衣囊之內，摸索半晌，突然取出一個小巧精緻的翠綠葫蘆來……。

龐士沖瞧是葫蘆，知道其中又是藥丸，不禁氣得重重地哼了一聲，道：「邪門外道！妳將來若能善終，老夫爲妳披麻戴孝！」

谷寒香星目一瞪，怒聲道：「這裏三人等着取你的性命，你死活不過今日，管我是善終或是橫死！」說着蓮步輕移，走到一塊大石之前，拔開翠綠葫蘆的木塞，傾出七粒小小的藥丸在石塊之上。

人魔伍獨雙眉一挑，含笑問道：「寒香姑娘，咱們這幾個老不死的都是蠢人，怎知妳葫蘆之中，賣的是什麼藥啊？」

谷寒香突然格格一笑，退了數步，一指石上的藥丸，道：「我這藥丸，乃是千年靈芝，萬載雪蓮等物合製而成，服上一粒，足可增加十年功力，這裏共有七粒，咱們每人吃下一粒，然後輪次向那石壁發掌，週而復始，直待將石壁震開之後，始准罷手。」

衆人見她原來想的是這種辦法，不禁都感到哭笑不得，陰手一魔首先冷哼一聲，道：「輪流發掌，不失爲無可奈何下的法子，不過在下寧可功力耗盡而死，也不

吃谷姑娘的藥丸，增加十年功力，減少我十年陽壽。」

毒火成全接口道：「成某也不敢亂吃東西，實在不濟，姓成的再捐出一顆霹靂彈，和幾粒驚天魔火彈就是。」

人魔伍獨與鬼老水寒相視一眼，頓了半晌，鬼老水寒笑道：「久聞妳一身是計，聽說黑魔時佛的兒子時寅，即是被妳所騙，服了一顆奇毒的藥丸，因而對妳低首下心，唯命是從……」

谷寒香冷冷地截斷了鬼老水寒的話，轉望龐士沖道：「你是快死的人，諒必不致像他們這般多慮了。」

龐士沖雙目怒睜，喝道：「老夫死去之時，少不了將妳帶走，省得留妳在世害人。」

谷寒香不怒反笑，道：「好嘛！就這麼辦，反正你已服過我的一粒毒藥，沒有我的解藥，你也活不了多久。」

鬼老水寒等聽說龐士沖已服過她的毒藥，不覺齊齊轉面，向龐士沖望去。

龐士沖突然心中一動，暗暗忖道：這丫頭雖然可惡，人却不笨，她明知旁人不會服用她的東西，這番舉動，難道是針對老夫而發的麼？

他轉念道，眼下的形勢，她實無暇謀害老夫，何況老夫確已服下了她的一粒毒藥，倘若毒上加毒，豈不畫蛇添足麼？

忽聽谷寒香道：「你敢吃就吃，不敢吃拉倒！」

龐士沖見她學着自己的口氣講話，恨得咬牙罵道：「不知死活的丫頭，等妳身遭慘死之時，老夫要仰天大笑三日！」說話之中，大步走了過去，拈起一粒藥丸，一口吞了下去。

谷寒香冷冷一笑，走到大石之前，將剩下的六粒藥丸拾起，自己吞下三粒，餘下的三粒悉數交到鄭秋的手中，鄭秋接過藥丸，毫不猶豫，一口就吞了下去。

鬼老水寒等也弄不清她鬧的什麼玄虛，只是瞧她那種詭異難測的行徑，心中暗暗感到忌憚。

谷寒香美眸流盼，嬌笑道：「那一位發第一掌？」

她目光飄向鬼老水寒，鬼老水寒愣了一愣，皮笑肉不笑道：「也罷，老夫試第一下。」話才完，人已躍到洞口，功貫右掌，霍地猛推出去。

鬼老水寒，一掌擊罷，幌眼退回了原處，只聽那洞中隱隱一陣雷鳴，隔了一忽，突然響起石塊雨落之聲。

人魔伍獨怪笑一聲，舉步往洞口走去，口中却道：「這實不是辦法，不過伍獨既不希冀寶物，也只好爲妳胡亂効勞。」

谷寒香知他是講給自己聽的，於是接口笑道：「天下事難說得很，這寶物我也不想要啦。」

人魔伍獨哈哈狂笑一聲，道：「只怕姑娘此語，口不應心。」

谷寒香哂然道：「彼此彼此。」

人魔伍獨笑聲不絕，揚手一掌，朝洞中猛然擊去。

轟隆巨響之下，石壁旋即崩塌了數尺寬濶的一片。

衆人聽那震響之聲，都知人魔伍獨掌上的實力，與鬼老水寒難分軒輊，而且這一掌威力雖然猛烈，其實最多不過使出了六成眞力。

陰手一魔閃身過去，陰風掌凝足五成功力，颼然劈了一掌，於是毒火成全，龐士沖，谷寒香，鄭秋，七人相繼跟上，各自擊出一掌。

但聽轟轟之聲，不絕於耳，沙石狂飛，塵土瀰天，那石壁，搖搖欲墜，威勢駭人。

鬼老水寒正欲二度上前領先擊出一掌，忽聽人魔伍獨揚聲道：「水兄且慢。」

谷寒香冷冷的道：「閣下的名堂眞多，如今又想出何等高見了？」

人魔伍獨儆聲一笑，身形微幌，閃到洞口立定，雙袖一拂，兩股陰寒之氣直逼洞內。

展眼之間，滿洞飛揚的塵土悉落地面，人魔伍獨雙目烱烱，向洞壁和地面的碎石打量數眼，接着轉過身來，朝谷寒香含笑說道：「寒香姑娘，依伍獨估料，倘若各人能夠維持適才那一掌力道，則每人各擊十掌之後，那面石壁也就可以洞穿。」

谷寒香佯笑道：「既然如此，咱們各擊十掌就是了。」

人魔伍獨雙眼連眨，眉花眼笑地瞄她半晌，道：「姑娘自料，這般十掌擊去，能以維持功力如一麼？」

谷寒香淡淡的道：「勉力而爲，盡心而已，難道閣下要半途而廢，空入寶山一趟不成？」

忽聽鬼老水寒道：「寒香姑娘，如此一掌一掌擊去，擊開石壁之後，妳還有餘力對敵麼？」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般老賊，說來說去，還是希望自己出面，去動毒火成全霹靂彈的腦筋。

她心中在想，口中却笑聲說道：「反正對那三妙書生的遺物，我是可有可無，大不了寶物拱手讓人，沒有餘力對敵也不要緊。」

人魔伍獨狡黠地一笑，道：「可是武當，少林等派的人正在山下集結，彼等勞師動衆，必有冀圖，姑娘不可不愼。」

谷寒香美眸瞥了毒火成全一眼，見他獨自一人站於一隅，雙眼望天，臉上一無表情，好似根本未曾聽到三人的對答。

她心念一轉，突然莞爾一笑，說道：「咱們在此取寶，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却窺伺一旁，依我之見，於其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何不就此衝下山去，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先將彼等消滅，再議取寶之事。」

衆人聞言之下，不禁爲之一怔，雖然心內都明白她想借刀殺人，爲她報一己私仇，但是乍聽之下，覺得她言之成理，令人難以反駁。

忽聽龐士沖冷哼一聲，道：「這種驅虎吞狼之計，只能使在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身上，用於這干老不死的頭上，不過是枉費心機吧了。」

谷寒香格格一笑，道：「是啊！老而不死是爲賊，我倒是忘了。」

她心頭雖然激忿，外表却毫不顯露出來，城府之深，亦算高人一等了。

人魔伍獨瞧眼前這僵局難以打開，心中暗暗忖道，谷寒香那丫頭，她是等着咱

們這千老不死先拚個你死我活，看這光景，咱們倒是落於她的算中了。

他心念電轉，臉上倏地泛露出一抹殺機，一顧毒火成全道：「成兄，咱們同道來此，難道就是爲了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麼？」

毒火成全聽他語氣不善，立時身子一轉，兩道銳利的眼神罩定他的身形，冷然問道：「伍兄此語，是何意思？請恕兄弟愚魯，不解其中之意。」

鬼老水寒瞧他身形一轉之際，雙手已插於衣襟之下，不由怒哼一聲，雙肩一幌，霍地閃到了他的右側，與人魔伍獨成犄角之勢，口中陰沉沉道：「那霹靂彈的威力，當眞非同小可，但不知用來對付絕世高手，其效果如何？」

忽聽龐士沖鼻中一嗤，慢吞吞的道：「好一個絕世高手……」

谷寒香兩道秀眉微微一聳，截口道：「我瞧你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倒像武當，少林派來此臥底的奸細。」

龐士沖怒聲道：「妳找死！」欺身一掌，颼然擊去。

鄧秋比電還快，谷寒香尚未舉動，忽見他霍地橫身閃了過來，舉掌一揮，直對龐士沖的手掌迎去。

龐士沖暗暗震怒，但覺此時此地，委實不宜先與這個喪失神志之人硬拚，百忙中，雙足疾挫，倏地斜飄數尺，避過了鄧秋的掌勢。

鄧秋亦不追擊，側身退了一步，悄然立於谷寒香身側，雙眼之內，依舊木然平視，毫無喜怒之情。

谷寒香冷冷一笑，凝視衆人一眼，突然玉手一舉，向身後那兩隊怪人揮一揮。

展眼間，那兩隊怪人三手齊齊搖動，一時之間，皮鼓「咚咚」，銅鈴「噹噹」，響起了一片低沉的殺伐之聲。

陰手一魔對她的戒心最重，覩狀之下，頓時揚聲問道：「谷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沒有什麼，我不過瞧諸位舉棋難定，特以這鈴鼓之聲，替諸位洗滌心神罷了。」

人魔伍獨知她必有詭謀，只是倉卒之下，識不透其中的奧妙，於是轉向毒火成全道：「成兄，兄弟向你借一粒霹靂彈應用，諒你不致見拒吧。」

毒火成全冷冷的道：「兄弟這霹靂彈用來對付絕世高手，只需一兩粒已足，要炸開那石壁麼，却非得三粒齊發不可。」

人魔伍獨狂聲一笑，道：「既然如此，成兄只得將三粒霹靂彈，一併借與兄弟了。」說罷移動脚步，緩緩向前逼進。

鬼老水寒一聲不响，移步便向毒火成全走去，不過兩人走得極慢，一步一頓，如臨深淵，如覆薄冰一般。

陰手一魔暗暗焦急，眼看三人箭在弦上，一觸卽發，不禁脫口叫道：「三位且慢，兄弟有話奉告。」

人魔伍獨與鬼老水寒亦是迫不得已，虛張聲勢，聞言之下，齊齊飄退丈餘，異口同聲道：「道兄有何高見？」

陰手一魔朝二人將手一拱，道：「兩位太小覷谷姑娘了，兄弟不才，殊爲二位懸心。」

谷寒香嘿嘿冷笑，道：「你倒是看得起谷寒香，我當好好地答謝你才是。」

陰手一魔强笑一聲，說道：「豈敢豈敢！」

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同向谷寒香望了一眼，二人口齒齊動，似欲講話，不過終又忍了下來。

陰手一魔聽那鈴鼓之聲，一陣緊似一陣，急促詭異的節奏，逼得自己逐漸心煩氣躁起來，急忙收歛心神，一凝神志，高聲道：「成兄，眼下之局，除了和衷共濟之外，別無二途，依在下愚見，成兄還是炸開石壁，解開這遺珍之謎才是。」

毒火成全將凝在雙掌上的功力一散，徐徐吐出一口長氣，道：「道兄的話是不錯……」他突然面龐一轉，冷聲一哼，道：「谷姑娘，這聲音聒噪得很，妳可否令其停下。」

谷寒香雙眉一揚，道：「成兄何不捨却一粒霹靂彈，將他們毀掉？」

忽聽龐士沖怒喝道：「谷寒香，妳當眞找死麼？」

谷寒香道：「怎麼！區區離心奪舍之法，你也承受不起了？」

龐士沖重重地哼了一聲，道：「老夫見不得鬼蜮伎倆，一見就心頭有氣。」

谷寒香撇嘴一笑，擧手向那兩隊怪人揮了一揮，那兩隊怪人，頓時三手齊齊垂下，鈴鼓之聲，倏然而止。

只見人魔伍獨仰天一笑，道：「成兄，你是要兄弟對天盟誓，始能消除對兄弟的猜忌之心麼？」

毒火成全淡淡的道：「兄弟只是感到，用成某一人之力啓開石壁，似乎有欠公允罷了。」

人魔伍獨哈哈大笑一陣，道：「水兄與在下有言在先，三妙遺珍縱然是絕世至寶，我倆人也走在最後，決無巧取豪奪之意。」說罷目光一轉，向谷寒香望過去。

谷寒香漠然一笑，道：「我志在夫仇，身外之物，要之無益，但若有助於復仇大事的谷寒香是無法捨棄了。」

只聽陰手一魔接口說道：「這是肺腑之言，毫無置疑之處，至於在下麼，陰手一魔素不多求，成兄大可放心。」

龐士沖目射湛湛神光，橫掃衆人一眼，最後一望毒火成全道：「你動手吧，有誰違背諾言，老夫站在你這一邊就是。」

毒火成全知道再不出手，定然觸犯衆怒，於是雙手一抬，托着兩粒黑忽忽的霹靂彈，舉步向洞口走去。

正當毒火成全掌凝功力，兩粒霹靂彈卽將忍痛出手之際，一陣雜亂的衣襟帶風之聲，倏地遠遠傳了過來。

在場之人，俱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耳目之靈，幾乎有天視地聽之能，這風響雖尚遙遠，却都相繼聽入了耳內。

因那風響杳雜，衆人一聽之下，立卽辨出來人至少有二三十名之多，而且輕功火候，俱都不弱，行動有序，好似領率有人。

衆人只道是少林，武當等派人，業已潛入宮內，因而俱都轉面向風響來處望了過去，毒火成全亦轉過身來，靜觀動靜。

展眼間，十餘條人影，由一叢花樹後轉了出來，谷寒香目光犀利，一眼望去，

看出當先一個員外裝束，黑臉長髯的大漢，乃是垂楊村的皇甫天長，畧後半步，一個面色白淨，神態瀟洒的英挺少年，乃是皇甫天長併稱「江南雙豪」的譚九成。

這批人來得頗快，跟着又是十餘條人影，谷寒香閃目望去，原來當先一個身軀修偉的長髯大漢，正是領袖西北綠林道的屠龍寨主。

兩批人奔至臨近，身形剛剛停下，龐士沖已自冷冷地道：「斬將封神之期已近，該當歸位的都趕到了。」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陰手一魔，這四人都是名震江湖數十年的黑道凶神，四人都是生具異像，只要是久走江湖之人，俱都聽過有關四人的傳說，一眼之下，也能認出四人，但對這最後發話的白髮老叟，却是陌生得很。

皇甫天長向龐士沖畧畧打量一眼，立時朝谷寒香一拱手，道：「姑娘別來無恙！重返江南，怎不令我等得知？」

谷寒香未及開口，忽聽那屠龍寨主縱聲一笑，道：「谷姑娘，可還記得三年之約麼？」

剎那間，三道紫紋，在谷寒香眉心處閃了一閃。

這三道紫紋一閃而沒，快過電光石火，在場之人，只有龐士沖等幾個絕頂高手瞧見，其餘的人，但覺自己眼前霍然一黯，瞬眼之下，重又毫無異狀。

谷寒香不待衆人開口，立卽冷冷地道：「三妙書生的遺珍馬上就要出土，常言道，見者有份，諸位來此便是有緣，統統拭目以待吧。」

她秀目一轉，移注毒火成全道：「夜長夢多，成兄可以出手施爲了。」

毒火成全不知怎的，突然感到背脊一寒，他這等功力之人，這現象自是大反常態。

他怔了一怔，不禁默默咒駡一聲，接着一起一落，躍至石洞兩丈前站定，雙手齊揚，兩粒霹靂彈脫手擲去，右手順勢在衣襟下一抄一掄，第三粒霹靂彈啣尾出手，同時奔入洞內。

毒火成全人如電掣，三粒霹靂彈發射完畢，人已退回原處立定，只聽震天一聲暴響，剎時間，山搖地動，風雲失色，斗大的石塊，由洞口處暴射而出，密如驟雨，罩定了三丈方圓之地。

毒火成全好似自己也未曾料到，這三粒霹靂彈的威力如是之猛，眼看那半空飛射的隕石，大有擊上身來之勢，不覺雙足一蹬，疾地又退後數丈。

場中倏然大亂，江南雙豪與屠龍寨主所率之人，乍覩這等情況，不禁嘩然四散，紛紛躍過山石花樹，往遠處飛射，那兩隊三手怪人亦是吱吱亂叫，躍退不迭。

殷殷雷鳴之聲，一陣緊接一陣，石塊沙塵，不斷地由洞口湧出，驀地轟隆一聲，那石洞上方，崩裂了丈餘寬闊的一片，令人望去，覺得那洞門突然大了數倍，但是一股股沙石湧出洞口，愈堆愈高，又有將洞口堵塞之勢。

谷寒香聽那山石崩裂之聲繼續不斷，不禁芳心大急，忖道：如果那個洞口被亂石封死，要想淸出門路，那可非一朝一夕之功了。

忽聽龐士沖恨聲咀咒道：「臭酸丁！搗他娘的什麼鬼？」

谷寒香聽那隆隆之聲，愈來愈是沉悶，仔細一辨，覺得那山腹之內，亦有石塊崩塌之音。

毒火成全，人魔伍獨等，每人臉上具有惋惜之色，每人的眉宇之間，都露出枉費心力之意。

谷寒香瞧那洞口，尚有四五尺的一截未被封死，突地，她銀牙一挫，拔足疾奔過去！

衆人瞧那石壁悠悠幌動，彷彿整座削壁俱有倒塌之勢，她却貿然撲向洞口，不禁齊都大驚失色，紛紛出聲喝止。

倏地，龐士沖身形電射，直向她的背後竄去，右手疾探，飛攫她的腰際，口中厲喝道：「亡命之徒！」

谷寒香離洞口尚有丈餘之遙，覺出龐士沖一爪抓來，不禁勃然震怒，纖腰一擰，冷聲道：「休得多管閒事！」玉掌一揮，當胸擊去。

龐士沖不敢以掌硬接，只恐她藉反震之力，竄入了洞內，匆促中，雙手倏出，左斬腕脈，右手疾點她的「期門」重穴。

驀地，鄧秋悄無聲息，一掌擊到了龐士沖的背後。

龐士沖聽掌勢風响，知是鄧秋襲到，恨得咬牙咒罵道：「蠢東西！蠢東西……」身形霍地一個盤旋，向谷寒香與洞口之間抄去。

這都是霎眼間的事，人魔伍獨一見谷寒香往洞口奔去，心頭閃電般地思忖道：如此可人丫頭，死了着實可惜！心念一轉，頓時一躍數丈，疾縱過去，一面高聲道：「稍安勿躁，老夫担保東西是妳……」

鬼老水寒與他一般心意，伍獨是凌空飛縱，他却是貼地一掠，兩人一上一下，俱都快速無倫，七八丈距離，幌眼便到。

江南雙豪與屠龍寨主等，一來弄不清幾人間微妙的關係，二則惑於幾人驚世駭俗武功，呼喝一聲以後，俱都目瞪口呆，愕然不知所措，只有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二人，冷冷地袖手旁觀，未爲所動。

霍地，只見谷寒香足一絞，施展「摘星步」法，由龐士沖身側一閃而過，眨眼之下，竄到了洞口的亂石之上。

人魔伍獨身在半空，一看谷寒香竄上了洞口，頓時大袖一揮，凌空朝前激射，一面急聲喝道：「魯莽不得！」十指箕張，向她當頭罩下。

鬼老水寒如响斯應，雙手一探，貼地掠出丈餘，疾抓谷寒香的雙足。

這兩人惑於谷寒香的美色，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再來這石洞有倒塌之虞，自己不敢貿然下去，潛意識中，也不欲旁人下去，是以雙雙出手，欲將谷寒香攔住。

谷寒香，她此時雖是熱血沸騰，心頭狂跳不已，但是，她的神志依然冷靜，絲毫未被貪慾所蒙蔽，然而她急於爲胡柏齡報仇，加以自己陷身在一羣心懷叵測武功奇高的魔頭之間，若不早謀出路，遲早卽被這干魔頭吞噬，而且她知道，沒有人眞能助她，唯一足以依賴的，還是她谷寒香自己。

她看來好狠！蓮足翹處，一招「亂石

崩雲」，飛踢鬼老水寒的面門，雙手擎天，凝足十二成功勁，猛地向凌空撲下的人魔伍獨推去。

只聽「蓬！」的一聲巨震，原來是鄧秋和龐士冲二人硬接了一掌。

人魔伍獨一見谷寒香雙掌推來，頓時橫空一扭身形，避過她的掌力，一面縱聲笑道：「姑娘快快閃過一旁，天大的事，全都包在伍獨身上，保妳不致失望。」

似他這種功力登峯造極之人，谷寒香雙掌推來，其力道多寡，自是入眼便知，因而一見不便力敵，立時改易身法，另向谷寒香左側撲下。

鬼老水寒未曾抓着谷寒香的雙足，却被她一腿亂踢而來，眼看百十點青影簇湧而至，迫得足尖一挫，疾退五尺。

他不怒反笑，瞥眼人魔伍獨撲向左側，頓時疾若流矢，轉往右方激射。這兩人一上一下，俱是行動如風，不說「寒陰神功」，單以輕功身法而論，也都是頂尖的功夫。

此時洞口傳出的悶雷之聲，依然一陣緊似一陣，那洞口碎石外湧，愈積愈高，眼看再有片刻，勢必將洞口封閉起來。

谷寒香纖腰一折，雙掌翻飛，分別迎向左右二人，芳心之內，却自暗暗忖道：這山腹之內，洞府定然甚廣，三妙書生果眞高明的話，也決不會僅開一處門戶。

她想到此處，不禁暗暗叫道：「大哥啊！大哥！你的香妹左面是虎，右面是狼，她便捨却性命，也是力不從心，爲今之計，只有挺而走險，至於生死成敗，俱都隨你的心意了！」

思忖中，已與人魔伍獨和鬼老水寒飛快地拆了七招，兩人不忍傷她，要想擒她，那是談何容易，不過二人也打定了主意，只要不容她有緩手的機會，稍拖一時，那洞口堵塞之後，自然不愁她鑽天入地。

然而鄧秋見谷寒香獨敵二人，却是目眦欲裂，心胆欲碎，一輪狂風驟雨般的狠打之後，終於捕到一個空隙，擺脫了龐士冲，湧身一掌向鬼老水寒襲去。

谷寒香再不怠慢，雙手廻環，連劈四掌，未待人魔伍獨和龐士冲撲近，擰腰一竄，霎眼鑽入了洞內。

衆人一見谷寒香鑽進了洞口，不禁駭然色變，紛紛喝止，一邊的毒火成全，陰手一魔，以及江南雙豪和屠龍寨主等人，亦向洞口處趕來，一時情勢大亂，恍若天地崩塌一般。

人魔伍獨和龐士冲雙雙出手，未曾將谷寒香抓住，龐士冲瞧那洞口尚有一兩尺的空隙，猛一咬牙，俯身亦往洞中鑽去。

適在此時，一聲悶雷似的响聲，挾着一股沙石塵土，由洞口潮湧而出。

龐士冲身形微微一滯，方待身形一昂，由空隘處鑽了進去，忽感到雙腿一陣劇痛，身子被人倒擲出去。

原來谷寒香鑽進洞口後，衆人除了面面相覷之外，再無其他的舉動，那鄧秋狀如瘋狂，撲身亦往洞口竄去，但他慢了半步，一瞧龐士冲堵住了洞口，頓時雙手一沉，抓住的兩隻小腿，猛地朝後一摔。

鄧秋神志顚狂之下，雙手使勁極猛，隨手一抓，十指俱已插入龐士冲的腿中，鮮血泉湧，染得十指根根赤紅。

龐士冲驟遭劇痛，不禁怒發如狂，鄧秋尚未將他擲出手去，他已腰幹一折，一掌擊了過去。

這一掌結結實實，正擊在鄧秋的肩上，打得他喉間「荷荷」一响，一下摔到亂石之上。

忽聽毒火成全厲聲叫道：「水兒，伍兒，一切事暫時撇下，先將那個凌辱中原武林，令咱們中原豪傑三十年來，未能一日抬頭的老賊合力剁掉！」

人魔伍獨哈哈狂笑一聲，道：「好啊！既然成兒有這意思，水兒和兒弟，再要堅持獨力對付龐士冲老兒，那也未免太驕人了。」

說話中，那鄧秋已由地上連滾帶爬，趕到了洞口之處，但是終於慢了一步，一股碎石和沙土，已將洞口堵得絲毫縫隙不露。

龐士冲雙眼血紅，兩手在洞口處不住的亂爬，將那堵洞口的石塊爬得直向身後飛去，但是洞內顯然尚在繼續崩塌，他忙了半天，那洞口隨缺隨補，依然不露一絲空隙。

適在此時，包九峯業已聞得那青衣婢女的報訊，風馳電掣地趕來，他面容蒼白，毫無人色，那青衣婢女則淚痕滿面，跑得大汗淋漓。

包九峯奔到臨近，畧一打量洞口的景色，立即將手一揮，帶着那兩隊三手怪人，轉身如飛而去。

另一邊，那毒火成全聽人魔伍獨言語狡滑，將聯手對付龐士冲的責任推到自己一人頭上，不由暗暗冷笑一聲，飄身上到，與人魔伍獨，鬼老水寒二人「丁」字形一站，將龐士冲圍在中央冷笑說：「龐老兒，你揚威中原三十年，如今也該志得意滿了……」

只聽龐士冲嗤地冷笑一聲，道：「老四夫，你別打如意算盤，只一動手，老夫必然先結果你的性命！」

他暗暗運氣行功，止住腿上的血液外流！接道：「嘿嘿！似你們這些醜類，也算得中原豪傑麼？」

鬼老水寒冷冰冰一笑，道：「老兒不要臭美，待水寒一人，來打發你上路。」閃身上前，颼然一掌擊去。

龐士冲哈哈狂笑，身形電掣，倏地一個盤旋，向鬼老水寒身後欺去，道：「老夫瞧瞧，三十年的時光，你長進了多少。」駢指如戟，疾點過去。

鬼老水寒挫步旋身，揮掌還擊，刹時間，二人爭搶先機，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生死之搏。

人魔伍獨凝注場中，見二人都是攻守兼備，步步爲營，各以奇妙招式，冀圖搶制先機，再予對方制命之擊，情知一時半刻之間，兩方都不會有何凶險，於是移轉目光，向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衆人望去。

只見毒火成全和陰手一魔兩人，早已撇下了搏鬥中的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但將四道充滿了惋惜和遺憾的目光，盯注在那個已爲塵土亂石封閉的洞口。

場中無半點人聲，除了一陣陣拳風掌勁之外，只有沙土流動的沙沙之聲，和石塊撞擊的聲响。

原來鄧秋獨自一人，仍在洞口亂抓不

已，這忽工夫，居然清除了一片亂石。

然而，一陣哀戚的氣氛，却在場中逐漸地蔓延，慢慢地籠罩上每個人的心靈，使各人的面色，越來越顯得難看。

突地，一陣急驟的步履聲响傳了過來，衆人掉頭望去，原來是那駝啞老人包九峯，率領那兩隊三手怪人疾奔而來，後面還有幾名淚痕滿面的少女。

包九峯滿頭大汗，老淚縱橫，他奔到石壁之旁，立即向左面一隊怪人打了一個手勢，那三手怪人頓時一擁向前，齊往洞口圍去。

原來這兩隊怪人手中所持鈴鼓，一概換作了釘鈀鋤鏟等器具，這時紛紛揮動，將那堆積洞口的亂石和沙石向兩旁撥開。

鄧秋突然反手一撈，攫去身旁一人手中的鐵鏟，却聽喨唰一聲，就只一下，便將鏟頭碰得翻捲過來。

包九峯覩狀，轉面將身後一人所持的一柄三股叉拿了過來，直向鄧秋拋去。

鄧秋伸手接住，瞧也不瞧，頓時向洞口挖掘，這三股叉本是一根鋼質特異的兵刃，鄧秋下手又重，信手一揮，立時碎石紛飛，火星四濺。

石洞之前亂成一片，石洞內的悶雷之聲却已停頓，想是內中不再有倒塌之處了，但是洞口才掘開一點，重又嘩啦一陣，被後面的亂石塡上。

驀地，激鬥中的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一口氣對拆了二十餘招，兩人都無法搶到先機，將對方逼處下風，因而一輪疾攻之後，兩人同時躍開了丈許。

二人原打算一退卽進，另以奇兵制勝，詎料人影一分，兩人都凝立不動，四目互接，各自露出一副敵不動，我不動的神情。

僵持半晌，鬼老水寒倏地冷冷說道：「龐老兒，姓水的懶得打了。」

鬼老水寒，自稱懶得打了，這在武林人物來說，乃是大反常態之事，但他說得坦然自若，絲毫沒有示弱與做作的意味，生似原就是打着好玩，而對方並非自己三十年的宿仇。

龐士冲聞言之後，閃目向亂作一片的洞口瞥了一眼，突然發覺自己也是意興蕭索，百無聊賴，根本就懶得與人動手。

他怔了片刻，忽然冷冷的道：「不打就不打，難道老夫不知你有幾斤幾兩麼……」說話中，移步向洞口走去。

鬼老水寒懶洋洋的哼了一聲，也自移步走了過去，只見沙土飛揚之下，那洞口的積石已被清除了大半。

倏地，那幾個青衣女子，低聲垂泣起來。

在場之人，爲數不下七十，衆人列作半環，團團圍在石壁之前，靜觀鄧秋和那十名怪人忙亂地清除石土，每人臉上，都是一片哀傷之色，那屠龍寨主所率西北道上的人物，幾乎都是初次見到谷寒香的面，但是就這匆匆一瞥，每人心中那美艷而又威嚴的影子，已是再也無法抹去，似乎人人都在暗想：無論如何，讓我再見她一次。

谷寒香因報仇心切，急於欲獲得三妙眞人遺寶，竟冒險衝入卽將塌閉的洞中，衆人搶救不及，每人臉上都是一片哀傷之色，嘆息不止。

包九峯更是急的滿頭大汗，老淚縱橫，指揮着同來的怪人，努力挖掘。

那幾個青衣女子的垂泣之聲，愈來愈响，越來越是悲愴，其餘的人，俱都希望她們停止哭泣，但是誰也不願開口去阻止她們。

突然，立在一旁的那隊三手怪人中，有人發出一種「嗚嗚」的哭聲，展眼之間，一响衆應，所有的三手怪人全都嚎哭起來，連那些正在清除亂石的人也是一樣。

這些怪人的形貌裝束本就詭異，那嚎哭的聲音，更是刺耳難聽，然而凄涼愁慘，正如鬼哭神嚎一般。

霍地，那屠龍寨主槌胸頓足，仰天慟哭起來，瞧那痛不欲生之狀，彷彿如喪考妣。人魔伍獨正在心煩意亂之際，覩狀之下，心頭暗暗忖道：這老東西與她是什麼關係，瞧他這等傷心，難道是那丫頭的入幕之賓不成？

原來谷寒香當日化名紅花公主，流落江湖，企圖以色盜藝時，曾與這屠龍寨主相遇，並以李代桃僵之法，由苗素蘭暗作替身，與他留過一段雲雨之情，屠龍寨主斷指示愛，谷寒香却許以三年之約，他刻骨相思，夢寐難忘，三年之期未滿，却目覩谷寒香自入墳墓，被活埋在洞中，情不自禁之下，竟然失聲痛哭起來。

人魔伍獨殺機暗萌，忖道：「不管你這老東西因何嚎哭，老夫一掌將你斃掉再說！」

他想到便做，雙肩微幌，倏地閃至那屠龍寨主面前，舉掌一揮，猛然擊下。

那屠龍寨主武功原也不弱，不過與人魔伍獨這等蓋代魔頭相較，自然遠非敵手，何況又當神思恍惚，心頭大慟之際，人魔伍獨一掌擊下，只聽「卡」的一响，慘嗥半聲，那屠龍寨主已是腦漿迸裂，屍橫就地。

頓時，喝罵之聲紛起，那批西北道上的綠林人物，紛紛動手抽兵刃，人魔伍獨却因目覩谷寒香葬身石洞，生機渺茫，胸頭生出了一股暴戾之氣，這時一聲不响，雙掌齊揮，朝那批西北道上的綠林人物亂擊一陣。

刹那間，慘呼之聲，不絕於耳。

那批西北道上的綠林人物原來擁在一處，彼此靠得太近，變起倉促，沒有閃讓之地，人魔伍獨又殺心大起，立意將這批人掃數擊斃，雙掌電掣之下，轉眼工夫，十餘人已倒了一半。

嚎哭之聲，並未因這突起的變故停頓，鄧秋頭也未回，依然在向洞中挖掘，那十個怪人一面嚎哭，一面在一旁跟着動手了。忽聽有人惶聲喝道：「風緊……」

人魔伍獨陡地一陣震天狂笑，身形疾閃，直向兩個向外逃竄的人背後撲去，雙掌齊揮，分擊二人。

慘叫起處，那兩人各自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身形齊齊仆倒，人魔伍獨狂笑未歇，轉身又向臍下的幾人撲去。

鬼老水寒，毒火成全，陰手一魔，這三人不過畧畧望了一眼，重又轉面凝注洞口，對於聲聲不斷，令人心驚肉跳的慘呼，和屍體仆地摔倒的聲音，好像充耳未聞似的。（未完）

離魂俠

揭奸蒙赦慶重生（大結局）

秦紅・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卓五絕犧牲一對假脚，把白蓮教主韓敬山誅於掌下。凌天鳳得到韓雲娥之助，爲柳步風解除了禁制法術，使得正與阿福展開激鬥的柳步風，恢復了記憶，向阿福問明了目前的情況後，便叫阿福往地室救人，他自己仍裝作神志不清，而乘機把力戰卓五絕和明燈俠的夾谷大俠刺死，此刻白蓮教首腦已除，卓五絕、明燈俠、柳步風正擬衝進白蓮教總壇增援阿福之際，阿福已偕同凌天鳳、韓雲娥自總壇中走了出來，柳步風一見凌天鳳，不禁欣喜欲狂的奔上前，緊緊的將她摟入懷中，恢復了記憶力的柳步風當然已知道凌天鳳是他的妻子，凌天鳳也高興的流下淚來，頻說我們再不會分開了——

※※※※※※※※※※※※※※※※※※※

柳步風和凌天鳳本是一對新婚夫婦，如今恢復了記憶力，恍如歷盡萬刼而終於重逢，兩人在互抱中似已溶爲一體，暫時忘了一切了……

次日中午，他們夫婦在靈邱縣城的一家酒樓宴請卓五絕，明燈俠及魯老爺主僕，答謝他們協助消滅白蓮教的恩情，酒席末了，魯老爺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長白派的「長白一鶴胡中天」在獵戶熊老二所居住的附近山頂上遇害，是誰下的手？

第二：長白派的另一位高手「智多星袁九如」葬身於火窟中，是誰放的火？

第三：「在鐵嶺關附近出現的那個假明燈俠，是何人所冒充的？」

卓五絕道：「這三件事，不都是血影人和韓敬山幹的麼？」

魯老爺搖頭道：「不是，根據剛才柳步風所述，韓敬山除了以法術驅使他去殺害夏侯祺及奪取萬年神參之外，並無殺死他之意，因此也沒有嫁禍於他之理，再說韓敬山若要處死他，只須唸動咒語即可，何必煞費周章的去殺人嫁禍於他？」

卓五絕聽了覺得有理，不由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看來胡中天與袁九如之死，以及那假明燈俠的出現企圖殺死柳步風，似與白蓮教無關……」

明燈俠道：「那麼，冒充我的那人是誰？殺害胡，袁二人的兇手又是誰？」

魯老爺面呈嚴肅道：「這正是咱們必須澈查明白的事，本老爺認爲此事非常重要，如不找出眞相，柳步風的災難還不算完。」

卓五絕轉望柳步風問道：「步風，你過去在白蓮教中，以及後來脫逃的一段時候，可曾與人結仇？」

柳步風搖頭道：「沒有。」

卓五絕轉望凌天鳳問道：「妳呢？」

凌天鳳也搖頭道：「我也沒有。」

卓五絕道：「白蓮教的弟子中，有人對你們受韓敬山特別器重心生嫉妒麼？」

凌天鳳想了一下，又搖頭道：「沒有沒有。」

卓五絕皺眉道：「這就不可解了——魯老爺，這又是一件無頭公案，你能不能破？」

魯老爺聳聳肩道：「凡是本老爺着手偵辦的案子，遲早總會破的。不過……」

卓五絕道：「不過什麼？」

魯老爺笑道：「我想，這件案子還是讓柳步風自己去破的好，年輕人應該多磨練磨練。」

卓五絕笑道：「呸！你無力破案就說無力破案，還倚老賣老幹麼！」

魯老爺不理他的諷刺，轉對柳步風問道：「步風，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柳步風道：「小可打算先去長白派做個了結，如果還有活命的機會，再來追究此事。」

魯老爺吃了一驚道：「長白派怎能去呢？你去了豈不等於自投羅網？」

柳步風道：「不，當初小可曾一再向長白四老聲明，一旦小可恢復記憶，知道了誰是殺害夏侯掌門人的兇手時，就去還他個公道，現在小可已知道當日刺殺夏侯掌門人的兇手正是小可，所以小可更是非去不可了。」

魯老爺叫道：「可是你這一去是有死無生的呀！」

柳步風苦笑一下道：「那也認了，殺人償命，古之約法，小可豈能例外！」

魯老爺看了凌天鳳一眼道：「若照你這麼說，那麼天鳳也該去五台山送死？」

柳步風點頭道：「是的，小可與她已經商量好，這件事若不解決，我們兩人將永無寧日，故等下她將動身前往五台山，小可將赴長白派。」

魯老爺期期以爲不可的搖頭道：「這不好，你們是受法術的驅使而去殺害夏侯祺和青衣活佛的，這在官法上講，是可以無罪的。」

柳步風道：「但長白派和五台山的青衣僧並不知道內情，他們仍然認定我們是眞兇啊！」

魯老爺皺眉道：「你們一定要去？」

柳步風道：「是的。」

魯老爺道：「我們主僕陪你們一道去如何？」

柳步風拱手道：「不，老前輩盛意心領，小可覺得此事應由小可單獨去解決爲宜。」

魯老爺道：「可是——」

卓五絕忽然打岔道：「魯老爺，老夫認爲他們的決定十分正確，此事應由他們自己去解決。」

魯老爺瞪了他一眼道：「你是說讓他們去死才是最好的下場？」

卓五絕微笑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如他們註定該死，天神下降也救不活他們，如他們命不該絕，雷也打不死。」

魯老爺道：「這種說法本老爺不同意，比如你老卓命不該絕，但是如果我要殺你，而你自認命不該絕而坐着不動，我豈不把你殺了？」

卓五絕含笑道：「有道理。」

魯老爺道：「難道不是？」

卓五絕道：「試試如何？」

魯老爺道：「試什麼？」

卓五絕道：「你現在就拿刀殺我，我坐着不動，並且保證不運功抗拒，看你能不能殺得我！」

魯老爺一怔道：「我當然不會眞殺了你，因爲你我沒有仇恨呀！」

卓五絕哈哈大笑道：「你說對了，沒有仇恨是不會殺人的！」

魯老爺道：「但他們兩人的情形不同，雖然他們是在法術的操縱下殺了人的，但畢竟是殺了人，而且殺的又是長白派和青衣僧的掌門人，豈可同日而語？」

卓五絕笑道：「但你剛才說了，他們的行爲在官法上可判無罪。」

魯老爺道：「不錯，但長白派和五台山的青衣僧會有這種開明的心胸麼？」

卓五絕道：「也許沒有，不過老夫仍然贊成他們去負荆請罪，否則長白派和五台山的青衣僧永遠不會放過他們，而他們也永遠沒有好日子過。」

魯老爺回對柳步風勸道：「步風，那長白派的龍鳳龜麟四老雖是正直之士，但據本老爺所知，他們心胸均極狹窄，你若去了絕無生理，所以你最好聽本老爺的話，不要去！」

柳步風道：「不，小可非去不可！」

魯老爺不禁生氣道：「哼，你這小子眞是不知死活，好好好，你要去就去，反正你又不是我的兒子，別人家的兒子死不完，本老爺不管你啦！」

於是，這天下午，柳步風和凌天鳳拜別了魯老爺主僕，卓五絕和明燈俠四人，動身北上。

走了四天，來到五台山下。

柳步風握住了愛妻凌天鳳之手，抑制滿腔悲緒道：「天鳳，咱們就在此地分手，我想由於妳有孕在身，出家人慈悲爲懷，五台山的青衣僧諒不會殺死妳的……」

凌天鳳淚如雨下道：「你死了，我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

柳步風道：「不，如果五台山的青衣僧肯饒恕妳，那麼妳必須堅强的活下去——爲了我們的孩子！」

凌天鳳點點頭，飲泣不已。

柳步風道：「我此去長白，活命的機會不大，但是我希望妳不要太傷心，但教心似金鋼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凌天鳳哭道：「好死不如惡活，其實咱們可以逃得遠遠的——」

柳步風截口道：「不要再說了，我已經告訴過妳，人活在世上，必須活得有意義，必須活得光明正大，苟且偷生與我個性不合。」

凌天鳳痛哭道：「但爲了孩子……」

柳步風劍眉一揚道：「我們的孩子將來長大成人，如知他父親是怎麼取決生死的，他一定不會難過！」

凌天鳳又痛哭不止。

柳步風長嘆一聲道：「好了，妳這樣就上山去，我也要走了，萬一我能不死，我會立刻趕回來和妳相聚的！」

語畢，掉頭而去。凌天鳳望着他的背影悲呼道：「步風！步風！」

生離死別，是人間最悲痛的事，此刻天地也似因他們的生離死別而變色，寒風忽起，天空忽然黯了下來……

× ×

跋涉一月餘，柳步風抵達通化——長白山已遙遙在望了。

天已黑，他就在通化縣城中投宿下來，準備次日再動身上山。

在客棧中吃了一碗牛肉麵，即上炕入睡，不知睡了多久，他突然被一聲輕微的響動所驚醒！

他睜開眼睛，正好一眼瞥見紙窗外有一條人影一閃而沒，經驗告訴他那是夜行人，他心頭一動，不覺坐起暗忖道：「那夜行人是誰？是不是衝着我來的？」

他所以有此猜疑，是因想到了那個殺害胡中天和袁九如的兇手，也想到了那個曾經企圖殺死自己的假明燈俠，心想對方如果仍打算殺死自己，現在也該是下手的時候了，於是他急急的穿上衣服，輕輕拔出長劍，一躍下炕，走去打開房門，閃身而出——

驀地，就在他剛剛閃出房外之際，眼前突現耀眼銀光——一柄劍對準他胸口疾刺而至！由於對方是躲在房門外出手偷襲的，因此等他發覺之時，劍已刺臨他胸口不及三寸之處！

所幸他已有提防，一見劍至，疾忙一側身，同時揮劍削出！

「嗤！」的一聲，他右胸襟被對方的劍刺破一道裂口，却未傷到皮肉！

而他削出的一劍，則頗有收穫——削下了對方的一片頭巾和一撮頭髮！

同一時間，他已看清對方的模樣——所料不差，對方正是那個上次在鐵嶺關現

身的假明燈俠！

假明燈俠一劍偷襲未成，頭髮反被削下一撮，似乎吃了一驚，竟未再運劍出擊，變足一頓，仰縱上一排客房的瓦面上，瞬即消失不見。

柳步風隨後縱上屋頂，運目一望，見對方已隱沒不見，心中頗為驚異，暗忖道：「哼，這賊子好快的身法……」

他施展輕功四下搜索一遍，未見假明燈俠的一點踪跡，只得折回自己的房間，檢起落在地上的一片頭巾和那撮頭髮，就燈下細看，發現頭髮畧呈灰白色，分明是六十多歲以上的老人所有，因又暗忖道：「此賊必是殺害胡中天和袁九如的兇手無疑，他兩番欲殺我，必是不欲我追查胡袁遇害之事，這樣看來……」

他忽然有所領悟，當下收起頭髮，和衣上炕睡覺，暫時把假明燈俠置諸腦後。

後半夜，假明燈俠未再出現，到了破曉時分，他即起床打點好行裝，在客棧中飽餐一頓，又命店小二準備了一包乾粮，然後付賬離開客棧，動身往長白山趕來。

進入長白山區，在冰天雪地中走了兩天，終於到達長白派所在地的長白山莊。

守莊門的長白弟子一見到他，均甚驚異，一齊亮兵器湧出莊門，將他包圍起來，當中一個戟指他喝叱道：「小子，你來幹麼？」

柳步風很鎮靜的道：「小可今日特來貴派負荊請罪，請通報貴派四老一聲。」

那長白弟子面上滿佈敵意道：「哼，你小子在耍什麼鬼計？」

柳步風冷漠地道：「沒有，確實是來負荊請罪的，快請通報貴派四老吧！」

那長白弟子瞪視他半晌，才轉對衆人道：「看住他，我去禀告四老！」

說畢，疾步入莊禀告去了。

約盞茶工夫，又見他疾步奔回，向柳步風一招手道：「隨我進來吧！」

柳步風舉步隨他入莊。

一羣長白弟子怕他生事，仍緊跟在他四周防備着。

進入莊中，來到長白山莊前廳的空地上，只見長白四老——龍翁，鳳叟，龜仙，麟神——及馬文奎，張猛等人，一排巍立於廳階下，個個面罩嚴霜，敵意甚濃。

柳步風從容走到他們面前，抱拳一禮道：「小可柳步風，今特來負荊請罪！」

長白四老雖然個個滿面怒容，但仍可看出他們對於柳步風的自動送上門來甚感驚詫，當中的龍翁開口冷冷道：「你說你叫什麼？」

柳步風道：「柳步風。」

龍翁冷笑道：「這是否表示你已恢復記憶力了？」

柳步風道：「是的。」

龍翁道：「你是來解釋的？」

柳步風道：「不，來請求發落。」

龍翁道：「你承認殺害敝派掌門？」

柳步風道：「是的。」

龍翁道：「為什麼？」

柳步風道：「這不用解釋了，小可當日已經說過，一旦恢復記憶力，證明確曾殺害貴派夏侯掌門人時，當來貴派領死，今天小可就是前來領死的。」

龍翁面容一沉道：「伍老朽却要聽尔解釋失去記憶力的原因！」

柳步風道：「老前輩若肯相信小可是在神智喪失之中下手殺害貴派掌門人的，那麼小可已感激不盡，其餘的實在不必說了，說也說不完。」

龍翁道：「你今日敢來負荊請罪，足見你確是在神智不清中殺死敝派掌門人，然而殺死胡中天和袁九如兩人，也是在神智不清中幹的麼？」

柳步風道：「不，小可沒有殺害胡，袁兩位老前輩，那是別人幹的。」

龍翁目光一盛道：「誰？」

柳步風道：「關於這件事，小可倒希望與四老闢室一談。」

龍翁道：「在此地談不可以麼？」

柳步風道：「不太方便。」

龍翁轉頭去和鳳叟，龜仙，麟神三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見他們沒有反對之意，乃回望他點點頭道：「好的，你認為在哪裏談較妥？」

柳步風道：「隨便，只要沒有其他人在場即可。」

龍翁道：「那麼，老朽四人就在廳上和你談話。」

他接着向衆長白弟子一擺手，道：「你們都退下去！」

衆長白弟子應了一聲收起兵器退去。

龍翁轉對馬文奎和張猛道：「你們兩人也去吧。」

張猛一躬身道：「師伯聽禀，這小子要與師伯等單獨談話，必然有詭計——」

龍翁擺手打斷他的話，笑道：「不要緊，我自有應付之力，你們下去好了。」

張猛和馬文奎很不情願的退下去了。

龍翁隨向柳步風延手道：「請！」

於是，柳步風舉步上階，走入廳中，四老亦隨後入廳，龍翁對柳步風之勇敢上山請罪似極折服，故對他甚為禮遇，請他在廳上坐下，然後才開始問他的話……

此後一段時間，長白派的各輩人物都不知柳步風與四老談了些什麼話，他們一直聚集在廳外練武場中央等候並戒備着，過了約莫兩刻時之久，突聞廳中「砰」的一下拍桌聲，接着是麟神的怒吼：「你胡說！」

等候在練武場上的長白派各輩門人以為廳上發生衝突，一齊向前廳圍聚過去。

但麟神的一聲怒吼之後，廳上並未有搏鬥的情況出現，却聽柳步風很冷靜的說道：「老前輩何不證實一下？」

只聽麟神冷笑道：「好，但如你的判斷錯誤呢？」

旋聞柳步風答道：「小可反正是來領死的，老前輩一併處置小可便了。」

廳上又歸沉靜，片刻之後，才聽龍翁說道：「柳步風，老朽接受你的要求，請出來吧！」

話落，便見四老出廳而來。

他們的神情異常嚴肅，個個皺緊着眉頭，因此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情十分沉重！

柳步風隨後步出前廳，神色仍極鎮靜從容。

四老步下廳階之後，當中的龍翁一抬藜杖，向衆人大聲道：「召集本派所有門人，一齊到場上來！」

不久，整個練武場上[illegible]一個圓圓

的人牆，大家都以為四老要處死柳步風了，故神色均極興奮。

龍翁環望衆人一遍，沉聲道：「都到齊了？」

張猛答道：「到齊了！」

龍翁道：「好，我長白門人仔細聽着，這柳步風仍不承認殺害胡中天和袁九如，反稱兇手是本派之人，現在老朽要你們衆人站着別動，讓他柳步風來辨認！」

此語一出，衆長白門人不禁相顧失色和憤慨，他們一萬個不相信胡，袁二人是被自己人殺害的，均覺四老此一措施極為不當，長白虎張猛不禁暴跳起來，叫道：「豈有此理！這小子簡直在胡說八道！胡，袁二位師兄乃是本派最得人望之人，本派且於夏侯師兄接任掌門人之日，內定胡，袁二位師兄為候補掌門人，誰敢殺了他們？」

馬文奎接着怒冲冲道：「不錯！這小子是在無中生有，大衆動手宰了他！」

說着，嗆然撤劍出鞘便欲上前動手。

衆長白門人也紛紛亮出兵器，準備上前幹了。

龍翁厲聲喝道：「站住！」

這聲喝叱，聲若雷鳴，威嚴畢露，衆長白門人均被其氣勢所懾，不敢再上前。

龍翁嚴肅的環掃衆人一眼，沉聲道：「老朽亦不相信他的指控，但既然他已自動前來領死，就表示他的指控並非無的放矢，本派該給他一個洗脫罪狀的機會！」

長白門人對四老一向十分崇敬，聽了龍翁的話，均覺有理，故沒有再鼓噪，只馬，張二人仍露憤怒之色。

龍翁接着道：「現在你們都站好讓他辨認，未得老朽同意不得動手，違者照門規處置！」

他說完這話，隨即轉對柳步風道：「柳步風，你可以上去辨認了。」

柳步風沒有上前辨認，他站着慢慢環望衆長白門人一遍，最後視綫停注在馬文奎的面上。

馬文奎發現他注視着自己，不由面色一變。

柳步風微微一笑，轉對龍翁說道：「老前輩可否請那位馬前輩過來一下？」

龍翁聽了這話，本是凝重的神情更為凝重了，他皺了皺眉才開口道：「文奎，你過來一下！」

馬文奎面色變得非常難看，道：「師伯請，三思小侄已是本派掌門人的繼任人選……」言外之意，是要龍翁為長白派留點面子。

龍翁面容一沉，道：「這一點老朽明白，但是任何人要接掌我長白派，都得讓全派門人確定他是一位光明正大無可置疑之人！」

馬文奎面色泛紅，猶豫了片刻，才舉步走過來。

龍翁回望柳步風問道：「你對本派這位馬文奎有何要求？」

柳步風對馬文奎上下打量一番，才答道：「小可要求這位馬前輩脫下風帽！」

馬文奎面色又是一變，勃然大怒道：「小子你太放肆——」

左掌暴探，駢伸二指便朝柳步風心房點去！

柳步風身形一擰，連鞘的一把長劍猛抬，反向他頭上那頂風帽挑去。

龍翁厲聲道：「住手！」

柳步風聞聲撤劍，往後退下一大步。

馬文奎忿然道：「師伯，小侄寧願不要掌門人一職，絕不受這個侮辱！」

龍翁怒喝道：「胡說！要你脫帽正可證明你的清白，這不是侮辱！」

馬文奎面色一陣紅一陣白，似感進退維谷了。

龍翁沉容又道：「你即使不要掌門人一職，也仍然要把風帽脫下來！」

馬文奎憤慨地道：「為什麼？」

龍翁道：「因為柳步風說有個神秘人物冒充明燈俠二次欲殺害他，他判斷那人即是殺害胡，袁二人的兇手，而那人第二次在通化城中對他突施奇襲時，反被他削下一撮頭髮！」

馬文奎忽然嘿嘿乾笑道：「原來如此，現在他要小侄脫帽，是要檢查小侄的頭髮？」

龍翁道：「不錯！」

馬文奎笑道：「小侄這數月以來一直在外尋找這個殺害本派掌門人的兇手，直到昨天晚上才回到山莊來，若以這一點來猜測，小侄確有可疑，但小侄要請問師伯一句話，假如小侄的頭髮完整無損呢？」

龍翁道：「那就證明你不是那個假明燈俠！」

馬文奎道：「好，小侄脫帽讓他檢查便了。」

說畢，果然將風帽脫下來。

他的頭髮，也是灰白色的，與柳步風得自於假燈明俠的那一撮頭髮相同，但是他的頭髮却是完整無損的，沒有一點被削斷的痕跡！

柳步風道：「請轉個身子。」

馬文奎依言轉了個身子，口中冷笑着道：「你仔細看清楚吧！」

那一頭灰白色的長髮，前後左右均無被削斷的痕跡！

柳步風看得心頭沉重起來，剛才在廳上他自龍翁的口中獲悉馬文奎是唯一於昨日返山的一個，後來仔細觀察馬文奎的身材，發現他的身材確極酷像那個假明燈俠，因此心中已認定他必是假明燈俠不錯，那知他的頭髮却是完整無損的，這已足够證明他不是假明燈俠，也因此使他柳步風心慌起來。

眼前的全體長白門人，只有他馬文奎一人的身材最像假明燈俠，現在既已證明他不是，那麼今天要想找出假明燈俠是萬無可能的了。

馬文奎冷笑道：「看好了沒有？」

柳步風強作鎮靜道：「看好了。」

馬文奎充滿譏誚地道：「老夫是不是那個假明燈俠呢？」

柳步風道：「不是。」

馬文奎仰頭大笑道：「那麼，老夫可以把風帽戴起來了吧？」

柳步風道：「當然。」

馬文奎於是把風帽往頭上一套，但是就在那頂風帽套落頭上之際，却有一撮頭髮掉了下來。

那撮頭髮一落下，也就被人看出他左太陽穴上的頭髮有一塊損傷的痕跡！



敢情，他是用一種顏色相同的頭髮來掩遮頭上的「傷痕」的，却因沒有掩遮牢固，而終於原形畢露！

可笑的是，他却還沒發覺假髮已掉下，戴上風帽之後，以一副「自鳴得意」態度向四老道：「師伯，小侄無事了吧？」

四老神色沉冷了下去。

馬文奎看見他們神色不對，不覺敏感的低頭自我顧盼，這才看到掉在身後脚下的那撮頭髮，刹那間面色蒼白，好像死了一般！

龍翁面上起了憤怒的痙攣，一字一字道：「馬文奎，你幹的好事！」

馬文奎忽然雙足一頓，仰身飛縱而起，向練武場外疾掠出去。

「回來！」

四老同時厲叱，同時振臂擲出手中的黎杖！

四柄黎杖去勢如箭，一瞬間卽已追上空中的馬文奎，但聞「蓬蓬蓬蓬」四响，四柄黎杖一齊擲中馬文奎的身子，馬文奎慘叫一聲，立由空中墜下，落地之後，口中鮮血狂噴！

衆長白門人全呆住了。

四老一齊舉步走過去，在馬文奎身邊站住，龍翁以痛惜的神情道：「文奎，你說，這是爲什麼呢？你爲何要殺害你的兩個師兄？」

馬文奎咀巴張了張，似想回答，但終於沒有吐出一個字，頭一側，死了！

麟神長嘆一聲道：「數年前，當本派推舉胡中天和袁九如爲第一，第二候補掌門人時，他曾發了一次酒瘋，他一直以爲劍術高於胡，袁二人，應被列爲第一候補之人……」

龍翁憮然一嘆道：「爲登上掌門人一位而不惜殺害同門，這豈非禽獸？」

鳳叟和龜仙也搖頭嘆息不已，過了一會之後，龍翁才轉向柳步風道：「柳步風，胡，袁二人之死，現在已證明與你無關，不過殺害本派夏侯掌門人之罪，本派却不能不追究。」

柳步風道：「殺人償命，小可若要要賴，今天也不會來了。」

龍翁沉思有頃，道：「你勇於負責，老朽十分佩服，因此老朽也不願見你死得太痛苦……」

他說到這裏，轉對三老招招手，卽向一旁走去，三老跟了過去，四個人走出十幾步，在練武場邊站住，開始低聲商談起來。

顯然的，他們是在商議處死柳步風的方法，只見他們足足商談了將近一頓飯工夫，才似協議一致，於是一齊轉身走回來，龍翁開口道：「柳步風，老朽四人已一致決定——」剛說到此處，驀聞莊前傳來一片女人呼叫：「步風！步風！步風！」

柳步風渾身一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因爲他聽出呼叫者是愛妻凌天鳳！

她怎麼趕來了呢？

不！她不該到這兒來！她是不該到這兒來的！

他驚愕轉頭望去，正見凌天鳳推開圍在場邊的長白門人，朝着自己疾衝過來。

凌天鳳一邊向他疾奔過去，一邊悲喜交集的大叫道：「步風！步風！啊，謝天謝地——」

她一下投入柳步風的懷中，高興得哭了起來。

她以爲柳步風也像自己獲得五台山青衣僧的寬恕一樣，已獲得了長白派的寬恕，因此喜極而泣。

柳步風却感到心如刀割，他痛苦的長嘆一聲道：「天鳳，妳來幹什麼呢！」

凌天鳳仰起掛滿淚珠的玉臉，歡笑道：「告訴你，五台山的青衣僧已不殺我了，你也一樣，是麼？」

柳步風皺眉不語。

凌天鳳呆了呆，神色開始緊張起來，顫聲道：「他們不肯饒恕你，是不是？」

柳步風緩緩道：「我沒有要求饒恕，天鳳，你回去吧，立刻回去！」

凌天鳳頓時臉色蒼白，驚疑的望望長白四老和全場的長白門人，覷綫瞥及陳屍場上的馬文奎，不禁臉色大變道：「啊——你又殺了人？」

柳步風搖頭道：「沒有，那不是我殺的。」

凌天鳳道：「那是……」

柳步風道：「他叫馬文奎，是他們長白派的人，殺害胡，袁二人的是他，冒充明燈俠欲殺我者，亦是他。」

凌天鳳道：「哦……」

柳步風忽然對着她笑了笑，道：「天鳳，妳能獲得青衣僧的諒解，我十分高興，但是妳實在不該到此來，現在聽我的話，立刻下山去，好麼？」

凌天鳳又哭了，轉對長白四老尖聲叫嚷起來，道：「你們爲什麼一定要處死我丈夫？他是無罪的啊！他和我一樣，是在白蓮教主的法術操縱下殺了人的——」

龍翁舉手打斷她的叫嚷，道：「凌姑娘，妳別激動，且聽老朽一言。」

凌天鳳尖叫道：「沒什麼可說的了，告訴你，你們若要處死我丈夫，那就連我也一起殺了吧！」

龍翁微微一笑道：「誰說我們要處死妳丈夫？」

凌天鳳一呆道：「沒有？」

龍翁笑道：「是的，老朽四人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釋放妳丈夫！」

凌天鳳大喜道：「眞的？」

龍翁點頭道：「是的，你們高興的話，現在就可以下山去。」

柳步風高興起來道：「老前輩——」

龍翁擺手打岔道：「不要再說了，什麼都不要再說了，你們立刻下山去吧！」

柳步風在這一刻間，好像一個長年被囚禁於黑獄中的人，忽然間重見天日，心中的興奮是無法形容的，但是他沒有把狂喜表露出來，他以穩重的態度向長白四老行了一禮，再向全場的長白門人行了一禮，然後拉起凌天鳳的手，道：「天鳳，咱們再去見一個人。」

凌天鳳問道：「誰？」

柳步風道：「山中一個獵人——熊老二！」

他們手牽手步出了練武場，朝着莊外走去，所有長白派的人靜靜的目送着他們離去，雖然練武場上還橫着一具屍體，但是所有長白派的人的臉上，已看不見一絲絲的敵意。

（全書完）